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
梁羽生全集通行版



－－－－－传播汉语文化，重拾民族精华！－－－－－

出品：四月桃物工作室/ 开发设计：风凉子/ 电子书版源：老广旅版

Xinpai.org 中华民间古龙研究会 All Rights Reserved

第四十七回　红颜知己

共君此夜须沉醉。且由他、蛾眉谣琢，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

寻思起，从头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后身缘恐结他生里。然诺重，君须记！

——纳兰性德

风摇芦叶，浪打蓼花；水泊烟笼，名湖雾覆。此时已是倦鸟投林、渔舟唱晚的时分了。一骑骏马，尚在沿着高邮湖的北岸前行。

骑者是个虬须如戟的中年汉子，这个人正是江湖上著名的游侠缪长风。

他在王家和群豪分手之后，就骑王元通送给他的这匹青鬃马，追赶运棺北上的刘抗。第一天没有碰上，现在又将是第二个白天过去了。

扬州坐落长江和运河的交叉点，也正是高邮湖南流注入长江之处。从扬州北上，本来是走水路较为方便的，但刘抗因为运的是棺材，棺村里装的是假死的韩朋，韩朋服了尉迟炯的药丸，三天之后方能苏醒，倘若坐船的话，到时可不方便打开棺材，当着舟子将“ 死人 ”救活。而且走水路若遇意外，危险也大得多。是以刘抗选择了沿着高邮湖北上这一条已经少人行走的荒凉古道。而他的这个选择，也是早已告诉了缪长风的。

缪长风骑的是王元通特地挑选给他的骏马，走了两天，还没有追上刘抗，不觉颇为有点诧异了。刘抗坐的是两匹普通马匹拉的大车，自己驾驭。虽说有两匹马拉，但大车上载着沉重的棺材，按常理说缪长风走了第一天的一个下午和第二天一个整整的白天，是应该可以道得上他的。

缪长风看看天，晚霞染红了鱼鳞似的云层，风很柔和，高邮湖波平如镜。心里想道：“ 看天色，今晚该是个有月亮的晚上，反正错过了宿头，就索性兼程赶赶夜路吧。 ”

主意打定，心情没有那么烦恼了。湖边芦苇高逾人头，他骑马驰过，时不时惊起几只藏在芦苇丛中的沙鸥。黄昏鸟鸣，分外觉得寂静。看那薄雾笼罩的湖面，宛似披上一层轻纱。无浪微风，湖水轻轻碰击岸边的声音，好似柔和的音乐。缪长风不知不觉的给这清幽的景色吸引了。

“ 这样清幽的景色，倘若有个知己并辔同行，那就更是人生乐事了。 ”缪长风心想。

这念头一起，不知不觉，就蓦地想起了云紫萝来了。

“ 白头如新，倾盖如故。 ”缪长风心里想道：“ 这两句前贤的话，当真说得不错。有的人相识了一辈子，头发都白了。还是并不知心，好像新相识的陌生人一样；但有的朋友道畔相逢，停下车来，交谈片刻，便是一见如故。（注：停车的时候，车盖倾侧，故曰倾盖。喻时间之短促也）友情的深浅，原不是相识时日的长短所可衡量。我和孟元超、云紫萝的交情，可不正是这样？最初我不知道紫萝有所钟，对她曾有非份之想，她却是光明磊落，依然把我当作大哥看待，心无芥蒂。嗯，这份纯真的友情，岂是旁人所能懂得？唉，莫说一般的人谣诼纷云，只怕孟元超也误解了我此际对紫萝的情感呢。 ”

“ 但也许是我误解也说不定。 ”缪长风想起了孟元超那既豪迈而又沉郁的性格，心中又再思量：“ 他要我去照顾紫萝，或许正因为他已经明白了我现在的心情，他把我当作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才会重托我呢。我若然还以为他是要为我们撮合，恐怕反而是境界太低的世俗看法了。 ”

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白茫茫的湖水望不到尽头，密布湖滨的芦苇也好像遥接天际。快马驰过，芦苇迎风飒飒作响，但仍是只见宿鸟惊飞，看不见

人的影子。

“怎的还是不见刘抗？”缪长风心里想道：“这次我来扬州给王元通拜寿，总算是不虚此行。不但好友重逢，还结识了新的朋友。像孟元超和我一样，刘抗和我也可说得是倾盖如故了。听说他是山东中牟县人氏，后来才游学杭州的。可惜我还没有机会和他长谈，他原籍中牟，或许曾经见过我的师姐。”

风从湖面吹来，缪长风瞿然一省，喟然叹道：“三十年前的往事，就像眼前的高邮湖一样，被浓雾笼罩，模模糊糊的我都几乎记不清了。师姐已经死了多年，如今她墓前的野草，恐怕也高逾人头了吧？”

旧事尘封，记忆是早已模糊了。但师姐的音容笑貌，他一想起来，却还是历历如在目前。自己当年的心情，也突然间记起来了。缪长风这才忽地醒悟，不是记忆模糊，而是因为这许多年自己历尽沧桑，避免再去回想往事的缘故。

回忆的幔幕撕开，时光一下子倒流，回到了三十年前，那时他还只是十二三岁的孩子。

师姐是他师父最小的一个女儿，虽然是最小的一个女儿，但却比他年长四岁。他初入师门的时候，他的师姐已经是一个颇懂人事的少女了。还记得最初的一两年，他的武功还是他的师姐代父传授的。

由于一入师门，便受师姐照料，因此在同门之中，他和师姐也是最为亲近。旁人看来，他们二人就似同胞姐弟一般。过了两年，他的师父亲自教他了，他也还是和师姐形影不离，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一有空就找师姐。

童年的回忆是甜蜜而又有趣的，他不知不觉的想起了一件事情，他第一次和人家打架，就是为着师姐的。

那一天他找师姐和他上山去捉鸟儿，师姐在房里绣枕头，绣的是一对鸳鸯，第一只已经绣好了，第二只还差一只翅膀，师姐不肯陪他去玩，他又没有耐心看师姐绣花，闷闷不乐的跑回自己的书房。

一个年纪比他稍长的师兄平日妒忌师姐特别和他要好的，见他败兴而归，恶意的开他玩笑，他乡下的风俗，童养媳的年龄大都是比丈夫大的，那个师兄就取笑他，说他是癞蛤蟆要吃天鹅肉，想做师姐的“小丈夫”。他一听就发了火，抓着师兄，狠狠的打了一架。

师兄给他打得面上一块乌青，他也给打破鼻子。最后师兄打不过他，冷笑说道：“师姐明年就要嫁人啦，看你这小鬼还能老是缠着师姐？人家的丈夫不把你踢出大门才怪。”

为了这次打架的事情，他和师兄给师父重重的责罚一顿，可谁都不敢说出打架的原因。

想起这件“趣事”，他不觉暗暗好笑：“幸亏师父那时来到，否则我非和师兄再打一架不可。”

“为什么我给师兄取笑，就这样发火呢？听说师姐有了婆家，又接连几天闷闷不乐呢？”

他记得自己那年是十五岁，乡下的孩子，在这个年龄，对男女之情还是不怎么懂的。“当然不是为了男女之情，”他心里想道：“但纯粹是为了敬爱吗？却又似乎未必尽然。我和师姐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快乐，可并不畏惧她。或许这也是一种朦胧的爱慕吧？”

忽地他想起来了：“我为什么对云紫萝曾经那样倾心？啊，我明白了。

因为她就像我当年的师姐。相像的不是面貌，而是她们有着相同的性格。聪明懂事，又有见识。可惜师姐已经死了，否则她若和云紫萝相识，一定也会成为好朋友的。”

那次打架过后第二年，他的师姐果然出阁，嫁的是山东中牟县一家姓武的人家，以后就没有见过面。师姐的丈夫是个反清志士，嫁过去后，在一次抗清战役之中，夫妻俩同时殉难。算起来也有十年了。

“十年来，我还未曾到过师姐坟前吊祭，但愿找得着刘抗，可以请他带我去找师姐的坟墓，了这心愿。”

天色渐渐黑了，一阵风迎面吹来，隐隐带来了辚辚的车声，打断了缪长风的回忆。

缪长风又喜又惊，这样晚了，荒凉的古道上何来车马之声？想当然定是运棺的刘抗了。

缪长风快马加鞭，赶上前去，果然看见了一辆两匹马拉的大车，在他前面的芦苇丛中跑出来。跑得不快，看来车上是载着重物。

虽然缪长风料想定是刘抗无疑，但为了谨慎起见，他还是未敢叫出刘抗的名字。

车马的距离来得更近了，驾驭这辆马车的人虽然没有回过头来，他的背影却已是看得相当清楚了。

大大出乎缪长风意料之外，看这个人的背影，竟然不像刘抗！

缪长风大失所望，心里登时也起了疑：“这辆车子定有蹊跷，我好歹得看看车上载的是什么东西！”

快马从车旁驰过，缪长风装作莽汉，挥鞭赶马，一个不小心，挑开了挂在车前的布幔。

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只听得“咔嚓”一声，缪长风的马鞭给人一刀削断。一个少女突然从车上跳下来。那辆马车也停下来了。驾车的是个壮健少年，看相貌他和这少女似是兄妹。那少女骂道：“你干吗欺侮人？”那少年则拦住他的马头。

车子的布幔挑开，里面的情形也看得见了，载的果然是一具棺材！”

缪长风只好下马道歉：“对不住，我是无意碰着你们的车子的！”

那少年哼了一声道：“无意的？你是什么人？”

缪长风的马鞭给少女一刀削断，已知她的身手不弱，如今看这粗豪的少年，更分明是个会家子，缪长风的疑心越发重了，想道：“哪有这样的巧法！偏偏也是一辆运棺材的车子？难道这辆车子是他们从刘抗的手中夺来的？”

缪长风打定了主意，好歹也要查根问底，说道：“我是追赶一位朋友的。”

那少女道：“你的朋友是谁？”

缪长风笑道：“你盘问我，礼尚往来，我可也得问问你，请问你们这具棺村里死的是什么人？”

那少年变了面色，喝道：“你问这个干吗？”

缪长风道：“实不相瞒，我的朋友也是运棺材的。”

那少年道：“你的朋友是不是姓刘的？”

缪长风喜道：“不错，正是刘抗。你认识他？这辆车子就是他的吧？”

此言一出，两兄妹都是勃然变色，那少女道：“哥哥，不必盘问他了，动手吧！”唰的一刀就斫过来。缪长风一个“移形易位”，反手夺她的刀，说道：“话都没说清楚，你怎么就动手了？”

那少年心里想道：“不错，这家伙是来追踪刘抗的，自必是鹰爪无疑。”一见妹妹的柳叶刀就要给他用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夺去，迫切间无暇细思，长剑出鞘，立即便是一招“直指天南”，剑尖刺向了缪长风背心的“风府穴”。

缪长风喝道：“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快说实话，以免自误！”原来他也是有点怀疑，怀疑这两兄妹乃是鹰爪。

这对兄妹只知道有鹰爪追踪刘抗，可没想到追踪的人是刘抗的朋友。(因为刘抗曾经告诉他们，说是他的朋友都到王老镖头家里拜寿了)

他们的本领比不上缪长风，一来认定了缪长风是鹰爪，只道缪长风是要套问他们的来历；二来他们也不敢像缪长风这样分出精神说话。缪长风喝问之际，他们的一双柳叶刀，一柄青钢剑攻得越发紧了。

幸亏缪长风虽然有点怀疑，但也只是“一点”而已。他比这两兄妹当然老练得多，一方面固然怀疑他们是鹰爪，但也想到了另一种可能，说不定他们是刘抗的朋友，是以在没有弄清楚之前，缪长风决不施展杀手。

这两兄妹的武功却是非同泛泛，双刀盘旋，长剑飞舞，奇招妙着，竟然层出不穷。缪长风凭着一双肉掌应付，不觉亦是感到有点应付为难。

缪长风蓦地心头一动：“他们的刀法剑法怎的我好像似曾相识，但却又想不起是哪一家的招数？这小姑娘也好像是在哪里见过的，真是奇怪！”

疑心一起，缪长风倏的使出“弹指神通”的绝技，铮的一声，弹开了少年的长剑。这一招使得甚为冒险，拿捏时候，非得十分准确不可；所用的劲力，也必须恰到好处，否则便会伤了对方。

少年的长剑给缪长风出其不意的突然弹开，不由得骤吃一惊，随即也就感到奇怪了：“这人本领远胜于我，何故他竟然手下留情？”

心念未已，只见缪长风已是跃上马车，揭开了棺盖。原来他是要查看棺材里是否韩朋的尸体。他心里疑团甚多，但只有这个谜底是无须这两兄妹告诉他，他可以自己揭开的。

棺盖揭开，只见里面全是砖头，哪里有韩朋的尸体？

“咦，韩朋哪里去了？”心念方动，已是听到了背后金刃劈风之声。原来是那少女一足踏着车辕，使出滚刀仰攻的招数，双刀连环劈出，斫他的脚后跟。

缪长风一个弹腿倒蹬。居高临下，踢向少女面门，少女连忙一个“凤点头”，左手短刀回护面门，右手长刀变招斜削。只听得“蓬”的一声，原来缪长风这一鸳鸯倒蹬腿乃是虚实并用的招数，用意并不在于踢伤这个少女。他迫使这少女短刀缩回之际，一撑车厢的板壁，身形已是如箭的向前窜出。

少女叫道：“哥哥，快动手呀！”那少年心里正在想道：“这人可是有点奇怪，他刚才为何不肯伤我？”听得妹妹的叫声，瞿然一省，心想不错，是敌是友，尚未分明，岂能轻忽。

缪长风早有准备，防他背腹夹攻，脚尖刚一点地，反手即拍出一掌。少女刚好从背后攻来，看他使出这招，不觉也是好生奇怪，心道：“怎的这厮竟然会使我外公的闭目换掌的大擒拿手法？”这套闭目换掌的大擒拿手，本是用来在黑夜中对付敌人的，现在缪长风头也不回，也就等于是闭上眼睛来对付她了。

缪长风察觉这少女的刀势一缓，知她心里已是起疑，迅即长掌捣出，化解了少年攻来的剑招，随着身形一转，好像料准少女要从哪个方位向他攻来一样，这一转身，恰好就迎上了这少女的双刀。

少女双刀合成一个环形，缪长风骈指如戟，倏的就从刀圈之中点进，叫道：“你这招‘长河落日圆’使得不对，赶快变为‘达摩渡江’，方能应付我这一招‘大漠孤烟直’！”缪长风以指代剑，使的正是这少女家传的一招剑法，他的话还未说完，这少女早已是自然而然的变招所出，使的正是缪长风所说的那招“达摩渡江”！

少女不由得失声叫道：“你怎么知道我这独门剑法？”原来她这独门剑法，乃是把剑法变化在刀法上的。兵器之中，刀主刚，剑主柔，能以双刀使出剑法的，武林中极其少有，如今缪长风不但识得她的独门剑法，还能“指点”她的后着，这少女焉能不大大吃惊！

缪长风此时也是惊喜交集，急忙问道：“赵文绮是你的什么人？”他和这少女各问各的，这少女听了他的问话，更是大大吃惊了。

“你知道我的母亲，你是什么人？”

那少年突然叫道：“你是缪师叔吧？”

缪长风这才松了口气，笑道：“不错，我正是缪长风，你们的母亲是我师姐。”少女收起双刀，连忙上前施礼，说道：“原来是缪师叔，怪不得你的闭目换掌功夫使得这样高明。我妈常常说起你的。”

缪长风笑道：“这套掌法，就是我初入师门之时，令堂替你们的外公教给我的。”

那少年说道：“不错，家母也曾经向我们说过此事。她说同门师兄弟之中，最聪明的就是缪师叔了。我们小时候，她把这套掌法教给我们，妹妹还好，我可是怎样也练不到家。”

少女笑道：“哥哥，你别在缪师叔的面前夸赞我。妈说缪师叔当年练这套掌法，不过一个月功夫，就青出于蓝了。我可是练了整整三个月呢。再说，爹爹所传的功夫，我可是远不及你。”

少年笑道：“咱们别互相标榜了，叫缪师叔听了笑话。”

少女说道：“不错，咱们是应该请缪师叔多加指点呢。缪师叔，我们十一二岁的时候，练这套掌法的，你当年练这套掌法大概也是这般年纪吧？你为什么会得这样快，一定有甚诀窍，可得教给我们。”

缪长风喟然叹道：“是呀，这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当年全是多亏了师姐悉心传授，我哪里有什么独到的心得。对啦，我还未知道你们的名字呢！”

少女笑道：“你瞧，我们多糊涂，说了老半天的话，名字都没告诉你，我名叫武庄，哥哥名叫武端。”说至此处，忽地眼圈一红，笑容顿敛，接着说道：“缪师叔，我妈已经死了十年了，她是和爹爹同一天战死的。这件事情，缪师叔想必已经知道了吧？”

缪长风道：“消息我是早已知道了，还未知道详情。你爹娘是死在何人手里。”

武端说道：“爹爹有一位姓刘的好朋友，当时是和家父家母在一起的，据这位刘伯伯事后告诉我们，他们是遭遇了清廷高手的伏击，围攻家父家母的一共是三个人，一个是北宫望，一个是北宫望的师弟西门灼，还有一个是少林寺还俗的叛徒名叫沙弥远。据说北宫望就是因为那次杀了我们父母，论‘功’最大，后来才不断升官，一直做到了御林军的统领的。”

缪长风说道：“好，”这三个人的名字我记下了。北宫望师兄弟我本来就要抓他们算帐的，还有那个沙弥远，我将来也一定要找着他，为你们的父母报仇。现在该说到刘抗的事情了。这辆棺材的马车本来是他的吧？请你们

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情。”

武端说道：“刘大哥是我们邻居，我刚才说的那位刘伯伯就是他的父亲。”

缪长风道：“啊，原来你们和刘抗乃是邻居，我若是早知道就好了。”

武庄说道：“缪师叔，原来你和刘大哥也是早就相识的，我却还没有听得刘大哥说过呢。”

缪长风笑道：“我和刘抗是前几天才相识的，不过却是一见如故。我知道他是中牟县的人氏之后，本来想向他打听你家的消息，一直没有机会提起。”当下把自己怎样在酒楼和刘抗结识的经过，告诉他们兄妹。

武端说道：“妹妹对刘大哥比对我这个亲哥哥还好，她有什么事情都告诉刘大哥，刘大哥有什么事情也告诉她的。”

武庄脸上一红，说道：“乱嚼舌头，刘大哥对你不也是一样要好吗？”

缪长风笑道：“怪不得你们刚才见我查问刘抗，就大起疑心了。原来是因为刘抗从没提过有我这个新朋友的缘故。那么你们这次是和他一起来扬州的吗？”

武庄噘着小嘴儿道：“我们本来要跟他一道来的，他不肯答应。”

武端笑道：“是呀。妹妹舍不得刘大哥，我只好陪她一起来趁热闹了。”

武庄说道：“你又胡说了。我只是不服气他不肯带我们趁这热闹。他不肯带我，难道我就不会自己来吗？”随着笑道，“不过结果还是没有赶上王老镖头家里这场热闹。”缪长风道：“你们在途中碰上刘抗的？”

武庄说道：“没有这样巧。我们在途中碰上的是神偷快活张，他是爹爹生前的好朋友。缪师叔，你知道这个人吗？”

缪长风道：“我在北京曾经有一桩事情和他联过手的。我也知道他到了扬州。前天在王家祝寿，他的老搭档李麻子也曾到场，不过我这次却没有和他见过面。”

武庄说道：“他告诉我刘大哥运棺北上之事，他说已经发现了有鹰爪跟踪刘大哥，要我们设法帮他脱身。我们本来不是走这条路印。快活张带我们去找他，昨天晚上在青龙镇的一间小客栈找着了他。”青龙镇是高邮湖畔的一个小镇，距离扬州约二百里，缪长风是今天早上经过这个小镇的，忙于赶路，并没进去打听。

武端接着说道：“当时时间迫促，我们也不能细问详情了。快活张给我们想出了这条李代桃僵之计，让我们冒充刘大哥替他赶这辆车子，引开追踪的鹰爪。他把韩朋从棺材搬出来，叫刘大哥背了伪作重病的韩朋，跟他到另一个地方藏躲。”

缪长风道：“他们去了何处，你可知道？”

武端说道：“是青龙镇数里之外的一个小村庄，村庄上有家人家是海砂帮的一个小头目。’这个人是快活张的朗友。快活张的计划是到了那个人的家里之后，便即换乘海砂帮的船只，从水路避开鹰爪的追踪。”

缪长风道：“不错，这样比较安全多了。”武庄说道：“海砂帮是自己人么？”缪长风道：“海砂帮的帮主罗金鳌和小金川义军的首领已经成了盟友。这件事情，快活张业已知道，不过刘抗还未知道。”

蓦地想起一事，缪长风问道：“决活张说是发现鹰爪追踪，昨晚那些鹰爪到了青龙镇没有？”

武端说道：“青龙镇只有一间客栈，并无可疑人物。快活张估计，鹰爪定是准备到荒僻的地方才动手的，他们只知跟踪这辆车子，车子摆在客栈门

前，快活张和刘大哥是施展轻功，从后门小巷悄悄溜走的，是以即使鹰爪昨晚已经到了青龙镇，料想他们也不会发觉。”

缪长风忽道：“恐怕有点不对了？”

武庄吃了一惊道：“什么不对？”

缪长风道：“你们今日有没有碰上迫踪的鹰爪？”

武庄道：“没有呀！”

缪长风道：“是吧？你们没有碰上鹰爪，这就不对了！”

武端翟然一省，说道：“缪师叔说得不错，的确是有点不对了。妹妹，你想，咱们今日整整一天，走过的地方，有蚜几处都是杳无人迹的险地，鹰爪为什么不在这些地方动手？”

武庄“啊呀”一声说道：“你是说鹰爪已经识破了咱们的李代桃僵之计，不上咱们这个当，又去追踪刘大哥了？”

缪长风道：“但愿不是如此。”言下之意，已是颇为担心。

话犹未了。忽听得马铃声响，暮霭苍茫之中，只见有三骑快马在远处芦苇中出现，正在向着他们这里跑来。

缪长风松了口气，说道：“好了，鹰爪终于来了。嘿嘿，这次我可要和他们见个真章了！”

试庄说道：“这几个鹰爪，缪师叔是认识他们的吗？”

缪长凤道：“不错。他们就是那天和我在酒楼上赌酒的那些人，一个名叫伍宏，一个名叫魏庆，一个名叫西门虎。三人之中，只有魏庆武功较高，待会儿让我打发他们就行了。啊呀，不对，不对！”

武庄道：“什么不对？啊呀，真的不对，这三个人好像不是一伙的！”话犹未了。只见缨长风已是一跃上马，叫道：“前面两个是朋友，后面那个是敌人。我去拒敌，你们救人！”

原来来的这三个人，大出缪长风意料之外。只有一个西门虎是他认识的，其他两个都是陌生人，而且好像受了重伤的样于，伏在马上，一看就知道是西门虎正要追杀他们的了。

西门虎突然在这荒僻的地方发现了缪长风，这一惊端的非同小可。那曰他在酒楼上曾经见过缨长风的本领，情知决计不是他的对手，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拨转马头便逃。

缪长风心头也是卜通通的跳，想道：“伍宏、魏庆、西门虎这三个人当中，西门虎武功最弱，如今只见他一个人追来，其他两个人哪里去了？”要知若是他意料中那三个人全都来了的话，刘抗的行踪可以断定十九未曾给他们发现，如今武功最强的魏庆、伍宏没见来，那就很难说了。

缪长风急于捉住敌人，查明真相，一声大喝：“哪里跑？”立即掏出三枚铜钱，以“流星赶月”的手法向西门虎打去，同时催马疾追。

西门虎骑术颇精，一个镫里藏身，避开一枚钱镖，第二枚铜钱卜的打着马鞍。西门虎藏身马腹，双足勾着马鞍。他避开了两枚钱镖，第三枚却避不开了，刚好打着他倒吊下来的脑袋。可惜距离在百步之外，否则已是脑袋开花。但虽然如此，这一枚铜钱亦己是打得他满天星斗，脑痛如裂。

缪长风的马快，转眼之间，双方的距离已在三十步之内了。西门虎人急智生，忽地滚下马来，纵身一跃，跳进了高邮湖。

那两骑马跑到武氏兄妹跟前，为首的一个年轻人叫道：“可是武公子吗？”武端说道，“不错，我正是刘抗大哥的朋友武端，你是——”

话犹未了，只见那两个人已是滚下马来。原来他们受伤甚重，一知道了业已碰上他们要找的人，这口气一松，已是支持不住，晕过去了。

缪长风略通水性，水战却非所长。听得武家兄妹在背后惊叫之声，心里想道：“这厮着了我一枚钱镖，潜水纵能逃生，这苦头也够他吃了。”于是不管西门虎的死活，先回去救人。

缪长风给这两个人推血过宫，过了一会，年轻的汉子先醒过来。但还没有气力说话，只见他缓缓的翻开外衣，衣角朝里一面绣着一条鳌鱼。

武端“啊呀”一声说道：“你们是海砂帮罗帮主的人？”那少年点了点头。原来海砂帮的帮主罗金鳌名字中有个“鳌”字，是以帮众以鳌鱼作为标记。武庄又惊又喜，连忙问道：“那么刘抗大哥昨晚是在你们家里？他出了事了？”

少年已经恢复了几分精力，张口说道：“我们正是来找你们通风报讯。他是我的爹爹，唉，我爹爹受的伤可比我重。”

此时那老头子亦已醒了转来，缪长风早已给他敷上了金创药，说道：“老爷子伤得虽然不轻，好在内伤尚非严重，养息几天，就会好的，你放心吧。”

武庄给这少年喝了一个水壶的水，问道：“好了点吗？”少年说道：“好得多了，姑娘，多谢你啦。”武庄说道：“好，那你慢慢说吧，出了什么事情？”

少年说道：“昨晚三更时分，快活张和刘抗、韩朋两位大哥到我们家里，那位韩大哥气息全无，好像死人一样。”

武庄心急，打断他的话道：“他不是真死的。这事我们已经知道了，你说后来的事吧。”

少年歇了口气，接着说道：“是。刘大哥也已经和我们说明白了。他说那位韩大哥昏迷三天，服了解药，就会醒来的。今天早上，刚好满第三天。

“他们到了我家，我爹立即派人去找本帮兄弟准备船只接应。约莫四更才过，五更未到，敌人就来了，刘抗给韩朋服了解药，还算是不幸中之大幸，韩大哥刚好在敌人攻破大门之时，醒了过来。”

缪长风暗暗叫了一声“侥幸”，心想：“要是韩朋尚未醒来，刘抗背了他可是难于逃走。”问道：“来的敌人是哪几个？”

那少年道：“刚才那个西门虎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三个，听刘大哥说，一个名叫伍宏，一个名叫魏庆，还有一个是御林军的副统领石朝玑。”

前面这三个人早在缪长风意料之中，后面这个石朝玑却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不觉大吃一惊，说道：“石朝玑刚从王家铩羽而归，他就亲自出马了？呀，刘抗和快活张要抵挡四个高手，可不容易了。”

少年说道：“是呀，那位韩大哥刚刚醒来，武功也还未曾恢复呢。是以我们只能听从快活张的指挥，分成两路逃走。他们分出这个西门虎来追杀我们，其他三个人都去追刘大哥他们了。”

缪长风道：“你可知道刘抗他们是逃向何方吗？”

少年说道，“我和爹爹先行突围，他们后来怎样，我并不知道。不过，他们若是能够突围的话，必定是逃往青龙滩，那里有我们海砂帮的船只，在等候他们上船。青龙滩是在青龙镇的正南方。”

缪长风回过头来，对武氏兄妹说道：“好，我去接应他们，你们照料病人。”

那老头子敷上了金创药，已经好了一些，说道：“敌人很强，你们不必

分出人力来理会老汉了，还是赶快合力去救刘大侠他们吧。”

缪长风道：“不，我们岂能将你丢下不管。”

武端说道：“这样吧，我留下来陪伴他们二位。妹妹，你跟缪师叔走。”

缪长风翟然一省，暗自笑道：“我真是糊涂了，听他们兄妹刚才的说话，刘抗、武庄敢情早已相爱，我怎可不令她同行。”于是说道：“对，这样就更可以兼顾了。咱们走吧。”他话犹未了，武庄己是跨上了坐骑了。

快活张的武功并不很高，但他却是机智百出。海砂帮这两父子的突围，就是他设计的。其后刘抗和韩朋的突围，也是得力于他不少。

敌人破门而入之时，韩朋已经恢复知觉，可是武功尚未恢复，必须刘抗照顾。

敌强己弱，快活张审度形势，只能冒一冒险，用分头逃走的办法，走得一个是一个。他和刘抗保护韩朋，从正门冲出，海砂帮这两父子则骑马从后门逃走。他们家里刚好还有两匹坐骑。本来他们要把坐骑留给刘抗的，刘抗向他们解释道：“石朝玑他们是骑着马来，我若是抵敌不了，有坐骑也跑不掉。但敌人的主要目标不是你们，你们有了坐骑，却有突围的希望。”

果然不出刘抗所料，石朝玑只分出一个西门虎去追杀那两父子。他和伍宏、魏庆三人紧紧堵住大门，定要活捉刘抗、韩朋。

刘抗首先和石朝现交上了手，双方功力悉敌，刘抗闯不出去，石朝玑也拿不下他。

魏庆跟着便来捉拿韩朋，刘抗挡在韩朋前面，与魏庆拼了一掌。魏庆功力较弱，给他震退两步。但刘抗腾出手来应付魏庆，却给了石朝玑以可乘之机，双笔齐出，立即便点刘抗的穴道。刘抗一个盘龙绕步，穴道没给点着，但左肩却给笔尖戳伤了。

石朝玑与魏庆这边大占上风，但伍宏上来要捉快活张，却是稍稍吃了点亏。

原来伍宏的真实本领虽然比快活张高出许多，但身手的敏捷，却是远不如他。

伍宏张开蒲扇般的大手，想要抓他，不料一抓抓空，只听得“拍”的一声响，反而给快活张打了一巴掌。

伍宏气得哇哇大叫，说时迟，那时快，快活张已经溜出大门，向他们乘来的三匹坐骑跑去。这三匹坐骑是系在门外的一棵树上的。伍宏叫道：“好那，这小贼要偷咱们的坐骑！”

石朝玑的坐骑乃是萨福鼎所赠的大苑名马，舍不得给快活张偷去，是以只好跑出大门，喝道：“他跑不了的！”一扬手就是三枝袖箭向快活张射去。刘抗要保护一个消失武功的韩朋，石朝玑自付可以稳操胜券，因此他是想要射毙了快活张之后，回过头来再对付他们。

快活张叫道：“哎呀，不好，痛死我啦！”在地上一个打滚，忽地站了起来，哈哈笑道：“骗你欢喜欢喜，哈哈，没射着！”他这么一个打滚，已是和身滚到了那棵树下，割断了系马的绳子。

石朝玑大怒，追出来喝：“哪里跑？”飞身就朝快活张扑去。只要坐骑不给敌人偷去，他料想刘抗也跑不掉。

侠活张不慌不忙他说道：“来而本往非礼也，你也接接我的暗器！”一扬手掷出两包东西，石朝玑心道：“这是什么暗器？莫要着了他的道儿。”呼的一记劈空掌打出，令那“暗器”不能近身。

不料他不震落“ 暗器 ”还好，这掌力一震，反而真的是着了快活张的道儿了，原来快活张所发的“ 暗器 ”是两个石灰包。是这家人家准备用来粉饰墙壁的，多余下来的石灰，刚好就给快活张利用上了。

撒石灰迷人眼睛，这是市井流氓的手段。石朝玑平生的敌手都是江湖上有身份的人物，根本就想不到快活张会用这个手段。百忙中连忙闭目挥袖，挥袖成风，把石灰吹开。伍宏没有如此功力，只能闭上眼睛，舞刀护身。烧是他立即闭上眼睛，石灰亦已渗入眼角，痛得他眼泪直流。

石朝玑也真了得，闭上眼睛，听风辨向，依然不差毫厘，一个起落，就向他自己的那匹坐骑扑去。

粉雾迷蒙之中，刘抗和韩朋却也趁着这个机会跑出来了，魏庆拦他不住。

快活张未曾跨上坐骑，石朝玑已然扑到，快活张笑道：“ 右大人，何必这样生气，你要坐骑，还给你就是。 ”一矮身钻过马腹，却把一柄匕首，插进了马臀。

那匹马是正在向着主人跑过来的，突然给快活张在屁股戳了一刀，不由得四蹄腾空，就跳起来，向石朝玑当头扑下。

石朝玑爱惜骏马，不能将它击毙，只好和衣一滚，避开马路的践踏。说时迟，那时快，刘抗、韩朋已是抢上了另外两匹坐骑了。

石朝玑大怒，连珠袖箭射出。韩朋武功未曾恢复，只能一个镣里藏身，躲避暗箭，哪知石朝玑不是射人而是射马。袖箭射着了他那匹坐骑的后腿，登时把韩朋摔了下来。

刘抗回过头来，倒骑骏马，挥刀拨箭，把射向他的三枝全都打落。看见韩朋摔倒，连忙回马救他。

说时迟，那时快，石朝玑已朝他扑来。快活张侧边闪出，一把抓着韩朋，便向刘抗抛去。刘抗接了韩朋，两人合乘一骑，拨转马头便跑。刚好比石朝玑快了一步，石朝巩扑了个空。

石朝玑气得七窍生烟，喝道：“ 先抓这个小贼。 ”快活张一个筋斗翻过去，只听得“ 嗤 ”的一声，石朝玑撕下了他的一幅衣裳，却仍是给他逃了。魏庆、伍宏二人左右齐上，也都拦不住他。快活张哈哈笑道：“ 石大人，你要抓我这个小贼嘛，只怕也不容易。不信你就来试试。 ”

魏庆劝道：“ 石大人，正点儿要紧，何必和这小贼生气？ ”

石朝玑翟然一省，按下怒气，说道：“ 伍宏，你去找一匹坐骑，随后跟来。魏庆，我和你先去追捕犯人。 ”他随身带有大内秘制的金创药，当下给两匹受伤的坐骑敷上了金创药，骑上受伤的马，楔而不舍的仍然追赶刘抗、韩朋二人合乘的坐骑。

石朝玑的坐骑是千中挑一的大苑名驹，虽然刚刚敷上了金创药，只能止痛，跑得远远不如原来的速度，但却也不输于普通的健马。刘、韩二人合乘一骑，骑的又是普通的马匹。追了一会，石朝玑把魏庆甩在后头，却是可以看见前面刘、韩二人合乘的那匹坐骑了。

快活张轻功超卓，跑起路来，十里之内，亦不输于健马，就在石朝玑正要快马加鞭，赶上刘抗二人之际。快活张突然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拦着石朝玑的马头，笑道：“ 石大人，你不痛惜你的宝马么？ ”

石朝玑只因在急切之间，找不到另外的坐骑，无可奈何，只好骑着受伤的骏马追敌的，此时给快活张调侃，不由得怒火又生，唰的一鞭打下，喝：“ 小贼，你来找死，我就先毙了你！ ”

快活张跃过一旁，说道：“ 我是好意来找你谈一宗生意的，你竟要毙了我，嘿嘿，这可当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了。 ”

石朝玑本来已经强压下心头的怒火，不想再理睬他的，听得他这么说，眼睛却不禁向他看去。只见快活张拿出了一串亮晶晶的珠子，在乎中把玩，一面笑道：“ 这串珠子大概还值得几个钱吧？ ”

石朝玑又惊又怒，喝道：“ 好小贼，竟敢偷我的御赐朝珠！ ”原来这串珊瑚朝珠，乃是由于去年他参与小金川的某一次战役有功，皇帝赏给他的。

快活张哈哈笑道：“ 不错，你骂我是小贼，我就叫你见识见识小贼的手段！你也应该明白，干我们这一行的规矩，发了誓是决不轻易放手的，失主要想得回东西，要嘛是讲交情，要嘛是拿银子来赎。石大人，你我是谈不上什么交情的了。对不对？你准备拿多少银子来赎？ ”

这串朝珠，虽然并非无价之宝，但皇上所赐，失掉了若给皇上问起，石朝玑拿不出来，这可是担当不起。石朝玑不由得怒火冲天，拨转马头，就来赶他。

快活张左边一兜，右边一绕，打着圈儿乱转的跑。石朝玑的骏马跑直路是可以追得上他的，这样的乱转圈儿的跑，马匹可就不如身有上乘轻功的快活张那么灵活了。

石朝玑非要夺回朝珠不可，只得跳下马来，抓了一把铜钱当作暗器打他。他的袖箭已经射完，但他运上内力发出钱镖，劲道亦不输于袖箭。

快活张一面躲避暗器，一面与他绕身游斗，心里想道：“ 我的长力不如他，也该适可而止了。 ”当下把那串朝珠用力一抛，笑道：“ 石大人，你好不小气！好吧，看你急成这个样子，我姑且卖你一个交情，朝珠还你，你自己去检。先此声明，我卖交情，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

石朝玑气得七窍生烟，可还不能不对快活张的说话奉命唯谨，乖乖去捡那串朝珠；那串朝珠恰好抛落在湖边的泥沼里，石朝玑捡起朝珠，满身泥泞，花了不少时候。快活张早已跑得影子也不见了。

刘抗和韩朋跑到了青龙滩，找着了海砂帮接应的船只，舍马登舟。但因不见快活张来到，心中颇是不安。撑船的那个小头目说道：“ 快活张机灵之极，想必不会着了道儿。后有追兵，咱们还是先开船吧。 ”刘抗说道：“ 快活张定是把石朝玑引开，他为朋友这样热心，但愿他能够脱险才好。 ”无可奈何，只好开船。

韩朋两次死里逃生，都是靠了朋友之力，听了刘抗的说话，却是不由得好生惭愧了。刘抗好似知他心意，扶他坐稳，说道：“ 过去的事让它过去好啦，不要多想它了。 ”

韩朋满面羞惭，说道：“ 小弟贪图过安逸的日子，一步步走入了敌人圈套，这次更几乎变成了石朝玑的帮凶，若不是吾兄和尉迟大侠等人尽力救我，恐怕我还要死在石朝玑的手中。唉，小弟真是该死、该死！ ”

刘抗正容说道：“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你经过这次教训，分清了是非好坏，这就是坏事变成了好事啦。过去种种比如昨日死，韩兄你说是吧？ ”韩朋苦笑道：“ 我是已经死过一次的了，以后还不醒悟，那还是人吗？ ”

刘抗道：“ 好，那就莫提过去的事了。我该为你庆贺你的‘ 重生 ’啦。你饿了吧，咱们先弄点东西吃吃。 ”

那小头目道：“ 船舱里有两尾鲜鱼，刘大哥，你来划船，我给你们做红烧鱼吃。 ”

吃过了东西，韩朋气力渐渐恢复，帮忙他们轮流划船。

高邮湖波平浪静，那小头目站在船头，看了看天色，说道：“就快起风了，这是一股顺风。嗯，顺风顺水，咱们这条船可以走得更快了。”话犹未了，果然吹起了东风。

刘抗笑道：“你的话真灵。”那小头目笑道：“没什么，只不过凭经验看风色罢了。我在长江和高邮湖本来是当船夫的，撑船已经撑了二十年了，咦，后面来了一条船，这不是打鱼的季节，小船来得这么快，不知是否本帮的船只？”

刘抗把眼望去，只见一条小船，挂起风帆，疾如奔马，正向着他们追来。过了一会，看得渐渐清楚了，刘抗吃了一惊，首先嚷出来道：“不好，是石朝玑！”

石朝玑哈哈大笑之声掠过湖边，叫道：“石某特地来送你们一程。嘿嘿，山水自有相逢日，这话当真说得不错，这回看你还能走得上天？”石朝玑站在船头，魏庆在他背后。

刘抗说道：“沉着点儿应付。”韩朋咬一咬牙，说道：“不错，大不了跟他们拼吧。”刘抗说道：“别忙，逃不了再拼。”要知双方虽然都是两个人，但韩朋武功还未完全恢复，对付一个武功本来就要胜他一筹的魏庆，定然凶多吉少。而刘抗自知，他和石朝玑乃是在伯仲之间，谁也难以言胜的。

那小头目道：“你们瞧，他们的船忽然慢下来了。啊，我明白啦！”

刘抗说道：“明白什么？”小头目说道：“石朝玑这条船是抢来的，舟子不肯为他卖力。”

他的所料不差，原来这舟子乃是一个曾经深受官府与恶霸欺压的渔人，他有两个儿于，都给官府拉了去当兵，在高邮湖打鱼，渔税三年加了两倍，老妻生病没钱请医生，轻病变成重病，为了不愿连累丈夫，悬梁自尽。几年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当真可说得是苦大仇深。

这老渔夫给石朝玑封了他的船，强迫他加速划船，心里已是十分愤恨的了。此时他已经知道了石朝玑是要捉前面那条船上的人的，更是忍不住怒火中烧，心里想道：“我宁可舍了这条老命，决不能帮这些恶人去害好人。”

石朝玑见他越划越慢，骂道：“有气没力的，你怎样啦？”那老渔夫苦着脸说道：“大人明鉴，小的当真是有气没力，因为我还没吃饱饭呢。”石朝玑喝道：“胡说八道，分明是想偷懒。你不卖力，我杀了你。”老渔夫道：“你杀了我，也没有办法。我的确是尽了力啦。”

魏庆说道：“杀了他无济干事，让我来划。老头儿你好好替我们把舵。若敢玩弄花招，我也不杀你，却有十八种酷刑，让你一件件来尝。”

魏庆水陆功夫都颇了得，抢过了两支桨，亲自划船，果然胜过那渔夫。石朝玑监视那渔夫，不时叱喝。

两条小船的距离渐渐近了，但始终还保持着十数丈的距离。石朝玑心急，也拿起了桨帮忙魏庆划船。他是未曾划过船的。但因内力深厚，在魏庆指点之下，手法渐渐熟练。两条小船的距离渐渐拉近得只有六七丈远了。

石朝玑一看这个距离，暗器已是可及，猛地喝道：“看你们还往哪里跑？”一扬手，嗖嗖嗖飞出三柄飞刀，把刘抗那条船的船桅断为三截！

船桅一断，风帆塌下，刘抗忙把塌下的风帆挑开，但船的速度已是大减。“石朝玑哈哈大笑，脚尖一点船头，便跳过去。

不料在他纵身跃起之时，那老渔夫突然拿起了他抛下的桨，一桨打他的

小腿。这一下他是用了浑身气力，虽然不会武功，也打得石朝玑的脚骨碎裂了一小块。石朝砜一个倒栽葱半空中跌下来。老渔夫用力扳舵，小船滴溜溜转了于方向。石朝玑未能踏上船头，落在水里。

老渔夫这个举动，大出魏庆意料之外，待他一掌击向那老渔夫之时，那老渔夫早已跳下水里去了。

石朝玑抓着魏庆伸下来的竹篙，爬上船来，浑身湿漉漉的像个落汤鸡，气得他破口大骂。魏庆说道：“ 大人不值得力这老杀材生气，咱们回头还可以责成当地官府抓他。 ”石朝玑敷上了金创药，说道：“ 对，先抓刘抗紧要，追！ ”

刘抗这条船失了风帆，在湖中逃跑，迟早会给敌人追上。刘抗审度形势，当机立断，对那撑船的海砂帮头目说道：“ 划到岸边，我们上岸，你回去救那老渔夫。 ”

魏庆加速划船，衔尾疾追，两条船差不多同时靠岸。那小头目赶快把船划开，刘抗挽着韩朋，飞身上岸。

韩朋气力已经恢复，但湖畔乃是泥泞的沼地，非有上乘的轻功不能飞跑，他却还未能提气运用轻功。

说时迟，那时快，石朝玑和魏庆已是追上岸来，大声喝道：“ 哪里跑！ ”韩朋说道：“ 和他们拼了吧！ ”刘抗说道：“ 你快跑，我给你抵挡一阵。 ”

哪知石朝玑首先扑向韩朋，魏庆却来和刘抗纠缠。韩朋豁出了性命，一觉背后微风飒然，反手就是一掌。

石朝玑见他拼命，倒也不敢太过轻敌。拆了几招，石朝玑找到对方破绽，一招“ 怀中抱月 ”式，五指并拢，手心向上，虚托敌手肘尖，顺势一拖，抓住了韩朋的手腕，喝道：“ 给我过来吧！ ”

韩朋愤怒之下，也不知是哪里来的气力，他突然仆倒地上，也是奋力一拖。石朝玑反而给他拖得一齐跌倒。

刘抗一掌震退魏庆，恰好及时赶到。石朝玑无暇再和韩朋缠斗，急忙抓着韩朋的脚踝，一把将他甩开，跳起身来，回头应付刘抗。

韩朋给他这一摔，摔到数丈开外，幸好地上泥泞，摔得虽然不轻，可没受伤。但身子却是深陷泥泞之中，两条腿在急切之间，哪里拔得起来？

魏庆冷冷笑道：“ 你本来是答应替石大人办事的，只要你回过头来，咱们还是朋友。 ”韩朋骂道：“ 我没有你这号朋友，宁可死在你的手里！ ”魏庆冷笑道：“ 你执迷不悟，没办法，那我只好对你不客气了！ ”

刘抗与石朝玑本领相当，一交上手，两人都是难以摆脱对方。

魏庆正要上去活捉韩朋，忽听得一声长啸，远远传来，竟然震得他的耳鼓嗡嗡作响。魏庆大吃一惊：“ 此人功力非同小可，不知是友是敌？ ”

抬头一看，只见两骑马疾驰而来。前面一骑是个白衣少女，后面一骑是个中年汉子，正是曾在扬州和他赌过酒的那个缪长风。

那次赌酒，魏庆曾经吃过缪长风的大亏，此时一见是他，不由得胆战心惊，如何还敢恋战？慌忙拗步就跑，三步并作两步，跑回船上。

石朝玑在急切之间，却是难以摆脱对手，说时迟，那时快，武庄快马加鞭，已是跑到湖边。缪长风的坐骑比不上她的，是以稍稍落在后面。

沼地泥泞，不适于骏马奔驰，武庄跳下马来，叫道，“ 刘大哥，我来啦，你没事吧？ ”施展轻功，拗刀出鞘，立即就朝刘抗奔去。

刘抗叫道：“ 别忙，这臭贼我对付得了。 ”他是不愿武庄为他冒险，故

而出言暗示。要她等待缪长风来到，再来助战。但武庄心急如焚，哪肯等待，他话犹未了，武庄已是跑了到来了。

石朝玑看见这个少女和缪长风一起来，这一惊亦是非同小可，不过他惯经阵仗，虽惊不乱。心里想道：“这小姑娘纵有本领，谅也不高。抓着她作为人质，倒是一个可以反败为胜的机会。”当下一声喝道：“来得好！”不理会刘抗向他的攻击，倏的就向武庄抓去。

哪知武庄却是虚斫一刀，刀光一闪，迅即便是一个盘龙绕步。石朝玑一抓抓空，“乓”的便着了刘抗一掌。石朝玑忍着痛，腾身向武庄抓去，却忘记了自己腿上受伤，这一跃没扑着武庄，却把自己摔倒了。武庄回身一刀斩下，石朝玑伏地一滚，踢起二团污泥，武庄爱洁，本能的缩身一闪，石朝玑滚出了数丈开外，两枝判官笔反手掷出，劲风呼呼，对准了武庄射去。原来他的袖箭已经射完，急切之间，来不及再掏暗器，只好把所用的兵器当作暗器了。

刘抗飞身扑来，接了他的一技判官笔，武庄横刀一磕，把另一枝判官笔磕落。虽然磕落，虎口却是给震得隐隐作痛，心里想道：“这厮身为御林军副统领，果然是有几分本领，幸亏我刚才没有和他硬碰。”原来她粗中有细，一见石朝玑和刘抗交手的情形，便知对方功力在她之上，故而一上来便用闪展腾挪的小巧功夫。

刘抗哈哈笑道：“你缴了械是否想要投降？好，那就快磕头赔罪吧。”石朝玑逃命要紧，只能忍受他的调侃，爬起身来，带着满身污泥，跑到岸边，魏庆小舟刚刚离岸，忙把竹篙伸过来，石朝玑抓着竹篙，跃上小船，武庄追来，已是迟了一步。

武庄跌足叹道：“可惜，可惜，给他跑了。反而累得我的鞋子溅了污泥。”

刘抗笑道：“虽然给他跑掉，他也是够狼狈的了。你不过溅了一点污泥而已，他的兵器都已经扔下了。”

刘抗过去拉起韩朋，缪长风亦已来到。好友会合，大家都是十分高兴。缪长风笑道：“贤侄女，你刚才打得十分聪明，我起初还怕你有勇无谋呢，真是难得。”武庄甚为得意，说道：“多谢师叔夸奖。师叔，你骑在马上，一眼就看出了我是怎样打法？侄女更是佩服得紧。”缪长风哈哈笑道：“再说下去，可变成咱们叔侄互相标榜啦。好在刘兄不是外人。刘兄，我这侄女可是特地为你赶来的啊，你知道吗？”武庄面上一红，低下了头。

刘抗又是欢喜，又是诧异，说道：“你们怎么以叔侄相称？”

缪长风道：“她的母亲是我的师姐，我昨天才知道的。”

说话之间，忽见高邮湖上又出现了几条小船。武庄“咦”了一声，说道：“师叔，你看，他们正在围攻石朝玑那一条船。”

众人抬头望去，只见那几条快船紧紧跟着石朝玑那一条船，乱箭纷飞，朝他射去。石朝玑站在船头，拨打乱箭，手忙脚乱。

武庄拍手道：“好呀，石朝玑这条船着火了。”原来是那几条快船所发的乱箭之中夹着几枝火箭。

魏庆加速划船，石朝玑舞起长篙，硬冲出去。武庄叫道：“呀，还是给他跑了。好，好了，他的帆也给烧掉了，船桅倒啦！”火光之中，只见魏庆背着石朝玑，跳下水去。此时他们已是将近到了对岸，终于魏庆还是把石朝玑救了上岸，走了。

缪长风笑道：“石朝玑接连吃亏，当真是变成了丧家之犬，你也应该可

以满意啦。他欺负刘大哥这笔帐，慢慢和他再算。”

刘抗说道：“咱们那条船也回来啦，嗯，看来这帮人大概是海砂帮的。”

刘抗料得不差，这帮人果然是海砂帮的帮主罗金鳌派来接应他的。为首的是副帮主张源。

那小头目已经把老渔夫救了起来。刘抗首先向他道谢，然后与海砂帮副帮主张源叙话。

张源说道：“敝帮帮主已经决意和小金川的义军联手，目下正在准备截劫官方的粮船。帮主不能亲来，刘大哥，韩大哥，累你们两位受惊了。敝帮帮主的意思，如果你们两位没有别的紧要事情，就请你们一同回去，帮我们大伙儿干他一场。”

刘抗笑道：“有机会可以凑上这样大的一场热闹，你们不来找我，我也要毛遂自荐的。”韩朋更是欢喜，说道：“我这条性命是拾回来的，正不知如何报答朋友。罗帮主看得起我，我自当效劳。”

武庄忙说道：“刘大哥，我也去。”刘抗笑道：“少不了你这份的，但你的哥哥呢？”武庄说道：“他在照料海砂帮受伤的那两位父子，咱们找他一同去吧。我想他一定去的。缪师叔，你呢？”

缪长风道：“我另外有事，恐怕不能和你们一道了。”张源说道：“罗帮主也知道缪大侠另有要事，他很抱歉不能来给缪大侠送行，特地叫我代他致意。”刘抗、韩朋这才知道，原来今日之事，并非巧遇，乃是一众英雄，在王家聚会，商量定妥，分头办事，缪长风要北上蓟州，是以就由缪长风顺道来救援他们的。在王家聚会这班英雄，韩朋十九个未见过面，但这些陌生的朋友，对他却都是肝胆相照，韩朋不由得大为感动，又是欢喜，又是自惭。

缪长风笑道：“刘大哥，我这侄女交给你啦。回来的时候，我再找你们请我喝酒。”当下便与众人挥手道别，独自登程。

高邮湖平静无波，缪长风却是心潮起伏，难以自休。他回头一望，隐隐可以看见刘抗与武庄并辔同行的背影，心中又是快慰，又是有几分伤感。想道：“二十多年之前，师姐也是像她现在这般样子。日子过得真快，师姐教导我的恩义，我还未能报答，她已经作了古人了。不过她有这样好的一双儿女，她在九泉之下，也可以得到安慰了。”想起自己童年时候，对师姐的那种不自觉的爱慕之情，不禁又是暗暗好笑：“师姐的儿女都已经成人了，我还是一剑孤身，江湖浪荡，若是师姐没死，一定会取笑我了。”脑海中师姐的影子，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云紫萝的影子，缪长风心里想道：“武庄的面貌甚像母亲，但紫萝的性格却似乎更似我的师姐。咦，我怎么老是把她们连想在一起？唉，我对她难道还能有什么非份之想吗？我只盼能够见着她，像童年时候对师姐那样的敬爱她。”

缪长风单骑独行，心事如潮，不知不觉又是将近黄昏的时分了。忽听得马蹄得得之声，有一骑马从后面追来，跟着他走。缪长风瞿然一省，心里想道：“‘这人莫非是冲着我来的？”当下闪过一边，让那人过去。不料那人越过他的前头，忽地勒住坐骑，又回过头来。

缪长风喝道：“你干什么？”此时两人打了照面，忽地不觉都是一怔，那人笑道：“缪师弟，你不认识我了么？”缪长风吃了一惊，同时叫起来道：“你，你是郝师兄？”

第四十八回　路遇同门

万花途中为侣伴，窕窈千春，自许天人春。来去堂堂非聚散，泪干不道心情换。噩梦中年拼怨断。一往凄迷，事与浮云换。乍卸严壮红烛畔，分明只记初相见。

——陈曾寿

那人哈哈笑道：“你记起来了。缪师弟，我也几乎认不得你了呢。当年你初入师门之时，还是一个拖着两筒鼻涕的孩子，咱们还曾打过架呢。说起来，一晃眼就是二三十年了。”原来这个人名叫郝侃，正是缪长风小时候曾经为了师姐和他打过一架的那个师兄。

缪长风心道：“想不到我刚碰上了师姐的子女，才不过两天，又碰上了他。”他和郝侃同在师门之时虽然不甚和好，但久别重逢，总是感到意外之喜。当下笑道：“真想不到会见着你，你是打哪儿来的？”

郝侃说道：“我本来是准备到扬州给王元通祝寿的，迟了一天，王元通已经不在家了，你呢？”

缪长风道：“我正是从扬州给王元通祝寿来的，倒是见着他了。”

郝侃道：“你和王元通交情很好吗？我正想打听他为什么在生日之后的第二天就不见了。”

缪长风和他隔别了将近三十年，当然不能把真话都告诉他，只能含糊说道：“王老镖头交游广阔，我和他本不相识，是朋友带我去的。郝师兄，你是不是和王老镖头很熟？”

郝侃笑道：“和你一样，与他并不相识。我是为了找两个人到他家里去的。”

缪长风道：“什么人？”

郝侃说道：“我记得在师门之时，你和文绮师姐最为要好，有一次我开你们的玩笑，你狠狠的和我打了一架。这件事想必你不会忘记吧？”我要找的就是她的子女。”

缪长风道：“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到王家祝寿？”

郝侃说道：“师姐嫁在山东中牟县武家，不幸夫妻同日去世。这些事情，想必你是早已知道的了。许多年来，我一直想去探问她的遗孤，总是未能如愿。上个月我才能够抽出空来，特地到中牟去找他们。听得他们的邻居说，才知他们已经去了扬州给王元通祝寿。师姐的儿子叫武端，女儿名叫武庄，你在王家有没有碰见他们？”

缪长风道：“我在王家可没有见着姓武的少年男女。”缪长风这倒不是谎话，他是在路上碰见武家兄妹的。

郝佩说道：“或许他们用了另外的名字也说不定。那天王家的宾客料想很多，你就是碰上他们，也不会知道他们是师姐的子女。”缪长风顺水推舟，点了点头，笑道：“这倒是真的。”

郝侃接着说道：“我还要向你打听另一个人，这个人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他也是到王家祝寿的。”

缪长风道：“这人是谁？”

郝侃说道：“刘抗这个名字，你想必听人说过吧？近年来他在江湖上闯出了很大的名头。他也是中牟县人，与武家比邻而居。这次我去找武家侄儿，听说武端武庄兄妹就是跟他去扬州的。我一来是对刘抗慕名已久，二来也想从他口中得知武家兄妹的行踪，是以希望见一见他。”

他这番话倒是言之成理，不过缪长风当然仍是不敢和他全说真话，当下说道：“ 那天王家的宾客倒是有人曾经谈起刘抗，不过却没见他来到。 ”

郝侃说道：“ 那天是否出了一些什么事情，第二天王元通就不在家里了？ ”

缪长风暗自想道：“ 郝师兄若是侠义道中的人物，他到了扬州，找过王元通，应该会有人告诉他那天的事情。不过，他大概也不至于是石朝玑那一伙人，否则他也应该知道那天之事的。 ”这个问题，已经是郝侃再一次问他的了，缪长风只好如此答道：“ 我只是跟朋友去趁趁热闹的，给王元通拜寿之后，我就走了。后来发生什么事情，我全不知道。郝师兄，这些年来，你在哪里得意？ ”他特地转过话题，以免郝侃再问下去。

郝侃说道：“ 说来惭愧，自从出了师门，一晃二十多年，我是一事无成。缪师弟，你却已是名满天下的江湖游侠了，我真是愧对你呢。 ”

缪长风道：“ 师兄客气了。小弟浪荡江湖，其实也是一事无成。 ”

郝侃说道：“ 一点不是客气，这二十多年来，我是在乡下闭门课子，什么事业都谈不到。老朋友的消息，也只是偶然听到而已。师姐和她丈夫干出那等轰轰烈烈的大事，我也只能心向往之，未曾为他们效过半点劳，思之实是汗颜。 ”

缪长风道：“ 师兄潜心武学，光大本门，那也是一件大事呀。 ”

郝侃说道：“ 比起你来，我可差得远了。对啦，我还没有问你呢，你成家了没有？ ”

缪长风笑道：“ 我一直是孤家寡人。师兄有了几位令郎了？ ”

郝侃道：“ 你也应该早点成家了。我有两个孩子，一个二十岁，另一个也满了十八岁了。以前我因为孩子没有长大，不能出来走动。如今他们算是满了师，我可想出来走走了。 ”

缪长风随口说道：“ 是呀，师兄久别江湖，出来走走也好。 ”

郝侃说道：“ 缪师弟，你上哪儿？ ”

缪长风道：“ 我打算到三河县找一位朋友。 ”

郝侃说道：“ 是不是河北的三河县，和都门相去不远？ ”

缪长风道：“ 不错，它在京城北面，大概不到两天路程。 ”

郝侃哈哈一笑，说道：“ 那正是再好不过了，咱们可以结伴同行。 ”

缪长风吃了一惊，道，“ 你也要去三河县么？ ”

郝侃说道：“ 我在山沟里住得久了，想入京华开开眼界，三河县既是和京城相距不远，我也可以陪你到三河县去走一趟。 ”

缪长风忙道：“ 师兄有所不知，我和御林军统领北宫望是结有一点梁子的，一近都门，我就不能不谨慎行藏了。此去三河。恐怕也是有点风险的，不敢有劳师兄作陪。 ”

郝侃哈哈笑道：“ 当年师姐夫妻在山东起事，我不能为他们稍尽绵力，这些年来，一直感到遗憾。如今小儿已经长大成人，我是无牵无挂的了。缪师弟，我知道你是怕连累我，但正如你以前曾经和我说过的，一个人岂能庸庸碌碌的过这一生？我若然不知你这一行会有风险那也罢了，既已知道，我更应该与你结伴同行了，我的武功虽不及你，路上碰上鹰爪，我也总还可以帮你一点忙呀。 ”

缪长风道：“ 多谢师兄好意，但小弟实是不敢有劳。 ”

郝侃眉头一皱，说道：“ 师弟，你说这样的话，未免太过把我当作外人

了。嘿嘿，难道你还记着小时候和我打过一架之仇么？”

缪长风笑道：“ 师兄说笑了。小孩子闹的事情，谁还能记在心里？”

郝侃哈哈笑道：“ 好，那么现在我倒不是和你说笑了。你倘若不把我当作外人，你有风险，难道就不能许我和你担当风险么？”

缪长风沉吟不语，郝侃继续说道：“ 我不知道你到三河找什么朋友，我也不想多事问你。三河之行，你若是不便和别人去的，我就不去。咱们在蓟州分手，这样既不碍你的事，咱们师兄弟也可以多聚一些日子。缪师弟，好不容易咱们在隔别二十余载之后能够重逢，难得有这个机会相聚，一来可以叙叙旧情，二来我也深盼能够和你切磋武功啊。 ”

缪长风见他说得诚恳，心里道：“ 相别二十年，不知他为人如何？但若他当真是有心要做个侠义道的话，我倒是不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他既然不是要缠着我同往三河，与他到蓟州分。手，倒是无妨。 ”当下便答应了。

一路上两人叙谈往事，研究武功，倒是颇不寂寞。缪长风对他的师兄本来是有几分提防的，渐渐也放松了。

一日他们到了山东境内的泰安县，泰安县西面是泰山，东面是徂徕山，缪长风知道石朝玑、宗神龙这班人正有事于泰山，他和郝侃同行，不想碰上这一班人，是以北行路线，就选择了通过徂徕山区的这条路，走这条路，也比较快捷一些。

这晚他们在泰安县城住了一晚，当他们找好了客店之后，郝侃曾独自出去购买干粮，准备明天在山区走路，找不着人家也不至于挨饿。缪长风留在客店和客店主人打交道，办些例行公事。两人分头办事，这是顺理成章之事，是以他的师兄独自出去购买干粮，他当然也不会在意了。

第二日两人一早启行，将近中午时分，踏入了徂徕山山区。缪长风遥望西面的泰山，想起了好友孟元超来：“ 元超此际大概是已经和冷铁樵一道在回转小金川的路上了，他的那位林姑娘想必也已经回到泰山了。元超固然是当世难得一见的豪杰，那位林姑娘也是一位拈得起放得下的巾帼英雄。只可惜元超曾经沧海，不知会不会辜负她的情意？那位林姑娘要独自应付门户之变，我却不能替元超帮她的忙，但愿她能够平安渡过。 ”

郝侃道：“ 师弟，你怎么走得这样慢？你是在想些什么？”

缪长风瞿然一省，说道：“ 没什么，这山中的景色真是幽美，我是给景色迷着了。 ”

郝侃笑道：“ 缪师弟真是雅人，但咱们可是要赶路的呢，回来的时候再观赏山景吧。 ”

缪长风道：“ 师兄说的是。 ”当下快马加鞭，不料他那匹坐骑却是驱策不前，打了几鞭，反而越走越慢了。缪长风吃了一惊，苦笑说道：“ 这畜牲不知闹什么脾气，不肯走啦。 ”他这才明白，刚才他的这匹坐骑，并不是因为他不鞭策它才走得慢的。

郝侃道：“ 让我看看，咦，好像有点不对了，你下来瞧瞧！”

缪长风跳下坐骑，只见他这匹马正在口吐白沫。缪长风好生诧异，说道：“ 奇怪，我这匹坐骑是朋友特地挑选的好马送给我的，昨晚可还是好端端的，怎的突然就生起病来？”

郝侃心里暗暗好笑，说道：“ 天有不测之风云，人犹如此，何况坐骑？但你这匹马确是不能走了，咱们可得想想办法。 ”

缪长风苦笑道：“ 咱们又不是兽医，有什么办法好想。我只好步行了。

师兄，你要早日到京，你就先走吧。”

郝侃说道：“咱们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哪有我骑马你却走路的道理。我陪你一同走路，出了山区，到了前面小镇，再买一匹坐骑。”

缪长风本是想要摆脱他的，见他盛意拳拳，倒是不好意思再说了。当下叹道：“只可惜了这骏马，它如今命在垂危，我倒是有点不忍离开它呢。”

郝侃笑道：“别婆婆妈妈了，走吧。”

缪长风不忍坐骑受苦，轻轻一掌，以迅捷无伦的手法将它震毙。这一掌看似毫不用力，那匹骏马却也没叫就死了。郝侃吃了一惊，说道：“缪师弟，你已练成了太清气功？这可是咱们的师父用了几十年功夫都还未曾练成的呀！”

缪长风此时也好似甚为吃惊的神气，半晌才答郝侃的话：“太清气功哪有这样就练成的，我不过初窥藩篱，还差得远呢！”

郝侃说道：“咦，你老是瞧这匹马干嘛？已死不能复生，可惜它也没有用。”

缪长风道：“你瞧，它好像是给毒毙的。”原来那匹马倒毙之后，四蹄朝天，腹部现出一片乌黑的颜色。

郝侃说道：“难道咱们昨晚投宿的乃是黑店？”

缪长风道：“若是黑店，他应该毒人，何必毒马？”

郝侃说道：“或者这匹马得的是什么怪病？”

缪长风道：“我不懂给畜生看病，但是不是中毒，我还多少懂得一些。师兄，你刚才说的也有点道理。或者咱们昨晚投宿的，当真是间黑店，只因他们昨晚人手不够，恐怕万一暗算不成，反而给咱们打他个落花流水，故而用慢性的毒药害我的坐骑，那他们就可以从容不迫的追上咱们了。”

郝侃笑道：“管它是不是黑店，有咱们两人联手，害怕什么？”

缪长风忽地眉头一皱，说道：“还是有个可疑之点，为什么他们不毒害你的坐骑？”

郝侃心头一凛，却哈哈笑道：“这都是咱们的猜疑罢了，与其胡思乱想，不如事到临头再应付吧，时候不早，还是快点赶路吧。”

缪长风喃喃自语：“真是怪事，真是怪事！”

郝侃一面走一面说道：“意外之事，在所多有，也用不着大惊小怪！”话犹未了，他好像发现了一宗什么可怖的物事，突然尖叫起来。

缪长风诧道：“师兄，你怎么也大惊小怪起来了？”

郝侃道：“你瞧那里！”缪长风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只见茅草丛中，品字形的叠着三个骷髅头。

缪长风道：“这大概是黑道人物的约会标记。”心里想道：“师兄从未涉足江湖，难怪他不懂得。不过却也用不着这样大惊小怪呀。”

郝侃说道：“用骷髅头作标记，想必是邪派的了？”

缪长风道：“不错，我看也是这样。但咱们也犯不着多管闲事。走吧。”

郝侃忽道：“师弟，你见多识广，过去瞧瞧，看他们是什么门道？”

缪长风笑道：“师兄，你对这些邪门的玩意，倒是很有兴趣呀。”

郝侃说道：“过去瞧瞧有什么打紧？若能辨认出是什么邪派人物的标记，咱们不管闲事，心中亦可有数呀。”

缪长风听他说得有理，便道：“好呀，那么咱们一同过去瞧瞧。”哪知走进茅草丛中，忽地一步踏空，原来在那骷髅头的前面乃是一个陷阱。郝侃

在他背后使力一推，喝道：“下去吧！”

变生不测，饶是缪长风本领高强，也是难逃暗算。这霎那间，他还未弄清楚是谁向他暗算，一个倒栽葱就跌下去。

百忙中缪长风忙提一口真气，头未着地，双掌就向地上拍击。郝侃刚想搬一块大石头掷下去，只听得“蓬”的一声，尘土飞扬，缪长风已是像个皮球似的反弹起来。

这一下，接续而来的变化，双方都是意想不到。

缪长风虽然对师兄开始有了怀疑，但却还是做梦也想不到会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暗算自己。

郝侃是恐怕缪长风本领高强，失足跌下陷阱，也能就跳起来，故而用尽气力，推他下去。若然换了个本领稍差的人，他这一推，就足以震伤对方的心脏，郝侃以为缪长风纵使不致重伤，也定然要摔得晕了过去的，哪知他还是立即就跳起来了。

双方一呆之后，缪长风喝道：“你是奉谁之命暗算我的？”郝侃哈哈笑道：“师弟，你别大惊小怪，我这是试试你的闭目换掌功夫。师姐当年偏心教你，我只道你可以躲得开的。”他饰辞狡辩，笑得甚为勉强，莫说缪长风这样的大行家，即使初出道的雏儿，也知道他说的是假话了。缪长风道：“是谁指使你，快说真话！念在师门旧谊，我还可以饶你。”

郝侃说道：“我和你开开玩笑，你怎么“真起来了？”

缪长风怒道：“有这样开玩笑的吗？你背后伤人，若不是我还有几分能耐，早已毙在你的掌下了。”

郝侃笑道：“我就是因为知道你有这个能耐，所以才敢和你开这玩笑的，若非如此，怎能试出你的真本领来？”

缪长风见他言辞闪烁，目光不定，心头一凛，想道：“莫非他是在等待同党，故意拖延时候？我不杀他，他要杀我，还能与他讲甚旧日情谊？”当下一步步的逼近郝侃，厉声喝道：“你背后的主子是北宫望还是萨福鼎？你先到中牟，后到扬州，是不是要搜查师姐的遗孤，外加一个刘抗？”

郝侃又惊又急，心里想道：“约好了的那两个人，怎的还没有来？”缪长风喝道：“到这时分，你还不说真话，想要狡赖，可休怪我手下无情了。”

郝侃面上一阵红一阵青，显然是给缪长风说中了。他情知无法狡赖，只好说道：“师弟，你不肯原谅我，那也没有办法。这二十年来，我对本门武功，也有一点心得，就向你讨教讨教吧。”

缪长风道：“好，我让你三招！”

郝侃冷笑道：“这可是你自己说的！”陡然飞身跃起，一招“鹏搏九霄，”就向他的天灵盖猛击下来。

缪长风霍的一个“凤点头”，身上穿的衣裳，就像涨了风帆一样，蓬的一声，郝侃击着他的背心，只觉一股反弹的力道又劲又急，郝侃知是“沾衣十八跌”的上乘武功，连忙再出左掌，这一掌却不是打向缪长风，而是按着自己的右掌，自身的两股力道对消，这才能够平平稳稳的落在地上，不至跌倒。原来“沾衣十八跌”这门武功，乃是借用敌人之力来反击敌人的。

缪长风道：“好，算你一招。”

郝侃老羞成怒，更不打话，骄指如乾，来点缪长风胁下的“愈气穴”。点穴的指力是对方不可能用来反击的。

缪长风吞胸吸腹，身形不动，却已挪后半寸。点穴的功夫讲究的是不差

毫发，差了这点半寸，郝侃的指头虽然触及了缪长风的身体，却只是把他的衣裳戳破了一个洞。

郝侃猛地一声大喝，掌劈缪长风胸口。缪长风心念一动：“他明知我有沾衣十八跌的功夫，怎的还敢如此打法？”

心念未已，只见郝侃掌心一翻，露出一枚黑黝黝的小针，以迅捷无伦的手法，向缨长风的胸口便刺下去。

幸亏缪长风心里起疑，有所防备。他快，缪长风也快，倏地一个转身，那枚毒针插在他的衣袖之上。缪长风默运玄功，振臂一挥，毒针反射回去。插在衣袖上的小针，他竟然能够运劲弹开，这一下大出郝侃意料之外。连忙仆到地上，和衣打了个滚。“嗤”的一声，那枚毒针几乎是擦着他的头顶飞过。

缪长风喝道：“咱们的师父从来不许弟子使用喂毒的暗器，你竟然无耻到这般地步！”

郝侃爬了起来，说道：“你说过让我三招，可没说不准我使用暗器。”

缪长风道：“好，三招已经让过，从今之后，我再也没有你这个师兄！”郝侃这才知道，原来师弟让他三招，乃是按照武林前辈的规矩办事，小一辈的要为先师清理门户，让这三招，即是表示师门情义已绝。

郝侃面如上色，心道：“那两个人怎么还不来呢？”说时迟，那时快，缪长风右掌划了一道圆弧，已是拦着了他的去路。

这一招称为“长河落日”，擒拿手法之中藏着分筋错骨的功夫，郝侃识得厉害，双掌交叉一错，解了缪长风这招，踉踉跄跄的退了三步。

缪长风第一招就迫得他连连后退，不过却也未能将他抓住。心想：“他说他这二十年来勤修本门武学倒也不假。”

原来郝侃自知功力远远不如师弟，故而一交上手，全用阴柔的掌法，缩小圈子只守不攻，但望拖得一时就是一时。他苦练的这套阴柔掌法，对于卸解敌人的力道，倒也颇有独到之处，缪长风一来还有多少念着师门旧谊，二来也是想活捉他追问口供，是以好些足以制他死命的狠辣武功弃而不用。斗了三十多招之后，郝侃固然是大汗淋漓，面如土色，缪长风也有点气喘了。原来在跌下陷饼之时，给郝侃在他背后重重击那一掌，虽然仗着大清气功护身，没有受到内伤，但真气总是不免有所耗损，影响了他本来应有的功力。

郝侃正在支持不住，暗暗叫苦，忽见缪长风跳开一步，横掌当胸，停下脚步，不来追击，郝侃吁了口气，说道：“对啦，咱们到底是师兄弟！”缪长风冷冷说道：“你邀的人到齐没有？”郝侃随着他的目光注视之处望去，这才发现他期待的那两个人已经来了。

这两个人一个是牟宗涛，另一个却是缪长风不认识的陌生汉子。

牟宗涛轻摇折扇，哈哈笑道：“缪先生，我们偶然路过，想不到碰上你们师兄弟在这里印证武功，当真是令我们大饱眼福了。嘿嘿，你该不会讨厌我这个不速之客吧？”那陌生汉子接着说道：“是呀，别为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扰乱了你们的清兴，请继续你们的同门练武吧。”

缪长风料得不错，这两个人正是郝侃预先约好，约好了在这里布下陷阶，想要活擒缪长风的。那三个骷髅头就是他们约会的标记，按原定的计划，他们是应该在那个地方埋伏，待缪长风一跌落陷饼，他们就马上出来的。

郝侃也是老好巨滑之辈，见他们没有按照原定计划于前，如今又想“坐山观虎斗”于后，哪能还不明白他们的用意？心里想道：“你们倒是打得如

意算盘，想我和缪长风斗得累了，你们拿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当下便即退到他们身边，说道：“同门练武没什么意思，我这几手三脚猫功夫恐也难人你们的法眼，我这位师弟的武功比我高明得多，你们今日首次相逢，想必也有兴致以武会友吧？”

缪长风趁他们说话的时候，默运玄功，运气三转，长了一点精神，冷笑说道：“你们别说风凉话了，爽爽快快，一齐上来吧。”

牟宗涛说道：“缪先生，你误会了。说句实话，以武会友的意思我们倒是有的，却怎能联手来欺负你呢？缪先生，你是名播江湖的游侠，我和这位沙兄也不是无名之辈，你这样说未免也小看人了吧？”

缪长风冷笑道：“缪某只有一条性命，你们并肩子上来也好，车轮战也好，我总是一起奉陪，什么以武会友的话，趁早闭嘴，我没有你们这号朋友。”

牟宗涛哈哈一笑，说道：“缪先生误会已深，恐怕也是言语所难解释的了，没办法，我们唯有顺从尊意吧。郝兄，你刚才说错了，我与令师弟以前是见过的，这位沙兄才是和他初次相识。沙兄，你的少林武学乃是武学正宗，和缪先生正是旗鼓相当，我该让你和缪先生先会一会。”

缪长风听说这人是少林派的，心中一动，冷冷说道：“你姓甚名谁？是少林寺哪位法师门下？”

郝侃代他答道：“这位沙兄双名弥远，乃是少林寺痛禅上人门下的还俗弟子。”

缪长风大怒，喝道：“好呀，原来你就是和北宫望一同杀害了我的师姐的那个少林寺叛徒！”

沙弥远哼了一声，说道：“不错，你已经知道，我也无需隐瞒。你是不是要为你的师姐报仇，在来吧！”心想：“他和郝侃已经斗了一场，料想我是决不会输给他了。”心念未已，陡然间只见白刃耀眼，缪长风已是唰的一剑向他刺来。

沙弥远是少林寺的还俗弟子，所用的兵器仍是从前惯用的一根镔铁禅杖。掸杖一立，　的一声，把缪长风的长剑荡开。

缪长风心道：“这厮内力倒是不弱，不愧是少林第一高手痛禅上人的高足，可惜走了歪路。”心念一动，不待沙弥远把禅杖抡圆，青钢剑已是迅若飘风，欺身直进！左一招“穆王神骏”，右一招“王丹青禽”，一剑刺他下盘，再一抖剑锋直上，刺他面部。这两招一上一下，运用起来极为艰难，正是缪长凤这门剑法的杀手绝招。他用的只是一把长剑，但因使得快极，旁人看来，就像两条银龙，天矫飞舞，一下一上的把沙弥远的身子全部笼罩在剑光之内。

郝侃怵目惊心，不由暗暗吸了一口凉气，想道：“他刚才若是动用兵刃，只怕我早已丧命在他的剑下了。”

沙弥远身手亦是好生了得，一个“大弯腰；斜插柳”，腰向后弯，禅杖却向前推出。在间不容发之际，避过了刺向上盘的一剑，只听得呜的一声，火星飞溅，把刺向下盘的一剑也格开了。

不过，他也还是只有招架之功而已，缪长风一上来就抢了先手，把平生所学的精妙剑法施展开来，招里套招，式中套式，似虚似实，变化无方。不但有本门剑招，还有他自创的新法。饶是郝侃是他师兄，许多招式亦是从未见过。

缪长风一口气攻了六六三十六剑，沙弥远给他攻得几乎透不过气来，这

才知道缪长风的厉害，心里暗暗叫苦。可是正当他最最吃紧的时候，不知怎的，缪长风忽地剑势一缓，沙弥远立即抓紧这个机会，力贯杖尖，一招“相如捧壁”，把缪长风的长剑封出外门。

原来缪长风受的内伤虽然不重，毕竟也是内伤。他的太清气功，全仗着一股丹田之气，一口气攻了六六三十六剑之后，免不了要换一口气才能支持，这就给了沙弥远一个大好的反攻机会了。

沙弥远百忙中喘过口气，赞道：“好剑法！”禅杖一挥，隐隐挟着风雷之声。饶是缪长风如此本领，在他急速反击之下，也不能不给他迫退几步。沙弥远纵声笑道：“来而不往非礼也，现在也该轮到你见识见识我的伏魔杖法啦！”

“伏厦杖法”乃是少林寺镇山之宝，果然是不同凡响，威猛无伦。沙弥远刚才迫处下风，未能施展。如今他有机会尽数施展出来，圈子渐渐扩大，缪长风已是近不了他的身子。大圈子的搏斗，杖长剑短，当然是沙弥远占了便宜了。

郝侃看得眉飞色舞，大声给沙弥远喝彩。牟宗涛微笑说道：“沙弥远这六十四路伏魔杖法展开，只怕我是没有机会向令师弟讨教了。”言下之意，当然是说缪长风必定败给沙弥远无疑。

剧斗中缪长风忽觉喉咙发甜，鲜血冒上，几乎忍不住就要吐了出来。缪长风狠狠的一咬牙根，吞了下去，嘴角已是沁出血丝。

沙弥远心头大喜，碗口大的禅杖呼呼呼的猛扫过去，打得越来越急了，牟宗涛轻摇折扇，对郝侃道：“看来沙弥远是用不着使完全套伏魔杖法了。”

话犹未了，只听得“　”的一声，缪长风的长剑脱手飞出。牟宗涛笑道：“沙兄好杖法，果然胜得比我预料的还要快些。啊呀，不好！”他本来是得意洋洋，带笑说的，突然间脸上的笑容都僵硬了。

原来缪长风的长剑虽然脱手，但却是向着沙弥远疾飞过去的。沙弥远横杖急挡之时，但见剑花如浪，千点万点直洒下来。郝侃失声叫道：“飞瀑流泉！”

原来这招“飞瀑流泉”乃是他们师傅的独门剑法绝招，刺出之时，力贯剑尖，令得剑身颤抖，练至炉火纯青境界，虽是一招，刺到敌人跟前。可以化成数十个剑点。但他的师父使这一招，也还是要用手拿着剑的，不像缪长风现在这样，把剑掷出，依然可使这招。郝侃大骇之余，心里想道：“师父再生，这一招剑法只怕也是远远比不上他！”

沙弥远几曾见过这等奇妙剑法？饶是他把禅杖舞得风雨不透，手腕已是着了一个“剑点”，只听得又是“　”的一声，这一回却是沙弥远的禅杖脱手坠地了。

那柄长剑也给禅杖碰得飞了回来，缪长风一跃而前，把剑接下，冷冷说道：“你还要不要再比下去？”

沙弥远面色铁青，拾起禅杖，就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垂头丧气他说道：“缪大侠剑法高明，佩服佩服，在下认输了。”他的手腕给剑尖刺了一下，伤得很轻，不过以他的一流高手的身份，手中的兵器都给敌人打落，再打下去那还有什么面子？何况他输得已是气馁神沮，再打下去，自问也不是缪长风的敌手。

其实缪长风使这一招亦已是使尽全力，元气颇伤，倘若这一招伤不了沙弥远，后果不堪设想。他咬一咬牙，又把涌上喉头的一口鲜血吞了下去。

牟宗涛手摇折扇，走上前来，笑道：“ 缪先生，咱们说过以武会友的，在下也想向缪先生讨教几招。就不知缪先生是否还有精神赐教？ ”

第四十九回　黑衣老者

甚矣吾衰矣！帐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辛弃疾

缪长风吸一口气，定一定神，冷笑说道：“ 牟宗涛，你不必假惺惺了，你们不过想用车轮战的战法杀我缪长风而已，现在不正合你心愿吗，缪某大不了舍命陪你，你不怕天下英雄笑话，爽快上来！ ”

牟宗涛给他揭破，老羞成怒，冷冷说道：“ 我本来没有杀你之心，你这么说，我倒是非要杀你不可了。嘿嘿，在这个地方，我杀了你，又有谁人知道？怕什么天下英雄笑话？ ”

缪长风哼了一声，说道：“ 你要杀我，只怕也没那么容易。来吧！ ”心中已是打定主意，一交手就用两败俱伤的绝招。纵然因为力攻不敌，死在牟宗涛之手，也非弄得他重伤不可。

牟宗涛倒是有点踌躇，暗自思忖：“ 他有何所恃，敢说这样大话。哼，多半只是吓吓我吧，我不信他还能够伤得了我？ ”

幸亏他有这片刻的踌躇，否则立即交手的话，定然是如缪长风的所料，一死一伤了。

就在他轻摇折扇，正要上前的时候，忽听得有奔跑的脚步声。牟宗涛喝道：“ 是谁？ ”

只见山坳转角处一个人飞跑出来，牟宗涛一看之下，不觉呆了。

缪长风定睛一看，看清楚了，也是不觉大吃一惊。

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和牟宗涛同一伙的，他的师叔宗神龙。

本来宗神龙来到，牟宗涛应该欢喜才是。但宗神龙可不是寻常的样子，他的脸上血痕斑斑，神气也好像逃命的神气。

缪长风反正是准备拼了一命的，是以虽然骤吃一惊，却不慌乱。当下横剑挡胸，冷笑说道：“ 你们师叔侄并肩齐上也行！ ”

牟宗涛呆了一呆，叫道：“ 师叔，你怎么啦？ ”

宗神龙似乎已是给人追得失魂落魄，对牟宗涛的说话竟似听而不闻。一股劲儿地飞跑，他从缪长风的身边跑过，脚步也没有停下。

就在此时，只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 我还打得未曾尽兴，是谁想要车轮战，我来奉陪！ ”

这人的声音正是牟宗涛在泰山和金逐流比剑那一天，浓雾之中，所曾听过的那个人的声音。

这个人正是牟宗涛平生最忌惮的一个人。

沙弥远叫道：“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来的是什么人？你，你们—— ”原来牟宗涛也跟着宗神龙跑了。

就在此际，只听得又有清脆的少女声音随风飘来：“ 老前辈请等一等。晚辈屡受大恩，请容拜见。 ”

缪长风心头大喜，想道：“ 原来林无双也来了，怪不得牟宗涛给她吓跑。”

他只知道泰山之会牟宗涛与林无双争夺掌门，十招之内就败在林无双手里。却不知道牟宗涛最忌惮的远不是林无双而是那个从未在江湖上露过面的异人。

不过牟宗涛听见了林无双说话的声音，他的确是更加恐惧，跑得更快了。

因为他要篡夺掌门一事，现在还未到时机，他和邪派高手暗算缪长风之事，纵然始终瞒不过林无双，也不能让她当场拿到把柄。

郝侃看见牟宗涛跟着宗神龙飞跑，不由得大吃一惊，悄声说道：“来的恐怕是强敌，沙兄，咱们也快走吧！”沙弥远哼了一声，不言不语。

话犹未了，只见山坳转角处一个人已经现出身形，是个枯瘦的黑衣老者。

沙弥远身挟少林寺的真传绝技，纵横江湖，罕遇敌手，不料今晚败在缪长风手里，正自觉得颜面无光，看见来的乃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老头，心里想道：“缪长风伤得甚重，再打我准能赢他。牟宗涛大概是为了还要冒充侠义道，所以才要避开这姓林的丫头的。他怕是他的事，我何用怕她？至于这小老头儿，我一杖就可以把他打翻，更是何须恐惧？”当下冷笑说道：“你要跑你就跑吧。”

黑衣老者哈哈笑道：“两个跑了，还有两个未跑。哈哈，俺老头最喜欢车轮战，你们哪个先来。”

沙弥远倒提禅杖，大声喝道：“哪里钻出来的老匹夫，胆敢到这里搅局，吃我上杖！”

黑衣老者淡淡说道：“我道是谁，原来是少林寺里逃出来的野和尚。你不做和尚了，还要这禅杖做什么，给了我吧！”

缪长风的眼力自是比沙弥远高得多，一看这老者的身法，就知他的武功非同小可。但见他双手空空，心里却有点惊疑不定：“沙弥远的伏魔杖法委实不容小觑，这青衣老者难道凭着一双肉掌就能夺他兵器。”

心念未已，只见那黑衣老者抖出一条长绳，说道：“我不便管你，只能缚你送去少林寺。撒杖！”

沙弥远一声大吼，一招“乌龙扰海”就打过去。黑衣老者长绳一抖，缠着了他的禅杖，“撒杖”二字刚刚出口，果然沙弥远那根碗口粗大的禅杖就给他夺过去了。

沙弥远但觉虎口一麻，身向前倾，那根禅杖莫名其妙的就给对方夺出了手，不由得大吃一惊，连忙转身就走。原来武学中的最高境界乃是借敌人之力以为己用，黑衣老者绳圈夺杖的手法正是深得个中要旨。伏魔杖法威力无伦，沙弥远那一杖猛扫过来，力道是向着正前方打出的，黑衣老者绳索套着他的杖头，用了“卸”，“拨”，两字诀，只须轻轻一拉，他的禅杖就不能不脱手飞出了。缪长风是个武学的大行家，见了他这一招夺杖手法，也是不能不暗暗佩服，想道：“武学之道，当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借力打力的道理我也懂得，但要运用得像这位老前辈的如此神妙，只怕还得再下十年功夫。”

心念未已，只见那黑衣老者振臂一挥，长绳抖得笔直，禅杖激射而出。沙弥远正在飞奔，听得背后风声，霍地一个“凤点头”，禅杖从他头顶飞过，咔嚓一声，插进了对面山壁，只露出半截杖尾，颤动不休。

黑衣老者哈哈笑道：“丑媳妇总得见家翁，和尚你虽然是做不成了，少林寺总还得回去一趟吧！”飞身掠上，长绳一挥，又向沙弥远当头套下。

沙弥远情知躲避不开，喝道：“我已经认输了，你莫欺人太甚！”一抓抓着绳索，这次是两股力道向着相反的方向角斗，力强者胜，力弱者败，绳索给拉得像绷紧了的弓弦，沙弥远涨红了脸，身不由己的向前移动几步。黑衣老者摇头叹道：“少林寺的内功你也可算得了衣钵真传了，偏不学好，可惜，可惜！”沙弥远突然把手一松，骨碌碌的就滚下山去。黑衣老者朗声说

道：“ 我本要把你缚送少林寺的，但我曾立下规矩，对付少辈，只能出手一次，今日算是便宜了你，你好自力之吧。若还不知悔改，自有少林寺的老和尚管你。 ”

沙弥远和黑衣老者交手的时候，郝侃早已跨上坐骑，跑下山去了。黑衣老者回过头来，笑道：“ 糟糕，又给一个跑了，我真是老了老了，不中用啦。你可是缪大侠缪长风吗？ ”

缪长风上前见过了礼，说道：“ 大侠二字，愧不敢当。多谢老前辈相助之德，请教高姓大名。 ”

黑衣老者笑道：“ 我没功夫和你文绘绪的说话，林无双你是认识的，是不是？ ”缪长风道：“ 老前辈有何吩咐？ ”黑衣老者道：“ 待会儿你告诉她，现在我还不想见她，叫她赶快回泰山吧，至于你我，他日若有机缘重会，咱们再叙。 ”名字也没有说，转眼间已是走得无影无踪。缪长风知道世外高人，往往有些古怪的脾气，是以虽觉遗憾，却也不以为奇。

缪长风想道：“ 待得林无双来到，想必她会知道这位老前辈的来历。 ”忽听得鸟鸣之声，抬头一看，只见一只碧绿的翠鸟从他头顶飞过。远处一声长啸，听得出是那老者的啸声，翠鸟展翅高飞，好像是听主人的召唤似的，朝着声音的方向飞去，转瞬不见。缪长风心道：“ 这种翠鸟倒是少见，敢情就是那位老前辈养的。 ”

过了一会儿，果然看见林无双来到，林无双见了他又惊又喜，但却来不及和他叙话就问他道：“ 缪大侠，原来你在这里，你可看见一只翠鸟么？ ”

缪长风笑道：“ 林姑娘，你跑上祖徐山，是为了捕捉一只翠鸟么？ ”

林无双说道：“ 这只翠乌是一位世外高人养的，这位高人于我有恩，我想见他一面。 ”

缪长风道：“ 那你就用不着去追赶他了。 ”

林无双道：“ 啊！你见着他了？ ”

缪长风点了点头，说道：“ 他叫我告诉你，他说现在还不是和你见面的时候，叫你回泰山去。 ”

林无双叹道：“ 这次这只翠鸟给我带路，我只道这位老前辈是许我见他的了。却原来他是指引我到这里来和你会面。 ”

缪长风诧道：“ 翠鸟给你带路？ ”

林无双道：“ 这只翠鸟通灵得很，去年我在泰山的时候，它就曾经指引我找到本门的武功秘复。 ”当下把这件事情告诉缪长风，听得缪长风称奇不已。

缪长风道：“ 这位老前辈的姓名来历你知道了么？ ”

林无双道：“ 后来他还曾经帮过我两次大忙，但始终如神龙之见首不见尾。不过，据我猜想，这位世外高人，多半是我本门的前辈。 ”

缪长风道：“ 那么这次又是怎么一回事？ ”

林无双道：“ 你刚才也见着了宗神龙么？ ”

缪长风说道：“ 见着了，他满面血污，看情形似是给那位老前辈迫得他忙于逃命的。 ”

林无双道：“ 这次的事情，正是宗神龙要暗算我，那位老前辈又救了我一次的。 ”

原来林无双和群雄在扬州分手之后，便与石卫夫妻一同回转泰山，由于缪长风要沿着高邮湖去找刘抗，他们走的不是同一条路。

一路倒是无事，但踏上泰山的时候，却遭遇一桩意外的事情了。

正当他们走上泰山著名的天险“十八盘”之时，突然遭人伏击！

“十八盘”是十八个盘旋曲折的山坳弯路，有俗语形容“十八盘”的道路道：“前人回头望，只见后人头；后人抬头望，只见前人脚。”可知它的险峻。

林无双刚刚走到第三进的山拗弯路上，扶桑派的弟子得知讯息，有两个人下山来迎接他们，正当他们要在山拗会合之际，上面“第四盘”的山道上忽有两块磨盘大的石头滚下来。其中一个弟子闪避稍慢，给大石压得重伤。石块继续滚下来，有一块大石且把退路的狭窄出口堵死了。

林无双讲述那天的情形，听得缪长风惊心动魄，说道：“这样的阵势，暗算你们的人，恐怕不只是宗神龙一个人吧？”

林无双道：“不错，另外还有三个邪派高手和他一起，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

林无双继续说道：“当时的情形真是险恶之极，出路狭窄，对方居高临下，把大石推下来，我们实是没有腾挪闪展的余地。转眼之间，石师嫂也给石头碰着，摔了一跤，我正要不顾一切，冲上去和敌人拼命，忽地石块突然停止了滚下来，只听得上面有个苍劲的声音喝道：‘宗神龙，你们在别处胡作非为，我不管你。你们在泰山之上残害扶桑派的门人，我可是容不得你们了！’随即听得噼噼啪啪好似是有人给打了两记清脆玲珑的耳光，大概是那位老前辈在打宗神龙了。”

缪长风听得大呼“痛快！”笑道：“不错，这两记耳光打得宗神龙还当真难受呢，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满面都是血痕。”

林无双接着说道：“两记噼噼啪啪的打耳光的声音响过后，跟着又听得杀猪般的嚎叫之声。待我跑到上面之时，只见三个邪派高手躺在地上，宗神龙则已跑了。我在高处了望，隐隐还可以看得见那位老前辈追赶他。”

缪长风道：“那三个邪派人物是什么人？”

林无双道：“我只认得其中一个是崆峒派的劳全佑。”

缪长风叹道：“你从第三个山拗跑上第四个山拗，所用的时间想也不会大久，宗神龙是一等一的高手，其他两人不知，劳全佑的武功亦是非同小可，这位老前辈居然能够在这样短促的时间，打了宗神龙的耳光，又制伏了三个邪派高手，武功真是深不可测！据我猜想，这位老前辈若然要取宗神龙性命，那是易于反掌，他是故意不迫上他，让他受一次大教训的。”

林无双点了点头，说道：“我也正是根据这一点推想，这位世外高人可能是本门的前辈。他这样做乃是惩戒本门叛徒，但也正因是念在同门情份，故而不取宗神龙的性命。”

缪长风笑道：“宗神龙给吓得魂飞魄散，这样的惩戒也足够他受了。”

林无双叹道：“但愿他能够悔过回头。”接着再说那天的事情：“我在高处了望，隐隐还可以看得见那位老前辈在追赶宗神龙，转眼之间，他们已经去得远了。

“我曾受过这位前辈几次恩惠，当然很想见他一面，但自忖难以追得上他，所以初时还是打算回山之后再说的。

“正在我惋惜又一次和这位前辈失之交臂的时候，忽地那只翠鸟出现在我的面前，缓缓低飞，好似有意带路。

“幸好石师嫂伤得不重，我就把那个受了重伤的本门弟子交托他们夫妇

照料，并叫他们押解那三个邪派妖人回去。就这么样一直追到这里来了，哪知还是见不着他。”

缪长风说道：“听这位前辈的口气，他将来一定会跟你见面的。宗神龙、牟宗涛、石朝现等人不是策划了在玉皇诞那天要和你捣乱的么，这位老前辈说不定就会在那一天出现。”

林无双道：“但愿如此，对啦，我还没有问你，我上山的时候，好似听见有厮杀之声，你是和什么人在这里交手？”

缪长风道：“正是你的表哥牟宗涛。不过我还未曾与他交手，和我交手的是他的同党，少林寺的叛徒沙弥远。正当我要和他交手的时候，那位老前辈就来了。”

林无双柳眉微蹙，说道：“又是他！想必是他也给那位老前辈吓跑了吧？”

缪长风笑道：“一点不错，他是望风而逃，看来他的惊慌比宗神龙更甚。也许他们受了今日的惊恐，玉皇诞那天的捣乱计划恐怕要搁后了。”

林无双说道：“这次的事情，那位老前辈想必也是有意要他们知道，他是一直在暗中帮忙我的。不过有备无患，我当然还是要作好准备，等待他们前来捣乱的。”接着说着，“缪大侠，那天和你在扬州匆匆分手，我也很想再见到你的。我有一件心事，想请你帮一帮忙。那位老前辈使我见着了你，倒好似知道我的心事呢。”

缪长风怔了一怔，说道：“林姑娘，你有什么事情要背效劳，我一定替你办到。”

林无双道：“你不是要去见紫萝姐姐的吗？”

缪长风道：“不错，你有什么话要我和她说吗？”

林无双道：“她是你和孟大哥的好朋友，我也是十分佩服她的。上一次我到了三河县，可惜未能跟她会面。有一点小小的礼物，我想请你代送给她。”

说话之际，拿出一个檀木匣子，接着说下去道：“这是尉迟婶婶送给我的一技老山参，紫萝姐姐产后身子虚弱，正是最合她用。”原来这是尉迟炯的妻子千手观音祈圣因托人带来给她，作为祝贺她荣任掌门补送给她的礼物。当她在扬州和缪长风分别之时，这份礼物还没有到她手上。

缪长风接过礼物，说道：“多谢你对她这样关心。”

林无双说道：“我和她虽然没有正式见过面、谈过话，心里可觉得和她十分亲近。你们关心她，我也是一样关心她的。”

缪长风这才发觉自己说的那句话不大妥当，不禁有点尴尬，说道：“紫萝也是很想结识你的，你对她的深情厚意，我会替你向她表达。还有什么话吗？”

林无双道：“请你告诉她，孟大哥很挂念她，她身子好了，希望她能够到小金川一行。”

缪长风道：“这是元超叫你和我说的么？”

林无双微笑道：“他没有说，但我知道他的心意的。相信我不会说错了他心里想说的话。”缪长风大力感动，想道：“若是换了一个寻常的女子，她不妒忌云紫萝已经难了，哪还能够这样胸襟开阔？”

林无双道：“缪大侠，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也想请你顺便打听打听。”

缪长风笑道：“我和元超是兄弟之交，我不和你客气，你也跟元超叫我做缪大哥吧。别这么‘大侠、大侠’的称呼我了，我可当不起呢。请说吧。”

林无双笑道：“好，那我不客气叫你一声缪大哥了。武林中有一位邵叔

度老前辈，听说和你交情不错？”

缪长风道：“他是介乎我师友之间的一位忘年之交。”

林无双道：“这位邵老前辈有个儿子名叫邵鹤年，听说失踪已有一年，邵老前辈只此一子，很是着急。”

缪长风道：“不错，这件事情我也知道的。你可是获得了邵鹤年的什么消息吗？”

林无双道：“是这样的：邵老前辈托各方朋友替他打听儿子的消息，敝派也曾得到金逐流大哥代他通知。这次我回到泰山，本门弟子告诉我一个消息，可能就是和邵鹤年有关。”

缪长风喜道：“那是什么消息？”

林无双道：“缪大哥，你这次北上，是否可以取道禹城，渡过黄河？”禹城乃是黄河南岸的一个小县城，据传大禹曾在那里治水而得名。”

缪长风道：“我想走的正是这一条路。”

林无双说道：“黄河有个五龙帮，总舵设在禹城，帮主名叫尤大全。缪大哥可知此人？”

缪长风道：“彼此伺名，尚未见过。怎么，他知道邵鹤年的下落吗？”

林无双道：“恐怕邵鹤年就是在他的五龙帮。”

缪长风诧道：“邵叔度是我的好朋友，据我所知，他是素来不和江湖上这些不大正派的江湖人物来往的。邵鹤年是他儿子，更是个初出道的雏儿，他不知父亲的交情，又怎会和五龙帮结交？”

林无双道：“这件事如今尚是真相未明，不如我原原本本的从头和你说吧。

“石师兄有个弟子是禹城人，上个月他回家探亲，有几天空闲，就约了一个老朋友在县城著名的酒家‘仪醪楼，相会。仪醪楼的美酒天下知名，缪大哥，你想必也是知道的了。”

缪长风笑道：“我何止知道，还曾经在那里喝过两次酒呢。十年前，仪醪楼曾经出过一件轰动江湖的大事情，这件事的主角之一就是你的金大哥，想必你是知道得比我更清楚了？”

林无双道：“啊，你说金逐流大哥和厉南星大哥在仪醪楼上联手斗六合帮帮主史白都那件事。”（按：此事详见拙著“侠骨丹心”）

缪长风道：“正是。我第一次在仪醪楼喝酒就是在这件事情过后的第三天的。当时我和金大侠尚未结识，听人说起这件事情，对他甚是仰慕，因此明知到仪醪楼去已是见不着他，也要特地到那里喝一次酒了。第二次则是去年的事情，也是像今次一样，我北上京华，为了要喝仪醪楼的美酒，特地取道禹城的。”说至此处，忽地发觉自己已是喧宾夺主，不觉笑道：“我的闲话说得大多了，还是言归正传，说你的吧。”

林无双知道：“本门弟子告诉我的这个消息，正是仪醪楼十年前的往事又重演了呢。不过，当然人物都已换了。”

缪长风吃了一惊，说道：“邵鹤年演的就是当年金大侠那个角色么？那么谁是‘史白都’？难道就是五龙帮的尤帮主？”心里想道：“邵鹤年当然不能和当年的金逐流相比，但尤大全不论在武功方面和邪恶方面，却也不能和当年的史白都相提并论。”

林无双道：“真相尚未清楚，只知道那天有人在仪醪楼上和五龙帮的人打架，是不是邵鹤年也还未敢断定。”

缪长风道：“ 是贵派的弟子亲眼看见的吗？ ”

林无双道：“ 不是。他是听得朋友说的。那天他到仪醪楼赴约，隔着一条街，隐隐就听见仪醪楼上喧闹之声，有喝骂的声音，有摔破碗碟的噼噼啪啪的声音，一听就知道是有人在楼上打架了。

“ 正当他犹豫不前之际，果然就看见他的朋友匆匆跑来，告诉他道，有一个少年正在仪醪楼和尤大全打架。他这朋友胆小怕事，是以连忙跑出来截他，将他拉到别的地方去。 ”

缪长风道：“ 然则你们怎的会猜疑是邵鹤年？ ”

林无双道：“ 那位朋友胆小怕事，不过却也是个武学行家，那少年一出手，他就看出是虎爪擒拿手的功夫。 ”

缪长风点了点头，说道：“ 不错，虎爪擒拿手是邵家的绝技，那天和尤大全打架的又是个少年人，这就难怪你们有此猜疑了。不过据我所知，这门功夫虽是邵家绝技，却非邵家独有，朱仙镇朱圣庵这家和沧州番子门马家也会使虎爪擒拿手的。当然他们不如邵家之精，这门功夫的第一高手，武林中还是要推邵鹤年的父亲邵叔度的。 ”

林无双道：“ 所以我们不敢断定是邵鹤年无疑，只能说是他的可能性最大。要请你在经过禹城之时，顺便去调查真相。 ”

缪长风道：“ 打架的结果如何？贵派的那个弟子虽没眼见，想必也有所闻？ ”

林无双道：“ 事后他们打听，据说那个少年已给五龙帮的人捉去了。 ”

缪长风眉头一皱，说道：“ 给捉去了？尤大全我不相识，但他的为人我却是略有所知的，他当然不能算是侠义道，但也不是无恶不作的人。而且听说他行事也还相当谨慎，他自知本领有限，对武林中的成名人物一向是不敢得罪的，除非是和他有十分过下去的事情。这少年若是邵鹤年，他应该看得出邵家家传的虎爪擒拿手，何以还敢将他捉去，邵鹤年我更知道得清楚了，他决不是个嚣张浮躁的少年，按说是不会胡乱和人打架的。你们可知道他们打架的原由么？ ”

林无双道：“ 那天在仪醪楼上喝酒的人很多，那位朋友起初没有留意，也不知他们怎样突然就打起来的？后来找人打听，可是谁也不敢说。五龙帮虽然不是一等一的大帮会，在黄河沿岸的势力却是不小。 ”

第五十回　仪醪楼上

何处相逢？登宝钗楼，访铜雀台。唤厨人听就，东溟鲸脸，围人呈罢，西极龙媒。
天下英雄，使君与操，余子谁堪共酒杯？车千辆，载燕南赵北，剑客奇才！

——刘克庄

缪长风道：“我与邵叔度的交情非比寻常，这件事你交给我好啦，我自会去查明真相的。谅那尤大全也不敢就杀了邵叔度的儿子。”

三天之后，缪长风到了禹城，看见时候还早，心里想道：“不必着忙去找尤大全，且先到仪醪楼喝酒，打听得一个确实的消息再说吧。”

他来的正是时候，午时已过，太阳尚未落山。这是一天之中酒楼生意最为清淡的时候，仪醪楼上只有一桌客人。

“缪大爷，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了？”酒保一见他来，立即上前招呼。原来他虽然只是在仪醪楼喝过两次酒，却和酒保交上了朋友。

缪长风笑道：“小二哥，难为你还记得我。”

店小二道：“我们全家人都在惦着你呢，昨晚我还和老伴儿念叨，说是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盼得你缪大爷再来喝酒，想不到就给我盼着了。唉，去年俺家的事情，若不是多亏了你缪大爷……”

缪长风打断他的话，笑道：“你又忘记我的话了，这件事我叫过你别要再提的。有什么好酒，还是给我先来一壶吧。”

原来这个酒保欠了一个土豪的债，那个土豪要把他的女儿拿去当作丫头抵债，这件事情给缪长风知道了，他找了一个当地有势力的帮会朋友暗地里出头，把酒保的借据赎回，悄悄的交还给他。这并不是缪长风怕了那土豪，而是为了顾及这个酒保还要在仪醪楼做事的缘故，故而才采用这个办法，丝毫不着痕迹的就风波平息。

店小二连忙说道：“有，有。有一缸陈年的莲花白，我特地留给你缪大爷的呢，请你等等，我这就去拿来。”

缪长风拣一个临窗的座头坐下，远眺浊浪滔滔的黄河，遥接天际，不觉心中感触，想道：“民间传说：若要太平，黄河水清。唉，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豪杰致力于澄清天下的事业，难道这只能永远是一个梦想吗？”

回过头来，抬头一望，对面墙壁挂的一幅中堂映入眼帘，这是仪醪楼的名物之一，是三百年前当地一位大书法家邓孝禹书写的一首梦窗词，这首词是怀念大禹治水的功绩的，挂在仪醪楼上，最是恰当不过。慕名而来的客人，欣赏仪醪楼的佳肴美酒之外，多数也会欣赏邓孝禹写的这一首梦窗词。

缪长风对这首词早已熟背如流，此时还是禁不住再看一次，心里念道：“三千年事寒鸦外，无言倦凭秋树。逝水移川，高陵变谷。谁识当时神禹……”

缪长风想道：“书法银钩铁划，同意寄托逼深，当真是相得益彰。怪不得金逐流当年在这仪醪楼上，不敢放胆的和史白都厮拼。”原来金逐流就是为了恐怕毁坏这件名物，与史白都赌酒翻脸之后，在楼上不过交手几招，就跳下街心去打的。

正待仔细的欣赏下去，目光忽地被一样新发现的物事吸引，缪长风不觉呆住了。

“谁识当时神禹”的“禹”字已是写到第二行的尽头，不过纸上还留有几寸空白，空白处有指甲抓破的少许痕迹，倘幸未毁及墨宝。再看下去，墙上有淡淡的掌痕，虽然不很鲜明，肉眼也看得出是个掌印。

缪长风吃了一惊，心里想道：“鹤年这孩子也太不小心，要打架也该避开一些，好在未曾毁坏这件墨宝。”要知虎抓擒拿手着重的是锄抓功夫，打架的两个人中，有一个若然是邵鹤年的话，那指甲抓破的痕迹，自然是他留下的了。但仔细再看墙上那个掌印，缪长风却又不禁有点疑心：“这似乎是西藏密宗一派僧人所传的大手印功夫，五龙帮帮主尤大全不但不会这种功夫，他也不是以掌力见长的。还有一层，会使大手印功夫的人，功夫再浅，也能打碎青砖，手掌贴着了墙壁，掌印也该深得多，不会如此之浅。”

缪长风正要过去仔细的再看它一看，那酒保已是把酒菜端了出来，笑道：“缪大爷，你闻一闻，这酒香不香？这是新鲜的黄河鲤鱼，你老最喜欢吃的。”

缪长风转过身来，这才发觉，那一桌的两个客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缪长风笑道：“难得这样清静，小二哥，你没旁的功夫了吧。”店小二说道：“你老有什么吩咐？”缪长风笑道：“请你陪我一同喝酒。”店小二道：“小人不敢。”缪长风说道：“老朋友了，还客气什么？”拉他坐下。那酒保知道他的豪爽脾气，也就不再推辞了。

喝了两杯，缪长风话入正题，说道：“听说前些日子，你们这里又有客人闹事，打了一场大架，此事是真是假？”

酒保说道：“怎么不真，你看那天打架的痕迹，还在墙上留着呢。老板本来要换过那块砖头，再粉刷墙壁的，只因正是旺季，他要多做生意，这才耽搁下来。现在旺季就快过去，大概在这几天就可动工了。”

缪长风笑道：“对你们老板赚钱的事情，我不感兴趣。我想要知道的是那天打架的事情，你能够和我说吗？”

酒保笑道：“别的人我不敢说，缪大爷问起，我岂能不说？这是上个月十八日那天的事情，有一个少年客人，在这里和五龙帮的人打架。”

缪长风道：“他们是为了何事打起来的？”

酒保说道：“当时客人很多，初时我也不大留意。后来忽然看见五龙帮的副帮主走到那少年的身边，当时那个少年是正在和另外一个客人说话的，说些什么，我就没有留意听了。五龙帮的副帮主插进他们中间，忽地高声说道：‘你要知道泰山之会的事情吗？我知道。你跟我走，我告诉你！，他一面说话，一面抓那少年。就这样，便打起来啦！”

缪长风道：“据你看来，他说话时候的神气，是好意还是恶意？”

酒保说道：“似乎是恶意。他是瞪着眼睛，脸上狞笑的。”

缪长风道：“那少年形貌如何，请你说得仔细一些。”

听了酒保描绘的相貌，缪长风暗自想道：“如此说来，似乎确实是邵鹤年了。他大概是打听泰山之会的事情，引起了五龙帮的注意。不过五龙帮的尤帮主素来谨慎，他是决不敢得罪参加泰山之会的成名人物的。何以邵鹤年涉及此事，他竟然把他捉去呢？若说是他底下的人干的，这等关系重大的事情，底下的人倘非奉他之命，又怎敢如此胡作非为？”

酒保问道：“缪大爷，那位少年客人是你的朋友吗？”

缪长风道：“说不定还是我的世侄呢。”酒保甚是担心，说道：“五龙帮的势力很大，缪大爷，你一个人斗不过他们的。”

缪长风道：“你放心，我做事若是没有七八分把握，抉不会胡来的。小二哥，你刚才说的那个和少年客人打架的人是谁？请你再说一遍。”

酒保说道：“是五龙帮的张副帮主。”

缪长风道：“哦，是一个姓张的副帮主？不是正帮主尤大全！”

酒保说道：“ 尤帮主也在场的，不过他们打架的时候，他却不出声，也没动手。 ”

缪长风道：“ 这就奇怪了，他的副手和人打架，要嘛他就阻拦，要嘛他就帮手，怎能置身事外？ ”

酒保低声说道：“ 缪大爷，你知道，五龙帮的大权，现在是握在那姓张的副帮主的手中。我们这间酒楼，常常有五龙帮的人来喝酒，我虽然不是有心打听五龙帮的事情，无意之中，却也听到不少。 ”

缪长风道：“ 那姓张的是什么路道？ ”

酒保说道：“ 听说是外地来的，五龙帮的旧人，谁也不知道他的来历。当然尤帮主是知道的，否则也不会让他做副帮主了。 ”

缪长风道：“ 他来了五龙帮多久？ ”

酒保说道：“ 他是去年秋天来的，有十多个手下跟他一起。来了第三天，尤帮主就让他做副帮主了，这帮人个个守口如瓶，不肯说出以前经历。尤帮主的亲信也只知道他们是江湖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帮会，他们之所以来投奔五龙帮，乃是为了大树底下好遮阴的。五龙帮旧人怀疑他们是黑道的匪帮，但向帮主求证，尤帮主也不肯说。到仪醪楼来喝酒的五龙帮兄弟，谈起这个张副帮主都是很不眼气，但尤帮主把大权交了给他，旧人不服气也是无可奈何。 ”

缪长风忽道：“ 这个姓张的家伙是不是秃头的？ ”

酒保怔了一怔，说道：“ 秃头倒不是的，不过头发确实很短，像是一个还俗未久的和尚。缪大爷，你认识此人的吗？ ”

缪长风说道：“ 并非相识，但我已经找到了一丝可以根查他来历的线索。”

酒保说道：“ 他是还俗的和尚吗？但他是去年来的，按说有这么长的时间，即使他是刚刚还俗就来投奔五龙帮，头发也应该留得很长了。但那天我看见他，却像是新剃不久的头，然而鬓脚又没有新剃的痕迹。 ”

缪长风笑道：“ 你观察得倒是相当细心。如今我差不多已经可以确定他的来历了。不过，我知道他的来历却是无益，还是请你给我再说一说那天打架的经过吧。 ”

原来在西藏佛教诸宗之中，只有“ 密宗 ”准许收汉人做喇嘛，他们有一种特别的药物，弟子“ 剃度 ”之后，涂了这种药，以后头发永远也留不长。

酒保瞿然一省，说道：“ 缪大爷教训得好，这些帮会中的隐秘，知道多了，反而招祸。 ”于是继续讲述那天的事情。

“ 少年客人和那姓张的乒乒乓乓打了起来，客人们当然是一哄而散，我们的伙计也吓得纷纷躲进里面。当时我捧着托盘，急切间跑不进内堂，只好躲在柜台后面，大着胆子偷瞧。可也不敢仔细的看。 ”

缪长风道：“ 和那少年客人同一张桌子的那个客人逃了没有？ ”

酒保说道：“ 我没仔细留意，楼梯口处好像还有几个胆大的客人没有散去，在瞧热闹的。不知那人在不在内？ ”

缪长风道：“ 后来那个少年客人是怎样遭擒的？ ”心想：“ 邵鹤年的家传武功甚是不弱，那姓张的家伙虽然练成了大手印功夫，但从墙上的掌印看来，火候还差得远。按说邵鹤年是应该打得过他的呀。 ”

酒保继续说道：“ 他们打得很是激烈，少年客人似乎不是那姓张的对手，不多一会，就给对方逼到了墙边。那天我们的大老板恰巧也在这里，他本来是躲在一角，吓得直打哆嗦的，此时眼看他所宝贝的字画就要给人毁坏，也

禁不住跳了起来，失声惊呼。就在此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缪长风笑道：“别大紧张，慢慢的说。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情？”

酒保喝了一口酒，接着说道：“就在此时，忽听得乒的一声响，一只酒壶从楼下飞上来，打着了那姓张的家伙，壶中热酒泼出，也泼得那个少年客人满头满面。蓦地有个人喝道：“你们打架，打你们的好了，可不能毁坏了人家店子里的东西！那少年客人似乎呆了一呆！立即跳开。那姓张的家伙本是一掌向他打去的，失手打在墙上！亦是险险的摔了一跤。”

缪长风是个武学的大行家，听至此处，已是了然于胸：“原来不是那姓张的家伙功夫太浅，他忽然给酒壶打中，即使没受伤，也是难免大吃一惊，大手印的掌力自是不能发挥了。嗯，照酒保所说的情形看来，那人倒似乎是有心帮忙邵鹤年解这一掌之厄的。”当下问道：“后来怎样？那个掷出酒壶的人有否现身？”

酒保说道：“没有，那少年呆了一呆，跳开几步，叫道：‘那位大哥说得对，要打你和我到外面打去！’可是那姓张的家伙，一掌打着了墙，却是暴怒如雷，一个转身，又向那少年狠狠的扑过去了。”

缪长风皱眉道：“那个掷壶的人还没有露面么？”

酒保说道：“那人没有露面，尤帮主可出头了。他跑上去一把拉着那姓张的家伙，一把拉着那少年，说道：‘张贤弟，看在我的份上，别打他了。’那姓张的家伙嚷道：‘我是为了咱们的五龙帮要请他回去。’尤帮主说道：‘好吧，你请他回去以礼相待我不管你，可别伤他。’就这样，那个少年就给他们捉去了。那姓张的家伙还要跑下楼去找那个掷壶的人，好在也给尤帮主劝住。不过其时那些在楼下看热闹的客人也早已散了。”

缪长风心里想道：“尤大全不知有什么把柄给那姓张的捏在手里，听这情形，倒似乎对他颇为忌惮，但求他能够退让一步便作算了。”

就在此时，忽听得有脚步声走上楼梯，那酒保道：“啊，有客人来了，咱们待会儿再谈。”缪长风想要知道的也差不多知道了，情知再问也问不出什么，笑道：“你去招呼客人吧，我也该走了。”

只见一肥一瘦两个汉子走上楼来，缪长风刚刚站起来想到柜台结帐，和这两个人打了一个照面，不觉怔了一怔。

原来瘦的那个汉子正是刚才坐在邻桌的客人之一，那个胖子则是新来的。那瘦汉子踏上酒楼，看见缪长风还在，吁了口气，向那胖子抛了一个眼色。这一切看在缪长风眼里，心里想道：“怪不得他刚才匆匆离去，原来是口去叫人。看样子想必是冲着我而来的了。”

果然心念未已，那胖子便来到了缪长风跟前，恭恭敬敬的唱了个诺，说道：“这位是缪大侠吗？”

缪长风道：“大侠二字担当不起。在下缪长风。阁下是那胖子道：“我们是五龙帮的，敝帮尤帮主久仰缪大侠大名，听说你老到了禹城，特地叫我们来递拜帖，请你老务必赏光，到敝帮一叙。”说罢，递上拜匣，缪长风抽出拜帖一看，只见是两个名字并列具名，缪长风这才知道那个副帮主名叫张宏达。

酒保在旁暗暗吃惊，想道：“原来这个瘦子也是五龙帮的，幸好他在这里喝酒的时候，我没有说错话。但他们来找缪大爷，只怕多半是不怀好意。”当下大着胆子说道：“时候还早，两位先喝一点酒吧。”他想缪长风是个聪明人，听了他的话，自必知道他的用意乃是要他三思而后行。

那胖子双眼一瞪，喝道：“要你多嘴！缪大侠，你要喝酒，我们五龙帮也有好酒。”

缪长风道：“你一向是跟尤帮主的还是跟张副帮主的？”

那胖子似乎觉得缪长风问的话很是奇怪，呆了一呆，答道：“我们二人都是跟随了尤帮主多年的者部下。”

缪长风说道：“那么，请你们实说，究竟是尤帮主想要见我，还是张副帮主想要见我？”

那瘦汉子说道：“拜帖是尤帮主叫我们拿来的，张副帮主知道了说道：他对缪大侠也是久慕大名，是以请尤帮主替他加上一个名字。”那胖子接着说道：“两位帮主都是诚心要请缪大侠赏光见一见面，请缪大侠赐允。”

缪长风哈哈一笑，说道：“既然你们两位帮主都是这样诚心，缪某也就不客气要去打扰打扰你们五龙帮了。好，这就走吧。”

两人前面带路，出了禹城，走上一条小路，越走人迹越少，天色也渐渐黑了。

缪长风虽然没有和尤大全会过面，但他见闻广博，对尤大全的往事可还知道得当真不少。当下存心试那两人一试，便和他们东拉西扯的谈起来。

“我对你们贵帮的尤帮主也是慕名已久的了，想当年他以一双蛾眉分水刺降服了黄河五霸，提起这桩事情，江湖上谁不赞他一声好汉？可惜我只是耳闻，未能目击。你们两位是跟随了帮主多年的心腹，当时想必在场？可以说给我听听，让我一饱耳福么？”

那胖子道：“不错，尤帮主收服黄河五霸，这是敝帮上下都引以为荣的一件事情。但可惜得很，那次帮主要我们二人留守，没福给帮主执鞭随橙。”

缪长风暗暗好笑，心道：“果然是禁不起一试，马上就露出了破绽。”原来尤大全是在单骑降眼了黄河五霸之后，这才兴创五龙帮的。在此之前，尤大全不过是在江湖上刚露头角的二流脚色，何来帮主的称号。

但缪长风仍然不露声色，又再笑道：“那么五年前尤帮主和青木帮的高帮主在济南的千佛山上单打独斗一事，你们总该在场的了？那次胜负如何，只有在场观战的双方帮众知道。不知是否你们的帮主和对方约定不许告诉外人的？江湖上的朋友揣测纷纷，大家对这件事情都很感兴趣，不过据我猜测，恐怕还是你们的帮主得胜的吧？因为事情过后，青木帮就向你们五龙帮低头服小了。不知我猜得对不对？啊，或者我这一问，会令得你们为难。如果你们不方便说的，那也就不必说了。”

那两人一想，此事经过既然外人并不知晓，却是不妨胡扯，于是就由那瘦汉子先说道：“缪大侠是我们帮主的上宾，对别的人我不敢说，缪大侠问到。我们岂敢隐瞒。你老猜得不错，那次确是我们帮主得胜。但胜来也不容易，他们从一大清早打到太阳落山，我们帮主才胜了一招。从那胖子说道：“我们的帮主不许我们泄漏出去，那是为了顾全高帮主的面子。那天我也在场，而且是站在前面，看得十分清楚，敝帮帮主虽只胜了一招，但那一招已是在高帮主的衣裳上留下一个掌印。若非手下留情，高帮主的胸前也要开了一个洞了。”

缪长风哈哈大笑，说道：“尤帮主的大手印功夫这样厉害，当真是令人佩服。”原来江湖上根本就没有一个青木帮，什么千佛山比武的事情，完全是缪长风信口捏造的，而且尤大全也根本不会大手印的功夫，可笑这两个汉子不知中计，居然说得天花乱坠。

缪长风暗暗好笑，心里想道：“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这两个家伙其实是张宏达派遣他们假借尤大全的名义，骗我去五龙帮的。哼，他不怀好意那是无疑的了，但五龙帮我总还是要去的。到时我随机应变，也就是了。 ”心中有数，于是仍不揭破对方的谎话。

那两个人见他笑得古怪，心里倒是有点忐忑不安，当下加快脚步，只盼早点回到帮中，交差了事。

天色渐渐的黑了，那条小路，乃是从山边绕过去的，缪长风凝神静听，树林中似乎有分枝拂叶的沙沙声响，那两人只道是风吹之声，并不在意，缪长风是江湖上的大行家，却听得是夜行人躲在里面，不觉有点诧异：“ 难道他们急不及待，还没有把我骗到五龙帮，就要在这里动手么？ ”

心念未已，忽地一条黑影从树林里窜出来，叫道：“ 缪大侠，千万不可上当！ ”

缪长风本来以为这人是来暗算他的，想不到却是好心来向他报警的，这一下倒是颇出他的意料之外。

说时迟，那时快，和缪长风同行的那两个人已是同时出手，胖子射出一枝袖箭，瘦子掷出口飞刀。

有缪长风这样的高手在旁，焉能容许他们的暗算得逞？只听得 两声，缪长风只是飞出两枚铜钱，就把四件暗器都打落了。原来他是用两枚铜钱撞击两柄飞刀，把两枚飞刀撞得掉转方向，然后各自碰落另一柄飞刀和那枝袖箭的。缪长风并不以暗器见长，但这一手“ 连环碰击 ”的暗器手法，已是足以令那两个人魂飞魄散。

毕竟还是那个胖子胆大一些，叫道：“ 缪大侠，别听他的胡说八道。 ”跟着又恫吓那个林子里窜出来的人 :“ 韩老四，你背叛本帮，不想要命了么？你可别忘了，你的性命是捏在张副帮主的手中。 ”

那个韩老四叫道：“ 我舍了性命，也要揭破你们的阴谋，缪大侠，他们是骗你去的，张宏达在五龙帮的总舵布下了陷饼，要想害你！ ”

此事早在缪长风意料之中，但此际韩老四已经揭露了那两人的阴谋，缪长风也只好提早处置他们了，当下一手揪住一个，冷笑说道：“ 你们值不得我来杀你，不过可得让你们吃点小小的苦头。 ”点了两人的穴道，把他们抛入山沟里的一个低陷的沼地之中，让他们尝尝污泥浊水的滋味。

缪长风处置了这两人之后；问那韩老四道：“ 你是尤帮主派来的吗？ ”韩老四道：“ 是的。这事他虽然瞒着我们的帮主，但帮主却还是知道的。 ”缪长风一皱白头，说道：“ 你们帮主既然知道，何以让他胡乍非为？ ”

韩老四苦笑道：“ 帮主乃是无可奈何。 ”缪长风道：“ 难道你们五龙帮的兄弟都已效忠于他？ ”韩老四道 :“ 旧人除了极少数几个人受他笼络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对他不满的，但却是敢怒而不敢言。 ”缪长风道 :“ 为什么？ ”韩老四道：“ 他当上副帮主之后，陆续招朋引友，如今帮中约重要职位，差不多都是他的人担当。 ”缪长风道：“ 你们的帮主也是一位英雄豪杰，怎能如此轻易听他摆布？ ”韩老四叹了口气，说道 :“ 我们的帮主也是悔不当初。”缪长凤道：“ 我正是为此事不明，当初你们的帮主何以贸然就重用他的？听说他来了几天，尤帮主就让他做副手了。他是你们帮主的好朋友呢还是因为他是大有来头的人物呢？ ”

韩老四道：“ 他是什么来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帮主本来是和他素不相识的。 ”

韩长风道：“ 这就太奇怪了！ ”

韩老四继续说道：“ 我也曾偷偷问过帮主，帮主只是叹气。好不容易有一次他才透露一点口风，说是为了保全五龙帮，不能不重用他。我再问因由，帮主就不肯说了。 ”

缪长风道：“ 不管他是什么来头，他这样胡作非为，只能毁了你们五龙帮！ ”

韩老四道：“ 缪大侠说得不错，帮主也是明白这点的。唉，但总之是错在当初，帮主如今悔之已晚。 ”

缪长风道：“ 他一共有多少人？ ”

韩老四道：“ 最初来的时候，只有十多个人，如今已有四五缪长风道：“ 你们五龙帮原来有多少人？ ”

韩老四道：“ 我们是一个小帮会，不过也有五六百人。 ”

缪长风道：“ 依你刚才所说，五龙帮的旧人最少十分之九是效忠于尤帮主的？ ”韩老四道：“ 不错。 ”

缪长凤说道：“ 好，就算有五百人效忠尤帮主吧，那也是以十对一，为何要怕他们？ ”

韩老四迟疑半晌，说道：“ 缨大侠，你答应我一句话，我才敢把这原因告诉你。 ”

缪长风道：“ 好，你要我答应什么，说吧。 ”

韩老四道：“ 我们五龙帮兄弟的性命都是操在那姓张的手上，除非你有把握救得我们，否则可千万别要泄漏出去。 ”

缪长风道：“ 你放心说吧，我倘若无能为力，自当守口如瓶。 ”

韩老四道：“ 今年新年，他以请饮春茗为名，大排筵席请全帮上下尽都赴宴。我们以为他新任副帮主，设宴的目的，乃是在于拉拢我们，大家也就高高兴兴的赴宴了。

“ 不料过了几天，帮中兄弟陆陆续续的都染了怪病，寒热交作，百骸欲裂，那种痛苦，实非言语所能形容。只有他的党羽，一个都没有病。 ”

缪长风道：“ 尤帮主呢？ ”

韩老四说道：“ 帮主内功深湛，尚未至于卧病在床，但也形容憔悴，走路都没气力了。 ”

缪长风骇道：“ 他竟敢这样大胆，连尤帮主也给他下了毒。 ”

韩老四道：“ 是呀，全帮兄弟都病倒之后，我们也知道是着了他道儿了，可是既然无力抗他，尤帮主为了顾念全帮兄弟的性命，也就只能向他求情了。

“ 他的狰狞面目这才揭开，他直认是他下的毒，中了他的毒，终身都好不了。只有他有独门解药，这解药也并非可以根治的，只能保得一年的平安。过了一年，得不到他的解药，毒性发作，要比现在更为厉害。

“ 我们没有办法，只能向他屈服，答应以后一切都服从他。他又要我们立誓，此事决不能向外人泄漏，只要有一个人泄漏，第二年全帮兄弟都不会得到他的解药！ ”

缨长风怒道：“ 这样狠毒的手段，真是天理难容！但焉知他不是虚声恫吓？ ”

韩老四道：“ 我们帮中有两位精能医理的大夫，在他给了解药之后，给所有弟兄诊脉，发现每人的脉象都是一样，诊断得出是潜伏症根，看来只怕不是虚声恫吓。

“再说毒发时候的痛苦，大家想起都是不禁为之心悸。当然也有不少弟兄是不甘受他之辱，宁愿舍了一命，和他一拼。可是大多数的弟兄却还没有这样的勇气决心，那些主张和他一拼的人，一来孤掌难鸣，二来也要为全帮兄弟着想，无可奈何，也只能受他钳制了。”

缨长风道：“那么尤帮主这次何以又敢派遣你来向我通风，不怕他知道吗？”

韩老四道：“我们的帮主已是忍无可忍，他说缨大侠是他景仰的的人，这次倘若给那厮害了，别人不知，罪名只怕还要落在他的头上，他宁可死了，也决不能受江湖好汉的唾骂，负上那样耻辱的罪名。”

缨长风翘起大拇指赞道：“好，你们的帮主是好汉子，你也是好汉子。你们不惜性命来帮我的忙，我决不能让你们给张宏达所害！”

韩老四说道：“缨大侠，你把那两个家伙杀掉，你回去吧。缨大侠，我知道你武功卓绝，但毕竟是孤掌难鸣，万一失陷在他们手里，叫我们的帮主如何是好？你的这番心意，我会回去禀告帮主，永远感激你的。”

缨长风道：“为了我的缘故，连累你们的帮主和全帮兄弟，我又怎能心安？”

韩老四道：“我是偷偷出来的，张宏达的人并不知道。明天他们发现了那两个人的尸体，只当是你识破了他们的诡计，未必会怀疑到帮主身上。再说他们要把持本帮，也还不敢就把帮主杀掉。”

缨长风道：“你不用担心，我会见机而为的。那两个家伙给我点了穴道，十二个时辰之内，决不能移动半步，倘若今晚我制伏不了张宏达这厮，明天一早，你再偷偷去杀他们。”

韩老四见他说得似乎甚有把握，想起江湖上对缨长风的许多神柿说，心道：“说不定他真有什么办法制伏那厮，解救本帮兄弟。”于是说道：“缨大侠既然一定要去，小人给你带路。有一条绕过后山的小路，是他们不知道的。”

缨长风一面走一面说道：“好的，但我还想知道一件事情。”韩老四说道：“缨大侠，请说。我若知道，定当奉告。”

缨长风道：“张宏达那天在仪醪楼捉去的那个少年是谁，你知道吗？”

韩老四道：“是什么人我不知道。只知道他是姓邵。”

缨长风心道：“果然是邵鹤年。”跟着问道：“这姓邵的怎么样了？”

韩老四道：“缨大侠可是为了此人而来？”缨长风道：“正是。”韩老四道：“我们的帮主果然没有料错。好，那么我可以告诉你这件事情了。”缨长风吃了一惊，说道：“他已然被害了吗？”

韩老四笑道：“恰恰相反，这姓邵的少年早已走了。缨大侠，你若只是为他而来，那就用不着冒这个险了。”

缨长风又惊又喜，说道：“他怎能走得了的？是你们帮主放他的么？”

韩老四道：“不是。不过我们的帮主确曾为了此人和张宏达这厮闹了一场，几乎遭了那厮的毒手。”

跟着他就说出这件事情的经过。

“那姓邵的少年骨头很硬。”韩老四说道：“张宏达对他软硬兼施，他全都不吃。帮主知道他在严刑拷打之后，就要使用毒招。于是迫不得已，出头拦阻，和他说道：‘你把这少年交给我吧，待我劝他。’张宏达也许是碍着帮主的情面，也许是希望帮主真的有办法能够劝那少年降顺，经过帮主的

再三求情，他终于也答应了。”

缪长风道：“他们的帮主和那姓邵的少年怎么说？”

韩老四说道：“帮主把他带入密室，谁也不许进来。张宏达业已答允在帮主劝降之时，他不在旁干预的。所以密室里就只有帮主和那少年两人。后来只见帮主一人出来，那少年则被锁在密室。他们曾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不过那天晚上，张宏达来找帮主吵架，我却是在隔室听见了。”

缪长风道：“他们怎样吵起来的？”

韩老四道：“张宏达先是跑来问结果如何，听说那少年还是不肯依从，就气势汹汹的要帮主把那少年交还给他。”

缪长风道：“你们的帮主定然不肯，是么？”

韩老四道：“帮主问他道：‘你知道这少年的父亲是谁么？’他说：‘我知道。正因为我知道他的父亲是谁？所以才要收服他做本帮的弟子。’

“帮主说道：‘我知道你的用意，你是藉此要和侠义道搭上关系。’张宏达道：‘那不好么？’帮主说道：‘好是好，但你以为他会心悦诚服的听你的话？’张宏达当时就哼了一声，冷笑说道：‘我有我的办法；不怕他不听话。’

“帮主一听这话，火气可就起了，一拍桌子说道：‘我知道你的办法，我不许你用毒酒害他！”

“张宏达似乎是怔了一怔，我在邻室，半晌才听得他冷笑说道：‘尤帮主，干嘛发这样大的脾气，你别忘了——”

“帮主说道：‘不错，我喝了你的毒酒，我没有忘记。但这少年可比不得我，他只要自己不怕死就行了，用不着顾忌旁的什么。倘若你最后一招也没有用的时候，他死在你的手上，你想会有什么后果？金逐流、厉南星这些名闻天下的大侠，都是他父亲的好朋友，追究起来，你固然是跑不掉，五龙帮也要毁在你的手上。反正我不能保全五龙帮了，你要硬来，你先杀我！

“他见帮主不惜翻脸，这才答应帮主，再让帮主劝那少年，但提出以三日为期，少年倘若依旧不肯听从，他还是要施毒手。同时加派他的两个手下，帮同看守。

“不料只过了一天，第二夭早上，那姓邵的少年就不翼而飞了！”

缪长风道：“那看守的人呢？”

韩老四说道：“四个看守，两个是尤帮主的人，两个是张宏达的人，全都给人点了穴道。不过张宏达那两个人却伤得更重，直到现在，他们还是卧病在床。”

缪长风道：“张宏达那厮，岂不是要疑心你们的帮主？”

韩老四道：“不错，他是曾有过疑心。但好在我们的帮主并非以点穴功夫见长，这点他是知道的。论起点穴功夫，他确是比我们的帮主高明。”

缪长风道：“那四个人所受的不是普通点穴功夫？”

韩老四道：“张宏达自以为懂得许多门派的解穴手法，不料试来试去，穴道没有解开，反而把他自己的人弄成残废了。后来还是过了十二个时辰，这四个人的穴道才自行解开的。”

谬长风道：“为什么你们的人没有残废，反而是他的心腹手下给弄残废了？”

韩老四笑道：“也许是他给自己的人解穴，特别卖力的原故吧？但如此一来，他倒是不敢疑心是我们帮主所为了。不过，为了这件事情，他当然又

不免和我们的帮主再吵了一架。”

缨长风笑道：“那姓邵的少年给人救去，这些日子，张宏达岂不是坐卧不安？”

韩老四道：“外表看不出来，内心怎样，就不知道他了。啊，我想起了他的几句可疑的说话———”

缨长风忙间：“他怎么说？”

韩老四道：“他和帮主吵架’，临走时悻悻他说道：‘这小于跑了我也不怕，谅他还是逃不出我的掌心。哼，他的父亲只能向我求情，决不敢和我算帐。你姓尤的不信，你就等着瞧吧！’他说得似乎很有把握呢。”

缨长风吃了一惊，说道：“莫非他已经下了毒？”

韩老四道：“那少年的食物倒是我们的人拿进去给他吃的。不过这厮下毒的手法诡橘百出，也难保他没有别的法儿。”

缨长风道：“不论我这世侄是否给他下了毒，这件事我是管定的了。不过，我只能要你带路，可不能要你陪我进去，请你画一个你们五龙帮的地图给我看看好么？我要知道他的住处，才好方便找他。”

韩者四拔出佩刀，在地上画了一个图，详加解说，说道：“他住在这间大屋，不过会客的地方却是这座他来了之后，才自建的‘宝月楼’，相信在这两处地方，总有一处可以找得着他。”缨长风牢记于心，待看到五龙帮总舵的建筑之后，便叫韩老四离开，当下他就独自进行夜探了。

第五十一回　扫荡妖邪

十年冠剑独昂藏，古来享事堪伤。狐狸谁问？何况豺狼！蓟门山野茫茫，好秋光！无端辜负，栏杆拍遍，风物凄凉。

——许宗衡

五龙帮的总舵筑在山腰，面向黄河，参差错落，有数十幢房屋，圈在一道半月形的围墙之内。缪长风心道：“五龙帮规模虽小，气派倒是很大。幸亏有韩老四给我画了地图，可以按图索卯。”他是从后山的峭壁爬下来的，防卫较疏，当下施展轻功，跃过围墙，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进入了五龙帮总舵。

刚好有两个守卫巡查过来，嘀嘀咕咕的在埋怨。缪长风躲在暗处，听他们说话。只听得一个说道：“半夜三更，不知还在等待什么客人，却害得咱们不得安睡。老何，你知道他在等待的是什么客人吗？”另一个说道：“我又不是他的心腹，焉能知道？我只知道他现在是陪那番僧喝酒。”那老何说道：“真奇怪，他是鲁西黑道上的人物，却怎的会有一个番僧朋友？”他那同伴笑道：“这不过是他的手下给他编造的来历罢了，你就信以为真？”那老何道：“那番僧来了几天，似乎也没有拜会过咱们的帮主？”他的同伴“哼”了一声，说道：“他现在大权在握，为所欲力，哪里还将咱们的帮主放在眼里？喂，老何，那番僧是不是住在宝月楼？”老何说道：“是呀，他来了之后，一直没有下过宝月楼，真是神秘得很，不知是为了什么事情，不敢见人。”他的同伴说道：“那么今晚他请的客人，也只是他和那番僧接见了？”老何说道：“谁有心情管他的闲事？我只盼快快交班。”他的同伴笑道：“对，咱们没心情管他的闲事，可也没心情给他做事。”

缪长风心里想道：“我料得不错，张宏达这厮果然是密宗的还俗弟子。但密宗的大喇嘛是不能擅自离藏的，那番僧怎的会跑到这里找他？”

那老何忽道：“哟，我好像听得什么声息？咱们别胡乱说话了，小心给他的人听见。”只听得树叶沙沙作响，一只乌鸦飞了起来。他的同伴笑道：“你也大胆小了，他的人都在宝月楼下和把守正面的三重大门呢，哪里会派到这里陪咱们吃西北风？”老何说道：“虽然如此，小心一些总是好的。”

那两个守卫走过之后，缪长风暗暗好笑：“我还只道他们是发觉我的踪迹呢。如今我已知道他在宝月楼，倒是可以少去一处地方搜查了。”当下一路借物障形，避人耳目，悄悄的来到了宝月楼前。

缪长风藏在假山后面，先行察看情况，只见楼下八名守卫，每一面两个人穿梭来往，楼上透出灯光，纱窗上有两个影子，其中一个果然是个光头。

缪长风心里想道：“我把这八名守卫全都点了穴道虽也不难，但只怕会给他们发觉。”

宝月楼位在园子正中，造这园子的时候，乃是保留了山上原有的景色加以布置的，楼的四周，都是树木。缪长风想起刚才受惊的一幕，蓦地得了一个主意，当下捏了几个泥丸，轻轻一弹，分别向三棵枝叶茂密的大树弹去，他料定树上必有宿鸟，果然惊起了两只栖鸦。

楼下的看守一听树叶沙沙作响，立却跑来察看。看见乌鸦呱呱的叫了几声，绕树三匝，又复投巢。一个看守吐了一口唾沫，说道：“晦气，晦气，原来是两只乌鸦，我还道是夜行人呢。”另一个道：“防卫得这样严密，哪会有人闯了进来外面的兄弟还没发觉的道理？不过乌鸦无故惊飞，只怕是不大吉利。”

守卫宝月楼的那个小头目比较细心，说道：“何老二说得不错，乌鸦无故惊飞，只怕有点古怪。宁可小心一些，可千万别出岔子。留下四个人在这林中搜查，其余的回去小心守卫。”他以为这样可以兼顾，哪知已是中了缪长风的调虎离山之计。

缪长风在他们一窝蜂地跑来的时候，早已从暗处出来，施展绝顶轻功，神不知鬼不觉地进了宝月楼了。

他卧在屋顶的瓦槽之中，手攀檐牙，垂下头来，向后窗张望，只见房间里一个披着大红袈裟的喇嘛正在和一个年约四十左右的中年汉子说话。这中年汉子不用说当然是五龙帮的副帮主张宏达了。

张宏达在宝月楼上乃是意料中事，但这个喇嘛却是大出缪长风的意料之外。

在意料之中的张宏达他从未见过，只是猜着了几分他的来历而已；在意料之外的这个喇嘛他倒是认识的，不但认识，而且深知他的来历。

原来这个喇嘛不是别人，正是北京西山卧佛寺的那个主持宝相法师。

半年之前，缪长风和孟元超、李光夏等人到西山救快活张的时候，在卧佛寺后面的樱桃沟，曾经遭遇他所率领的一群喇嘛，几乎被困在他所布的“七煞阵”中，后来幸亏李光夏懂得破阵之法，而李麻子又逃了出去假扮内廷的侍礼太监，假传圣旨，召宝相法师回寺迎驾，他们这才能够脱险的。

“他好好的一个卧佛寺主持不做，为什么跑到这个小小的五龙帮来？”缪长风发现是他，不禁大惑不解了。

他来得恰是时候，宝相法师和张宏达正在谈及他。

“老弟，你请的客人怎的还没有来？该不会是出了什么岔子吧？”宝相法师道。

张宏达道：“谅缪长风做梦也想不到咱们要暗算他，我送去的拜帖是由尤大全领衔的，即使他或有一点疑心，也会信得过尤大全。”

宝相法师哈哈笑道：“这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不瞒你老弟说，我也正要找这缪长风算帐。想不到在你们这里，居然有机会可以碰得上他。”

张宏达道：“大师和他结有梁子？”

宝相法师道：“梁子还当真结得不小呢。他和孟元超等人在北京劫了钦犯李光夏，我摆下七煞阵本来已经困住他们的。可惜上了李麻子的当，他伪装太监，假传圣旨，这才让他们跑掉。”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张宏达之后，咬牙说道：“事后萨总管太发雷霆，若不是北宫望统领给我在皇上跟前说情，我这个卧佛寺的主持几乎都要给他搞掉。”

张宏达笑道：“这一次他可要上咱们的当啦，捉住了他，你的什么仇都可以报了。”

宝相法师道：“这都是多亏了你。嘿嘿，张老弟，你的功劳可是当真不小啊！”

张宏达道：“这是适逢其会，算不了什么。我也想不到缪长风会跑到禹城，自投罗网的。”

宝相法师笑道：“不错，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但我说的可不是光指这件事情，老弟，你能够打进了五龙帮，如今更是整个五龙帮都在你的手中，这个功劳可就大了。比起这个功劳，捉到一个缪长风那又算不了什么了。”

张宏达道：“区区一个五龙帮，济得甚事。法师，你太夸奖我了。”

宝相法师道：“你也不要小看了五龙帮，它虽然不足与红缨会、六合帮等大帮会相比，但在水路上，也是仅次于海砂帮的一大帮会啊。你可知道我叫你混人五龙帮夺取大权，这不是我的主意，而是北宫统领的安排呢？”

张宏达道：“我还是不懂统领大人何以要费这许多心力，安排我干这件事情。”

宝相法师道：“这还不容易明白？当然是统领大人早已看到：咱们的人倘若掌握了五龙帮，那就可以更好的为朝廷暗中效力啊！嘿嘿，目前就有一件大事情交给你办。”

张宏达连忙躬腰说道：“请法师吩咐。”

宝相法师道：“我先告诉你一个消息，运粮接济四川官军的粮船，在扬州给海砂帮的人劫了。”

缪长风在屋上偷听，听到这里，心中大喜：“罗金鳌他们果然成功了！”

张宏达吃了一惊，说道：“海砂帮的罗金鳌居然这样大胆！”

宝相法师道：“是呀，所以我说北宫统领是有先见之明，安排你到五龙帮来做太上帮主。”

张宏达道：“不知北宫大大要我怎样做法，还请法师明示。”

宝相法师道：“五龙帮和海砂帮是水道的两大帮会，北宫大人希望你和海砂帮多多拉拢交情，将来有机会就并吞了海砂帮，我们自会暗中助你。不过这是将来的事情，现在你得设法要罗金鳌把你当做好朋友，你们两个水道上的帮会需要合作那是情理之常，罗金鳌料想不会疑心的。”

张宏达道：“据我所知，尤大全和罗金鳌本来就是颇有交情的，尤大全如今已是在我掌握之中，非得听从我的话不可。我可以依照一贯的做法，由他出面。我则以副帮主的身份陪着他和那罗金鳌打交道。”

宝相法师笑道：“这就更好了。你要知道海砂帮在长江七省的地方出没无常，官军实是很难捕捉他们。若然动用水师保护粮船，不但耗费太大，而且也诸多不便。比如狭窄的江面，就不能容得大队的水师舰只通过。”

张宏达道：“啊，我明白了，统领大人的意思是要我和海砂帮拉上交情，打探他们的动静。”

宝相法师哈哈笑道：“老弟，你真是聪明，正是如此。罗金鳌他劫了一次官粮，下次恐怕还是要劫的。你若察知他们的动静，知道他们是隐藏何处准备动手，那对官军的帮助可就太大了。同时对你也更有好处，你明白么？”

张宏达笑道：“倘若官军‘袭灭’了海砂帮，我也就根本无需再找机会去并吞它了。”

宝相法师道，“是呀，那时你的五龙帮也就可以成为水道的第一大帮会了。再过几年，说不定你还可以成水道上的‘绿林’盟主呢！”

张宏达道：“北宫大人和法师这样栽培小人，小人真不知道应该如何感激！”

宝相法师笑道：“你和我本来是同一个地方的异派同源的佛门弟子，有好处我不照顾你还照顾谁？再说你是我推荐的人，你办成功了这件事情，我也有好处。说来还是我沾了你更多的光呢。”

张宏达说了几句客气话，跟着问道，“皇上是不是要策封你老人家做国师？”

宝相法师笑道：“国师我是不敢指望的，只盼皇上能够让我回去主持布达拉宫那就好了。嗯，北宫统领已经答应，只待这件事情成功，就帮我在皇

上跟前说话。”

张宏达道：“法师做了布达拉宫的主持，可别忘记我啊！”

宝相法师笑道：“难道你还愿意回西藏做个和尚么？”

张宏达道：“和尚我是不想做了，但一口气却是非出不可，请法师大力帮忙。”

宝相法师笑道：“这个容易，有朝一日，我若当真做了布达拉宫的主持，首先就要整顿密宗，你那个不识好歹的师父当然我也不能让他再做密宗的宗主。”

原来正如缪长风之所料，这张宏达本是西藏密宗的汉人弟子，密宗戒律精严，他是犯了清规，给逐出门墙的。本来处罚还不止此，全靠宝相法师给他求情，这才从轻发落。当时宝相法师是布达拉宫的一个大喇嘛，在主持跟着可以说得上话。布达拉宫在西藏的各派佛门之中地位最高，密宗虽不归它统属，也得听它命令的。

两人得意忘形，互相敬酒，哈哈大笑。

缪长风心里想道：“宝相法师的武功和我不相上下，我若一击不中，只怕就要打草惊蛇。若是多一个人帮手，对付张宏达这厮就好了。”

正在缪长风踌躇未决，宝相法师和张宏达得意忘形之际，张宏达的一个心腹匆匆跑上楼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帮主，不好了！”

宝相法师道：“缪长风来了么？是不是他识穿了咱们的计谋，在外面闹起来了？”

缪长风暗暗好笑：“我早已在这里了，只是你瞎了眼睛。”那人说道：“不，不是缪长风。这人的来头比缪长风更大！”

张宏达皱眉道：“到底是谁？有法师在此，你怕什么，说吧！”

那人说道：“是红缨会的舵主厉南星！”

红缨会是江湖上的第一大帮会，厉南星的名气是仅次于江海天和金逐流这对师兄弟的大侠。饶是宝相法师力持镇定，亦是不禁变了面色。张宏达颤声道：“厉南星他来做什么？”

那人说道：“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还有一个少年跟着他一起来。”

张宏达道：“这少年是谁？”

那人说道：“就是从咱们这里逃出去的那个邵鹤年。”

出乎缪长风意料之外，张宏达听了这个大大不利的消息，居然也是笑逐颜开。

他那心腹大惑不解，心想：“帮主刚刚还是愁容满面，说话都几乎说不出来。怎的听说多了一个人，反而大大开心了？”

张宏达哈哈大笑三声过后，说道：“倘若只是厉南星单枪匹马的找上门来，说老实话，我倒是有几分怕他。他和这姓邵的小子一起来，我还怕他们作甚？”

那汉子不知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说道：“俗语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咱们虽然不怕他，也得有个办法对付。应该如何对付，还请帮主示下。”

张宏达道：“尤大全呢？我猜想厉南星来了，必然先是找他的，是不是？”

那汉子道：“正是。尤大全在前面大厅陪他们说话，小的在外面偷听。尤大全这老家伙把一切事情都推在帮主头上，只怕就要带引他们到这里来找你了。所以小的赶快跑来禀报。咱们是让他们进来呢，还是不让。”张宏达道：“你忠心于我，很好，很好。不必阻拦，让他们进来就是。”

那汉子退下之后，宝相法师微笑道：“张老弟，你倒好像是成竹在胸？莫非你已经在那姓邵的小子身上做了手脚？”

张宏达笑道：“大师明鉴，我正是用了北宫统领赏赐的化骨散，让那小子受用的。尤大全也还不知道呢。倘若只是厉南星一个人来，或许他是为了另外的事情找我晦气，如今和这小子同来，不用说定然是向我求取解药的了，他有求于我，我还何须怕他。”

宝相法师笑道：“对，老弟，你真有一手。不过——”

张宏达道：“不过什么？”

刚说到这里，只听得尤大全的声音已在楼下说道：“张兄弟，厉大侠光临本帮，请你出来相见。”

宝相法师一把拉着了张宏达，低声说道：“把解药给我，你下去应付他们，我不露面。”

原来宝相法师是恐怕厉南星不受威胁，捉住了张宏达，张宏达爱惜性命，反而就要受他的威胁了。故此他要把解药拿在自己的手中。

张宏达知道宝相法师不信任他，但也无可奈何，只好把解药交出。

缪长风识破他的用心，暗自好笑，想道：“我且不必忙着出现，且看厉大侠怎样对付那厮。”

张宏达有恃无恐，迎着厉南星一揖说道：“厉大侠光临，请恕张某失迎之罪。”

邵鹤年见了他，不由得眼中喷火，说道：“厉叔叔，害我的就是这个贼子！”

厉南星虎目圆睁，喝道：“好呀，你就是张宏达吗？你为何欺负我这侄儿？”

张宏达道：“厉大侠言重了，张某实是一番好意。”

厉南星冷笑道：“你用毒药害他，还说是一番好意？”

张宏达道：“本帮要借重邵公子，可惜邵公子却不肯留在本帮，我是迫不得已出此下策。”

厉南星怒道：“你用这样卑劣的手段，居然还要狡辩！你以为我就奈何不了你吗？”

张宏达道：“其实邵公子加入敝帮，这也是双方有利的事情。敝帮虽然比不上厉大侠的红缨会，可也是水道上有数的帮会，算不得辱没邵公子呀。”

厉南星喝道：“我没工夫听你胡说八道，这件事情，我是管定的了，如何了结，就只听你一句话！”

尤大全连忙劝道：“张老弟，人各有志，邵公子加入本帮，自是本帮之福，但他不肯，那也不能勉强。张老弟，你就把解药给了他吧。我和厉大侠已经说好了，只要你交出解药，就可以免你一死。”

张宏达打了个哈哈，皮笑肉不笑他说道：“厉大侠，你杀了我，你这位世侄恐怕也决难活命。老实告诉你吧，解药不在我的身上，而且即使你拿了解药，你也不会使用。还有一层，你杀了我，尤帮主恐怕也不能依你呢！”

厉南星“哦”了一声，说道：“尤帮主，他这话是真是假？”心里想道：“这厮听说是去年才投奔五龙帮的，他一来尤大全就给他做副帮主，只怕当真是有点不寻常的关系。”

尤大全一脸痛苦的神色，忽地一咬牙根，说道：“厉大侠，你不必顾我，你瞧着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厉南星听他话中有话，倒是不能不查根问底了，说道：“尤大全，你和我说真话，你是不是受了他的挟持？为什么这样怕他？”

尤大全迟疑未敢回答，张宏达哈哈笑道：“这事也用不着瞒厉大侠了，我和你说吧。”

厉南星瞿然一省，说道：“尤帮主，你是不是着了他的暗算？”

张宏达哈哈笑道：“岂只是他，他的五龙帮上下，五百多人，个个都着了我的暗算。你只能杀我一个，可有五百多人要陪我一同丧命，包括你这位好朋友的儿子在内！”

厉南星投鼠忌器，把眼一望尤大全。尤大全毅然说道：“我已经想通透了，与其这样受人挟制，苟活人间，那也只是一具行尸走肉，不如和他拼了。”

张宏达冷笑道：“你就不顾惜你的手下了么？”

尤大全说道：“是我的好兄弟，他就应该和我同样的想法，大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那又有何足惧？倘若是苟且偷生的软骨头，他也就不是我的好兄弟了，我又何必理他的死活？”

厉南星朗声说道：“壮哉！”蓦地一声长啸，长啸声中，只见人影翻腾，厉南星闪电般的扑上前去，一把就把张宏达抓住。张宏达“啪”的一个“大手印”，“印”在厉南星的胸膛上，厉南星竟如丝毫不觉，随手就点了他的穴道，掷给邵鹤年道：“你看管他，我倒要看他是不是真的不怕死！”邵鹤年噼噼啪啪打了他几记耳光，恨恨说道：“你这奸贼也有今日！”

当尤大全和厉南星走来宝月楼的时候，张宏达的手下，也已陆续的聚拢了来，他们一见厉南星发难，登时也就一拥而上。

不过他们却没想到他们的首领竟然只是一个照面，就给厉南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活擒，说时迟，那时快，他们刚刚呆了一呆，厉南星蓦地又是一声长啸，就如虎入羊群，打得他们落花流水。只见厉南星身形几个起伏，左面一兜，右面一绕掌劈指戳，“咕咚咕咚”之声此起彼落，霎眼间已是有二十多人给他点着了穴道，就如泥塑木雕一般，伸拳踢腿站在原地，可是却动也不会动了。

张宏达的手下总共不过五十人，几乎有一半已给厉南星制伏，余下的一半，吓得魂飞魄散，只恨爹娘生少了两条腿，立即一哄而散。

尤大全喝道：“都把他们拿下！”五龙帮的们人蜂拥而至，不消片刻，张宏达的手下全部成擒，一个也没逃脱！

厉南星一把抓着张宏达的胸口，喝道：“把解药交出来！”五指稍一用力，张宏达胸口的肋骨断了两条。

张宏达面色惨白，额角的冷汗一颗颗滴下来。但仍是顽强得很，忍着疼痛，呻吟说道：“你打死我也没有用，解药不在我这里！”

尤大全和邵鹤年早已搜了他的全身，果然没有解药。厉南星喝道：“解药在哪里？你还不说，我倒要看你的骨头能有多硬？”五指运劲，内力直透指尖，张宏达胸口的三处大穴好像被无数利针插进去一样，痛得他死去活来，连忙叫道：“你先住手！”厉南星松了手劲，喝道：“快说！”张宏达说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厉南星怒道：“你打什么哑谜，老老实实的说出来！”

尤大全猛地一省，说道：“不错，这宝月楼上还有一个人。是前几天来的一个番僧。解药是不是在他身上？”

张宏达心里想道：“宝相法师此时也该走了吧？”于是点了点头，说道：

“不错，是在他的身上。”

就在此时，忽听得“咚”的一声，从楼上传下来，似乎是有人摔倒的声音。

尤大全好生诧异，说道：“楼上有几个人？”张宏达道：“你是知道的，只有宝相法师一人。”尤大全道：“不对，最少是两个人。你弄什么玄虚？快说实话！”

张宏达也是好生奇怪，说道：“真的是只有宝相法师一人呀！任何人不得我的允许是不能上去的。”尤大全道：“那为什么好像有人在楼上打架？”张宏达道：“我不知道。”

厉南星道：“管他有甚机关，咱们上去搜！”

话犹未了，忽听得尤大全喝道：“什么人？”随着是邵鹤年惊喜交集地叫声：“是你吗？缪叔叔！”

只见一条人影翩如飞鸟般的从楼上跳下来，可不正是缪长风是谁？

张宏达在楼下遭擒的时候，宝相法师有恃无恐，暗自想道：“反正我是不怕走不脱的，且看看张宏达是不是忠心可靠？”

待到听得张宏达说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两句话之时，宝相法师这才面色倏变，冷笑说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这家伙靠不住。好在我有先见之明，取了他的解药。”

他一面自言自语，一面披起袈裟，跟着搬开一面屏风，在 墙上用力一按，只听得轧轧作响，墙上开了一道暗门。原来宝月楼上装有机关，这道暗门是可以通到外边的。

宝相法师露出得意的笑容，正待那机关转定，便可以进去。忽觉背后微风飒然，有人冷笑说道：“你不把解药留下就想走吗？”要知缪长风是侠义道中的成名人物，故此不肯偷袭，先喝一声。

宝相法师也好生了得，一觉微风飒然，知有劲敌袭击，虽慌不乱，反手就是一掌。

“蓬”的一声，双掌相交，缪长风以刚柔兼济的掌力，把宝相法师带过一边，迅即跨上一步，拦在那道暗门的门前。

宝相法师沉声说道：“缪长风，我与你拼了！”双臂一振，反脱袈裟，袈裟一抖，宛如一片红云，向缪长风当头罩下。

此时楼下五龙帮的人正在捉张宏达的那班手下，闹哄哄的声响掩盖了楼上打斗的声音。楼上两大高手过招，迅捷飘忽，十招之中，最多也只是有一两招碰个正着，并没发出多大声音。

缪长风运起太清气功，一招“五丁开山”，反夺袈裟，宝相法师一卷一收，要想把他罩住，只听得声如裂帛，那件袈裟在两大高手争夺之下，撕为两半！

说时迟，那时快，缪长风一招得手，第二招、第三招便即绵绵不断，疾攻上来！斗室之中，哪有回旋余地？嗤的一声响，宝相法师的衣裳给他的指锋划过，又撕开了一幅，缪长风指头触着硬物，知是那瓶解药，连忙收劲，改用柔力，疾抓过去。

宝相法师双眼火红，猛的一掌击出，这一掌正是他最厉害的大手印功夫，他是拼着损耗元气，宁可过后大病一场，但求死里逃生。

缪长风早料到他有这一着，轻轻一带，以太清气功护身，以“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卸开对方掌力，宝相法师的掌力刚猛之极，忽地被对方拨开，刚

猛的掌力宛似泥牛入海，一去无踪，身体失去了重心，咕咚一声，摔出数步之外。

两人功力相差不远，缪长风虽然化解了他的六七分掌力，这霎那间也是不觉胸口一震，正待去拿瓶时，忽见宝相法师把手一扬！

他掷出的不是暗器，竟是那瓶解药，而且也不是向缪长风掷去。

瓶子是向着墙壁猛掷过去的，若然碰着墙壁，当然粉碎无疑。不但瓶子粉碎，以宝相法师的内力，只怕瓶中的解药也要变作一团烂泥，和破墙的泥沙混在一起了。

这霎那间，缪长风无暇思量，连忙飞身扑上，抢接那瓶解药。

同样在这霎那之间，宝相法师掷出解药，迅即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身形一闪，已是进了那道暗门：缪长风分身乏术，待他夺得那瓶解药，暗门已经合拢，又变成了一面外表看来好似天衣无缝的墙壁了。

缪长风不懂机关，要打开暗门虽然也有别的办法可想，可得费很大气力。他仔细审视这瓶解药，心里想道：“这瓶解药和我刚才所见的那瓶一模一样，料想这番僧也不会预先准备了一瓶假药拿来骗我的。我且先出去和他们见面吧。”

缪长风这一蓦地现身，众人都是又惊又喜。尤大全知道是缪长风，连忙上来见礼、道歉。缪长风道：“张宏达这厮假借你的名义骗我上当，详情我都已知道了。你也用不着为此难过了。”

邵鹤年道：“缪叔叔，你怎会在这里的？”

缪长风笑道：“说来话长，解药我已给你拿来了，你先眼下吧。”

尤大全大喜道：“解药你已到了手了？那番僧呢？”

缪长风道：“楼上有机关，他从暗门跑了。”

尤大全道：“跑了那个妖僧，可跑不了张宏达这奸贼。好呀，看你现在还有什么倚仗，我可要和你慢慢算帐啦！”

五龙帮早已把张宏达恨得牙痒痒的，此时解药到手，用不着怕他，哪里还肯慢来？大家一拥而上，就要剥他的皮，拆他的骨。

张宏达竟然神色不变，忽地哈哈哈大笑三声！

缪长风拿出一颗解药，刚要交给邵鹤年吞服，听得笑声，瞿然一省，说道：“且慢打他！”把解药放回瓶中，喝道：“你笑什么？”

张宏达笑道：“我笑你上了当了，这解药是假的！”

缪长风吃了一惊，说道：“假的？我分明看见你把这个瓶子交给那个妖僧，我不相信他能够这样快就换了假药！”

张宏达说道：“不错，瓶子是原来的瓶子，但瓶中的解药却本来就是假的，用不着他换。”

尤大全骂道：“好个阴险的奸贼，这么说，你是把自己人也骗了？”

张宏达被他痛骂，不恼反笑，得意洋洋说道：“我若没有几招防身的手段，解药到了你们手中，你们还能够容我活命吗？”

尤大全半信半疑，说道：“是不是你为了要保全性命，才故意把这解药说成假的。我答应你，只要我们的人得了真的解药，我就饶你一命！”

张宏达说道：“缪大侠，你不相信我的说话，尽可以把这‘解药’给你这位世侄服下，不过，我却是可惜邵少侠的这条命呢。”

缪长风暗自思忖：“邵鹤年若是误服假药死了，他当然知道我决不能让他活命。如此看来，他说的话只怕倒是不假。”

尤大全道：“ 缪大侠，怎么办？ ”
缪长风道：“ 咱们先试他一试。 ”
尤大全瞿然一省，说道：“ 不错，咱们先试试这解药是真是假。 ”当下叫人把一条猎狗拉来，将“ 解药 ”混在食物之中，让狗吞食，不过片刻，只见那条神态威猛的猎犬果然一命呜呼，口鼻流血，全身瘀黑。显然那“ 解药 ”竟是毒药！
缪长风倒吸了一口凉气，心道：“ 幸亏没给鹤年服下。 ”于是说道：“ 张宏达，你听着，你不把真的解药拿出来，你以为就可以保全性命了吗？为你着想，你还是别耍花招，乖乖拿出来的好。 ”
张宏达淡淡说道：“ 我知道。你们的人死了你们当然不能饶我。 ”
缪长风道：“ 你知道就好，你拿出解药，改过自新，我们决不与你为难。你应当相信得过，我们决不会骗你！ ”
张宏达道：“ 缪大侠，你是江湖上响　　的汉子，你说的话，我岂有不信之理？但可惜解药的确不在这里！ ”
缪长风道：“ 在哪里？ ”
张宏达道：“ 你们若要真的，跟我到京师去拿！ ”
尤大全大怒道：“ 你把我们当做三岁的小孩哄么？把我们骗到京师，好叫你可以一网打尽！ ”
张宏达苦着脸道：“ 我说的乃是真话。北宫望只把毒药给我，并没给我解药。除非我到京师亲自向他讨取，否则哪里找来解药？ ”
尤大全冷笑道：“ 那么你说明年给我们解药。也是哄骗我们的了？ ”
张宏达道：“ 这倒不是。明年到期之前，北宫望自会差人把解药秘密送来给我。 ”
厉南星半信半疑，便再吓他一吓，说道：“ 既然你拿不出解药，留你何用？ ”举起手掌，作势便要向他的天灵盖打去。
张宏达叫道：“ 且慢！ ”
厉南星冷笑道：“ 怎么？解药又有了是不是？ ”
张宏达道：“ 解药还是要到京师去拿，不过我可以给你们出个主意。 ”
缪长风道：“ 什么主意？ ”
张宏达道：“ 厉帮主、缪大侠，你们若不放心，可以和我一同前往京师。就只你们二人，用不着大伙儿同去。那还怕什么一网打尽？你们两位都是绝世武功，到了京师，我也不敢和你们耍甚花招呀，问题就只是看你们敢不敢冒这个险了。 ”
尤大全嚷道：“ 别上他的当！ ”
缪长风暗自想道：“ 这厮奸诈之极，用的多半是脱身之计。不过他死也不肯交解药，拿他倒是没办法。这个险就冒一冒吧。或许解药真的是留在北宫望手中，也说不定。 ”于是说道：“ 既然如此，今日我们就和你上京。 ”
张宏达慢吞吞他说道：“ 你们先得给我敷上金刨药吧？ ”
尤大全摇了摇头，说道：“ 缪大侠，请你从长计议，我还是不赞成你们上他的当！ ”
厉南星微微一笑，说道：“ 不错，咱们是用不着这样匆忙。 ”
缪长风见他笑容有异，不觉中心一动，想道：“ 莫非他另外有了什么好主意？ ”
心念未已，忽听得外面有喧闹声音。缪长风抬头一看，只见一条人影，

捷如飞鸟，正在跃过围墙。

尤大全大吃一惊，喝道：“什么人？”

那人哈哈笑道：“尤帮主不认得我了么？我是——”

尤大全“啊呀”一声，和缪长风不约而同地叫道：“快活张！”

尤大全半开玩笑地骂道：“快活张，你可别打我们的主意，我们五龙帮是个穷帮。”

快活张笑道：“你放心，我这小偷从来不偷朋友。今日我做个不速之客，不是来打你们的主意，是来给你们出主意的。”

厉南星道：“快活张，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此言一出，缪长风方始恍然大悟，心道：“原来快活张是和厉南星约好的。快活张此人精灵古怪，莫非他当真是有什么好主意？”

快活张笑道：“还有两位你所意想不到的人和我同来，所以我来迟了。”

外面喧闹之声越来越大，尤大全也听得见了，他蓦然一省，连忙问快活张道：“外面来的这两个人，是不是你的朋友。”

快活张道：“正是。请你传令——”

尤大全不待他把话说完，早已提高声音叫道：“让他们进来，不许阻拦！”他的内功造诣虽然不是很高，但这“传音入密”的功夫却非同凡响，三重大门之多的帮众，都听得清清楚楚。

不过片刻，那两人来了。果然是大出众人意料之外，原来是两个妙龄少女。一个大叫“哥哥！”一个则在叫“缪叔叔”，不过她口里是在和缪长风招呼，眼睛却是盯着邵鹤年。

原来这两个少女乃邵紫薇和萧月仙，她们和快活张一起来，但却没有快活张那样超妙的轻功，是以一踏入了五龙帮，就给帮中高手发现。

邵鹤年又惊又喜，说道：“妹妹，你怎么会来的？”他也是口里和妹妹说话，眼睛却望着萧月仙。

缪长风暗暗好笑，心里想道：“他们这小两口还在赌气，待会儿倒是要花我一点口舌呢。不过看这情形，他们大概也是愿意和解的了。”当下哈哈一笑，说道：“两位贤侄女，咱们慢慢再叙，让快活张先说吧！”

张宏达一副有恃无恐的神气。冷眼旁观，心里想道：“且看你这小偷能把我怎样？”

快活张走上前去，装模作样的替邵鹤年把一把脉，说道：“看这脉象，邵公子似乎是中了化骨散之毒？”

缪长风说道：“不错，我刚才听得这厮和那妖僧说话，他用的正是叫做化骨散的毒药。张大哥，你知道这种毒药的药性吗？”

快活张道：“这是一种非常厉害的毒药，用不同的方法下毒，又可以变烈性毒药为慢性毒药，能叫对方在预定的时间死亡。”

张宏达心里想道：“你懂得化骨散的药性又怎么样？我只一口咬定没有解药，谅你这小偷也难耐我何。”

邵紫薇、萧月仙二人作出又惊又怒的神气，不约而同的一跃而前，铮铮两声，双剑出鞘，一个喝道：“你害死我的哥哥，我要你的命。”一个喝道：“快快交出解药！”

张宏达淡淡说道：“我早已和厉帮主、缪大侠说过了，解药不在我这儿，你们迫我也没有用。”

尤大全道：“这厮好猾得很，他要骗厉帮主和缪大侠到京城与他去取解

药。”

快活张忽地哈哈一笑，说道：“化骨散又有什么了不起？何须向他求取解药？”

尤大全一听这话，狂喜说道：“张大哥，你有解药？”

快活张笑道：“解药没有，毒药倒有！”说罢拿出一个瓶子，瓶中装着三颗药九。瓶子和缪长风夺来的那个盛假药的瓶子一模一样，药丸的颜色则不相同。假药是碧绿色的，他这药丸则是殷红如血。

厉南星接过瓶子，说道：“这是什么毒药？”

快活张哈哈一笑，说道：“张宏达，你应该认得吧？”

张宏达认得瓶子是大内药库专用来盛毒药的一种玉瓶，瓶中的药丸，他也认得是化骨散。这霎那间，他不觉面色唰的一下变得苍白如纸，一颗心吓得几乎要从喉咙跳出来了。

厉南星恍然大悟，说道：“这是化骨散？”

快活张哈哈笑道：“不错，是我十天之前从大内的药库偷出来的，知道你或许用得着它，特地给你送来。”

厉南星装作半信半疑的神气，说道：“药名化骨散，何以它却是药丸？”

快活张道：“厉大侠有所不知，这是大内秘制的毒药，药性甚烈，小小一颗药丸，研成粉未，就可以毒害数十人了。药丸变成药散，这不就是化骨散了吗？”

厉南星道：“原来如此。”

快活张继续说道：“把一颗药丸研成的化骨散，放在一坛酒中，喝了毒酒的人，三月之内，毒发身亡。但若先用蜜糖中和药性，依前法混在酒中，则可以延迟至一年之久，方始毒发。”

尤大全道：“这么说来，我们五龙帮的兄弟想必就是给他用这个办法毒害的了。”

快活张笑道：“你问他吧，是不是如此？”

张宏达吓得面无人色，心里想道：“他对这药性如此熟悉，这化骨散定然是真的无疑。”尤大全抓着他的后颈，喝道：“是不是这样？”张宏达牙关打颤，说不出话来，只能点了点头。

厉南星道：“若要药性迅速发作，那又如何？”

快活张笑道：“这还不容易，让整颗药丸给他吞下，二十四个时辰之内，他就要变化一滩血水。”

厉南星道：“还有更快的吗？

快活张道：“以内家真力，给他推血过宫，他血中有毒，迅速运行全身，这样大概一个时辰之内，他的骨头就要酥散，不过却还不会立即就死，大概再过两个时辰，方始化作血水。”

厉南星道：“好，把这毒药给我！”

张宏达面色如死，卜通跪倒，叫道：“厉、厉大侠，饶、饶命……”

厉南星喝道：“你这叫做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泪不流，如今求情，已经迟了！”一把揪着了他，在他下已一托，张宏达不由自主张开了嘴巴，说时迟，那时快，一颗药丸已是滑下他的喉咙。

厉南星捉住了他，就像捉住一只小鸡似的，张宏达想要挣扎，也是不能。不消片刻，厉南星已是给他推血过宫，打通了他的奇经八脉。

张宏达只觉全身骨节，都好像给利针插进去似的，他没有服食化骨散的

经验，但化骨散的厉害却是知道的。顾名思义，中了化骨散的毒，全身骨头都要化作血水才会死亡。如今已是这样痛苦难当，毒性大发之时将怎么样，他是连想也不敢想了。

厉南星冷笑道：“你不是硬汉子吗，怎的也怕死了？”

张宏达颤声叫道：“厉帮主，你、你饶我性命，我、我献出解药。”

厉南星心中大喜，却板着脸孔说道：“你不是说没有解药吗，怎么又有了？”

张宏达噼噼啪啪，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说道：“小的该死，小的该死，但求厉帮主高抬贵手，以后我是再也不敢欺骗你老了。”

厉南星冷冷说道：“还有以后么？”

张宏达痛苦难禁，冷汗涔涔而下，自知挨多片刻就是向鬼门关多走近一步。忙向尤大全哀求：“尤帮主，请你帮我说一说情。”

尤大全道：“厉帮主，他肯把解药拿出来，咱们就饶了他吧。”

厉南星这才说道：“好，看在尤帮主的份上，我饶你一命。解药拿来。”

张宏达道：“解药在宝月楼上。”

众人拥着他上宝月楼，可怜他走路也走不动了，只能由缪长风拖着他走。缪长风冷笑道：“你真是个贱骨头，敬酒不吃要吃罚酒。我们本来答应你交出解药就放你的，你却偏要欺骗我们，吃苦也是活该！”

上了宝月楼，张宏达说出开启暗门的法子，打开暗门之后，张宏达说道：“左面墙壁从人口处数过去第七行自上而下的第七块砖头，请你们挖出来给我。”

缪长风点了火把进去，按照他所说的取了那块砖头，只见那块砖头和别的砖头也没有什么异样，拿出来交给张宏达道：“是这块么？”

张宏达便把耳朵贴着砖头，说过：“请你轻轻敲它两敲。”

听了敲击砖头发出的声音，张宏达说道：“不错，正是这块。请你把它劈开，别大用力。”

原来这块砖头是空心，缪长风将它劈开之后，里面有一个小小的锦匣。收藏得这样秘密，众人俱是意想不到。

张宏达喘着气道：“快把匣子打开，把解药给我。”

厉南星打开匣子，只见里面有十颗药丸，厉南星拈起一颗，却不给他，说道：“且慢！”

张宏达大吃一惊，颤声叫道：“厉帮主，你、你老人家说话可得算数。”

厉南星哼了一声，说道：“我说了的话，当然算数，你急什么？我可得救了我们的人才能给你。嗯，尤帮主，贵帮中毒的人共有多少？”

尤大全：“差不多有五百人。”

厉南星一皱眉头，说道：“这里只有十颗解药。”

张宏达连忙说道：“解药所需的份量是按照中毒的深浅的，他们中的毒是一年为期才发作的，用一颗解药研成粉末，就可以救一百个人。邵少侠中的毒较深，但有三分之一颗也足够了。这位张大哥是懂得的，不信你可以问他，我说的是不是真话？”

快活张说道：“厉帮主，你让我先看看这解药是不是真的？”心里暗暗好笑：“这厮果然是把我当作了大行家。”

张宏达哀求道：“我怎敢把自己的性命拿来乱开玩笑。张大哥，你不用仔细看了，当然是真的。请你赶快把一颗解药给我吧，我的毒可就要发作了。”

快活张点了点头，说道：“不错，这解药是真的。”拿起一颗，余下的就交给了尤大全。待邵鹤年服下解药之后，这才把那颗药丸递给张宏达。

张宏达接过解药，连忙吞下，好像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回来似的，抹了一额冷汗，说道：“多谢厉帮主，多谢张大哥。我、我可以走了吧。”

厉南星在他身上拍了三下，说道：“你的性命，我饶了你，但可不能让你再为非作歹了。好，你走吧。”

张宏达穴道解开，站了起来，眼中露出怨毒的目光，说道：“厉帮主，你的大恩大德，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说罢，便即踉踉跄跄的下楼去了。

张宏达走了之后，邵紫薇道：“哥哥，你觉得怎样？”

邵鹤年道：“这数日来胸中的烦闷之感，都已一扫而空了。看来是真的解药。不过却便宜了那个奸贼了。”

厉南星笑道：“我虽然饶了他的性命，但已废了他的武功，也算得是给你出了一口气啦。”

第五十二回　儿女情怀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晏殊

邵鹤年这才恍然大悟，心道：“怪不得厉叔叔刚才说不许那厮以后为非作歹，原来已是废了他的武功，他纵然想要为非作歹，也不成了。”

缪长风忽道：“快活张，你刚才做的事情，可就不对了。”

尤大全和邵鹤年不觉都是一怔，想道：“快活张这次功劳最大，他做了什么错事了？”

快活张微笑道：“请缪大侠指教。”

缪长风说道：“刚才你换了一颗解药给张宏达是不是？咱们江湖汉子讲究的是信义两字，张宏达这厮虽然坏透了骨头，但咱们既然答应饶他性命，那也就不可失信于他。何况厉帮主又废了他的武功了。我看你还是赶快去追上他，把真的解药给他吧。”

快活张笑道：“不错，我是换了假的解药给他，但却也用不着给他去送真的解药，他死不了的。”

缪长风道：“为什么？”

快活张笑道：“他服的毒药也是假的！”

缪长风怔了怔，说道：“原来你是用假的毒药吓他？”

快活张道：“不是这么吓他一吓，他怎肯交出真的解药？”

缪长风笑骂道：“人家说贼公计状元才，这话当真说得不错。和你打交道，可真得特别小心。”

快活张笑道：“缪大侠，你别骂我，这主意是萧姑娘给我出的呢。她早已料到张宏达不肯交出解药，她说：张大哥，你何不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要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毒药就行了。她一言提醒了我，我就依计而行。所以说起来，邵公子，你还应该多谢这位萧姑娘呢。”

邵鹤年心里甜丝丝的，心道：“原来她还是这样的关心我，为我用尽心思。”说道：“多谢萧大妹子，多谢张大哥。”萧月仙道：“我只会出主意，对毒药的用法可是一窍不通，幸亏有这位见多识广的张大哥，否则我的主意也是行不通呀！”

缪长风道：“对啦，老张，你怎能令得张宏达那样相信你迫他吞下的是化骨散。”

快活张笑道：“真的化骨散我没有见过，它的药性我却是知道的。而且我恰巧有一只和他原来的药瓶一模一样的瓶子，这就由不得他不相信了。”

尤大全道：“这只瓶子你又是怎样得来的？”

快活张笑道：“这倒是如假包换，是我从皇宫内库里偷出来的，当时只觉得这瓶子好玩，想不到今日派上了用场。”

缪长风道：“原来你和厉帮主是早已约好了的。”快活张道：“不错，不过厉帮主是叫我来偷解药的。趁他和张宏达那帮人动手的时候，我就可以到张宏达的卧房去搜解药。后来我一来到，听说毒药是化骨散，张宏达那只瓶子和我的这只又是一模一样，我一想萧姑娘的主意可行，果然一吓之下，立即见效，省掉我许多功夫。否则他的解药收藏得那样秘密，我纵有天大的本领也是偷不到手的了。”

厉南星赞道：“萧姑娘，你真是聪明，这样的好主意我却没有想到。说老实话，我叫老张来偷解药，希望极是渺茫，只不过是在没有办法之中姑且一试而已。”

尤大全哈哈笑道：“今日之事，对我来说，更可以说是因祸得福了。邵少侠，你还恨我吗？”

邵鹤年道：“我早知道你和张宏达不是一伙，怎会恨你？”

尤大全道：“你不恨我，我可是自己惭愧呢。只因我一念之差，受了张宏达的挟制，不但几乎害了你，还几乎断送了我手创的五龙帮。你们一定疑惑，我因何这样重用张宏达。他一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的路数不对，但当我知道他的真正身份，我又下不了决心和他闹翻。以致直到后来身受其害，悔悟已经迟了。”

缪长风道：“其中原委，我都已知道，尤帮主，谁人无错，过去的事，也用不着再提了。”

原来尤大全在知道张宏达和北宫望的关系之后，他心想小小一个的五龙帮，焉能和御林军统领作对。张宏达既然是北宫望的人，那就只好敷衍他吧。哪知走错了第一步，以后就越来越错，弄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张宏达不但篡夺了五龙帮的大权，还几乎把整个五龙帮毁掉。

尤大全道：“现在我是放下心头的大石了，邵少侠，不瞒你说，在未得到你的确实消息之前，我日夜都是坐卧不安。”

缪长风道：“对啦，鹤年，我正要问你，你给张宏达囚禁在这里的那一晚，是谁人救你出去的？”

邵鹤年道：“我也不知道呢，那个人是个身穿黑衣的老者。”

缪长风道：“啊！黑衣老者，他是不是如此这般模样？”

邵鹤年听了缪长风所描绘的那个老者的模样之后，点了点头，说道：“不错。缪叔叔，原来你和这位老前辈是熟识的。他是什么来历。”

缪长风道：“我与他并非熟识，但却也曾得过这位老前辈的帮忙。”当下把那日在岷山中伏之事说与众人知道，众人都是惊异不已。

邵紫薇道：“这位老前辈本领如此高强，那晚他救了你，何不一并剪除张宏达这个奸贼？”

邵鹤年说道：“这个原因他倒是说了，他说张宏达这厮不值得他动手。我也是这样想，我应该自己报仇，若是样样要靠人家，不是太没出息了么？”

邵紫薇笑道：“哥哥，你还是从前那副倔强脾气。不过我也只是好奇问问而已，你莫以为我没志气。”

缪长风笑道：“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别人帮忙也并不是没有志气。不过这位老前辈行为奇特，想必他也有他的原因。后来怎样？”

邵鹤年道：“他救我出去之后，说道：看样子你似乎是中了毒。对药物之学，我可是一窍不通。但我知红缨会的舵主厉南星如今正在黄河口的分舵，他交游广阔，识得有各种各样本领的人，你可以找他。我正是得了他的指点，这才找着了厉叔叔的。”

厉南星笑道：“若不是快活张来到我这里，我如今还是束手无策呢。他是从扬州赶来，本是要我去帮忙海砂帮的罗金鳌的。但我得知消息，罗金鳌前几日劫夺官粮已经得手，我可以稍迟一些时候再去会他亦是无妨，就先到这里来了。”

缪长风这才有空间邵。萧二女：“你们又是怎样来到这里的？”

萧月仙笑道：“叔叔放心，这次我们不是私逃的了。是妈叫我们回来的。”
邵紫薇说道：“先告诉你一个喜讯，云姐姐产后母子平安。缪叔叔，她也很挂念你和孟大哥他们呢。想不到我们在这里先见着你。孟大哥好吗？”
缪长风说道：“孟元超和宋腾霄他们已经回小金川去了。我是在扬州和他们分手的。”说至此处，忽地想起一件事情，笑道：“我在扬州还见着了你们的一位好朋友呢。”
邵紫薇怔了一怔，说道：“我哪有什么朋友会在扬州？”
缪长风笑道：“陈二公子不是你的朋友吗？上个月震远镖局扬州分局的王老震头做六十大寿，陈光世前来代父祝寿，后来他的父亲江南大侠陈天宇自己也来了。”
萧月仙笑道：“我们早已知道了，陈大侠是赶去和金逐流、冷铁樵会面的，是么？”
缪长风道：“你们的消息倒很灵通呀。”
萧月仙笑道：“实不相瞒，我这次出来，正是为了陪薇姐去找那位陈二公子的，我们已经到过他的家里了。”
邵紫薇面上一红，说道：“乱嚼舌头，我是去找爹爹的。到陈家不过是为了探问爹爹的消息。而且还是你的母亲叫我去的，你却胡说八道。”
缪长风暗暗好笑，心里想道：“邵叔度想把女儿许配陈光世，这件事情，萧夫人是知道的。她叫紫薇前往陈家打听消息，用意当然是在成全他们了。还有一层，邵鹤年这次私自离家，萧夫人料想亦已知道是为了她女儿的原故，是邵鹤年以为萧月仙已经移情别恋这才负气出走的。她这样安排，恐怕也有为女儿解释误会的用意在内。因为这种男女问事，有时母亲也是不方便和女儿明说的，她叫女儿陪紫薇同去陈家，着重一个‘陪’字，那么她的用意如何，邵紫薇和她的女儿自必都该明白了。现在看来，萧月仙和邵鹤年已是复合可期，她母亲的那层顾虑倒是无需了。”当下笑道：“你们还是从前那样的孩子脾气，平时要好得比姐妹还亲，可就老爱吵嘴。呀，你们这么一吵，却把话柄打断了。”
邵紫薇道：“谁叫她乱说我呢？好，缪叔叔，我告诉你吧。伯母听得孟大哥说起曾在泰山之会见过我的爹爹，陈大侠当时也在场，陈大侠交游广阔，可能知道我爹踪迹，故此才叫我上他家打探。”
萧月仙笑道：“你说漏了许多东西，还是我来告诉缪叔叔吧。这消息不错是孟大哥先说起的，但后来那位陈二公子来了，他可就说得更仔细了。”
缪长风道：“不错，光世跟他父亲参加盛会，他当然会说得更为详尽了。”
萧月仙道：“他说起在泰山上见到邵伯伯，又说起邵伯伯为我的表姐（云紫萝）辩护的事情。”
缪长风道：“辩护什么？”
萧月仙道：“啊，这件事情，缪叔叔还未知道么？杨牧这厮丧心病狂，在大会仪式过后，曾当着天下英雄面前，诬蔑我的表姐和孟大哥私奔。其实那时候，表姐正在我的家里呢。所以邵伯伯挺身而出，为她辩护。”
缪长风道：“哦，竟有这样一桩事情。”心想：“这件事情牵涉元超在内，也怪不得元超不肯详细告诉她们了。紫萝三番两次给丈夫侮辱，幸亏她的性格坚强，否则恐怕早已给她丈夫气死了。”
萧月仙说道：“我的表姐也真是命苦，但总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她终于和杨牧一刀两断，得到了杨牧的正式‘休书’了。有个时候，妈还想他们夫

妻复合呢，我一听就生气。不过，妈现在已经不是这样想了，她倒是盼望你缪叔叔能够去探望我的表姐呢。”说至此处，若有所思的望着缪长风笑了一笑。

缪长风心头怦然一跳，说道：“我是要去探望你的母亲和表姐的。但现在还是把话题回到陈光世身上吧。他还告诉了你们一些什么？”

萧月仙道：“他说会散之后，他爹曾邀请邵伯伯到他家里作客，邵伯伯也答应了，但却要过一些时候才去。”

缪长风道：“后来去了没有？”

萧月仙道：“直到陈光世离家的时候，还没看见邵伯伯来到。但他说邵伯伯既然答应了他的爹爹，那就迟早总会去的。所以他走的时候，也曾邀薇姐和他同走呢。薇姐说是表姐叫她去陈家的，其实真正说起来，还是应那位‘陈二公子’的邀请。”

邵紫薇满面通红，说道：“他也有邀请你呀，又不是邀请我一个人。”

缪长风笑道：“那你们当时为什么不和光世一同回去？”

萧月仙道：“表姐那时刚在产后，我们要陪伴她。我们和表姐已经搬到北芒山刘家去住了，缪叔叔你知道么？”

缪长风说道：“我听得孟元超说了。听说刘家的主人是震远镖局总镖头韩威武的朋友？”

邵紫薇道：“不错，这位主人名叫刘隐农，年纪已有六十多了，他和韩威武的爹爹是八拜之交，比韩威武要长一辈呢。”

萧月仙道：“说起来他和我的姨父（云紫萝的父亲）也是相识的，这次我们拿了韩威武的书信去找他，他知道了表姐是他老朋友的女儿之后，非常高兴，对待我们真的就像一家人一样。”

邵紫薇接着说道：“这位刘伯伯没有子女，只有一个老伴儿。他叫做刘隐农，名副其实，在北芒山务农为活，听说已隐居了三十多年了。外间和他通消息的人，只有震远镖局的韩总镖头，除了韩威武之外，无人知道他是身怀绝技的侠隐。所以他叫我们安心在他家里住下去，料想鹰爪是不会找到他的头上的。”

萧月仙笑道：“对啦，我还忘记告诉你一件事情，他们夫妻十分喜欢表姐，已经认了表姐做干女儿了。他说，倘若有坏人欺负表姐，他们夫妻拼了老命，也要打断那人脚骨。”

缪长风放下一重心事，想道：“紫萝这次倒是得了安身之所了。不过北宫望那些人的狗鼻子很灵，刘隐农以为那些人不会找到他的头上，只怕未必靠得住呢。”当下笑道：“韩威武和你们萧家本来是有点梁子的，这次如此尽力帮忙你们，给你们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好居住，倒是难得。”

萧月仙道：“他和我妈的梁子早已解开了。”接着笑道：“他给我们找到的这位居住主人确是好到极点，我就是因为表姐有了干娘，才放心离开她的。”

缪长风笑道：“我们兜了一个大圈子了，应该回过头来了。你说你们到过陈家，陈大侠父子回来了没有？”

萧月仙道：“他们还在扬州，我们只见到陈光世的哥哥陈光昭。”

邵紫薇道：“我哥哥的事情，就是这位陈大公子告诉我的。我们得了他的指点，才知道要到这里来找厉帮主。还没有到红缨会的分舵，在路上就碰见了这位张大哥了。”

各人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之后，缪长风笑道：“好，那么我替你们把喜讯带到北芒山。”

尤大全要想挽留，萧月仙笑道：“我妈和我表姐都急于要见他呢，你还是别留他好。”

尤大全因为刚刚服下解药，行动有点不便，说道：“多蒙缪大侠此次鼎力相助，令敝帮得脱魔掌，敝帮上下，均感大德。但请恕尤某不能远送了。”缪长风道：“尤帮主无须客气，咱们是青山绿水，后会有期。”

快活张说道：“这里大概用不着我了，我也该赶回扬州去给罗金鳌报讯啦。告辞了。”

邵鹤年道：“张大叔，多谢你这次救命之恩，咱们扬州再见。”

快活张道：“对啦，你养好了病，和妹妹快点来吧。我到扬州，先给陈天宇父子捎个信儿。邵姑娘，那位陈二公子听得这个喜讯，一定会从心眼里笑出来。”

邵紫薇满面通红，啐了一口，说道：“你真是为老不尊，去你的吧，别啰唆了。”

快活张哈哈笑道：“姑娘不喜欢听，我只好走啦。”

厉南星道：“我送你们一程。”

厉南星与缪长风意气相投，一见如故，大家都舍不得分手，不知不觉，送到了十里之外。

缪长风瞿然一省，说道：“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厉帮主，你请回吧。”

厉南垦忽道：“缪兄，你我一见如故，我有一言请恕唐突。”

缪长风怔了一怔，随即笑道：“厉兄，你和我还用得着客气么，有什么话请说。”

厉南星道：“缪兄，我和你虽然是今日方始相识，但我早已听得陈大侠谈过你了，他说你样样都好，就是一样不好。”

缪长风道：“小弟落拓江湖，一事无成。缪承陈大侠青眼有加，实在惭愧。我也有自知之明，其实岂止有一样不好。”

厉南星笑道：“你想知道他说你哪一样不好吗？”

缪长风道：“请厉兄直言。”

厉南星道：“他说你别样事情，都是从善如流，就只一样事情，不肯听从朋友的劝告。缪兄，听说你现在尚未成亲？”

缪长风笑道：“原来你是说的这个。”

厉南星笑道：“这可是人生大事呀。你是鹤年兄妹的世叔，却还是孤家寡人，怎能不叫朋友为你着急？”

缪长风喟然叹道：“朋友的热心，我很感激。但这种事情，可是急也急不来的。古人有云：四十未娶，不宜再娶。室家之念，在我是早已心淡了。”

厉南星皱眉道：“古人这种胡说八道的话，你怎能奉为金科玉律？人总是要有一个家的，缪兄，我看是你眼界太高吧？我给你物色一个好女子如何？”

缪长风道：“多谢厉兄美意，但小弟实无家室之念，也就不想麻烦厉兄了。”

快活张笑道：“厉帮主，你听得出缪兄的话里有话么？他是无须你来给他作媒啦。”

厉南星道：“啊，敢情缪兄是已经有了意中人了？”

缪长风道：“ 厉兄，你别听快活张的胡说八道。 ”

厉南垦恍然大悟，心里想道：“ 怪不得邵、萧两个女娃子催他赶快到北芒山去，萧月仙又屡次和他提起她的表姐，莫非缪长风是看上了云紫萝？ ” 但因云紫萝是刚刚离了婚的妇人，厉南星只怕万一猜错，大家都不好意思，是以也就不便问他了。当下笑道：“ 老张，你是缪兄的老朋友，想来你是会知道他的心意的，这个媒我让给你做吧。缪兄，你见了萧夫人和云女侠，请代我问候一声，咱们后会有期了。 ”

厉南星走后，快活张笑道：“ 缪大侠，我和你说句老实话，云紫萝曾经打伤过我，但是我对她这个人仍然是十分佩服的，她外柔内刚，当真称得起是女中丈夫。 ”

缪长风道：“ 这又与我何干？ ”

快活张道：“ 她是你的朋友，怎说不相干呢？缪兄，孟元超请你去看她，他没有和我说过，但我也能隐约猜到他的用意，就不知你知不知道了？ ”

缪长风假作恼怒，嗔道：“ 你别乱嚼舌头了，这种风言风语，给人家听见了很是不好！ ”

快活张伸了伸舌头，笑道：“ 你放心，我不会胡乱和人家说的。好，你不爱听，那我也走啦。 ”

缪长风给他们的话勾起了怅触，目送快活张的背影，心里想道：“ 交游遍天下，知己有几人？元超也不知道我的心事，何况快活张？他们哪里知道我对紫萝早已心无杂念，只是把她当作红颜知己呢。 ” 想至此处，不觉发出一声苦笑，心道：“ 中年心事浓如酒，少女情怀总是诗。我是不能和他们少年人比了，但我的心境当真就这样苍老了么？ ”

师姐的影子和云紫萝的影子相继在他心头隐现，缪长风忽地有个奇怪的感觉，觉得云紫萝就像是他的师姐的化身，小时候他老是想和师姐亲近，但这份“ 亲近 ” 在他却是怀着尊敬的心情的。现在他要去见云紫萝，心情也正是一样。

“ 我的年纪比紫萝大得多，真是奇怪，她在我的心目之中，倒好像变成了我的姐姐了。 ” 想至此处，缪长风持持长须，自己也不禁哑然失笑了。

缪长风在想念着云紫萝，云紫萝也在想念着他。

不知是否如古代诗人所说的“ 心有灵犀一点通 ” ，但说也奇怪，他们的心情竟是不谋而合。

缪长风把她看作红颜知己，她也把缪长风看作最能了解她的人，甚至比孟元超似乎还要懂得她。

缪长风将她当作姐姐，而在她的心目里，缪长风更是一个名实相符的哥哥。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结拜兄妹。

不过在她的心头也还是有一点阴影的，“ 有这样一个哥哥真是好事，只可惜直到现在，我还没有一个嫂子。他为什么不肯娶妻呢？我若是还能够再见到他，一定要好好的劝劝他了。 ” 云紫萝常常是这样想。

这个“ 为什么 ” 在她心里其实也是早有了答案的，不过在她内心深处，却是不愿意想起这个原因罢了。也正是因此，每当她想起缪长风的时候，心头上也总不免还有点儿阴影。

云紫萝产后己满三个月了，这三个月当中，她得到刘隐农夫妻的照料，身心所受的损伤，都复原得很快。除了少年之时和孟元超相处的那段日子之外，这三个月可算得是她一生之中过得最快乐的时光了。

“这两天山上的梅花正在盛开，你闷了三个月，出去散散心吧。听你姨妈说，你是最爱梅花的，是么？”刘夫人在这一天一早，就和她这样说道。

三紫萝笑道：“干娘说得不错，我的武功丢荒了三个月，也不知还能不能抡刀动剑呢。就只是丢不下这个小把戏。”

刘夫人道：“你喂他吃奶之后，交给我照料好了。你出去练一两个时辰功夫吧。不用担心，即使他肚子饿，家里也还有鹿奶呢。”

云紫萝道：“好，那我出去练一会儿功夫，只是麻烦干娘了。”

刘夫人道：“你等一等，我叫你姨妈陪你一同去吧。”

云紫萝笑道：“姨妈正在陪着干爹下棋呢，别打扰他们。我又不是小孩子，不会迷路的。”

刘夫人道：“那么你别走得太远，就在附近的梅林玩玩吧。若有什么事情发生，你一叫我就听得见。”

云紫萝笑道：“干娘大过虑了，料想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深山密林，除了猎户，谁会来呢？在这冬季，野兽都躲起来了，还怕什么。这三个月不都是平安无事么？”

刘夫人说道：“话虽如此，总是小心为妙。倘若发现有陌生人上山，你也要赶快回家。”

云紫萝道：“是，干娘放心，我会小心的了。”她亲了亲婴孩粉红的脸颊，便即出门。婴孩在她干娘怀里睡得正酣。

门外遍地阳光，云紫萝闷在家里几个月，沐着阳光，迎着山风，走向梅林。初冬的阳光，暖得令人舒服；清晨的山风，则是冷得令人舒服。云紫萝不禁精神一爽。

只是这是三个月来她第一次离开她的初生的婴孩，虽然只是离开片刻，心里也有点牵挂。

“这孩子也真可怜，一出世就没了父亲。”云紫萝心想。要知杨牧虽然还活在人间，在她的心目之中，则早已当他死了。

从幼子的身上，蓦地她又想起她的长子杨华来了，“华儿现在不知怎么样了？嗯，日子也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他已经离开我一年多了。将来若是有幸重逢，只怕他不认识我这个妈妈了吧。”

想起杨华，云紫萝不禁有点内疚于心，惭愧自己未能好好的尽了做母亲的责任。杨华给“点苍双煞”抢了去做徒弟，这件事她是早知道了的。心里想道：“听元超所说：点苍双煞倒是很疼这个孩子，但我见不着他，总是难以放心。嗯，这孩子将来交回给元超，我就放心了。”

她一路胡思乱想，不知不觉，已是踏入梅林。荒山上无人照料的梅林，虽然似乎没有姨妈以前所住的那座西洞庭山上的那片梅林之风光幽美，但山坡上参差不齐高高矮矮的梅树，却也是红满枝头，别具野趣。

云紫萝想起那次在西洞庭山上的梅林练剑，开始和缪长风相识的往事，不觉叹了口气，心道：“日子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又是一年多了。缪大哥现在却不知在什么地方，但愿他早日能够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佳偶。”又再想道：“杨华将来交回给元超，这孩子我就让他拜缪大哥作义父，想必缪大哥也会疼爱他的。”

浮想连翩，云紫萝好不容易才定下心神，暗自笑道：“我本来要出来练剑的，怎的反而忘了？嗯，一年之前，我的蹑云剑法可以随心所欲，现在只怕是大大荒疏了。缪大哥若是在旁，只怕又要笑我了吧？”

云紫萝家传的“蹑云剑法”，讲究的是“轻灵”二字。中原各大门派的剑法，都有独到之处，但若论到轻灵翔动，却要推蹑云剑法第一。尤其她父亲晚年所创的三招剑法，变化虽然繁复奇异，但却一气呵成，更是深得轻灵翔动之妙。

云紫萝曾经用过那三招剑法打败过“点苍双煞”，那次她初会缪长风之时，在梅林练剑，也是练这三招剑法，博得缪长风为她喝彩。也不知是不是为了想起往事的缘故，按说她丢荒了多时再练剑法，应该从简易的剑法从头开始的，她却不知不觉的，便从这最繁复难练的三招剑法先练起来。

这三招剑法倘若练到炉火纯青之境，可以在繁花密缀的枝头，随意削下一片花瓣，枝不摇，叶不落，同一朵的另一片花瓣也不会受到损伤。云紫萝毕竟是丢荒了多时，身法也不及从前的轻灵了，练这三招剑法，一口气削落了许多梅花，依然未练成功。

云紫萝叹了口气，想道：“缪大哥若是在旁，只怕又要骂我糟蹋梅花了。”

她本来抑制自己不要想起缪长风的，但却不知不觉又想起那一次的初会情景了。

“落红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两句诗突然从她口中轻轻念了出来。

这是缪长风和她谈论过的诗句，当时她的心境甚是颓唐，缪长风用这两句古人的名句鼓舞她的。但此刻她想起了这两句诗，却又是另有一番感慨了。“每逢我心境颓唐的时候，缪大哥却会鼓励我。但其实他的心境有时也是很苍凉的，只是我却不知道怎样鼓励他。”云紫萝心想。

轻轻的一个叹息过后，云紫萝低头看了看满地残红，不由自己的又想起了小时候读过的那首咏梅花的词了，词道：“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己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她想起南宋诗人陆游所作的这一首词，不仅是因为词中所写的梅花，正象征了她坎坷命运，而且因为她和缪长风的订交，也正是由于此词而起。

她记得那次缪长风与她在梅林初会，当时的情景就和现在一样，她在练剑之后，对着满地残红，不由自己的念出了这首词，缪长风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他们二人还未正式相识，缪长风从她念的这首词中，已经懂得她的心境了。后来缪长风给她念了“落红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两句诗，也正是为了针对她当时颓唐的心境而开导她的。

一样的情景，一样的心境，只是少了当年一个开导她的人在她身边。

阳光透过繁花，在地铺了一层金黄的色彩，云紫萝不禁心中自笑：“我怎的又犯了老毛病了，我不是和缪大哥说过，我要学他一样胸襟宽广，把眼光放得远些，从今之后，不再孤芳自赏了吗？雪里红梅，要学的是梅花不畏寒霜的风格，而不是学她的孤芳自赏啊！”

想至此处，云紫萝不觉胸襟顿然开朗。她拿起剑来正要再练，忽地听得梅林里似有沙沙声响。

声音很轻很轻，若然换是一个寻常人，一定会以为是风吹落叶的声音。但云紫萝自小练过梅花针之类的暗器的，一听就知道是个轻功极为高明之士，正在她的背后偷偷走来。

“难道又有这样巧合之事，我今天刚在梅林练剑，缪大哥又跑到这里来了？不对，决不会是他，他的轻功步法不是这样！”她记起干娘的警告，故

意装作毫无知觉，仔细辨那声音的方向，悄悄倒退几步，突然朝着那人就是反手一剑！

电光石火之间，云紫萝的长剑已是给那人用一把扇子拨开。那人“哎哟”一声，斜跃丈许，叫道：“云姑娘，是我！我此来可是对姑娘并无恶意的。”

云紫萝横剑当胸，抬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来的这个人不是别人，竟是“点苍双煞”中的老二段仇世。

一年多前，段仇世在苏州云紫萝的旧居和她交手，就是败在她这三招剑法之下的。幸亏云紫萝现在剑法生疏，功力也未恢复，只是把他的折扇刺破一个小洞。

段仇世只道她还记着旧仇，故此首先表白来意，接着说道：“段某过去不知好歹，冒犯姑娘，请姑娘恕罪。”

云紫萝插剑入鞘，说道：“我也有得罪段先生之处，这一段梁子，揭过了就算了，还提它作甚。请问段先生来此，有何贵干？”

段仇世说道：“我正是来找云女侠的。”

云紫萝诧道：“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段仇世道：“四个月前，我在八达岭长城脚下，曾见到孟元超，承他不弃，与我已是化敌为友。我从他的口中，得知姑娘是住在三河县的乡下。几天前我到他所说的地方，拜访姑娘，却见尊府已给官府贴上封条。我再回到北京，找着了震远镖局的韩总镖头，这才知道姑娘业已迁居此地。”

云紫萝道：“你这样不怕麻烦的要来找我，为的什么？”

段仇世道：“一来是向姑娘赔礼，二来是为了令郎之事。令郎如今是在点苍山我的卜师兄那里，这件事，云女侠想必已经知道。”

云紫萝早已料到他是为了杨华来找自己，连忙问道：“我那孩子怎么样了？”

段仇世道：“首先我要向姑娘说明一下，当初我们师兄弟抢令郎之时，实是不怀好意。但令郎活泼聪明，惹人怜爱，我们在未曾和孟大侠化敌为友之前，己是非常疼爱这个孩子了。我们师兄弟不揣冒昧，要把平生所学传给令郎，他也对我们拜过师了。此事未得云女侠你的同意，请你原谅。但也请你放心，我们决不会亏待令郎。”

云紫萝道：“你们对拙儿的爱护和心意，我早已明白。他跟你们比跟我好得多，我也不会怪你。你用不着解释了，只请你快点告诉我，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以致你要跑来找我？”

段仇世道：“是出了一件意外之事，必须告诉你的！”

第五十三回　敌人偷袭

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

——李义山

云紫萝心头鹿撞，连忙问说：“我那孩子出了什么事情？”

段仇世道：“云女侠放心，令郎没事，不过——”

云紫萝刚刚松了口气，心弦又再绷紧起来，问道：“不过什么？”

段仇世黯然说道：“令郎没事，我的卜师兄却受了仇家暗算，性命堪忧！”

云紫萝大吃一惊，说道：“是怎么一回事情，你可以说给我知道么？”

段仇世道：“滇南四虎，你还记得么？”

“滇南四虎”焦雷、焦电、焦风、焦云，乃是一母所生的四兄弟。云紫萝在苏州故居暗助孟元超的那天晚上，他们就是先“点苍双煞”而来，想要逮捕孟元超，反而给孟元超杀得大败而逃的。

云紫萝道：“你说的仇家就是滇南四虎么。”

段仇世道：“正是。他们四人是石朝玑的爪牙，那晚他们就是奉了石朝玑之命来逮捕孟大侠的。那晚你想还记得，我们是在他们落败之后，才进去和孟大侠动手的。”云紫萝点了点头，说道：“当时我也已经埋伏在那里了，可惜我没有杀掉他们。”

段仇世道：“事情过后，他们怪我们师兄弟当时袖手旁观，存心看他们出丑。后来不知怎的，又给他们知道了令郎是在我们门下，而令郎和孟大侠的关系又不比寻常，所以，所以他们就把我们师兄弟当作了仇人了。”

云紫萝面上一红，心中己是雪亮，想道：“石朝玑知道华儿是元超的孩子，他们之所以和点苍双煞为难，想必还是奉了石朝玑之命而为，并非单纯私怨。”

段仇世继续说道：“三个月前，他们趁着我不在家里的时候，跑来要抢令郎。俗语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他们是有心来暗算卜师兄，卜师兄冷不及防，先中了他们一支毒箭。一场恶斗结果，卜师兄把他们打跑，自己却受了重伤了。他中了剧毒，据大夫偷偷和我说，恐怕活不过一年！”

云紫萝十分难过，说道：“是我们母于连累了你的卜师兄段仇世道：“云女侠别这么说，令郎是我们的徒弟，卜师兄岂能不保护他呢？当务之急，是当如何善后。”

云紫萝道：“段先生意思怎样？”

段仇世道：“我那卜市兄受伤之后，已与令郎迁居大理某地，地方隐秘，而滇南四虎，那次受伤也很不轻，料想一年之内，不会有事。但一年之后，我的师兄却不知还能不能活在人间，万一师兄不幸死了，令郎必须有个妥善的人照料。”

云紫萝沉吟不语，半晌，黯然说道：“小儿给你们添的麻烦实在大多了。”

段仇世道：“话不是这么说。纵然卜师兄不幸死了，令郎也还是我的徒弟。我报不了仇，还得指望令郎给我报仇呢！”

云紫萝道：“啊，原来段先生现在是急于为令师兄报仇，这个仇是应该早日报的，可惜我现在恐怕帮不了你的忙。”

段仇世道：“云女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师兄的仇只能由我来报，或由令郎来报。但令郎年纪还小，所以我要和你商量，怎样安顿令郎？”

说至此处，云紫萝已经知道他的来意，不由得心乱如麻，暗自想道：“华

儿交回给我，那自是最好不过，唉，但我这初生的婴孩——”

心念未已，果然便听得段仇世接下去说道：“我也曾想过，托孟大侠照料令郎，但孟大侠在小金川和清军作战，恐怕也难兼顾。所以我想还是请你亲自去大理一趟，把令郎接回来吧。”

云紫萝珠泪盈眶，毅然说道：“好，我和你去。但我要先告诉主人一声，请你在此多留一日，好吗？”心里想道：“有干娘和姨妈照顾婴孩，我是应该放心得下的。”

段仇世在见过韩威武之后，业已知道云紫萝新近产子，至今未满百日。当下说道：“我本想把令郎送来的，只因路途遥远，我的仇家又多，恐怕路上出事，所以只好请你亲自去接他了。但只不知你的身体如何，这条路万水千山，可是不很容易走呀。若你不方便立即动身，再待一两个月，大概也还不至于就有意外的。”

云紫萝道：“令师兄现在病中，虽说地方隐秘，也难保不给别人知晓。事不宜迟，我还是明天去吧。我可以在大理照料小儿和你的师兄，让你安心去找仇人。”

段仇世道：“好，那就更好了。”

云紫萝正想带他前往刘家，还未走出梅林，忽听得远处隐隐一声长啸。

啸声人耳，云紫萝不觉怔了一怔，心头卜卜的跳，想道：“我该不至于是听错了吧？难道真的是他来了？”

段仇世也是好生骇异，说道：“听这啸声，此人功力极为深厚的，不知是哪位高人？”

云紫萝道：“好像是缪长风的啸声。”

段仇世道：“不错，缪大侠有龙吟功，我也猜想是他。咦，你听，他似乎是碰上了强敌，正在和人交手！”

云紫萝凝神静听，果然听得一阵阵金铁交鸣之声，心里想道：“我和缪大哥相识以来，从未见过他用剑与别人交手，那次他和震远镖局的人恶斗，也还是空手相搏。如今竟给对方迫得他动用宝剑，看来真的是碰上了劲敌了。”

段仇世则在心里想道：“那次我在烟杆开碑陈德泰的酒店里，碰上了四海神龙齐建业和杨牧，若不是得到缪长风暗中相助，只怕我纵然能够逃脱，也要吃个大大的亏。”于是说道：“缪大侠于我有恩，他碰上强敌，我决不能袖手旁观。云女侠，咱们一同去吧。”

且说缪长风来到了北芒山，放眼一望，山上的梅花正在盛开，想起西侗庭山的那段往事，不觉倍增怅触。

正在他心头怅怅惘惘之际，忽听得密林深处，有两个人说话的声音。

一个说道：“云紫萝这贱货我让你带回去，萧景熙这臭婆娘你可得由我处置。”

另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刘隐农武功不弱，咱们此去，可还不能太过轻敌呢？”

先头那人道：“云紫萝产子未满百日，武功料想生疏，咱们二人联手，还怕对付不了刘隐农和那臭婆娘吗？”

那老者道：“咱们今日虽然是稳操胜券，但也还是小心的好。最好能如你所说，用不着那老狐狸帮手，咱们两人就办妥这件事情。”

缪长风焉能容得别人辱骂他所尊敬的云紫萝？他听得心头火起，便即现

出身形，一声冷笑，迈开大步，向那两个人跑去。

“什么人？给我站住！”那苍老的声音喝道。喝声中，三枚铁莲子飞了过来。

这三枚铁莲子流星闪电般飞来，到了缪长风身前，忽地散开，从三个不同的方向，分别打向缪长风额角的“太阳穴”，胸口的“璇玑穴”，和丹田下面的“窍阴穴”。一手三暗器，上中下三盘全都“照顾”到了。

缪长风识得这人暗器的手法、大吃一惊，心道：“原来是四川唐家的人。”不敢怠慢，连忙施展“弹指神通”的功夫，轮指疾弹，铮、铮、铮三声响过，三枚铁莲子全都给他打落。虽然打落了对方暗器，但缪长风的手指亦已感到一阵酸麻。

说时迟，那时快，那两个人已是出现在缪长风的面前。一个是长须飘拂的老者，一个是短小精悍的中年人，腰间插着两支判官笔。

那老者穿的衣裳十分古怪，一件上衣，前面有四个袋，背心也有一个袋，五个袋都是胀鼓鼓的，显然是装满了暗器。

他看见了缪长风，不觉也是怔了一怔，随即哈哈笑道：“原来是缪大侠，小老儿得罪了。”

缪长风也暂且忍住了气，拱了拱手，说道：“唐老先生，幸会，幸会。”

原来这老头儿正如缪长风所料，乃是四川暗器名家唐家的长辈。

四川唐家是世传的暗器名家，长房家主唐天横，二房家主唐天纵，三房家主唐天直。三兄弟人称“唐家三老”，尤以唐天纵的暗器功夫最为厉害。缪长风碰上的这个老者正是唐天纵。缪长风看在他是武林前辈的份上，不能不对他略为客气。

唐天纵说道：“你们两位还未见过吧，这位是‘连家白眉，连甘沛。”

连家也是有名的武学世家，以“四笔点八脉”的功夫号称武林一绝。连家子弟之中，以连甘沛最得家传衣钵，故此被称“连家白眉”。

连甘沛曾上过西洞庭山捣乱，给萧夫人和云紫萝打得狼狈而逃。这件事情，缪长风是知道的。当下冷冷说道：“久仰了。你们两位，到此何为？”

唐天纵皮笑肉不笑地打了个哈哈，说道：“怎么，缪大侠，你来得我就来不得么？”

缪长风权且忍住了气，说道：“我是来探望萧夫人的，她丈夫生前是我好友，但我却似乎未曾听得他们夫妇说过和你们唐家有甚交情。”

唐天纵冷笑道：“谁说我和他们夫妇有交情了？”

缪长风道：“那么唐老前辈是和刘家相熟？”

唐天纵道：“一定要有相熟的人才能上这北芒山吗？”

连甘沛忽地插口进来，冷笑说道：“缪大侠，我看你不是来找萧夫人的，是来找云紫萝的，对吗？”

缪长风道：“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

唐天纵冷冷说道：“上次我在三河县，碰上了刚从云家出来的孟元超，今日我上北芒山，又碰上了你缪大侠。嘿嘿，人家说云紫萝是美人胚子，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看来人言当真不假了！”

连甘沛哈哈笑道：“当然不假，否则焉能引蝶招蜂？”

缪长风忍无可忍，大怒喝道：“住嘴！”

唐天纵沉了脸色，冷笑说道：“老夫生平未曾受过别人呼喝！怎么，我说了云紫萝，却刺痛了你缪长风了！”

缪长风大怒道："唐天纵，我看在你是武林前辈的份上，对你客气几分。你却说话不像人话，你这把年纪，是活在猪狗身上了！"

唐天纵倒退两步，喝道："缪长风，你胆敢对老夫无礼！"他是暗器名家，倒退这两步，乃是准备施放暗器的。

连甘沛取出判官笔，说道："杀鸡焉用牛刀，唐老先生，请你让我先会一会这一位自命不凡、名满江湖的缪大侠！缪长风，我和你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是来私会情人，我却是要来抓你的情人的！"

缪长风道："原来你们是清廷鹰爪，好，我也和你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们的阴谋诡计我早已听见了，我正是要来打你们这两条鹰犬的！并肩子上吧！"

高手搏斗，切忌气动神浮，连甘沛本来想要激怒缪长风的，不料反而给缪长风激怒，判官双笔划了一道圆弧，登时就扑上来，喝道："姓缪的，你休狂妄，胜得了我这对判官笔，你再领教唐老先生的暗器功夫！"

缪长风凝神静气，待他双笔堪堪点到，蓦地一个"金蝉脱壳"，双指疾弹，铮铮两声，把他的一对判官笔左右弹开。喝道："把你的看家本领施展出来吧，缪某但凭这双肉掌，看你能奈我何哉！"

连甘沛吃了一惊，心道："怪不得他能够在江湖上闯出那么大的名头，这弹指神通的功夫果然是非同凡响！"但他自恃点穴功夫天下无双，虽然吃了一惊，却也并不怎么慌乱。判官笔倏的转锋戳出，变招再攻。这一招变得奇妙之极，只见四方八面，重重笔影，就似有好几个连甘沛同时向他攻来一样。

缪长风也不禁心头一凛，心道："连家的惊神笔法果然是名不虚传！"

原来，"惊神笔法"乃是连家的家传绝技，号称天下无双的点穴笔法。最厉害的地方在于能伤敌手的奇经八脉，多好内功也抵挡不了。它最精妙的一套招数名为"四笔点八脉"，两人联手，合使四支判官笔，一招之内，就能遍袭对方的奇经八脉。连家仗此称雄武林，有史以来，只有金逐流的父亲金世遗一人，曾经破过他们这套"四笔点八脉"的"惊神笔法"。

好在连甘沛只是单独一人，他不可能使出"四笔点八脉"的功夫，只能以一双判官笔施展"双笔点四脉"。不过，虽然威力减了一半，仍是非同凡响！

掌风笔影之中，连甘沛双笔交叉插去，顺势一拖。左笔点向缪长风任督二脉的四处大穴，右笔点向他的少阳、阳明二脉的三处大穴，只要有一处穴道给他点着，缪长风就非得重伤不可！

唐天纵在旁观战，看到了连甘沛使出这一招"惊神笔法"的杀手，也不禁大声为他喝起彩来。心里想道："这招笔法似虚似实，奇幻之极，缪长风的掌力再强，也绝不能同时兼顾四脉，纵然能够荡开正面点来的笔尖，少阳经脉的穴道总是躲不开了。"

哪知心念未已，只听得铮铮铮连声疾响，宛似繁弦急奏，听得人缓不过气来。原来是缪长风蓦地长身跃起，十指连弹，不但把对方的双笔弹开，而且还有余力反点连甘沛的三处穴道。连甘沛一个大翻身，斜跃三步，百忙中退出丈许之外，重重叠叠的笔影登时凌乱不堪！

唐天纵看得大惊失色，暗自思忖："这厮的弹指神通使得如此轻灵巧捷，只怕我的暗器也未必伤得了他！"当下一面观战，一面思索，思索如何出奇制胜，才能替连甘沛挽回败局。

连甘沛身形未稳，只听缪长风喝道：“ 来而不往非礼也，让你也见识见识我的点穴功夫！ ” 当真是如影随形，话犹未了，双指已是点到了连甘沛背后“ 风府穴 ”。

连甘沛在百忙中一个“ 移形换位 ”，双笔反手交叉刺出，还了一招“ 横云断峰 ”。饶是他这一招化解得宜，闪避得快，但听得“ 嗤 ”的一声轻响，他的衣裳已被戳破了一个小洞。幸好还没有给缪长风点着穴道。

缪长风和他过了几招，心里也在暗自称赞对方，想道：“ 幸亏只他一个人能使用双笔来点四脉，倘若连家子弟之中，还有一个如他这样的高手，我可就抵挡不了他们的四笔点八脉了。 ”

点穴的兵器乃是“ 一寸短，一寸险 ”。连甘沛的判官笔只是一尺八寸，在点穴的各种兵器中已经是最短的了。但缪长风以指点穴，却是比他的判官笔更短。他的十根指头忽屈忽伸，每根指头，都像一枝判官笔。高手搏斗，只差毫厘，此时指笔交锋，和肉搏已是差不多，更是招招凶险。连甘沛使尽平生本领，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不由得暗暗叫苦。

他哪知在他的心里叫苦，在旁观者唐天纵的眼中看来，却已是感到有点意外了。唐天纵只道他最多可以抵御十数招的，如今已是三十招开外。

原来缪长风爱武成癖，他见连家的“ 惊神笔法 ”，确是武林一绝，心里不禁想道：“ 可惜连家后继无人，只有一个连甘沛能传衣钵。四笔点八脉的奥妙，我今生恐怕是无缘得见了，真是遗憾之至。不得而思其次，这双笔点四脉的功夫我应该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尽数施展出来，我也好得一窥全豹。 ”正因为他打的是“ 一窥全豹 ”的主意，连甘沛才支持得了这许多时候。

唐天纵也是个武学的大行家，看了一会，也看懂了缪长风的心思。他手里捏着暗器，心里暗暗偷笑。他本来准备好连甘沛一遇危险，他就要发出暗器的，此时却是无需急急出手了。

缪长风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虽然是在酣斗之中，也没放松戒备，戒备对方那个站在一旁观战，虎视眈眈的唐天纵。唐天纵私心窃喜，不觉现于神色，给缪长风看在眼里。

看到了唐天纵得意的神色，缪长风翟然一省，暗自想道：“ 我真是糊涂了，强敌当前，我岂能从容钻研武学？看这老头儿的神气，他定是想我和连甘沛多耗气力之后，他好渔翁得利。 ”此时连甘沛一套“ 双笔点四脉 ”的笔法业已施展了十之七八，缪长风便即放弃“ 一窥全豹 ”的打算，立施杀手。

连甘沛正自使到一招“ 金雕展翅 ”左笔斜飞攻敌，右笔下敛护胸，缪长风闷个真切，右手中指一弹，弹向他的左笔笔尖；左手五指成钩，迅即朝他肩头抓下。

这一招乃是“ 大擒拿手 ”配合上“ 弹指神通 ”的功夫，弹开对方的一支判官笔之后，连甘沛中路的门户大开，肩头的琵琶骨非给他抓碎不可！

眼看连甘沛难逃这掌劈指戳之灾，忽听得叮的一声，原来是唐天纵掷出一枚铜钱，这枚铜钱刚好碰着连甘沛左笔笔尖。

缪长风的中指正向他笔尖弹去，笔尖给铜钱一碰，突然间转了方向。缪长风弹了个空，说时迟，那时快，那枝笔尖已是指到了他的咽喉。

唐天纵会发暗器救护伙伴，这是早已在缪长风意料之中的。但暗器这样的打法，却是大大出他意料之外。

要知暗器若是朝着他的身上要害打来，他早有准备，多厉害的暗器他也能抵挡。如今这暗器却是打他的敌手的兵器，等于令敌手的兵器变招来攻其

不备，要应付可就为难了。这样的打法，不但要内力深厚，而且拿捏时候，也得分秒无差。否则一枚小小的铜钱如何能够碰开一枝发力刺来的判官笔，还能令这枝判官笔攻向敌人要害？饶是缪长风武学精深，见多识广，这样奇妙的暗器打法，他也是从未见过！

掌风笔影之中，只听得有人大叫一声，跌出数丈开外！这个人可不是缪长风，而是连甘沛。

原来在那危险瞬息的霎那之间，缪长风当机立断，挥袖一裹笔尖，左掌化抓为劈，仍然猛劈下去。

连甘沛惊弓之鸟，看见缪长风这一掌猛劈下来，如何还敢抵挡？吓得他连忙倒纵出去。他的身形本来未稳，加上缪长风这股掌力一震，登时摔了个四脚朝天。

缪长风低头一看，只见自己的袖管也被笔尖刺穿了一个小孔，要不是他当机立断，以攻对攻，化解敌招，咽喉要害虽可避开，胸膛的穴道只怕是要给对方刺着了。缪长风脱险之后，心里也是不禁叫了一声“ 侥幸 ”。当下冷笑说道：“ 唐老前辈，我早叫你们并肩子上来，何必鬼鬼祟祟的偷施暗算？不怕辱没了你们唐家天下第一暗器的名头么？ ”

唐天纵变了面色，勉强打了个哈哈，说道：“ 缪大侠，我这暗器可不是打你。 ”缪长风冷笑道：“ 哦，你不是打我，原来你还是帮我的吗？这我倒要多谢你了。连甘沛，你的自己人暗算你，这可就怪我不得了，你去找他算帐吧！ ”

这番“ 反话 ”说得唐天纵面红耳热，说得连甘沛亦是大为尴尬。他刚才一个鲤鱼打挺翻起身来，一双眼眸望着唐天纵，做声不得。

唐天纵老羞成怒，喝道：“ 缪长风，你莫说风凉话儿，既然你要见识老夫的本领，老夫也何妨让你开开眼界。连甘沛，你歇歇，让我来！ ”

缪长风哈哈笑道：“ 对啦，我想你是成名的武林前辈，是不该像小孩子那样撒赖的。最好你们还是并肩子齐上，省得待会儿又要偷施暗算！ ”

唐天纵哼了一声，喝道：“ 别耍油嘴，只要你接得下老夫这几件暗器，我与连甘沛马上下山！ ”话声未了，把手一扬，三枚飞锥排成一个品字，向着缪长风的上中下三盘分别打来。

缪长风只道他有更奇妙的暗器手法打来，不觉怔了一怔，心里想道：“ 奇怪，何以还不及刚才？ ”原来唐天纵这三枚飞锥的打法，虽然也算得凌厉狠辣的打法，倘若换是别人打的，那就是一等一的暗器功夫了。但以唐天纵天下第一暗器高手的身份，这样的打法，却是平平无奇了。

哪知缪长风心念未已，正在准备接他这“ 平平无奇 ”的三枚飞锥之际，忽地眼前金星闪烁，一蓬梅花针突然飞了到来！

梅花针是暗器中份量最轻的一种，比之沉重的飞锥，不可同日而语。即使两种暗器同时发出，也该是飞锥先至。哪知唐天纵的暗器另有一功，梅花针竟然后发先至！

好个缪长风、在这间不容发之际，滴溜溜一个转身，身上的衣裳就像涨满了的风帆一样，只听得嗤嗤之声，不绝于耳，那一把梅花针，全都插在他的衣上。

说时迟，那时快，那排成品字形的三枚飞锥也朝着他打来了，缪长风提一口气，平地拔起，打他下盘的飞锥落了空，打他中盘的飞锥几乎是擦着他的脚底飞过，打他上盘的飞锥给他挥袖击落，三枚飞锥依然以品字形的插在

地上。

缪长风一声长啸，衣裳上插满的梅花针雨点般的落下。唐天纵喝彩道：“缪大侠的太清气功果然名不虚传！”一扬手，又是同时发出了六柄飞刀。

缪长风一看衣裳上密密麻麻的针孔，心里亦是不禁暗暗吃惊。只见那六柄飞刀虽然同时发出，却是参差不齐的向他飞来。表面看来，似乎准头甚参差，但缪长风可是不敢有丝毫大意。

前面两柄飞刀从缪长风左右两旁飞过，距离少说也在三尺开外，按说稍微会打暗器的人，准头都不会这样差的，缪长风心里想道：“不知这老贼弄甚玄虚？”心念未已，忽觉背后有金刃劈风之声，原来是那两柄飞过去了的飞刀又飞回来了，飞回来的速度更快更劲！而跟着来的第二排的两柄飞刀也刚好飞到他的面前。缪长风登时背腹受敌！

幸亏缪长风未曾轻敌，早有提防，拔剑出鞘，反手一挥，将后面两柄飞刀击落。左手一招，接了一柄飞刀，霍的一个“凤点头”，又避开了一柄飞刀。迅即把手中的飞刀掷出，　　两声，把第三排的两口飞刀也击落了。

唐天纵这六柄飞刀，虽然给缪长风或是闪开，或是击落，但亦已把他闹得个手忙脚乱了。

缪长风心里想道：“这老头儿不知还有多少古怪的打法？”心念一动，趁着唐天纵后继的暗器将发未发之际，突然向连甘沛扑去。喝道：“我说过的话算数，你们并肩子上吧！”

连甘沛大怒喝道：“你当我是好欺负的吗？哼，哼，这是你自己找死，可不能怪我以多欺少！”

缪长风笑道：“不错，是我有言在先，要你们并肩子上的，你也用不着交代什么门面话了，且看是谁找死吧？”说话之间，已是闪电般的向连甘沛刺出了七剑。

连甘沛是恃着有强援在旁，才敢和缪长风再度交锋的。其实他刚刚领教过缪长风的厉害，表面虽然气怒交加，似乎非要和缪长风拼命不可，心里可着实有些怯意。

缪长风有剑在手，比刚才空手应敌，自是更为厉害，连甘沛使出生平本领，奋力解了七招，七招中险象环生，惊得他冷汗涔涔而下，心道：“唐老头儿难道真的存心看我出丑吗？怎的还不出手？”缪长风的剑招宛似长江大河，滚滚而上，连甘沛前后左右的退路，全都为他剑势所封，他要想逃出剑圈，躲到唐天纵身边，已是不行了。

原来缪长风之所以要把连甘沛卷入漩涡，正是要使得唐天纵有所顾忌的。唐天纵的奇妙手法层出不穷。缪长风自忖久战下去，只怕没有把握能够完全躲避得开。

唐天纵看了片刻，把缪长风的剑法身法看得较为清楚之后，心里想道：“我再不出手，连甘沛只怕要糟！”当下一声冷笑，说道：“缪长风，你以为这样就可以令我投鼠忌器了吗？嘿嘿，你还未知道我唐家暗器的厉害呢！看镖！”

他的暗器手法果然奇妙，三枝飞镖就似长着眼睛似的，都是对准了缪长风飞来，连缪长风闪避的方位都计算在内。缪长风和连甘沛虽是在激烈的搏斗之中，他的暗器也不怕误伤了连甘沛。

不过，他的暗器虽然不怕误伤了连甘沛，但好几种独门古怪的打法却是不能使用了。例如“满天花雨”的梅花针打法，暗器连环互撞攻敌不意的打

法等等，倘若使了出来，那就难保不会误伤连甘沛了。

缪长风的目的达到了一半，但从整体来说，却还是得不偿失，害多利少。

不错，唐天纵比较正常的打法，他是可以从容应付了。但为了应付唐天纵的暗器，他也不能全力对付连甘沛了。

连甘沛本领虽然比不上他，连家的“ 惊神笔法 ”也还是武林一绝。

缪长风力战两大高手，唐天纵的暗器尤其令他防不胜防。他的内功虽然深厚，时间一久，也是渐渐感到有点精神不济了。

云紫萝和段仇世向山下奔去，还未走出梅林，忽又听得一声长啸，但这次的啸声，却是从山上传来的。

云紫萝吃了一惊，失声叫道：“ 不对！ ”

段仇世道：“ 什么不对？ ”

云紫萝道：“ 这不是缪长风的啸声！ ”

段仇世道：“ 不错，这啸声苍老得多。你赶快回家一看，只怕来的鹰爪不止一批。缪大侠那里，我去帮他的忙。 ”

段仇世想得到的云紫萝也想到了，而且在她定了定神之后，还听出了这个啸声就是她的干爹刘隐农的声音。

她知道干爹是身负绝技的武林侠隐，但武功究竟高到什么程度，她还没有见过，一听得干爹的啸声从家里传来，不由得心慌意乱，连忙说道：“ 好，你们赶跑鹰爪，赶快上来；我们打退敌人，也立即下去。 ”

不出段仇世的所料，鹰爪来的果然不止一批，缪长风在山腰遭遇强敌之际，也正是刘家被鹰爪骚扰之时。

刘隐农是个棋迷，平日家居无事，两夫妻总是以下棋来作消遣的。他妻子的棋艺比他差得多，萧夫人却是个中好手，所以萧夫人来了之后，刘隐农才算是找到了对手。

这天早上，他和萧夫人下了一盘围棋，胜了半子，兴犹未尽，要和萧夫人再下一盘。萧夫人道：“ 老爹子，你的棋越下越好，我是甘拜下风的了。 ”刘隐农道：“ 我知道刚才这盘你是故意让给我的，算不得数。 ”萧夫人不觉笑道：“ 你听，你的干外孙正在哭呢，我出去照料照料他，回头再陪你下棋。 ”

刘隐农道：“ 紫萝呢？ ”

萧夫人笑道：“ 她已经出去了，想必是到梅林练剑吧，你不知道么？ ”

原来云紫萝外出的时候，刘隐农正在苦思一着，全副心神都放在棋盘上，对外面的一切竟是听而不闻。萧夫人告诉了他，他才知道，不禁哈哈笑道：“ 我真是糊涂了。好，你先出去看看孩子，我在这里给你摆个残局。 ”

刘隐农的妻子在外面厅堂听见他们说话，笑道：“ 孩子哭得这样响，亏你们还能专心下棋。隐农，不是我说你，你也太着迷了，若不是萧大嫂提醒你，只怕外面闹得天翻地覆，你都不知道呢？ ”

刘隐农在里面笑道，“ 这可不见得，若是敌人来了，我的耳朵可就灵了。孩子哭我却没有办法哄他，所以只好装作听不见了。 ”

刘夫人抱着孩子摇呀摇的，哄他别哭。孩子仍然哭个不停。

萧夫人走了出来，说道：“ 看样子，小宝宝敢情是要想吃奶了。紫萝去了多久了，怎的还不回来？ ”

刘夫人道：“ 她去梅林练剑，大概就快回来的了。我给小宝宝先喂鹿奶吧，你替我抱一会儿，我去取奶。 ”

她正要把婴儿交给萧夫人，忽听得有脚步声走来，走得又快又轻，在孩

子的哭声中几乎听不见，是走到了门前才发觉的。

刘夫人喜道：“紫萝，你回来正好，快给孩子喂奶。”

不料“乓”的一声，大门推开，那个人冲了进来，竟然不是云紫萝，而是一个尖嘴削腮的老头子。

萧夫人吃了一惊，喝道：“你这只老狐狸来作什么？”迅即一掌向那老头打去。

原来这个老者不是别人，正是曾经和萧夫人交过手的那个“通天狐”楚天雄。

楚天雄身手比萧夫人还更敏捷，一进来就看清楚了眼前的情况，立即骈指点向刘夫人的面门，抢她怀中的婴儿。他估计刘夫人要保护婴儿，必然有所顾忌，这是避强攻弱的打法。

刘夫人虽然也会武功，却不很强，突然遭遇强敌袭击，果然只是一个照面，就给楚天雄抢了婴儿，她由于不肯放松，给楚天雄以擒拿手法一拗手腕，婴儿脱手抛出，刘夫人摔倒地上。

萧夫人一掌向楚天雄劈下，可惜业已迟了一步，刘夫人抛出的婴儿正朝着这一方落下。萧夫人连忙发掌，来抢婴儿。楚天雄喝道：“你不要孩子的性命，那就上来！”

两人的动作都是快到极点，倘若没有一方退让的话，婴孩一跌下来，势必给他们撕成两半。萧夫人如何敢和楚天雄硬抢。

幸亏她的武功亦已到了能发能收之境，在这间不容发之际，倏地把身形煞住。明知婴孩到了楚天雄手中，必定要给他拿来当作人质，但为了不想伤害婴孩，也只好宁可如此了。

楚天雄哈哈大笑，伸手便接婴孩，不料嘴巴未曾合拢，忽地哇的一声叫了出来。同时虎口一麻，楚天雄不由自己的倒退三步。原来是刘隐农掷出三枚棋子，两枚打进他的嘴巴，一枚打着他的虎口。楚天雄的一条右臂登时不听使唤，两齿门牙也给打落了。

婴孩跌了下来，刚好给萧夫人接住。

这个刚满百日的婴儿，怎知自己这条小命是从鬼门关上给捡回来的，他在半空中翻了一个筋斗，跌入萧夫人怀里，大概以为是大人和他玩耍，本来还在哭着的，此时却是破涕而笑了。

说时迟，那时快，刘隐农已是端着棋盘，跑了出来，喝道：“你这老狐狸扰乱了我的棋兴，我非和你算帐不可！照打！”

楚天雄以轻功见长，不料竟然未能避开对方三枚小小的棋子，吃了这个大亏，不由得又惊又怒。但他绰号。“通天狐”，最会见风使舵，他吃了大亏，当然亦已知道对方乃是劲敌，一个刘隐农他自忖已是难以应付，何况还有一个本领也甚高强的萧夫人在旁，三十六计，自是走为上计了。刘隐农举起棋盘，兜头打下，楚天雄一个盘龙绕步，连逃盯闪，跑出大门。刘隐农喝道：“你搞得我的棋下不成了，你给我背棋盘吧！楚天雄觉得背后劲风扑到，连忙斜身一跃，身形未稳，背心突然如受巨石所压，痛得他哇哇大叫，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原来刘隐农先发一记劈空掌，算准了他要跃过一旁闪避，棋盘先朝着那个方位摔去。刘隐农的内功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劈空掌所发的掌风劲而有声，摔出的棋盘却是无声无息。楚天雄不敢回头，只凭听风辨器之术，只道已经避开了他的暗器，哪知刚好着了他的道儿。

第五十四回　宝刀未老

岁将晚，客争笑，问衰翁：“平生豪气安在？走马为谁雄？何似当筵虎士，挥手弦声响处，双雁落遥空。老矣真堪愧！回首望云中。”

——叶梦得

云紫萝飞跑回家，刚好碰上负痛狂奔出来的楚天雄。云紫萝拔剑出鞘，唰的便是一招“玉女投梭”，向他刺去。

楚天雄正在痛得眼前金星乱冒，这一剑如何躲避得开？‘嗤”的一声剑锋划过，楚天雄的左臂给划开了一条长长的伤口。

但楚天雄的功力毕竟是比云紫萝高出许多，双臂受伤，横时一撞，居然也把云紫萝手中的青钢剑撞得脱手飞出，大吼一声，就像负伤的野兽狂嗥似的，落荒而逃，转瞬间已是滚下山坡，去得远了。

刘隐农恐怕云紫萝产后虚弱，被敌所伤，不敢去追，先把云紫萝扶稳，说道，“紫萝，你没事吧？”

云紫萝道：“没事。可惜给这老狐狸跑了。我的孩子没事吧？”

刘隐农笑道：“你进去看看，他正在笑呢。这老狐狸给你刺了一剑，你也可以稍泄心头之气了，就让他去吧。”

云紫萝回到家中，从萧夫人手里接过婴儿，笑道：“你这小把戏，你还得意，你可知道你这小生命是公公给你捡回来的？”

萧夫人道：“你怎么去了这许久才回来，他刚才哭得好厉害，敢情是肚子饿了，你赶快给他喂奶吧。”

刘隐农哈哈笑道：“好了，现在没有事了，我的干女儿也回来了，咱们又可以下棋啦。萧大嫂，我给你摆个残局，这个残局叫做‘十王走马’，瞧你能不能拆解？”刘夫人啐道：“老头子，你就只会下棋。”刘隐农笑道：“我也会打贼呀，我说过贼人一来，我的耳朵就灵了，我没说错吧。”刘夫人道：“呸，夸什么大口，你还是捉不着这个老贼。”

云紫萝笑道：“干娘，你别责怪干爹，他是为了照顾我，才让这老狐狸跑了的。但干爹你也别下棋啦，有件紧要的事情，正要请你帮忙。”

刘隐农道：“什么事情？”

云紫萝说道：“缪长风在山腰碰上强敌，段仇世已经跑去帮他，但强敌来的不只一人，恐怕段仇世未必对付得了。”

刘隐农笑道：“既然是老朋友来了，我这老头子理该略尽地主之谊。好吧，那局‘十王走马，的残棋，只好留回来，再和你的姨妈拆解了。”

缪长风力敌两大高手，饶是他内功深厚，额头亦已见汗。

唐天纵的确不愧是号称天下第一的暗器名家，各种各样的暗器层出不穷，越打越狠，暗器都像长着眼睛似的，尽朝着缪长风的要害打来，却没有一枚误伤连甘沛。

连甘沛占了上风，精神大振，一对判官笔使得龙飞凤舞！乘暇抵隙，笔尖所指，也全是缪长风的要害穴道。剧战中缪长风为了闪避唐天纵的暗器，一个疏神，给笔尖划破了他的袖管。连甘沛得意之极，纵声笑道：“好，看你还敢卖狂！乘乘的给我磕一个头，叫我唐老爷子饶你。”

缪长风大怒，突出险招，银光疾闪，一剑从连甘沛意想不到的方位刺去。唐天纵一见不妙，连忙发出暗器替连甘沛解困。

只听得“嗤”的一声响，剑尖不但刺穿了连甘沛的衣裳，而且还划破了

他的皮肉。虽然不是重伤，但吃的亏已是比缪长风刚才所吃的亏更大了。
可是在缪长风刺伤连甘沛的同时，他也开始吃唐天纵暗器的亏。
原来唐天纵刚才的那枚暗器，他本来是可以避开了，但若然躲避暗器，就不能刺伤连甘沛。缪长风之所以使出险招，为的就是要报连甘沛一笔之仇，焉肯放松了他？是以只好强接唐天纵的暗器。
这是一枝只有五寸多长的飞镖，缪长风接到手中，忽地感到掌心炽热，连忙抛开。低头一看，只见掌心已是起了许多泡。原来唐天纵用的这个暗器名为“蝎子镖”，镖上蘸了毒粉，接到手中，就像给毒蝎螫过一样。缪长风的手上沾了毒粉，虽然不足致他死命，使剑已是没有刚才灵活。
缪长风冷笑道：“天下第一暗器名家，原来用的竟是这等下三滥的暗器！”原来武林中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名门正派中人，都是不喜使用喂过毒的暗器的。
唐天纵老羞成怒，哼了一声，说道：“胜者为强，你管我用什么暗器？你若惧怕，趁早投降。”
缪长风斥道：“放你的屁，我本来尊敬你是武林前辈，你却甘心做鞑子的爪牙，哼，你不知羞耻，我也为你羞耻！”
唐天纵喝道：“缪长风，你死到临头，还敢猖狂？”
缪长风哈哈笑道：“死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大丈夫死则死耳，何足惧哉？缪某人就是死了，也胜于你像一条老狗的活着。好，你不怕天下英雄笑话，尽管把你的毒青子（暗器）朝我打来吧！就只怕你想杀我，也未必就能如你所愿！”
唐天纵给他骂得脸上一阵红一阵青，冷笑说道：“我就是用毒青子杀了你，这里除了连甘沛之外，还有何人知道？怕什么别人笑话？好，你说我杀不了你，那就请看我的手段！”冷笑声中，双手连扬，铁莲子、梅花针、透骨钉、瓦风镖、飞刀、袖 箭，各种各样的暗器严如洒了满天花雨，全都是喂过毒的。
缪长风使出一套绵密异常的防身剑法，只听得叮叮 之声不绝于耳，由于唐天纵怕误伤了连甘沛，好些古怪的独门手法不便施展出来，但饶是如此，也还是有一枚骨钉、一技甩手箭射入了缪长风的防身剑圈之内，险些儿把他伤了。
在缪长风抵御这满空飞舞的暗器之时，连甘沛也是吓出了一身冷汗。要知唐天纵虽然有把握可以避免伤他，他却是不能不害怕误中了有毒的暗器的。
连甘沛本是和缪长风作绕身游斗的，缪长凤的剑光霍霍展开，把暗器激荡，四处飞散，连甘沛怕受误伤，和缪长风的距离越来越远，渐渐他的判官笔已是够不上和缪长风的长剑交锋了。不过，他的判官笔却也是越展越快，好似化作了两道护身的银虹，那不是为了攻敌，而是为了预防万一。
唐天纵五个口袋的暗器，只有一个袋的暗器是有毒的，已经用得差不多了，还没有伤着缪长风，不禁心头火起，叫道：“连甘沛，你退下来吧，你不是帮我的忙，你是帮了我的倒忙了！”此时有唐天纵暴风骤雨般的暗器给他掩护，他要退出圈子，缪长风已是无法阻拦。
连甘沛在武林中的地位虽然比不上唐天纵，也是武学名家的身份，听了唐天纵的话，不觉羞愧难当。但为了顾全性命，也只好依从唐天纵的吩咐，默不作声地跳出圈子了。

正在他朝着唐天纵跑过去的时候，忽地林中窜出一条人影，也在朝着他跑来。

唐天纵喝道：“ 什么人？ ” 一抖两枝 “ 蝎子镖 ”，立即朝那人打去。

那人朗声说道：“ 点苍派段仇世特来领教你们唐家的暗器功夫！ ” 双手一伸，竟然把他胁两枝蝎子镖接到手中。唐天纵暗器出手，便即冷笑说道：“ 好，你要见识，那就让你见识吧。知道厉害了么？倒也，倒也！ ”

不料段仇世接了两支 ” 蝎子镖 ”，只是身形一晃，却没跌倒，反而纵声笑道：“ 原来号称暗器天下第一的唐家，使的是这种下三滥的暗器，嘿嘿，领教了！ ” 笑声中身形几个起伏，已是扑到了唐天纵的跟前。

原来段仇世练有毒掌功夫。唐天纵若是使用普通的暗器打他，用上奇妙的手法，段仇世只怕难免受伤，如今用 “ 蝎子镖 ” 打他，他练有毒掌的功夫，以毒攻毒，接在手中，却是毫无妨碍。

唐天纵料不到他的手法如此之快，他只道段仇世接了 “ 蝎子镖 ” 非中毒晕迷不可的，是以续发的暗器就不是打他而是打缪长风了。

段仇世身形几个起伏，绕着 “ 之 ” 字跑来，却还是快得出乎唐天纵意料之外，暗器是打远不打近的，待到他要转过来对付段仇世之时，已是来不及了。

段仇世一声大喝，双掌齐飞，喝道：“ 让你也见识见识我的功夫！嘿嘿，你用毒青子对付我，那也休怪我用毒掌对付你。 ”

唐天纵横掌当胸，一招 “ 拂云手 ” 将他双掌荡开，“ 哎呀 ” 的叫了一声，跌出数丈开外。段仇世哈哈大笑，扑上去便要擒他，忽听得缪长风叫道 :“ 段兄，小心！ ”

话犹未了，只听得 “ 轰隆 ” 一声，一枚暗器已是在段仇世面前爆炸开来！原来这是唐天纵一种极其歹毒的独门暗器，名力 “ 毒雾金针烈焰弹 ”，内中藏着火药，爆炸之后，喷出毒雾，而且烟雾之中，还裹有许多细如牛毛的梅花针。刚才他是恐怕误伤伙伴，才没有使用的。

幸亏缪长风及时提醒，在这间不容发之际，段仇世使出了超卓的轻功，身形平地拔起，一个 “ 鹞子翻身 ”，斜飞出去，这才没惹火焚身。但饶是如此，亦已吸进了一口毒雾，中了两根梅花针。

两根梅花针不是射着穴道，并无大碍，但那口毒雾吸了进去，段仇世却是不禁有点感觉头晕目眩了。

段仇世知道这是生死关头，稍缓片刻，唐天纵的歹毒暗器陆续发出，自己性命难保。当下不顾业已中毒，连忙默运玄功，暂时闭了呼吸，迅如闪电般的疾扑上去，叫唐天纵腾不出手来。

唐天纵也怕吸着毒雾，暗器一出手，登时又再滚出数丈开外。刚刚在他跳起之际，段仇世扑了到来，双掌一交，两人都是同时退了一步。

原来唐天纵刚才那一跤乃是假装摔倒，以便使用暗器的。论他的内功造诣，虽然比不上缪长凤，却也不在段仇世之下。

段仇世见他连接自己两次毒掌，神色如常，不禁好生惊异。仔细看个清楚之时，这才知道唐天纵戴了一对鹿皮手套。要知唐天纵是暗器第一高手，他能用喂毒豹暗器伤人，自然也知道如何防备。他这对鹿皮手套，就是用来接有毒的暗器的，此时对付段仇世的毒掌，也刚好派上了用场。

两人功力相若，段仇世吸了一口毒雾，不免稍受影响。而唐天纵却是无须顾忌，如此一来，此消彼长，当然是唐天纵大占上风了。

唐天纵哈哈笑道：“你的毒掌济不了事，认输了吧。据我所知，缪长风与你也无甚交情，你何苦为他卖命？”

段仇世吐出一口浊气，张开折扇，闷声不响的和他缠斗。

另一边，缪长风亦已追上了连甘沛，在作第三次的交手了。

三度交锋，更为激烈，缪长风吃亏在右掌蘸了毒粉，麻木不灵，只能用左手使剑，剑法的威力不免打了折扣。但虽然如此，也还是要比连甘沛稍胜一筹。

连甘沛甚是溜滑，一看唐天纵业已大占上风，便即打定主意，只守不攻，等待唐天纵打败了段仇世之后再来帮他。他的惊神笔法也是武林一绝，缪长风虽然稍胜一筹，要想在急切之间取胜，却也不能。

唐天纵以绵掌功夫应敌，柔中寓刚，能守能攻。段仇世吸了毒雾，精神不济，相形见绌。剧斗中唐天纵一招“游空换爪”，嗤的一声，把他的折扇撕破，哈哈笑道：“我不用暗器，也能胜你，你服不服？”他知道段仇世极为好胜，特地要激恼他的。其实他刚才若不是用了“毒雾金针烈焰弹”，最多只能和段仇世打成平手，此际他的暗器已是所剩无多，还要留来对付缪长风，既然稳操胜券。自是乐得说些风凉话儿了。

段仇世果然中计，给他激怒，骂道：“呸，不要脸！”一抖破扇，扇骨枝枝露出，好似抓着一把短剑，向唐天纵刺去。一柄破扇，在他手中，竟然变作了一件奇特的兵器。

唐天纵冷笑道：“好呀，要拼命么？”双掌盘旋飞舞，不让段仇世有反扑的机会。段仇世这个打法甚耗内力，他本来已是精神不济，扑攻不逞，渐渐陷于再衰三竭的境地。唐天纵找到了他的破绽，猛地一声大喝，立施杀手。

在段仇世和唐天纵缠斗这段时间，缪长风亦是加紧攻敌。他好似看破了连甘沛的心思，十数招过后，剑法一变，完全舍弃稳健的打法，连使险招，招招凌厉，剑尖所指，都是连甘沛的穴道要害。连甘沛号称天下第一点穴名家，但因功力不及对方，此时反而给缪长风的刺穴剑克制了。

连甘沛给他杀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心中暗暗叫苦。只怕等不到唐天纵跑来帮他，他已是要伤在缪长风剑下。剧战中缪长风一剑疾刺过去，连甘沛双笔横胸，全力招架，只听得“铮”的一声，火花四溅，连甘沛的判官笔损了一个缺口，吓得心胆俱寒，只道要糟，忽觉微风飒然，缪长凤已是从他身旁掠过去。

缪长风为了替好友解危，无暇伤敌。一招凌厉的剑招，迫退了连甘沛，立即使出“八步赶蝉”的超卓轻功，飞快的扑上前去。他来得可正是时候，唐天纵刚刚在向段仇世施展杀手。

缪长风大喝一声，一招“鹏搏九霄”，脚尖尚未沾地，长剑已是凌空刺下。

掌风剑影之中，只听得“咔嚓”一声，段仇世的一条右臂给唐天纵扭脱了臼。唐天纵也给他的一枝扇骨刺伤了小腹。伤得不深，可也见了血了。这还是唐天纵见机得早，他受了一点轻伤，避开了缪长风这足以令他致命的一剑。

唐天纵一个“鹞子翻身”，倒跃出数丈开外，暗器立即发出。此时他去了顾忌，暗器的手法更见奇妙。缪长风解了好友之困，自己反而给暗器困住了。

段仇世右臂脱了臼，无法帮长风的忙。只能暂且躲开，忍着疼痛，自行

驳续。

这么一来，在唐天纵是去了顾忌，在缪长风则是又难免要为段仇世担心了。要知连甘沛并未受伤。他若是跑来伤害段仇世，段仇世如何抵敌？

好在连甘沛惊魂未定，一时间可还不敢扑上前来。待他看清楚了目前的形势，刚刚想到可以趁这机会去活捉段仇世的时候，对方的救星已经来到。

这个救星乃是从家中火速赶来的刘隐农，他在满天飞舞的暗器之中，举起棋盘，大摇大摆的向唐天纵走去。

只听得叮叮哈哈之声，不绝于耳。说也奇怪，那满空飞舞的暗器，竟然纷纷落在他的棋盘之上。原来他的棋盘，乃是一块磁铁，铁制的暗器，全被他的棋盘所吸。多奇妙的手法，也是没用。

刘隐农哈哈大笑，说道：“ 我收了这许多破铜烂铁，倒可以开个杂货店了。缪大侠，请你暂且歇歇，让我见识见识唐家的天下第一的暗器功夫。 ”须知以他和缪长风的身份，自是不能以二敌一。

唐天纵一声不响，在他的笑声中把手一扬，又发出两枚暗器，这两枚暗器带着碧绿色的光华飞来，刘隐农端起棋盘一接，暗器竟然不是向他的棋盘落下。刘隐农叫道：“ 啊呀，老头子这回要糟了！ ”

原来这是两枚玉制的暗器，不受磁铁吸引。唐天纵好似算准了刘隐农躲闪的方位似的，那两枚暗器到了他的面前，突然一个拐弯，全都打到他的身上。

唐天纵得意之极，哈哈笑道：“ 唐家的暗器功夫怎么样？没有让你失望吧？ ”笑声未绝，忽然定了眼珠，看得呆了。

原来他这两枚暗器是恰好打着刘隐农的琵琶骨的，武功多好的人，琵琶骨一给打碎，也非变成废人不可。而唐天纵用重手法发出的这两枚暗器，是自信必定可以打碎刘隐农的琵琶骨的。

哪知打着的部位丝毫不差，那两枚暗器却从他肩上滑下来，刘隐农身形不动，手臂不抬，只把掌心一摊，那两枚暗器就顺着他的手臂滑下，落在他的掌心。

看来好似玩把戏一样，其实乃是一种极为高明的卸力消劲的功夫，暗器一触着他的肩头，他略一沉肩，就把暗器的力道完全消解。这种功夫，有个名堂叫做“ 沾衣十八跌 ”，练到炉火纯青之境，多猛的力道打到身上，自己也无须反击，对方一沾着衣裳，便要摔倒。刘隐农的“ 沾衣十八跌 ”功夫尚还未到炉火纯青之境，但也相去不远了。

刘隐农拈起那两枚暗器一瞧，笑道：“ 果然我没失望，你大概是把尊夫人的饰物都送了给我吧，我可发了一笔小财。多谢，多谢。 ”

唐天纵是个武学的大行家，见他露出了这手功夫，比起自己刚才所发的暗器被他的棋盘所吸，吃惊更甚，哪里还敢回嘴，连忙再发一枚“ 毒雾金针烈焰弹 ”，藉着烟雾遮掩，飞快奔逃。

连甘沛比他还更机灵，刘隐农一来，他已知不妙，先自逃跑。待到雾散烟消，这两人的影子也都不见了。

缪长风在刘隐农未归隐之前，是曾经和他见过一面的，段仇世和他则是初次相识。此时段仇世的断日已经驳好，与缪长风一同上前道谢。

刘隐农笑道：“ 谢什么，缪兄，你若是有功夫陪我下棋；我就高兴了。 ”

缪长风笑道：“ 我的棋下得不行，不过这位段兄却是高手。 ”

段仇世道：“ 缪兄，我和你似乎只谈论武功，我的棋下得如何，你又怎

么知道？”

缪长风说道：“人的名儿，树的影儿，那是遮掩不了的。我未见过，可也曾听过呀。”原来段仇世是贵公子出身，琴棋诗画，样样当行，和宋腾霄一样，都是武林中颇著声名的才子。

刘隐农大喜道：“段兄，古人挽留嘉宾，有作平原十日之饮的雅事，我愧无旨酒以奉嘉宾，只能和你下十天的棋了。”

段仇世笑道：“只怕北宫望可不许咱们有这样十天的闲情逸致呢。”

刘隐农道：“你怕他们还会再来？”

段仇世道：“他们今日虽然一败涂地，但料想不会就此罢休，倒也不可不防。”

刘隐农大为扫兴，说道：“十天不行，三天总行吧。他们要回北京报讯，再来也总得在三天之后。”

段仇世说道：“难得老前辈有此雅兴，我拼着今晚不睡，和老前辈下个一天一夜就是。”

刘隐农翟然一省。笑道：“我又是老糊涂了，你们今日来到荒山，想必是另有要事，对吗？”

缪长风道：“我一来是探望你老爷子，二来是给萧夫人报讯的。”

段仇世道：“我则是为了云女侠的事情来的，她这事说来话长。”

刘隐农道：“既是说来话长，那就慢慢再说。她已经知道你要说的事情没有？”

段仇世道：“刚才我已经见过她了，我的来意，她业已知道。”

他们边走边说，不知不觉，已绎回到刘家。刘隐农道：“好，她既然已经知道，咱们现在先去下棋。”

云紫萝抱着孩子迎出来，和缪长风见了面，两人心里都是有许多说不出的感触。

刘夫人摇了摇头，埋怨丈夫道：“客人远来；你就只知道拉人下棋。”

刘隐农笑道：“我这也是接待客人呀。段兄是初交，由我接待。缪兄是熟朋友，你们替我招呼吧。萧大嫂，他有消息带给你呢。”

刘隐农口里说话，手里已是拿起棋盘，走在前头，给段仇世引路了。

众人见他棋瘾如此之大，都是不觉好笑。刘夫人不禁又摇了摇头，说道：“我真是拿他没有办法。”

萧夫人笑道：“缪大哥，我还以为你是特地来探紫萝的呢？”

缪长凤道：“大嫂，我给你带来一个天大的喜讯。邵鹤年已经找着了。还有凑巧的事呢，就在我见着鹤年那天，还见着两个人，你猜是谁？”

萧夫人笑道：“我怎么猜得着？”

缪长凤道：“就是鹤年的妹妹和你的女儿。”

萧夫人大喜道：“啊，这两个丫头你也见着了，在哪里见着的。”

缪长风道：“在禹城五龙帮的总舵。”当下将那件事情原原本本说给萧夫人知道，云紫萝笑：“这么说月仙表妹和鹤年已是和好如初了。”

萧夫人说道：“鹤年是个老实孩子，只是我家丫头脾气不好，老是喜欢和他闹点别扭。如今但得他们和好如初，我也可以了却一重心事了。”接着笑道，“长风，你的侄儿侄女都快要成家了，你还是孤家寡人，不害臊么？要不要我给你作个媒？”缪长风笑道：“多谢老嫂子关心，咱们今日不谈这个。”

云紫萝咳嗽一声，移转话题，替缪长风解窘，说道：“缪大哥，你怎么知道我们这个地址？”

缪长风道：“我在扬州见着了孟元超，是元超告诉我的。”

萧夫人道：“那位扶桑派的女掌门林无双还是和他在一起吗？”

缪长风道：“林无双已经回转泰山，元超和他的好朋友宋腾霄、师妹吕思美一同返回小金川。”

萧夫人若有所思，半晌说道：“人生真是讲究一个缘字，旁人看来，孟元超和他的师妹应该是最合适的一对，谁知他却和海外归来的林无双投缘，而他的师妹却爱上了他的好朋友。”她特地强调一个“缘”字，自是有意说给缪长凤和云紫萝听的。

缪长风道：“紫萝，听说段仇世有紧要事情找你，那是何事？”

云紫萝眼圈一红，说道：“都是我的命苦，连累了孩子。”当下把卜天雕遭敌暗算，命在垂危，段仇世要为师兄报仇，无暇照顾杨华等等事情，向缪长风说了。

缪长风道：“既然如此，令郎当然要接回来。”

云紫萝叹门气道：“我就是只怕顾得了大的，顾不了小的。”

萧夫人说道：“你这小宝贝交给我和你的干娘好啦。反正我们都要离开这座荒山的，到别处地方落户，我们可以请个奶妈带他。”刘夫人说道：“即使请不到奶妈也不用发愁，我可以用鹿奶喂他。鹿奶比人奶还要滋补，你不知道你的干爹就是吃鹿奶长大的。”

云紫萝便咽道：“你们待我这样好，我真不知道怎样报答你们。”

萧夫人道：“孩子的事情，你尽可以放心。我倒是有点不大放心你呢。”

云紫萝怔了一怔，说道：“是哪一样姨妈不能放心？”

萧夫人道：“此去滇边，万水千山，路上只怕还有鹰爪注意你的行踪，你又是产后不过百天，武功也未曾完全恢复，一个人行走长途，叫我如何放心得下？”

缪长风自觉义不容辞，便即毅然说道：“我和紫萝是结拜兄妹，她有了为难之事，我想我也用不着避嫌了。就由我陪她到滇边去走一趟如何？”

萧夫人正是要他说这个话，笑道：“得缪大哥送我这外甥女儿，我自是放心得下了。只不过你与她兄妹相称，我岂不是比你长一辈了。我可是不敢当的。”

商议既定，刘夫人说道：“咱们进去看看你干爹的这盘棋下完没有，这样紧要的事他都不管，我非得现在告诉他不可。”

刘夫人刚走近棋室，只听得刘隐农正在拍案叫绝，哈哈笑道：“段老弟，你这一着‘脱骨打法’真是妙极了。‘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只道已穷底蕴，谁知仍是变中有变。怪不得妙玉要为这局残棋走火入魔了！”

刘夫人推门进去，说道：“我看你才是快要走火入魔了呢，只顾下棋，也不理理正事。”

刘隐农笑道：“妙玉是因参不透这局残棋，才致走火入魔，我如今已经参透这局残棋，如何还会走火入魔？”

云紫萝如有所思，忽他说道：“干爹，你把那着脱骨打法演给我看。”

“脱骨打法”是围棋中一种“奇招”（围棋术语又名倒脱靴），先让对方吃掉自己一块，然后再吃回对方，用这种战术，往往可以死中求活。刘隐

农把这着脱骨打法及其变着摆了出来，奥妙之处，果然是令人意想不到。（羽生按：“ 十王走马 ”原载古谱《元元集》，可谓围棋脱骨打法之代表杰作。近人陈永德整理古谱，曾将此局残棋收入其所编之围棋人门丛书第四集，作为学者之典范。）

萧夫人笑道：“ 紫萝，你怎的也着了迷了。还是快说正事吧。 ”

云紫萝瞿然一省，说道：“ 干爹，女儿这数月来多蒙庇荫，但只怕明天一早就要和干爹暂时分手了。 ”刘夫人跟着说道：“ 老伴儿，咱们这个老家恐怕也得舍弃了呢。 ”

刘隐农听罢她们所说，叹口气道：“ 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咱们但求随遇而安罢了。不过好在这老家虽然没了，咱们的干女儿总还是会回来的，是吗？ ”

云紫萝说道：“ 我也舍不得干爹干娘，你们不嫌弃我，我一定会回到你们的身边的。 ”

刘夫人道：“ 随遇而安也总得先有个安身之地呀，你想好了什么地方没有？ ”

刘隐农道：“ 我早已想好了，要走就走得远一点，咱们到天山去。 ”

刘夫人道：“ 啊，去这么远的地方？ ”

刘隐农道：“ 地方虽远，我却有个好朋友在那儿。 ”

刘夫人道：“ 你说的是天山派的掌门人唐经天？ ”

刘隐农说道：“ 不错，我和他相识还在和你相识之前呢。他那地方是鹰爪所不能到的，无殊世外桃源。到了那里，孩子也可有人照料。 ”

萧夫人首先表示同意，说道：“ 听说唐经天的妻子冰川天女是当世的奇女子，我对她慕名已久，有这个机会结识她也是好的。 ”

刘夫人道：“ 正经事要紧，缪大侠和紫萝明早要走，段先生也要回去为师兄报仇，你可不能只顾自己尽兴，也该让人家歇息歇息啦？ ”

刘隐农哈哈一笑，说道，“ 我本来最少要和段兄下个一天一夜的，现在得他帮我解拆，已经通解了这局残棋，当真可说得是我平生第一快事。兵贵精不贵多，那也就不必多下了。 ”

计议已定，第二天一早，各人便即分道扬镳。

段仇世本来要和云紫萝回去的，此时有了个缪长凤和她作伴，段仇世把师兄隐居之处画了张地图给她，他自己就迳自去找滇南的焦家口虎报仇了。

缪长风这次与云紫萝结伴同行，比起上一次送她回家的时候，心情又已有所不同，此时他心无渣滓，完全是把云紫萝当作自己的妹妹一般，两人倒是少却了许多拘束了。

路上他们谈起了刘隐农的嗜棋成癖，云紫萝笑道：“ 干爹说的那局‘ 十王走马 ’的残棋，倒是颇蕴禅机呢。 ”

缪长风笑道：“ 禅机何在，恕我鲁钝，还是未解。 ”

云紫萝道：“ 那局残棋之所以能够‘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那是全靠了一着脱骨打法，方能起死回生。围棋如此，我想人生有时也是这样。 ”

缪长风道：“ 不错，佛家也有脱脂换骨的说法。一个人倘若能够脱胎换骨，往往也可以到达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的。紫萝，怪不得你当时若有所思，原来是在参详禅理。 ”

云紫萝道：“ 那局残棋的深蕴禅机，恐怕还不仅此。 ”

缪长风道：“ 对了，我正想问你一件事情。 ”

云紫萝道：” 什么事情？ ”

缪长风道：“ 炒玉是什么人？你干爹说她为了这局残棋，曾经走火入魔。”

云紫萝笑道：“ 这是一个在太虚幻境的人，根本就未曾来过人世。不过，你也可以当作是真有其人。 ”

缪长风笑道：“ 你打佛偈，我可不懂。 ”

云紫萝道：“ 我说的不是佛渴。《石头记》这部书你看过没有？ ”

缪长风说道：“ 可是乾隆年间北京才子曹雪芹写的一本小说，别名又叫做《红楼梦》的。 ”

云紫萝道：“ 不错。 ”

缪长风说道：“ 这本小说我是闻名已久，可惜始终找不到抄本。 ”（按：曹雪芹生于雍正元年，即公元一七上三年，卒于乾隆二十六年除夕，即公元一七六四年，死的时候，红楼梦尚未写完。其后高鹗续作红楼梦四十回，补成全书。那已是曹雪芹逝世之后二十八年，即公元一七九一年的事情了。其时去缪长风的时代未远，是以红搂梦还只有手抄本。不过在士大夫阶层中已是相当普通的传阅了。）

云紫萝笑道：“ 妙玉就是红楼梦中的一个人物，她是一个颇有才华而自鸣清高的尼姑，妙玉为了解不通十王走马这个残局而致走火入魔，乃是红楼梦中的一段情节。我的干爹有一部珍藏的手抄本，曾经给我看过。 ”

缪长风道：“ 你把红楼梦的故事，说给我听，好吗？ ”

云紫萝笑道：“ 那恐怕要说三天三夜。 ”

缪长风道：“ 先说妙玉的故事。 ”

听完有关妙玉的故事之后，缪长风笑道：“ 如此说来，这位比丘尼在曹雪芹的笔下虽然好似超然物外，其实心中却是甚多尘垢，只能说是个‘ 伪君子，呢。 ”

云紫萝道：“ 不错。曹雪芹是用皮里阳秋的笔法写她的。我还记得有人在那手抄本批了两句，说妙玉是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呢。 ”

缪长风笑道：“ 这就怪不得她会走火入魔了。依我看来，倒不是为了解不通一局残棋之故。 ”

云紫萝默然不语，忽地幽幽叹了口气。

缪长风道：“ 有的人表面高洁，内心污垢；有的人看似堕涵沾泥，其实却是出于污泥而不染。紫萝，你是永远不会走火入魔的。 ”

云紫萝心头一震，这是一种感到难以明说的喜悦的震动。因为她还没有说出来，缪长风已经知道她在想些什么了。

第五十五回　倾吐衷曲

楚王台上一神仙，眼色相看意已传。见了又休还似梦，坐来虽近远如天。陇禽有恨犹能说，江月无情也解圆。更被春风送惆怅，落花飞絮两翩翩

——欧阳修

原来她是从妙玉的故事，不自觉的忽地感怀身世，心里想道：“妙玉是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我却是独爱梅花高格调，却伤飞絮已沾泥，嗯，这是造化弄人，还是我自己作的孽呢？”要知由于她和杨牧这段错误婚姻，心中总是难免有点自卑之感。

缪长风几句话给她解开心中的疙瘩，她感到了好朋友“相知以心”的喜悦，抬起头来，只见满眼都是阳光，时序虽是初冬，在她眼前却是春天了。她微微一笑，说道：“你的话不错。但出于污泥而不染这七个字，我可是愧不敢当了。嗯，缪大哥，有一件事情，我始终没有和你说过。”

缪长风道：“什么事情？”

云紫萝道：“我和元超的事情。杨华这孩子，他，他——”

她本来是把自己最隐秘的私事告诉缪长风的，但要说到杨华不是杨牧的骨肉之时，饶是她和缪长风的感情早已超乎世俗的朋友之上，也总还是有点感到尴尬，讷讷不能出之于口。

缪长风打断她的话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人生总不免有点缺陷，过去的事，那也不用大多去想它了。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我和你是这样，你和元超，更应该是这样。你们的事情，我已知道。还是谈些别的吧。”

云紫萝吁了口气，心境豁然开朗。说道：“缪大哥，你想谈些什么？”

缪长风道：“我刚刚想起曹雪芹写的一首诗。红楼梦我没看过，这首诗我却听人说过。据说他写红楼梦最少花了十年时间，还未写成。这首诗就是他自己诉说他写红楼梦时的悲痛的。”

云紫萝道：“啊，有这样一首诗吗？我倒还没有听过呢，你念来给我听听。”

缪长风念道：

“浮生著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

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云紫萝默念“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两句触起愁思，自己也不觉痴了。

缪长风道：“这首诗怎么样？”

云紫萝道：“好。就是太伤感了。不过以曹雪芹的际遇，也无怪他写出这样伤感的诗。”

缪长风道：“曹雪芹的身世，我所知无多，你说给我听听好么？”

云紫萝道：“他是八旗世家子弟，祖先几代，都在江南做内府的织造官，那是一个既接近皇室又容易赚钱的肥缺。当时曹家在官场的地位，真是显赫一时，康熙六次‘南巡，，有五次就住在织造官署里面。在这五次中，曹家就接了四次‘圣驾，。他家的荣华宫贵，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后来曹家不知犯了什么大罪，就像红楼梦中所写的贾府一样被抄了

家，一个显赫万分的家世，就此毁灭了，那时曹雪芹只有十多岁，在南方生活不下去，迁到北京，仍然一天天穷困下去，经常是全家食粥过日，但他还是一派狂傲派头，稍有点钱，就纵酒赋诗，有时喝多了酒钱也付不出。他的好朋友敦敏曾有一诗送他，这首诗就是写他当时的这种生活的，我倒还记得。”

当下念给缪长风听道：

“寻诗人去留僧壁，卖尽钱来付酒家。

燕市狂歌悲遇合，秦淮残梦忆繁华。”

缪长风道：“一个贵公子出身的人，能够抵受贫穷的折磨，写出红楼梦这样的好书，曹雪芹也真是值得令人敬佩。敦敏这首诗虽好，可比不上曹雪芹自己写的那首述怀诗。因为敦敏的诗只是替曹雪芹惋惜失去的繁华，意境就未必较低了。”

云紫萝点头道：“你说得不错。”

缪长风忽道：“曹雪芹那首诗，你最喜欢哪句？”

云紫萝不愿吐露自己的感触，反问他道：“你呢？”

缪长风道：“我最喜欢的是最后两句：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我的浅见是曹雪芹这首诗并非单纯伤感，他也有令人奋发的一面！”

云紫萝眼睛一亮，轻声念道：“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心里想道：“对呀，曹雪芹以心血写成的书，他虽然受了十年辛苦，但他也得到了‘不寻常，的成功，感到了‘不寻常’的喜悦了。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这里面不也是有着自豪的感情吗，我怎么只是看到感伤的一面呢？”

缪长风接着说道：“不如意事常八九，可对人言只二三。人总难免有受到挫折的时候。但像曹雪芹这样，不为困难所吓到，在逆境里仍然十年如一日的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就少了。”

云紫萝眼睛里闪露出喜悦的光辉，缓缓说道：“缪大哥，你说得真好，说下去呀。”

缪长风道：“我只是一个常人，我不敢希望有曹雪芹那样伟大的成就，但他的精神我是想要效法的。”

云紫萝道：“对，曹雪芹可以把毕生精力放在他所喜爱的文学上，你也可以致力于你喜爱的武功上，为武学开辟新的境界。”

缪长风道：“这对我是太奢望了，但你的鼓励我是衷心感谢的，我还在想，咱们效法曹雪芹的精神，不仅只限于致力武功，还可以放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我的一个好朋友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当一个人只想到自己时，天地就狭小了。我想他这句话是说得不错的。”

云紫萝听得出了神，半晌笑道：“缪大哥，你的话也是充满禅机妙理。”

缪长风笑道：“我对佛经可是一窍不通。”

云紫萝道：“佛经有‘当头棒喝’，你的这番话对我也等于是。‘当头棒喝’呢。不瞒你说，我刚才听你念曹雪芹这首诗的时候，只是从曹雪芹蹭蹬的一生联想到自己不幸的命运。我的境界可就比你差得远了。”

缪长风笑道：“你别把我捧到这样高，我说是会这样说，做起来可还差得远呢。但在咱们共通相识的朋友之中，却是不乏这样的人。”

云紫萝道：“啊，你心目中所想的是谁？”

缪长风道：“比如说，孟大哥元超就是这样的一个。”

云紫萝又是欢喜。又是自惭，说道：“ 不错，他为了反清大业，百折不挠，比起他来，我是差得远了。 ”

缪长风道：“ 元超性情沉毅，豪气内蕴，他站在你的面前，就像一座山一样，令人有稳重的感觉。 ”

云紫萝笑道：“ 缪大哥，你不知道，我和他和宋腾霄同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是常常把他比作泰山的。我就是喜欢他的这种性格。 ”说至此处，想起往日三人同游西湖的往事，不觉黯然。

缪长风道：“ 我知道。我也是十分喜欢他的这种坚韧不拔的性格。 ”

云紫萝忽道：“ 说到泰山，我倒想起一个人来了。这个人表面看来和孟元超大不相同，但却同样有着不怕困难的性格。 ”

缪长风道：“ 哦，你说的是林无双？ ”

云紫萝道：“ 不错，不知这位林姑娘现在怎么样了？ ”

缪长风在内心深处暗暗叹息，想道：“ 其实紫萝和元超本来应该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的，但可惜命运的播弄，他们现在却是破镜难圆了。元超和林无双结识在前，紫萝和丈夫分手在后，他们若是有情，这也怪不得元超负心呢。” 当下说道：“ 林无双从丐帮听到的消息，说是牟宗涛与清廷勾结，意图篡夺扶桑派的大权，因此她本来要和孟元超同往小金川的，也不能不临时改变主意，和她的师兄师嫂重回泰山了。 ”

云紫萝道：“ 这位林姑娘年纪轻轻，外貌柔弱，但碰到有重大问题的时候，她却不怕挺身而出，把重担子挑起来。说老实话，我是既欢喜又佩服她。”

缪长风笑道：“ 我听元超说过，林无双和他谈起了你，对你也是十分佩服呢。惺惺相惜这句话用在你们身上正合适。嗯，你们虽然还没正式相识，也可算得相知以心的知己了。 ”

云紫萝若有所思，半晌说道：“ 咱们这次南归，可要经过泰山吗？ ”

缪长风道：“ 那就要看咱们采取什么路线了，当然也是可以从泰山脚下经过的。不过，倘若走另一条路，可以缩短两天行程。 ”

云紫萝道：“ 从这里到点苍山，总得走一个多月吧？ ”

缪长风道：“ 不错。 ”

云紫萝道：“ 那就不迟在这一两天的时间了。 ”

缪长风笑道：“ 你是想见一见林无双对么？ ”

云紫萝道：“ 是呀。我在奶妈家产下孩子那天，听说她曾经来过，可惜我见不着她，在泰山之会那天，她和孟元超同一起，我见着了她，她却又不认识我。 ”

缪长风道：“ 所以你想和她正式相识？ ”

云紫萝道：“ 说也奇怪，我心里总是有个感觉，觉得她是我的知心朋友，甚至就是我的妹妹一般。当然我想早日找着卜天雕，接回我的孩子，但为了见一见她，我就不在乎迟这么一两天了。 ”

缪长风笑道：“ 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是李商隐的诗吧？一般人总是喜欢拿这句诗来形容男女之间的心心相印，其实是不论男女，在知己朋友之间都可以适用的。 ”

云紫萝笑道：“ 这‘ 知己 ’两字，甚至还可以包括没有见过面的朋友在内。 ”

缪长风笑道：“ 一点不错，像你和林无双，也就可以适用‘ 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句诗了。为了完成你的心愿，我陪你上一趟泰山吧。 ”

云紫萝道：“ 好，缪大哥，你真好。 ”

缪长风笑道：“ 其实我也要到泰山去探听探听消息的。丐帮打听到的风声，是说牟宗涛和宗神龙等人准备在上个月十五那天上泰山捣乱的，不知结果如何，我也很想知道呢。 ”

心有灵犀一点通。云紫萝在路上想念着林无双，林无双在泰山之上，也同样的在想念着尚未曾相识的云紫萝。

据说牟宗涛要来捣乱的那一天已经过去了，但却是风平浪静，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林无双觉得有点奇怪，但却以为这是牟宗涛和宗神龙给那神秘的黑衣人吓怕了的缘故。

帮中的日常事务，有石卫夫妻料理，倒是不用林无双费神。这大一大清早，她独自一人，走到小天烛峰的松林做“ 例行功课 ”——练本门的内功和剑法。

“ 大天烛峰 ”和“ 小天烛峰 ”是泰山的一处名胜，两峰夹峙，拔地而立，形似一对摩天蜡烛，每当云霞飘过峰顶的苍松，便像“ 天烛 ”升起袅袅的紫烟。这是在泰山上看云海的最佳之处。小天烛峰的山头虽然较小，但峭拔矗立，却是比大天烛峰更险更高。

这天不知怎的，林无双的心绪有点不宁。做完了例行功课之后，望那翻腾的云海，那忽聚忽散的浮云，幻出千奇百怪的奇物，她的心情也像翻腾云海一样，禁不住浮想连翩，难以自休。

变幻的浮云幻出孟元超的影子，“ 小金川的战事不知如何，孟大哥此刻大概是没有余暇想及我了。 ”

她最惦记的是孟元超，她为孟元超担心，也为孟元超感到骄傲。——她知道在激烈的战事中，孟元超随时都会遭受危险。但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不是正应当像他一样吗？每当她想起他时，固然难免担心，但内心深处，也总是感到喜悦的。

“ 人生的变化，真像浮云一样的变幻难测。 ”林无双心里想：“ 我和孟大哥相识的日子不算长，他却像是我最亲近的人一样，我懂得他，他也懂得我。牟宗涛是我自小同在一起的表哥，如今却是像陌生人一样了。他空有英俊的外貌，内里却包藏着一颗肮脏的心！ ”

牟宗涛的影子迅速在她脑海中消失。但随着孟元超影子的再现，她却忽地又想起了一个人来。

她想起的是云紫萝。她常常是在想起孟元超的时候，跟着就会想起云紫萝的。

“ 她不知知不知道，在我的心中，我是把她当作姐姐一样的。可惜那天我没有见着她。 ”

忽地一个奇怪的念头在她心中升起：“ 人家都说她是孟大哥的旧情人，我知道孟大哥也还是爱着她的。如今她和杨牧已经分手，她会不会回到孟大哥的身边呢？ ”她感到有点不安，但这不安的感觉也是迅速消失，随着而来的却是一阵自惭。

“ 孟大哥正在战场上和敌人厮杀，我却在为着私情烦恼，不太可羞了么？ ”林无双心想。

随着又再想道：“ 云姐姐受了许多迫害，在她临盆那天，鹰爪还找上门来。这还不算，和她同床共枕了八年的丈夫，也诬蔑、折磨她、抛弃她，这是任何女人都难以忍受的事情，她也顶下来了。我应该学得像她这样坚强才

是，我怎能够还嫉妒她呢？嗯，如果她和孟大哥真的能够破镜重圆，我还应该为他们庆幸才对呀！”

林无双抬起头来，迎着初升的朝阳，看着变幻的云海，心胸豁然开朗，不知不觉念出一首诗来：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这是她和孟元超第一次登临泰山的时候，孟元超念给她听的一首诗。这首杜甫所写的“望岳”诗，曾经震动她的心灵，令她得到如此启发，尤其是最后的这两句。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林无双口里念着这两句诗，心里想道：“不错，我应当把眼界放阔一些，不该老是想着一些私人的小事情，这才没辜负孟大哥念这首诗给我听的用心，我现在正是站在泰山之上，是应该站得高，看得远的呀！”

朝阳点红了天际的云霞，翻翻滚滚的云海霎那间静止了，满天的朝霞衬托出万里晴空。林元双紊乱的心情也重复归于宁静，连内心深处的一点“云翳”，也好像在阳光之下消除了。

正在她感到心胸豁然开朗的喜悦之时，忽地听得林间的树叶沙沙作响。

林无双骤吃一惊，连忙回过头来，喝道：“是谁？”

只见在“五大夫松”那边，走出一个少妇，微笑说道：“无双，还认得我么？”

这少妇面挂笑容，眉宇之间，却是令人感觉得到有说不出来的许多忧郁。

林无双又惊又喜，又是诧异，说道：“表嫂，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原来这个少妇不是别人，正是牟宗涛的妻子练彩虹。

林无双的父亲从前是东海飞鱼岛的岛主，练彩虹是岛上一个渔民的女儿，也是林无双小时候最要好的朋友。林无双的父亲本来有意收她为徒的，因此也曾指点过她的武功。但因后来倭寇入侵，林家被迫离开飞鱼岛，此事未能实现。回到中原之后，方始听到消息，说是练彩虹已被扶桑派的另一位名宿宗神龙收列门下。

后来宗神龙、牟宗涛、练彩虹等人也都回到中原，宗神龙明目张胆的做了清廷走狗，练彩虹不值乃师所为，于是毅然背叛师门，帮助在当时还是和宗神龙站在敌对地位的牟宗涛清理门户，把宗神龙逐出扶桑派，并和牟宗涛成了亲。

世事变化如浮云，当年为扶桑派主持清理门户的牟宗涛，如今却和宗神龙成为一伙。而林无双则是和他易位而处，要把他逐出师门了。

林无双对牟宗涛虽极憎恶，对练彩虹却还有好感。但因摸不清她的来意，心中却是难免惊疑。

练彩虹道：“不错，我是特地来看你的。”

林无双道：“不是表哥叫你来的吗？”

练彩虹叹了口气，说道：“无双，你还能够像从前一样相信我吗？”

林无双道：“表嫂，你要我相信你，我希望你先说真话，你的来意到底如何？”

练彩虹道：“我是瞒着你的表哥来看你的，为的正是和你说心里的话。”

林无双道：“好，那你说吧。”

练彩虹道：“我见识浅薄，但是非黑白，也还约略懂得。当年我背叛师门，就是为了不愿和宗神龙同流合污的缘故。”

林无双道：“好，你这件事情做得很好，但你可知道牟宗涛现在又是怎么样吗？”

练彩虹唰的一下面色变得苍白，低下了头说道：“我知道，我知道他现在已是变得和宗神龙一样的人了。”

林无双道：“既然你已知道，那你准备怎样办呢？”

练彩虹幽幽的叹了口气，说道：“我也不知应该怎么办。无双，你说呢？”

林无双着急道：“你自己总得有个主意，旁人才好说话。”

练彩虹低声说道：“他和宗神龙不同，他毕竟是我的丈夫。背叛师门容易，做了多年的夫妻要一旦分手，那可就难得多了。”

林无双道：“那你打算和他同流合污吗？”

练彩虹眼泪掉了下来，说道：“我若是打算和他同流合污，我也不会来找你了。无双，我知道在你眼中，我已经是一个你所看不起的人了。对不住，打扰了你，我走啦。”

林无双见她这个样子，不觉有点后悔，心里想道：“与人为善，也该慢慢的来，我是太急躁了。”当下把她拉住，向她道歉，“练姐姐，我的话是说得太重了，你别见怪。不过我的本心是为了你好的。”

练彩虹抹了眼泪，说道：“无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我愿意听你的话。”

林无双道：“不，你自己应该拿稳主意，不能只是听我的话。我说另一个人的事情给你听听，你知道云紫萝么？”

练彩虹道：“我知道她是蓟州名武师杨牧的妻子，但听说她已经和丈夫闹翻了。”

林无双道：“不仅闹翻，她已经拿到了杨牧的休书，和丈夫正式分手了。因为她知道杨牧也是清廷鹰犬，虽然这个秘密还没有在江湖上抖露出来。”

练彩虹道：“啊，你是劝我学云紫萝的榜样？”

林无双道：“但愿你能够劝得表哥回头，否则你既然不肯和他同流合污，恐怕也就只能各走各的了。”

练彩虹道：“你知道你的表哥不是容易听人劝告的人，不过拿你的表哥来比杨牧，这，这——”

林无双道：“你觉得这是太过份了？”

练彩虹道：“不错，宗涛是和北宫望暗中来往，但他毕竟还是和杨牧有所不同。”

林无双道：“怎样不同？”

练彩虹道：“杨牧是甘心做清廷的鹰犬，北宫望也不过拿他当作奴才看待。你的表哥可并不是给北宫望当差，他们是以身份相等的朋友会面的。”

林无双道：“他给敌人看重，你就认为值得骄傲了么？”

练彩虹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他的身份并非清廷鹰犬，他也并没答应要替北宫望做些什么。”

林无双道：“那么请问北宫望为何要和他结交？”

练彩虹道：“无双，我说真话，你别气恼。你的表哥是想做本派掌门，他不愿意得罪朝廷。北宫望则是希望他不要像你这样和反清的义士站在一

边。因此也就愿意暗地里为他撑腰了。”

林无双冷冷说道：“这不就是交换条件了么？你怎能说他没答应替北宫望做什么？”

练彩虹哑口无言，过了好一会子，方始叹口气道：“你的表哥初时其实还不是太坏的，坏就坏在他太过心高气傲，不甘屈人下。北宫望投其所好，用名利地位来引诱他，他这就上钩了。”

林无双道：“你说得不错，不过依你的意思，是不是我让出了掌门，如他听愿，他就可以变作好人了？”

练彩虹道：“我怎能这样劝你？不过我也实在不想见到你们表兄妹变作冤家对头。”

林无双心里想道：“她本来是明白几分道理的，怎的忽地如此糊涂？”当下正容说道：“我并不是贪图做这掌门，但我可不能让给表哥。我已经决定将来由石师哥继承这个位子了。你知道我是为了什么？”

练彩虹道：“宗涛本来也不配做本派的掌门。”

林无双道：“不是他不配，论才干他是比我强得多。但正如你所说的，他的名利之心太重，名利心太重的人，就有给敌人收买的危险。即使现在不是鹰犬，将来也会变成鹰犬。何况他现在已经上了北宫望的钩呢！”

练彩虹咬着嘴唇，听她说话，脸色越来越是苍白，显见内心正是混乱非常。

林无双甚是为她难过，说道：“练姐姐，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带我出海捕鱼吗，那天本是风和日丽的晴天，所以你才敢带我出海的。不料风暴说来就来，突然间乌云满天，海上掀起巨浪。我吓得哭了，你说别怕别怕，打鱼的人要经得起狂风巨浪，勇敢的去应付它，咱们会平安度过的。你稳稳的掌好了舵，咱们的小船果然平安回到岸边。练姐姐，现在也是需要你拿出勇气的时候了。”

练彩虹眼角蕴着泪光，好久好久，茫然说道：“我恐怕没有当年的勇气了。无双，现在我是要你鼓励我啦。”

林无双心道：“我现在不是正在鼓励你吗？但勇气还是要你自己拿出来的。”当下说道：“表嫂，你这次来看我，表哥知不知道？”

练彩虹涩声说道：“你刚才不是已经叫我姐姐了吗？怎么又叫我做表嫂了？你说得不错，我自以为懂得你的表哥，却还没有如你这样的能够看透他，我是嫁错他了。但我这次前来看你，却是瞒着他的，请你放心。”

林无双道：“好，你敢瞒着他前来看我，那就说明你并不是没有勇气了。但你回去不怕给他知道吗？”

练彩虹道：“我不想回去了。”

林无双大喜道：“好，那么我欢迎你重回本门，咱们一同回去见石师哥、师嫂吧。”

练彩虹道：“不，我也不想留在这里。”

林无双微感失望，说道：“你要上哪儿？”

练彩虹道：“无双，我求你一件事情！”

林无双道：“你说吧，我做得到的一定答应你。”

练彩虹道：“你爹好吗，你离家也有一年了吧？”

林无双一时未解其意，说道：“多谢你惦记他。他是老了一点，身体还很壮健。”

练彩虹道：“无双，我没地方可去，你和我到你的家里去，可以吗？一来我想见见你爹，二来咱们姐妹也相聚一些时日。让我避开你的表哥，我就可以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了。这件事情你不是很容易做得到吗？答应我吧，无双！”

林无双道：“啊，你要我离开此地？”一双明如秋水的眼睛望着她，似乎是要看穿她的心思。练彩虹不觉打了一个寒噤，讷讷说：“无双，你干吗这样看我？”

林无双眉毛一扬，斩钉截铁的吐出两个字来：“不行！”

练彩虹颓然说道：“我知道我这是不情之请，但我，我实在没有办法。”

林无双柔声说道：“不是我不肯帮你的忙，你知道我不能轻易离开此地。”

练彩虹道：“你不是说石师哥可以替代你执掌本门职务吗？”

林无双道：“练姐姐，你难道不知你的丈夫正在勾结各路的邪派中人，要来这里捣乱？”

练彩虹吃了一惊，说道：“我知道他想抢夺你的掌门，但这几个多月来，他总是在外面奔跑，我很少见到他的面，他的计划，我更是毫无所知。”

林无双说道：“他们本来约好了在上个月的某一天要来与我为难的，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那一天并没有来。不过，危机仍然未过，我必须留在此地。练姐姐，好在是我，我可以信得过你。若是换了石师哥，你和他说这样的话，只怕，只怕练彩虹苦笑道：“只怕他就要怀疑我别有用心了，对么？”

林无双道：“其实你只是想要避开他，那是躲避不了的。不过你去见见我的爹爹也好，我可以把地址告诉你。”

练彩虹叹口气道：“用不着了。无双，我的心事只能和你商量，多谢你今天给了我许多良言，我已经有了一点主意了，让我独自回去想一想吧。我走啦。”

林无双甚是为她难过，说道：“那也好，但愿你早日想好主意。我送你一程。”

练彩虹道：“你今日还能够相信我，我已是感激不尽。请回吧。”口中说话，便与林无双握手道别。刚刚说到“相信”二字，突然中指一戳，点了林无双手少阳经脉的“冷渊穴”。

林无双相信她，反而就着了她的暗算！

第五十六回 糊涂受骗

离多最是，东西流水，终解两相逢浅情终似，行云无定，犹到梦魂中。怜人意，薄于云水，佳会更难重。细想从来，断肠多处，不与者番同。

——晏几道

练彩虹将她抱起，躲到那块形如巨烛岩石后面，轻轻放下，低声说道："无双，你别怪我，你听我说。"

林无双给她用手法点了穴道，身子不能动弹，有口不能说话，只能瞪着眼睛，如寒冰、如利剪的目光冷冷的盯着练彩虹，心里想道："旦看你还能用什么花言巧语骗我？"

练彩虹感觉得到她愤恨的目光，不由得心中难过之极，眼泪情不自禁的一颗颗滴了下来，说道："无双，我知道你一定在想我是在用花言巧语骗你，我也不敢求你原谅，但我现在和你说的可都是真话！"

林无双初时在心里骂她："哼，你倒很会做戏，可谁还会相信你呢？"但听她说得十分诚恳，那副急泪和难过的神情也不像是伪装得来的，不由得心中一动："难道她当真是另有隐情？"愤恨的目光也渐渐变得柔和了。

只听得练彩虹缓缓说道："不错，我是骗你。我说我不知道宗涛的图谋，那是假的。"

"你得到的消息却是不假，他的确勾结了许多邪派中的厉害人物，可能还有北官望暗中派来的人帮他，就在今天，要上泰山和你为难！说不定他们如今已经到了玉皇观！"

林无双听得又惊又怒，只恨骂不出来。练彩虹一声长叹，继续说道："我知道你在心里骂我，可是我也是为了你好的呀！我把我的想法说给你知道。"

"他邀请来的个个都是好手，你和石师哥是决计对付不了他们。动起手来，只怕本门的弟子要伤亡不少。尤其是你，他们更不会将你轻易放过。你和他们硬拼，只有平白送命！"

"可是你若是不在玉皇观，这场灾祸或许就可以减轻许多。不知你知不知道，本派的弟子有一半以上是你的表哥收录的，他们会拥护他做掌门的。你不在场，就有希望可以避免自相残杀。"

"我并非要帮你的表哥抢你掌门位子，但我非救你的性命不可！我也非尽自己的力量挽救本派的内祸不可！唉，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出此下策了！"

林无双又气又急，心里暗骂练彩虹太过糊涂："你以为这样可以保全我的性命，却不知这正是把我毁了！毁了我不打紧，还毁了整个扶桑派！我身为掌门，让本派落在奸贼手中，纵使我能逃出性命，还有何颜活在世上？"

她恨不得跳起来和练彩虹辩个清楚，她心里在叫："你快解开我的穴道，你快解开我的穴道！孰是孰非，我一定要和你说个明白！"

可惜练彩虹听不到她心里的说话。而她被封闭了穴道，在急切之间也是无法自己解开。

"镗、镗、镗、镗、镗、镗！"一阵阵的钟声越敲越急：这是从玉皇观传来的钟声。

扶桑派在中原重立门户，时间不过半年多点，总舵尚在筹建之中。玉皇观的老道是金逐流的好友，因此林无双请金逐流出面，在扶桑派的总舵未建成之前，暂借用玉皇观作为他们临时舵址。玉皇观里有一口古钟，敲起来方

圆五六里之内都可以听得见。扶桑派借用了玉皇观，同时也就借用这口古钟，在本派碰上大事之时，作为报警之用：钟声一响，所有弟子都要齐集玉皇观里。

这是林无双定下的办法，半年多来，从未用过。

这次是第一次敲响这口古钟，但身为掌门的林无双，却不能回到玉皇观和一众弟子共同应付危难，只能闻钟声而色变！

玉皇观中的扶桑派弟子正在乱作一团。尤其是作为第二号人物的石卫，更是着急得不得了。

牟宗涛率领他的党羽，约摸有三十多人，一早就闯进玉皇观来，其时正是林无双给练彩虹用重手法点了穴道的时候。

牟宗涛本来是扶桑派“虬髯堂”的堂主，虽然没有实权，论地位却在石卫之上。他还未曾给掌门人正式宣布逐出本派门墙，因此他还是以扶桑“虬髯堂”堂主的身份回来的。石卫可不能拦阻他！偏偏在这紧急的关头，又不见了林无双！

石卫深知牟宗涛的厉害，在林无双未曾回来之前，只好一面叫人鸣钟聚众，一面和牟宗涛虚与委蛇。

牟宗涛听得钟声，面色一沉，说道：“你鸣钟聚众，是什么意思？是把我当作敌人吗？”

石卫说道：“不敢。牟堂主远道归来，本派弟子理宜齐集，迎接堂主大驾。”

牟宗涛哈哈笑道：“石师兄，你这是太抬举我了，但我可不是傻瓜，牟某不过区区一个堂主，哪值得你们用这样隆重的大礼迎接！”

“不过我也正有大事，要交付本门弟子公决。你对我是真心也好，假意也好，这个钟倒是没有敲错。”

袄桑派的弟子留在泰山上的有百多人，不多一会，已是全部聚集。这一百多人，分成两派，不知内情的大为诧异，纷纷议论；知道内情的则是牟宗涛的人，这些人一进来就向牟宗涛行礼。他们口里还是称呼牟宗涛作“堂主”，行的可是参见帮主的大礼。不过这一派的人数，却比牟宗涛原来的估计要少得多，口有二三十个牟宗涛待众弟子齐集之后，游目四顾，便即朗声说道：“林无双呢？她为什么不来？”当然他是知道林无双不能前来的原因的，不过是明知故问罢了。

石卫做梦也想不到林无双已遭暗算，急得像热锅蚂蚁，只好说道：“小弟已经派人去找林掌门了，请堂主暂待些时。”

不知不觉又过了半炷香时刻，林无双仍然未见回来。牟宗涛哼了一声，冷笑说道：“我瞧林无双这丫头多半是不敢见我，哼，她无故避开，难道我们就不能商议大事了吗？”他这派人哄然附议：“对呀，怎知要等到几时，咱们还是商议大事吧！”

石卫的妻子桑青忍不住说道：“牟宗涛，你虽然是掌门的表兄，也不可对掌门如此无礼！”

牟宗涛冷冷说道：“什么无礼，我是帮理不帮亲，林无双这丫头做了损害本派的大错事，若是她在这里，我还要当面骂她呢！”

桑青怒道：“她做了什么大错事了？”

牟宗涛说道：“这正是我要交付本门公决之事，你少安毋躁，我当然会说出来！”

石卫忽地越众而出，朗声说道：“ 且慢！ ”

“ 哦，石师兄，你有什么话说？ ” 牟宗涛侧目斜睨，显出一副傲态。

石卫缓缓说道：“ 请问堂主，你既然说是商量本门大事，那么是否必须本门的弟子，方始有权商量？ ”

牟宗涛道：“ 这个当然！ ”

石卫说道：“ 好，那么咱们议事之前，就得先请外人退出！ ”

牟宗涛道：“ 谁是外人？ ”

石卫哼了一声，说道：“ 牟堂主，你带来的这班朋友，总不能说成扶桑派的吧？ ”

牟宗涛冷冷说道：“ 他们正是扶桑派的弟子，是我亲自收录的弟子！ ”

石卫双眼圆睁，向那班人扫去，指着其中两个人冷笑说道：“ 别的朋友我不识得，这两位朋友我可认得。这位是海南岛独霸一方的火云峒主，这位是纵横东海的乔海鹏舵主。我没有说错吧？ ” 原来火云峒主乃是海南岛黎族的酋长，以邪门的毒功称霸一方，乔海鹏则是东海海盗的首领，在江湖上的地位都是非同小可的。

火云峒主一捋长须，哈哈笑道：“ 不错，我记得你曾到过我的五指山，多谢你给我脸上贴金了。 ”

乔海鹏却站了起来，恭恭敬敬他说道：“ 石师叔，有话尽管吩咐小侄，不必客气。 ” 他身材魁梧，年纪也比石卫稍长，一个铁塔般的汉子，矮了半截身躯，口口声声自称小侄，形状甚是滑稽。但众人都知道他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君，想笑也不敢笑出来。

牟宗涛道：“ 他们两人有什么不对？ ”

石卫冷笑道：“ 这两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忽然变成了扶桑派的弟子，莫说我不敢做他们的师叔，说出来恐怕谁也不会相信吧。牟堂主，你这玩笑开得太大了。 ”

牟宗涛道：“ 谁和你开玩笑，正因为他们大有名望，做了本门弟子，能令本门大增光彩，我才收录他们的。 ”

乔海鹏道：“ 石师叔，你不用多疑，我是久已仰慕扶桑派的武学，因此诚心归依本派的。 ”

火云峒主则纵声笑道：“ 你不用害怕我恃强欺你，谁叫你是我的师叔呢，我做了你的师侄，没奈何，自然只有低头服小了。 ”

石卫给气得七窍生烟，但因敌强己弱，只好暂忍一时之气，委婉说道：“ 石某可不敢僭居长辈，扶桑派也是水浅难养大鱼，牟堂主，还是请贵友离开玉皇观吧。 ”

牟宗涛道：“ 石师兄，你怎么啦？平日你很精明能干，今日竟然这样颠倒糊涂，我已经和你说得十分清楚，他们是我的弟子，你怎的还是要把辈份搞错？再说本派创自唐朝，源远流长，身为本门弟子，你怎可自轻自贱，居然说什么扶桑派是水浅难养大鱼！ ”

石卫憋着一肚子气，说道：“ 好，就算是我的糊涂吧，这些人是你的弟子，但我可不敢认他们是师侄！ ”

牟宗涛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

石卫正要开口，在他身旁的一个人已是大声说道：“ 牟宗涛，你这事情也未免做得太荒唐了，干脆和你说吧，我们不能承认这些人是扶桑派的弟子！ ” 这人是和牟宗涛同一辈份的“ 扶桑七子 ” 中的招显山。

火云峒主道：“ 师父，这人是谁？ ”

牟宗涛道：“ 他是你的招师叔。 ”

招显山是火爆的性子，立即说道：“ 牟宗涛，你别监人赖厚，我可没有这样妖邪师侄。 ”

话犹未了，火云峒主已是走到招显山的面前，唱了一个肥喏，说道：“ 招师叔，你不认我做师侄，我可要认你做师叔。师叔在上，请受师侄一拜！师叔，你别客气，别客气呀！ ”

原来招显山在大怒之下，要把火云峒主推开，那知却给火云峒主反扭他的臂膀，硬生生的把他按了下去。招显山半边身子酸麻，臂弯关节痛得有如刀割，为了顾全面子，还得忍着疼痛，哼也不哼一声。

石卫又惊又怒，喝道：“ 你干什么？ ”连忙一抓抓下，待要拉开火云峒主，牟宗涛折扇一张，挡在他们中间。石卫抓着折扇，一股力道反弹回来，不由自己的倒退两步，折扇半点也没撕破。

牟宗涛笑道：“ 石师兄，你误会了。小徒不过是参见本门长辈而已。你瞧，招师兄受了小徒的大礼，亦即是承认他作师侄。石师兄，请你也上坐受礼吧！ ”

石卫怒道：“ 好的，但你的徒弟向我施礼，用不着你做师父的在旁监督吧？ ”此时他的妻子桑青和另一个扶桑七子中名列第四的赵弘已是一左一右站在牟宗涛的身旁，牟宗涛若然再有异动，他们就要立即出手。

石卫走上前去，迎上向他走来的火云峒主，冷冷说道：“ 你自承认是牟宗涛的徒弟，那是你们的事，我管不着。我只把你当作客人。既然你远来是客，以礼相见，也是应该，随便你行什么礼吧。 ”

牟宗涛此来的目的，乃是为了夺取掌门，倒也不想节外生枝。只因石卫和招显山坚要驱逐他邀来的这班邪派高手，他才无可不可的纵容火云峒主折辱他们，至于他自己还是不想把事情弄糟的。当下心里想道：“ 石卫的武功虽然比招显山要高明一些，但在火云峒主手下，料想也要吃一点不大不小的亏，是用不着我去暗中帮忙他了。 ”

牟宗涛本来是扶桑派中的第一高手，他倘若要走过去，赵弘和桑青二人联手，也是拦他不住。但一来他不想把事情弄糟，二来自忖火云峒主也足以对付得石卫，于是佯作不知赵、桑二人来监视他的，站在原地不动，皮笑肉不笑的打了个哈哈，说道：“ 火云贤徒，这位石师叔是本派掌门最倚重的人，你必须对他恭敬一些，不可失礼。 ”言下之意，即是要火云峒主适可而止，令石卫吃点小小的亏，也就算了。

火云峒主只道石卫和招显山乃是同一货式的人，折辱了招显山正自得意，听了牟宗涛的言语，便即哈哈笑道：“ 弟子遵命。石师叔，你请上坐，让弟子参拜。 ”故技重施，按着石卫双肩，乔海鹏把一张椅子推过来，时间配合得妙到毫巅，火云峒主双掌一按，石卫恰好坐在椅中。

只听得“ 哎哟 ”一声，火云峒主突然翻了一个筋斗，跌在地上。原来他本是要在把石卫按下之后，装模作样行个礼的，哪知双掌按着他的肩头，忽地被一股强劲的力道反弹回来，这就不由自己的跌出去。幸而他的身手还算不弱，百忙之中迅速即翻了一个筋斗，把反震的力道消解了一半，跌势缓和，这才没有受伤。

石卫替招显山出了一口气，冷冷说道：“ 我早已有话在先，只能把你当作客人，你要行大礼，我可担当不起。咱们还是以平辈之礼相见吧。 ”说罢

站了起来，向火云峒主拱一拱手。

火云峒主一个鲤鱼打挺，翻起身来，怒火中烧，就想冲过去和石卫动手。牟宗涛给了他一个眼色，说道：“石师叔既然定要如此客气，你就恭敬不如从命，暂且以平辈之礼相见吧。待本门大事定妥之后，咱们再叙辈份。”火云峒主领教了石卫的厉害，怒火一过，想道：“牟宗涛不给我帮忙，再打也未必打得过他，这口气暂且忍着吧。”无可奈何，也只好瞪着眼睛和石卫拱一拱手了。

乔海鹏和火云峒主交情甚厚，他的真实武功也在火云峒主之上，当下便想上前替火云峒主扳回面子，只不知牟宗涛心意如何，是以走了两步，又停下来，看看牟宗涛的眼色。

火云峒主竟然在石卫的手下吃了亏，此事大出牟宗涛意料之外，心里想道：“石卫几时练成了沾衣十八跌的武功，倒是不可小觑他了。”

原来石卫的内功乃是在这半年之中大大增进的，原因是林无双把在石窟中所得的本门内功心法传了给他。

招显山虽然也得传授，但因招显山的内功基础本来不及石卫，故此只有石卫练成了“沾衣十八跌”的功夫，他和桑青等人都没有练成。

不过，石卫虽然大占便宜。摔倒火云峒主之后，肩头亦是隐隐作痛，心里想道：“这厮倘若一上来就用重手法的分筋断骨手，只怕我这沾衣十八跌的功夫还未必能够施展出来，必须出招应付了。”牟宗涛带来的邪派高手有三十多人，只一个火云峒主已然如此厉害，石卫也是不禁暗暗吃惊了。

牟宗涛不愿太多节外生枝，当下再用眼色止住乔海鹏，说道：“商议本门大事要紧，参见长辈之礼，以后再行。”

石卫却是不肯放松，说道：“牟堂主，你收录的这班弟子，在未得掌门认可之前，还是请他们暂时离开玉皇观吧。”

牟宗涛冷笑道：“我身为虬髯堂堂主，难道没有收录弟子之权？”

石卫说道：“不错，依照本门规定，虬髯堂堂主有权先收弟子，然后补行禀告掌门。但也必须得到掌门人的认可，他所收录的弟子方能算是正式列入门墙。”

问题的关键仍然落在掌门人身上，牟宗涛“哼”了一声，说道：“你开口掌门，闭口掌门，掌门人在哪里，你叫她来和我说话！”

石卫忍气说道：“我已经派人去找她了，掌门师妹就会回来的。”

哪知话犹未了，石卫派出去找寻林无双的两个弟子，刚好回来，低声向他禀告，说是到过林无双在小天烛峰往日练功之处，找她不着。他们无法找遍泰山，只好先行回来禀告。

那两人虽是低声禀告，牟宗涛已经听得清清楚楚，当下一声冷笑，说道，“如何？我说她是畏罪潜逃，没有说错吧？”

他带来的这班人和本来属于他这一派的弟子哄然起哄，齐声嚷道：“不错，掌门人既然不在，就该请牟堂主主持大会。”

牟宗涛淡淡说道：“本门大事，急须解决。掌门不在，由我主持，这合乎规矩吧？”

牟宗涛在扶桑派的地位仅次于掌门，石卫只好说道：“按规矩是该由你主持，但不知有什么大事必须立即付之公决？”其实牟宗涛要说的事情，石卫亦早已知道。不过在形式上还是不能不有此一问而已。

果然便听得牟宗涛说道：“林无双行为不当，请一众弟子公决，废她掌

门人之位！”

桑青怒道：“掌门师妹，为了重兴本派，费了许多心力，她有什么行为不当之处？”

牟宗涛冷笑道：“别人不知，你们夫妇是应该知道的。她上次离山之后，是和谁在一起？不就是孟元超吗？我在三河县和扬州两次碰到他们，三河县的事情，你们可以推说不知，扬州那次事情，你们夫妇也是在场的。”

桑青道：“她和孟元超来往，这是她私人的事情，这又有什么不对了？”

牟宗涛道：“她若然不是本派掌门，她和孟元超私通也好，和孟元超正式结为夫妻也好，都是她私人的事情，我管不着。可惜她是本派掌门，我可就不能不管一管这个‘闲事’了！”他口说“闲事”，语气却是严重非常，显然乃是“反话”了。

桑青道：“她是掌门和不是掌门，这又有什么关系？”

牟宗涛道：“怎么没有关系？孟元超是反抗朝廷的小金川叛军的首领之一，别人不知道，难道你们夫妻能说不知道吗？”

桑青冷笑道：“咱们又不是要做效忠于清廷的奴才走狗，掌门人和义军首领来往，咱们凭什么去干涉她？哼，依我说呀，小金川义军救民于水火，孟元超是义军首领，正是响　　的英雄豪杰，掌门师妹和他结交，这又有什么不好了？”

牟宗涛说：“小金川的英雄豪杰，如萧志远、冷铁樵连同孟元超在内这一些人，我在私底下也是佩服他们的。但佩服是一回事，和他们结交又是一回事。尤其是作为掌门人的林无双，更不应和他们的首脑关系太过亲密！”

桑青说道：“这是什么道理？”

牟宗涛缓缓说道：“须知本派式微千年，好不容易才回到中原重立门户，实不宜卷人满汉纷争的漩涡？”

石卫说道：“依你这么说，即是本派不能过问国事了？”

牟宗涛道：“不错。试想以少林派之强，在雍正年间，由于得罪朝廷，尚且被一把火烧了少林寺，迄今还未恢复原来的规模，扶桑派刚在中原立足，岂能轻举妄动，不顾明哲保身之训。我认为做掌门人的，最紧要的是发扬本派武学，光大本门门户！其他的事，都不用管！”

桑青冷笑道：“牟堂主，你也是汉人吧？满州鞑子，侵占汉人地方，欺侮汉人百姓，身为汉人，怎能不管？”

牟宗涛道：“你这是瞎缠夹，我并不反对别人反对清廷，我只是说身为本派的掌门，那就有更紧要的事情去做。倘若是像林无双这样所作所为，只有令得本派毁灭！”

牟宗涛这派人齐声附和：“对，对，我们不能让林无双胡作非为，毁灭本派！”拥护林无双和石卫的一众弟子纷起驳斥，登时把玉皇观的大殿闹得乱哄哄一片。

石卫朗声说道：“大家先别争吵，我有一事未明，要想请问牟堂主。”

牟宗涛道：“石师兄有何话说？”

石卫淡淡说道：“牟堂主，你似乎是贵人善忘！”

牟宗涛怔了一怔，说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石卫说道：“当年宗神龙依附清廷的内总管萨福鼎，你不值他的所为，曾率领我们向他兴师问罪，终于将他逐出本派，这事难道牟堂主忘了？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牟堂主当年的议论和今日的议论可正好是相反的呢！你要我复述你当年的议论么？”

牟宗涛面上一红，说道：“时移势易，怎可一概而论？当时本派尚未重建，我也是初到中原，未明利害，我又是少年气盛，难免有对宗师叔过火之处。”

石卫冷笑说道：“如此说来，你是认为你是今是而昔非了？”

牟宗涛道：“这却不然，我的宗旨始终不变。本派应该先光大本门，发扬武学为主。因此我既反对本派的首脑人物依附朝廷，也不愿意本派卷入漩涡？与朝廷作对。”

桑青冷笑说道：“你这话是真心话么？”牟宗涛道：“怎么不是？”

桑青说道：“听说你做了御林军统领北宫望的门客，怪不得你要说出时移势易这样的话了。一点不错，对你来说，这确实是时移势易了呢！”

牟宗涛心里吃惊，佯怒说道：“你这谣言是哪里听来的？”

桑青一时心急，把牟宗涛这个秘密抖露出来，给牟宗涛反问，倒是难以回答，心想：“偏偏无双不在这里，可没有人证和他对质。”当下说道：“空穴来风，纵是谣言也不会无因而至。此事是真是假，日后自会水落石出，不必忙于查究。但牟堂主你在扬州之时，曾与御林军的副统领石朝玑来往，这是许多人曾经见到的，你总不能推得一干二净吧？”

牟宗涛冷笑道：“我为什么要赖？不错，我和石朝玑是有往来，但也不过是普通朋友而已，并非依附于他，咱们在江湖上走动的，哪能不和各方面的人物应酬？他要来和我结交，我又岂可拒人于千里之外？再说，本门也并没定下这条禁例，说是不可和白道中人来往的呀。”

石卫亢声说道：“本门也没有定下哪条禁例，说是不可和侠义道中的人物来往呀！”

牟宗涛怒道：“我早已说得清清楚楚了，本门弟子，容或可以，身为掌门，则是不该。难道你还要我再说一遍吗？这是关系本门生死存亡的大事，即使过去没有这条禁例，现在也该定下这条禁例。何况你知不知道，林无双这丫头在三河县和扬州之时，不仅是和孟元超有了私情而已，她还曾经与孟元超联手对抗朝廷派出来逮捕孟元超的人马呢。若不废她掌门，朝廷来向扶桑派问罪，本派如何担当得起？这还不是要把本派毁了吗？”

“扶桑七子”中名列第五的包毅站出来慢吞吞地说道：“石师嫂，牟堂主说的确是本门生死攸关的大事，咱门不可节外生枝，还是平心静气的商量商量的好。”

桑青说道：“五师哥，你有何高见？”

包毅说道：“不敢。但依我愚见，牟师兄说的可并不无理。本门重建，根基尚浅，实是不宜卷入任何纠纷，应以发扬武学为主。”

此言一出，石卫、桑青、招显山等人都是又惊又怒。原来包毅平素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若不是他站出来帮忙牟宗涛说话，谁也想不到他竟然会是内奸。

他们未来得及驳斥包毅，牟宗涛这派人又已纷纷起哄了。牟宗涛哈哈一笑，说道：“各持己见，争论无益，还是付之公决吧。”

石卫一想，牟宗涛这一派人属于少数，即使加上他带来的这班邪派人物冒充弟子，自己还是十九可操胜算，于是说道：“好，赞成牟堂主意见的站过右边，不赞成的站过左边。”

哪知他以为可操胜算，结果却是出乎他意料之外。原因是有一部份人既不站过左边，也不站过右边，而是站在中间。

石卫怒道：“你们怎的连自己的主意都没有么？赵一行，你说！”赵一行是这班弟子中资望较深的一个。

赵一行低下了头，说道：“兹事体大，弟子见识平庸，不敢妄参末议，只好不作左右袒了。”中立这班弟子一齐点头，表示赞同他的意见。

原来这一班人，其中有些是包毅的徒弟，另外一些则是害怕牟宗涛得势之后，加害于他，故而只好看风驶舵。

这样一来，牟宗涛这一派人加上那些冒充弟子的邪派人物，就从少数变成多数，刚好比反对废立掌门的人多了一个。

牟宗涛哈哈笑道：“废立掌门，已是公意。石师兄，这你可以没话说了吧！”

石卫怒道：“你的这班所谓弟子名份未定，即使勉强承认他们的弟子身份，双方人数也不过相差一个而已。如今掌门人还未回来，岂可擅自废立？”

牟宗涛冷笑道：“林无双不敢回来，废立掌门一事付之公决，这是你刚才同意了的。嘿嘿，石师兄，你也算得是本派中的头面人物，岂能出尔反尔？”

包毅说道：“对，既经公决，便成定案。石师兄，你可不能节外生枝了。如今旧掌门已废，咱们应该赶快推选新掌门才是。”

牟宗涛缓缓说道：“石师兄德高望重，我推举石师兄继位掌门。”

冒充牟宗涛弟子之一的东海盗魁乔海鹏朗声说道：“弟子新列门墙，石师叔德望如何，我是一无所知。但我以为做掌门人的武功必须超卓，方能负起发扬本门武学的重任。石师叔，我想领教你几招。”

石卫大怒道：“你们擅自废立，这掌门人我是决计不做的。但你这厮要和我比武，那倒可以。”

包毅连忙说道：“你既然不愿做掌门，那就无须比武了。咱们还是回到正题吧，我推举牟堂主继任掌门。”

牟宗涛这一派人当然群相附和，乔海鹏与火云峒主齐声说道：“对，只有我们的师父才配做本派掌门，有哪个不服的尽管出来，先和我们比划比划！”

扶桑派的弟子曾经见过火云峒主的厉害，而乔海鹏的名气和武功又更在火云峒主之上，他们当然知道，倘若不自量力，出去和他们较量，只有白送性命而已。但还是有两个弟子，激于义愤，不顾一切，便跃出去。

石卫叹了口气，把他们拉了回来，说道：“公道自在人心，是非终当大白，咱们用不着和奸徒较一日之短长。”

牟宗涛冷冷说道：“石师兄，你说话干净一些，谁是奸徒？”

石卫哼了一声，说道：“你倘若没有心病，也用不着害怕我提起‘奸徒’二字。”话中之意，已是分明把牟宗涛指作奸徒。

包毅作好作歹的出来劝解道：“如今多数人推举牟堂主继任掌门，纵许有些人不服，但也没有谁是要出来和他的弟子较量的，依照武林规矩，本派废立掌门之事就成了定局啦。大事已定，也就无谓另生枝节了。石师兄，咱们一同参见新掌门吧！”

石卫冷笑道：“他是你的掌门，可不是我的掌门。”

牟宗涛双目一瞪，说道：“石卫，你是不是要背叛本门？”

石卫淡淡说道：“随便你怎么说，是你背叛也好，是我背叛也好，总之你喜欢做扶桑派的掌门，我让你做，但我可要走啦。”

招显山说道：“不错，扶桑派的名义暂且让他们篡夺了去，咱们都走。”

这一来不但本来反对牟宗涛的人要走，连原来中立的那班人也都跟着要走。

牟宗涛喝道：“ 谁都不许走！ ” 要知扶桑派原来的弟子十之七八走了，只留下他的这班假冒弟子和少数属于他这一派的人，他做这个掌门，还有什么意思？

石卫冷笑道：“ 你还不是武林公认的扶桑派掌门人呢，我不和你作对，你还不许我走！ ”

牟宗涛怒道 :“ 你带走这班弟子，意欲何为，还不是要立门户与我作对？武林公认，那有何难？我今日已是掌门，那就不能容你做出背叛本门之事！ ”

在石卫的想法，他已是一再退让，哪知还是不能委屈求全！不过，他虽有一拼之心，却又不能不为一众弟子的安全着想。如何是好？倒是令他进退两难了！

双方剑拔弩张，眼看就要动手！

牟宗涛在玉皇观里咄咄迫人，迫得石卫进退两难，但在小天烛峰那边，他的妻子练彩虹也正在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

她点了林无双的穴道，林无双口里不能说话，一双眼睛可还是冷冷的盯着她。用不着林无双说话，她已是感觉得到林无双对她又是怜悯又是责备的目光。

她愧对林无双责备的目光，心中忽地只觉一片茫然：“ 我这样做究竟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 ”

而且又如何处置林无双呢，这对她来说，更是一个难题了。

她和丈夫本来是商量好了的，待牟宗涛的“ 大事 ” 定了之后，她与林无双回到玉皇观，夫妻俩一同向她赔罪。

可是在她听过了林无双的一番义正辞严的说话之后，莫说她心里早已明白：林无双决不会原谅她的丈夫，就是她自己也怀疑自己是做错了事情，不敢和林无双回去见她丈夫了。

林无双则是另一种心情。

她最初是痛恨牟宗涛，连带也恨上了听从丈夫指使的练彩虹。现在她也感觉得到练彩虹这一份愧对她的心情，反而有点怜悯起她来了。觉得她糊涂得太过可怜。

玉皇观的钟声早已停了，要急也急不来了。林无双索性静下心来，把一切事暂且置之脑后，凝神静气的自行运气解穴。

穴道尚未解开，忽地听得脚步的声音，练彩虹喝道：“ 是谁？ ”

抬头一看，只见一个三绺长须的老者已是出现在她们面前。

这一下不但练彩虹大大吃惊，林无双也是吃惊非小，刚刚凝聚的真气，几乎又要涣散，原来这个老者不是别人，正是练彩虹原来的师父宗神龙。

宗神龙皮笑肉不笑的打了个哈哈，说道：“ 彩虹，你想不到是我吧？ ”

练彩虹是依照丈夫所定的计划行事的，她们躲藏的地方也是牟宗涛事先给她指定的。这是一个很难发现的秘密地方，所以石卫派人来到小天烛峰也没有找着她们，不料如今竟给宗神龙发现了。

练彩虹又是尴尬，又是惊异，心里想道：“ 怎的他不跑去玉皇观却一个人来到这儿，是偶然经过的呢？还是有心来我的呢？ ”

“ 是啊，我的确料想不到。 ” 练彩虹只好这样回答了。

“ 彩虹，你用不着觉得难为情，咱们师徒之间，过去虽然有过一点小小

的误会，这也是早已过去的了。我不会怪你的。如今，你的丈夫已经叫我做师叔，你我也还是师徒。”宗神龙说道。

练彩虹的尴尬倒不是由于自己的难为情，而是为丈夫感到羞耻。但一来不知宗神龙来意如何，二来在这样的情况下碰上他，自己孤立无援，也不好和他决裂，她想了一想，只能如此说道：“宗老先生，你早已不是本门中人，恕我不能重执弟子之礼。”

这个回答，显然颇出宗神龙意料之外，他怔了一怔，说道：“牟宗涛已经做了本派的新掌门，我要重回扶桑派，那还不容易吗？”

练彩虹冷冷说道：“你要做我的师父，待你重回本派，那时再说也还不迟。”

宗神龙面色铁青，勉强笑道：“好吧，你一定要严格按照武林的规矩办事，我也不是拘泥名份的人，你喜欢怎样称呼我，随便你吧。咱们先说正事。”

练彩虹道：“什么正事？”

宗神龙指了指林无双，说道：“彩虹，你这件事情干得很好，现在你可以交差了。”

练彩虹吃了一惊，说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宗神龙笑道：“你这样聪明，还不明白？把这丫头交给我吧！”

练彩虹道：“为什么要交给你？”她话犹未了，宗神龙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练彩虹忍着气说道：“你笑什么？她即使不是掌门，也还是扶桑派的弟子。扶桑派的弟子。岂能交给外人？”

宗神龙面色一沉，随即冷笑道：“你开口本派，闭口本派，好吧，就算我现在尚未重回本派，不是你的师父，但我向你提取这个丫头，却正是奉了扶桑派掌门人之命的！”

练彩虹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呆了一呆之后，讷讷说道：“你、你、你是奉谁之命？”

宗神龙笑道：“除了你的丈夫，还有谁是扶桑派的掌门？嘿嘿，我说奉他之命，那还是客气的说话。认真说来，是他求我这样做的。”

练彩虹面色苍白，说道：“我怎知道你的话是真是假？你叫他来，我和他当面说个明白。”

宗神龙又是一阵哈哈大笑，说道：“我只道你是牟宗涛的贤内助，怎的你竟如此不明事理？他如今刚刚坐上掌门人的宝座，这件事情岂能当众张扬？你要知道，他对本门弟子是说林无双这丫头业已畏罪潜逃了的，让她露面，岂非节外生枝？”

练彩虹道：“可是他却并没有吩咐过我要我把林无双交给你，他是说事情过后，叫我们回到玉皇观，他还要当面向林无双赔罪的！”

宗神龙听了这话，更为得意，说道：“原来如此。这就怪不得他要瞒住你了。”练彩虹道：“什么叫做原来如此？”

宗神龙缓缓说道：“你这还不明白？你的丈夫怕你偏袒这个丫头，他不是那样骗你，你怎肯依计行事？嘿嘿，为人妻子，得不到丈夫的信任，这是最可羞耻的事，彩虹，好在我也曾经是过你的师父，我可要劝你一句，但愿你们夫妻以后事事同心才好。”

练彩虹定了定神，说道：“如果牟宗涛当真是和你那么说，我才是要为他感到羞愧呢！”

宗神龙冷笑说道：“你还不相信我的说话？试问若不是你的丈夫告诉我，我焉能知道你们躲在这儿？又焉能知道你们夫妻的定计？”

练彩虹咬了咬牙，说道：“好，那你说吧，你要把林掌门拿往哪儿？”

宗神龙狞笑道：“就说给你知道，那也无妨，我要把这丫头送到北京归案！”

练彩虹道：“归案，归什么案？”

宗神龙哈哈笑道：“你装什么湖涂？难道你不知你的丈夫早已和御林军的统领北宫大人订下条件，北宫望答应暗中支持你的丈夫做扶桑派的掌门，你的丈夫也答应了暗中为他效力的吗？这丫头本来不是钦犯的，但自从她和孟元超相好之后，她也就变成了钦犯了。说得明白些，我如今是替你的丈夫把这丫头送到北京交北宫望，你懂了么？”

这番话一说出来，登时把练彩虹对牟宗涛最后的一点幻想都消灭了。原来在此之前，她还只道牟宗涛和北宫望来往，乃是为了要使得扶桑派能在中原立足，继续发扬光大，这才不惜委屈求全的。哪想得到牟宗涛竟是如此心狠手辣，竟然要把自己的表妹也当作礼物去献给北宫望？

她咬了咬嘴唇，说道：“好吧，我交给你！”

宗神龙笑道：“对啦，这才是我的好徒儿，牟宗涛的好妻子。我把这丫头带走，除了你没人知道，你的丈夫也就可以安心做扶桑派的掌门啦！”笑声未了，忽地面色一变，喝道：“你干什么？”

原来练彩虹假装要把林无双交给他，其实却是要给林无双解开穴道。但她的功夫是宗神龙教的，却怎瞒得过宗神龙的眼睛？宗神龙一看她的手势，不待她的指尖触着穴道，已是呼的一抓就向她抓了下来。

练彩虹早有准备，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横肱一撞，把林无双推开，倏的短剑出鞘，反手一剑，喝道：“你抓！”

宗神龙中指一弹，“铮”的一声，把她短剑弹开，又是吃惊，又是恼怒，喝道：你疯了吗？不帮丈夫，反帮外人！”

练彩虹道：“我是帮理不帮亲！你要把林掌门掳去，除非把我杀了！”

宗神龙怒道：“你当我不敢杀你么？”话虽如此，究竟因为练彩虹是牟宗涛的妻子，他还是不能不有所顾忌。

第五十七回 清理门户

行歌去国心情，宝剑凄凉，泪烛纵横。临老中原，惊尘满目朔凤都作边声。梦沉云海，奈寂寞鱼龙未醒。伤心词客，如此江南，哀断无名。

——郑文焯

练彩虹豁出性命不要，招招狠辣，宗神龙冷笑道：“你的剑法是我教的，如何能够伤我？”当下便即施展空手入白刃的功夫，硬抢她的宝剑。不过十数招，练彩虹已是给他迫得步步后退，剑法散乱，这还是他有所顾忌，恐怕误伤了练彩虹的缘故，否则练彩虹的宝剑，早就要给他抢了去。

眼看宗神龙就要得手，林无双忽地叫道：“走乾门，转巽位，刺天枉穴！”

原来她自行运气解穴，恰好在这紧要的关头解开了。

林无双突然能够张口说话，宗神龙和练彩虹都是不由得吃了一惊。此时宗神龙正在使到一招极为精妙的大擒拿手法，练彩虹不知如何抵挡，当下无暇思索，便照林无双的指点出招，果然方位立变，唰的一剑刺将出去，轻描淡写的就把宗神龙的攻势化解了。

原来林无双在精研了虬髯客留在石窟的武学秘笈之后，对本门的种种武功，都已洞悉诀窍。宗神龙的掌法不论如何变化，都瞒不过她的眼睛。往往他的后一招尚未使出，就给林无双先行喝破了，这一来等于是林无双假手练彩虹对付他，宗神龙如何还能够在急切之间取胜？不过练彩虹的真实武功毕竟是和宗神龙相差太远，此际全凭精妙的剑术御敌，想要把宗神龙刺伤，也是不能。

宗神龙又是吃惊又是恼怒，心里想道：“若待这丫头功力恢复，那就更要糟了！”

当下喝道：“彩虹，你再胡缠，可休怪我手下无情！”呼呼呼连劈数掌，使上了内家真力，把练彩虹迫得离他越来越远。但每当他要越过练彩虹想要擒林无双之际，练彩虹却又不顾一切的拦住他的去路。宗神龙也有几分顾忌她的精妙剑法，不敢太过欺身进迫。他的劈空掌力令得练彩虹呼吸为之不舒，但练彩虹也还勉强支持得住。

练彩虹好生后悔：“早知如此，我不该用重手法点了无双的穴道。不过，她现在虽然还不能够动手，要跑总跑得动吧？”她自忖难以久战，便即叫道：“无双，你快跑呀，别顾我！”

林无双对她的说话恍似听而不闻，仍然在那里靠着大树，动也不动，只是不断的出声指点她。

练彩虹大为着急，叫道：“无双，求求你赶快走吧，他不敢杀我的！”

原来林无双此际正在默运玄功，调匀气息，以期血脉畅通。

本来她的内功造诣比练彩虹精纯得多，虽然是给练彩虹用重手法点了穴道，在穴道自行解开之后，到了此时，也应该可以恢复六七分功力了的。但因她要不时出声指点练彩虹应敌的招数，分心二用，这就只能恢复两三分的功力了。她自己估计，只须功力恢复一半，就可以和宗神龙打成平手。

练彩虹为了保护她，不借和妖师拼命，她如今已经恢复了两三分功力，自也不肯抛弃练彩虹而独自逃生了。“但盼练姐姐能够多支持半炷香的时刻！”林无双心里想道。

但练彩虹已是力竭筋疲，实在支持不下去了。宗神龙看出时机已到，冷笑说道：“彩虹，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嘿嘿，你对丈夫无情，对师傅无义，

无情无义，我杀了你，你的丈夫还要多谢我呢！”冷笑声中，攻势越来越紧，陡地一声大喝，飞身向练彩虹扑下！

林无双连忙叫道：“走坎位，转离门，刺环跳穴！”这本是非常精妙的一招剑术，但可惜练彩虹力不从心，勉强依言出剑，只听得“嗤”的一声，宗神龙凌空扑下，衣袖已是裹着她的剑尖，衣袖虽给刺穿，可没伤着他。练彩虹长剑被卷了去，宗神龙袖中出指，倏的就点了她的穴道。练彩虹站在原地，动弹不得，宛如泥塑木雕。

林无双这一惊非同小可，但神色却是丝毫不露，反而笑道：“宗神龙，你上了我的当了！你以为我当真是给她点了穴道吗？嘿嘿，我是让你亲口对她说出真话！”

宗神龙本身是个心术奸险的小人，心术奸险之辈，总以为别人也是和他一样。听了林无双这话，宗神龙不禁也是惊疑不定了，想道：“这丫头不肯逃走，神色又如此镇定，莫非她们当真是串通了来骗我的？”

林无双拔剑出鞘，振臂一抖，剑尖抖得嗡嗡作响，喝道：“宗神龙，有胆的你莫逃走，看你能够接我几招？”泰山之会，林无双曾经只用三招，就把宗神龙打败了的。但她恐防宗神龙不相信她的说话，故而把仅仅恢复了三分的功力都使出来，这才能把剑尖震动得嗡嗡作响的。

宗神龙转过了身，看样子是想要逃跑的了，林无双刚刚放下心上的一块石头，不料他只是走了几步，忽地又回过头来！不走了。

原来林无双不说这番说话还好！一说之后，反而弄巧成拙了。

她说“有胆的你莫逃跑”！其实乃是唯恐他不逃跑。宗神龙乃是老奸巨滑之辈！一听就听出了她是色厉内荏！登时起了疑心：“这丫头的功力若然真的已经恢复！何必与我啰啰唆唆！让我有时间逃走？哼！莫非她摆的是空城计？”

疑心一起！宗神龙决意冒一冒险，回过头来，冷冷说道：“掌门有命，宗某岂敢不遵，好，我再领教你的高招！”

林无双暗暗吃惊，喝道：“好大的胆子，你还不知道我的厉害吗？”

宗神龙道：“我知道你的厉害，但好歹我也算是你的师叔，岂能受你欺辱！”

林无双道：“你早已不是扶桑派的弟子了，还谈什么辈份？”

宗神龙道：“你不承认我是师叔，那更好了，大家动手，都可不必手下留情！”

休无双硬着头皮说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要闯进来！好，那你出招吧！”

宗神龙横剑当胸，凝神盯着林无双的剑尖，说道：“我不能以大欺小，你出招吧！”

原来他虽然起了疑心，毕竟还是有点顾忌。他自己剑法远远不及林无双的精妙，他若先行出招攻击，一出手只怕就可给林无双找到他的破绽，倒不如采取守势，仗着自己的经验老到，危险可以少些。“她一出招，我就可以知她的功力恢复是真是假了。”宗神龙心想。

林无双看出他颇有怯意，斥道：“放肆，说什么以大欺小，我是一派掌门，你懂不懂武林规矩？”

彼此都在试探对方虚实，但毕竟还是宗神龙老辣得多，也比较沉着一点。当下他就再进一步的试探，缓缓的踏上一步，淡淡说道：“你的话也说得不

错，大家都不肯出招，这场架就打不成了。”

宗神龙迫近一步，又再迫近一步，看见林无双仍是毫无动静，越发放下了心，哈哈笑道：“好呀，原来你这个丫头，显然是摆的空城计，可惜我不是司马懿，你也不是诸葛亮！”

说话之际，宗神龙已是又再踏上三步，站在林无双的面前林无双的功力只不过恢复了两三分，饶是她如何镇定，此际也不禁有点心慌，剑尖微微颤抖。宗神龙看在眼里，登时把最后的一点顾虑也都抛开，冷笑说道：“林无双，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要摆掌门人的架子吗？好吧，你不出招，我可要出招了！”

“出招”二字吐出了口，宗神龙手上的长剑也提了起来，唰的一剑便划过去。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忽听得霹雳似的一声大喝，恍如在宗神龙的耳边响起焦雷。宗神龙骤吃一惊，心头一震，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精芒电闪，林无双已是抢在他的前头出招，宗神龙横剑一封，“　”的一声，把林无双的宝剑击落，但身上却是同时受了七处剑伤。

只见两条人影，捷如飞乌的疾扑过来，一个扶住林无双，另一个则挡住了宗神龙，冷笑喝道：“你我在扬州那一架还没打完，今日相逢，正好再较量较量！”

原来是缪长风和云紫萝来了。那一声霹雳般的大喝，就是缪长风所施展的“狮子吼功”。

“狮子吼功”乃是源出佛门的一种上乘内功，有极其微妙的作用，尤其是施之于心术不正的人，这样突如其来的一喝，立即便可震撼他的心灵。林无双虽然有点心慌，但她是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略受影响，并无妨碍。是以她还能够抓紧机会，施展精妙的剑法。宗神龙可就吃了大亏了。至于练彩虹，她是给点了穴道，昏迷了的，根本就没受到影响。

宗神龙连受七处剑伤，虽说林无双的功力未曾恢复，伤了他也伤得不重，但总还是受影响。他的武功本来就略逊于缪长风一筹，此时身上受了伤还如何能够抵挡？不过数招，便给缪长风以空手入白刃的功夫打落了他手中的长剑。猛地又是一声大喝，一掌向他劈下。宗神龙双掌齐出，兀是抵挡不住，“哇”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连忙逃跑。这次可是真的逃跑了。

云紫萝知道缪长风稳操胜券，用不着自己帮忙。救林无双脱险之后，便把她拉过一边，微笑说道：“我是云紫萝，我在泰山之会见过你的。”

林无双道：“我知道。孟大哥和我时常说起你的。云姐姐，你不知道，我多盼望和你见面，今天才让我盼着了。嗯，今天真是多亏了你了，但你怎的来得这样巧呢？”

云紫萝笑道：“我和缪大哥正是要来探访你的，我也十分盼望和你见面呢。”

原来她和缪长风本是从“南天门”那面登山，刚刚走过“十八盘”，忽地听得小天烛峰那面有厮杀的声音，这才匆忙赶过来的。

她们刚说得几句话，只听得宗神龙一声大叫，缪长风已是把他杀得大败而逃了。

云紫萝道：“可惜还是让他跑了。”

林无双道：“他跑得了这一次，下一次我就不会让他跑了。”

云紫萝道：“对，他是你们扶桑派的叛徒，缪大哥把他杀了反而不好，

是该让你以掌门人的身份，亲自清理门户的。”

缪长风走回来发现躺在地上的练彩虹，不觉怔了一怔，说道：“这不是牟宗涛的妻子吗？”

林无双道：“不错，我是给练彩虹点了穴道的。”

缪长风诧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林无双道：“说来话长，总之她和她的丈夫不是同一条路上的人就是了。待我解开她的穴道再说。”

练彩虹也是给宗神龙用重手法点了穴道的，扶桑派的独门点穴手法必须本派中人才能解开，好在林无双歇息了这一会，业已恢复了四五分功力，稍为费点气力，也把练彩虹的穴道解开了。她在给练彩虹解穴之时，简单扼要的说明了事情的经过。缪云二人听说牟宗涛已经到了玉皇观闹事，都是大吃一惊，同时也是暗暗庆幸自己来得恰是时候。

练彩虹满面羞惭，说道：“无双，我真是对不起你，我做梦也想不到他，他会坏成这个样子。”

林无双道：“一时糊涂，谁也免不了的。过去的事别再提了。当务之急，咱们还是赶快回玉皇观吧！”

当下一行四人忙即施展轻功，赶回玉皇观去。练彩虹和林无双一样着急，但心情却是大不相同了。牟宗涛毕竟是她的丈夫，她将怎样处理这件事呢？

她好像从一个恶梦中惊醒过来，但可惜她刚才的所见所闻，却不是梦。

玉皇观中，正是到了双方剑拔弩张，眼看就要一发之际。

石卫虽有一拼之心，却又不能不为一众弟子的安全着想。牟宗涛则是咄咄迫人，冷笑说道：“石卫，你定要执迷不悟，背叛本门，我只好以掌门人的身份，对你不客气了！”

石卫说道：“我只知道林无双是本派掌门，除非她同意把掌门的位子让了给你，否则我只能听她的话。”

牟宗涛冷笑道：“好吧，你把林无双给我找回来吧！”

话犹未了，忽听得站在大门口的弟子叫道：“好了，林掌门回来了！”

牟宗涛大吃一惊，抬头看时，只见四个人鱼贯而进，走在前头的那个人，果然是林无双。

一个林无双已经令他吃惊，何况还不只一个林无双，跟在林无双后面还有缪长风、云紫萝和他自己的妻子练彩虹！

缪长风与云紫萝的武功虽高，牟宗涛还不如何惧怕，最令他骇惧是练彩虹竟然也和林无双一道回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定睛看时，练彩虹却正眼也不瞧他一下，他隐隐知道事情不妙了。

林无双恰好在这关键的时刻回来，石卫如同拾到天上掉下的宝贝，大声叫道：“牟宗涛，你说林掌门不敢回来，她如今已经回来了，看你还能胡作非为么？”

牟宗涛环顾全场，心里想道：“我有三十多名高手相助，动武的话，也还可以稳操胜券，何必怕她？”定了定神，胆气复壮，说道：“林无双，可惜你来迟了一步，本门弟子业已公决在案，废了你的掌门之位了！”

林无双冷冷说道：“我不是回来争夺掌门的，我是回来清理门户的，谁做掌门，那还不是最紧要的事情，最要紧的事情是本门出了个大叛徒，必须先行清理！”

牟宗涛道：“你已经不是本派掌门，凭什么身份清理门户？”

石卫立即说道：“你今早挟众而来，不也是只凭着扶桑派弟子的身份，就要清理门户吗？那时你还未曾僭号‘掌门’呢。”

林无双道：“对，你说你废我的掌门，是由本门弟子公决，好，那就算掌门的位未定吧。我现在以扶桑派一弟子的身份，请求同门公决，驱逐叛徒。”

牟宗涛道：“谁是叛徒，也不能凭你一面之辞。”

林无双道：“你先别心虚，我几曾说过要独断独行？当然我会把事实先说出来，然后交由本门弟子公断。”

石卫朗声说道：“牟宗涛，凡事都抬不过一个理字，你刚才废立掌门，分明是强辞夺理，也可以藉口是本门大事，要求本门公决；如今林无双所提出的更是本门大事，她又已经退了一步，不以掌门人的身份提出了，难道反而不能要求本门公决吗？”

石卫在和牟宗涛争论，两派弟子也在纷纷起哄。由于林无双已经回来，本来害怕牟宗涛的一些人也不害怕他了，他们不但支持林无双清理门户，而且根本否定牟宗涛的掌门资格。有的嚷道：“好不要脸，找来了一班狐朋狗党，冒充本派弟子，这算是什么同门公决，干脆自己封自己做掌门好啦！”有的嚷道：“何止不要脸，我说他还简直恶人先告状呢！”立即就有人附和道：“对，对！他一来就指责这个行为不当，那个背叛本门，口口声声要清理门户。好呀，如今林掌门回来，可是真的要清理门户了，且看准才是真的叛徒吧？”

牟宗涛面色铁青，喝道：“林无双，你倒底想怎么样？”

林无双道：“众弟子且莫喧哗，掌门的废立暂且搁过一边，先行清理门户要紧，同意的站过这边来。”

话犹未了，众弟子纷纷站她所指的这一边，人数要比牟宗涛这一派弟子加上他带来的那些假弟子多得多，原来先前中立的那一班弟子，如今失去了顾虑，都改为拥护林无双了。

牟宗涛横了心肠，想道：“今日之事，反正是要动手的了，就让她先动口吧。”于是冷笑说道：“好，你说吧，谁是叛徒？”

林无双缓缓说道：“这个人嘛，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牟宗涛早已知道林无双是要说他，但听了这话，仍是不禁面色大变，颤声喝道：“你是说我！”

林无双道：“谜底我总是要揭晓的，你稍安毋躁。我先问你，在扬州之时，你和宗神龙、石朝玑二人在史公祠曾有一个约会，有这事么？”

牟宗涛道：“不错，我是曾经和他们在史公祠偶然相遇，但却不是如你所说的什么约会。”要知他和宗、石二人一起在扬州出现，这是许多人见到的，他自是无法狡赖。

林无双冷冷说道：“当真不是有预谋的约会么？嘿，嘿，你的记忆也未免太坏了。当时石朝玑给你和宗神龙拉拢，你们那天密商‘大计’，商量的就正是你今天所做的事情。也是鬼使神差，那天我也恰巧在史公祠游玩，你们所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不但如此，你们后来还发现了我，你还曾经追拿我呢，侥幸我跑得快，没有给你们追上罢了。这不过是半年多的事情，我不相信你居然就会忘记得干干净净！”

牟宗涛在一众同门怒目而视之下，硬着头皮说道：“胡说八道，哪有此事？这都是你捏造出来陷害我的！事情不能凭你一面之辞，你有什么人证？”

那天在史公词和林无双一同听见他们密谋的还有一个孟元超，孟元超远在小金川，当然不能招他作证。牟宗涛特地这样为难她，目的也是想要她说出孟元超的名字，好把目标转移，再攻讦她的。

林无双又是痛心，又是气愤，说道：“牟宗涛，想不到你竟然堕落到这个田地，当面撒谎，竟也不以为耻！好吧，这件半年前的事情我暂且不说，再说一件今天发生的事情！看你还能狡赖？

“各位同门，你们大概想要知道我为什么迟至此刻方始回到玉皇观，因为我受到牟宗涛巧计安排的暗算！他不但要我不能回来和你们相见，而且还叫宗神龙来加害我，要把我押到北京送给北宫望做礼物呢！”

此言一出，满堂哗然，斥责牟宗涛之声此落彼起。牟宗涛提高声音叫道：“你们容不容我说话？”

林无双摆一摆手，命众弟子静止下来，随即对牟宗涛说道：“好，且看你还有什么狡辩？”

牟宗涛冷笑道：“你说我暗算你，我身在玉皇观，如何能够分出身来到小天烛峰去暗算你？”

石卫在旁边哼了一声，插口说道：“你有这许多狐群狗党，还用得着你亲自出马，去干见不得人的勾当吗？”他可还没有想到，暗算林无双的人竟是牟宗涛的妻子练彩虹。

乔海鹏骂道：“姓石的，我看在你是师叔的份上，敬你三分，你竟敢骂我们是狐群狗党？”他眼看形势不利。当下就想藉端生事。

牟宗涛却还抱着一线希望，要想狡辩下去，说道：“海鹏，别吵，待会儿为师的与他算帐。”

石卫怒道：“好，把事实摆明之后，倘若你当真没有暗算掌门师妹这件事情，我向你赔罪！”

牟宗涛面向林无双，又是一声冷笑，继续说道：“若说另外有人奉我之命去暗算你，你如今已然无恙归来，那么，暗算你的人当然是必定已经给你捉住了，那个人呢？”他面向着林无双，眼角却在向练彩虹瞟去，若有意若无意的盯了她一眼，心里想道：“你是我妻子，总不能妻证夫凶吧？”

哪知他话犹未了，练彩虹己是站了出来，愤然说道：“那个人就是我！”

练彩虹出来指责丈夫，这更是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顿然间，偌大一个玉皇观，静寂得连一根针跌在地上都听得见响。

大家都在睁大了眼睛，看牟宗涛如何答辩。

牟宗涛面色苍白，强辞说道：“彩虹，你不是发高烧吧？怎的可以这样胡说八道？”

练彩虹亢声说道：“我说的都是实话！——”

牟宗涛连忙打断她的话，说道：“谁不知道你和无双是一同长大的好朋友，你说你暗算了她，她应该把你缚回来才是，何以你们还是走在一起，亲亲热热的一同回来？”

练彩虹又是伤心，又是气愤，不知不觉流下泪来，说道：“宗涛，到了这个时候，你还不痛悔前非吗？我一向以为你是个大英雄，大豪杰，给你骗了这许多年，如今才知道你的本来面目，你，你竟然是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唉，我都不忍心说下去了。

“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事情你已经做了出来，为什么不敢承认？是你叫我去暗算无双的，对别的人你可以赖，对我难道你还赖么？

“不错，我是无双的好朋友，正因为我是她的好朋友，她明白我的为人，知道我是一时糊涂才上了你的当，她才会原谅我的。

“宗涛，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羞愧，但我可是为你羞愧！但现在还有最后一个机会，你立即向掌门师妹悔悟！无双她会原谅你的，你悔悟自新之后，我和你仍然还是夫妻！”

这番话说得既是义正辞严，又是真情流露，众人无不为之感动。林无双叹道：“牟宗涛，你有这样一个好妻子，若还不知悔悟，那就当真要变成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了。”

牟宗涛脸上一阵青一阵红，霎那间心中已是转了好几次念头，忽而叹口气道：“好，我说真话，你们听着。”

林无双只道他要悔悟，心中大喜，说道：“对啦，把真话说了出来，我们都会原谅你的。”

牟宗涛定了定神，说道：“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夫妻确曾商量过如何处置林无双的问题，彩虹知道无双脾气倔强，料想无双不会认错，她怕废立掌门之议一起，会引起同门间的自相残杀，是以她自告奋勇，愿意去对付林无双！”

众人一听，都是感觉有点不对。他应该是自己坦白认错的，但说出话来，却好像把过错都推到练彩虹的头上了。

石卫冷冷说道：“牟宗涛，你老实点吧。”

牟宗涛道：“我说的都是实话呀，不信你问彩虹，我们是这样商量的吗？”

练彩虹道：“不错，是有此事。不过——”

牟宗涛忙又打断她的说话，说道：“你承认有这件事就好。不错，这事我是做得有欠思量，但用心却是好的。彩虹和无双是好朋友，我和无双更是嫡亲的表兄妹，当然不愿意和她兵刃相见，更不愿意因此而引起同门的相残。”

石卫大怒道：“你暗算掌门，还说是一片好心？”

牟宗涛道：“这总胜于拼个你死我活吧？无双年纪轻，见识少，都是你们捧她做掌门，把她捧坏了的。正因为我是她的表哥，固然我是爱护她，但她在大事上处置不当，我就有责任纠正她。这才是真正的爱护她啊！”

本来大家都是期待牟宗涛悔过自新的，不料他的说话越来越荒谬，不但不肯认错，反而自命是扶桑派的救主了。

群情汹涌之下，眼看又闹成了剑拔弩张的局面。林无双止住众弟子的喧哗，说道：“你指责我大事处置不当，无非是说我和反抗清廷的义士来往罢了。”

牟宗涛道：“你刚才不在这里，没听清楚我的意思。我再说一遍，我是反对本派卷入满汉之争的漩涡。本派弟子私人间的交朋接友，我不限制他们，但如你以掌门人的身份，和孟元超这类人来往，甚至公然帮他和朝廷的人动手，那就大大不宜了。”

林无双冷笑道：“好，你说本派应该置身事外，那你为何做清廷的鹰犬，这不是自相矛盾了吗？”

牟宗涛道：“你这是含血喷人，你有什么证据？我早已说过，我和石朝玑等人的来往，不过是普通应酬的来往……”

林无双道：“用不着你再说一遍。刚才我问你的你都未曾回复呢。好吧，你骗练姐姐暗算我的事暂且不提，你叫宗神龙捉我去京师给北宫望送礼，这

又怎样说呢？”

牟宗涛道：“昔日泰山之会，你以三招剑法打败了宗神龙，此际在场的一众弟子都是曾经目击的，他如何能够把你捉去京师？”

练彩虹道：“我受了你的骗，用重手法点了她的穴道。宗神龙来了之后，她的穴道方解。后来幸亏这位缪大侠和这位云女侠恰巧来到，否则无双只怕早已给宗神龙捉去了。”

说至此处，缪长风和云紫萝便即站了出来，为练彩虹作证。

牟宗涛双眼一翻，说道：“你们两人来泰山做什么？”

云紫萝道：“我们本是来拜访贵派掌门的，恰巧碰上这桩事情。”

牟宗涛冷笑道：“对呀，这件事可也真是太凑巧了，你们迟不来，早不来，我们扶桑派今天清理门户，你们恰巧就在今天来到！”

缪长风怒道：“你是说我们和贵派的掌门人串通了来作假证的么？”

牟宗涛道：“你们是否捏造事实，来作假证，我不知道。不过有些事情我却是知道的。”

缪长风道：“你知道什么，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牟宗涛道：“缪先生，你说话客气点好不好？”

缪长风道：“这要看对什么人，值得我尊重的人，我自会对他客气。你要听不顺耳，尽管划出道儿。”

站在牟宗涛这边的“扶桑七子”之一的包毅连忙作好作歹地劝道：“大家先别节外生枝，把事情弄清楚了再说。”

牟宗涛哼了一声，说道：“缪先生，久仰你是内家高手，待敝派事情了结之后，我领教你的太清气功。”缪长风道：“乐于奉陪。但只怕你是未必过得了今天了。”

牟宗涛道：“云女侠，据我所知，你和孟元超本是很要好的朋友，听说尊夫杨牧就是因为你们交情太好的缘故，才写了休书给你的。有此事么？”

云紫萝气得柳眉倒竖，说道：“有也好，没也好，与你有何相干？”

牟宗涛皮笑肉不笑的打了个哈哈，说道：“和我当然毫无关系。不过和我们今天所要澄清的事情或许就有点关系了。嘿嘿，缪先生，我再问你，你和孟元超也是好朋友吧？”

缪长风道：“不错，我和孟大侠是好朋友，这又怎样？”

牟宗涛淡淡说道，“没怎么样。敝派的前掌门人林无双和孟元超也是好朋友。”言下之意，自是指他们是一伙的人，缪、云二人作为证人，其言也就不足深信了。

林无双怒道，“你这样说法，难道宗神龙这件事情，完全是我们捏造出来的么？”

石卫也冷笑道：“缪大侠、云女侠的说话你硬要不信那也罢了，难道你的妻子，她也故意要陷害你么？”

招显山哈哈笑道：“牟宗涛，你这是在耍流氓无赖的手段，但这也很好，让大家更可以看得清楚你的本来面目！”众弟子都己不值牟宗涛之所为，听了这话，哄堂大笑。

牟宗涛铁青了脸，说道：“我并没说他们的话不能相信，但这桩事情也没这样简单，即使他们都没说谎，也不能证明宗神龙就是由我指使！”

石卫、招显山不约而同的齐声说道：“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你还要强辩？”

牟宗涛道：“你们还没有听我说呢，怎见得我是强辩？”

林无双道：“好，你说！”

牟宗涛道：“你们有没有想到，他们两位不会捏造，但宗神龙却会捏造。他说什么是我指使他的，这都是他的自说自语！”

林无双道：“彩虹姐姐，你认为宗神龙对你说的那番话是真是假？”

练彩虹叹口气道：“我但愿宗神龙说的乃是假话，但在当时的情形，他以为我们已是逃不出他的掌心，似乎无须说谎。”

牟宗涛也跟着叹口气道：“彩虹，你竟然不相信你的丈夫却相信宗神龙。不过好在你也还只是猜测而已，我问你，你曾听见过我怎样吩咐宗神龙么？”

练彩虹道：“这倒没有。”

牟宗涛哈哈笑道：“那么除非你们把宗神龙抓来和我对质，否则你们对我的指责全都没有凭据！”

石卫大怒道：“你知道宗神龙早已跑了才这么说，真是无耻！”

牟宗涛板起了脸，说道：“我忍受你们的无礼已经够了，好，你们一定要诬蔑我，我也唯有对你们不客气啦！”

火云峒主大叫道：“对，多费唇舌也没意思，早就应该动武了！”眼看群殴即起，忽听得一个陌生人的声音叫道：“宗神龙来了！”

林无双喜出望外，牟宗涛却是心头大震。原来说话的这个人正是屡次在暗中帮忙过林无双的那个神秘人物。这个人也正是牟宗涛最忌惮的人！

声到人到，众人抬头看时，只见一个白衣老者，已是昂然直入，踏进玉皇观的大殿来了。他胁下还挟着一个人，这个人正是宗神龙。

玉皇观里牟宗涛这边的人，初时看不见外面的情形，听他叫那一声“宗神龙来了”还以为是宗神龙由于放心不下，特地回来助牟宗涛一臂之力的，虽然觉得他来得不合宜，但多添一个高手，总也还是好的。此时方始知道，原来宗神龙是这个样回来！不错，他是“回来”了，但却是给人家捉回来的！

宗神龙的本领如何，牟宗涛这边的人知道的自是不少，这一下可把他们吓得慌了。试想以宗神龙的本领，尚且给这老者好像捉小鸡一样的捉了回来，丝毫不能挣扎，他们的本领远远比不上宗神龙，焉能不胆战心惊？不少人就打定了一见风色不对便即逃之夭夭的主意。

但这帮人中也还有不自量力的人。白衣老者从两面人墙夹峙之下昂然直入，陡然间人堆中扑出三条汉子，在他前后突施袭击！

这三个人，一个是以铁砂掌称雄绿林的鲁西巨盗周鼎，一个是以分筋错骨手驰誉江湖的黑石庄庄主杨茂林，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在石卫手里吃过亏的那个火云峒主，此时他的手中已是拿了一柄明晃晃的利剑。

原来这三个人见白衣老者挟着一个宗神龙，料想他在突然遭遇攻击之时，势难兼顾。是以不约而同的都抢着出来，要捡这个“便宜”。

周鼎和杨茂林双掌先到，“卜”的一声，周鼎的铁砂掌在白衣老者的背心打个正着，随着“咔嚓”一响，杨茂林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分筋错骨手法扭着了白衣老者的右臂。跟着火云峒主唰的一剑，也朝着白衣老者的颈窝刺来了。

招显山大吼一声，扑出去就要帮那白衣老者，林无双微微一笑，将他拉了回来，说道：“不用担心！这三个强盗不过是以卵击石！”

话犹未了，果然便听得乒乓两声，周、杨二人跌出了一丈开外！

第五十八回　白衣老者

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说浩歌。

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元多。

——龚定盦

就在此时，火云峒主那柄明晃晃的剑尖也正要刺到他的颈窝，铁砂掌和分筋错骨手可以用内功反震，但练成多好的内功，也还是血肉之躯，血肉之躯如何能够抵敌刀剑？是以众人虽然都已知道这个白衣老者武功非比寻常，在这惊险绝伦的霎那之间，也还是有不少人禁不住叫出声来！

不料这白衣老者就像背后长着眼睛一样，就在众人惊叫声中，反手双指一钳，手法又快又准，众人看都未曾看得清楚，火云峒主的长剑已是给他双指钳住，使尽吃奶的气力。也休想再进分毫。

牟宗涛邀来的这帮邪派妖人，其中不乏武功高明之士，白衣老者把周鼎和杨茂林震翻用的是“沾衣十八跌”的功夫，他们还可以看得出来，但只以双指之力，就能钳往火云峒主的长剑，这种功大，他们却是听也未曾听过了。

白衣老者回过头来，冷笑说道：“亏你是一峒之主，在背后暗算人家，羞也不羞？不过我还是看在你是一峒之主的份上，给你几分面子，由你去吧！”说话之间，已是把长剑夺了过来，随手一抖，长剑断为两段。

火云峒主踉踉跄跄的接连退出了六七步，面色有如死灰，二话不说，一溜烟的就跑出了玉皇观。至于那两个被他震翻的周杨二人，则更是早已跑了。

林无双见了白衣老者这手内力断剑的功夫，心中一动，想道：“这不是本派的混元一炁功吗？原来这位老先生果然是本门的长辈。”原来混元一炁功正是扶桑派的开山祖师虬髯客秘传的上乘内功，泰山之会前夕，林无双得这白衣老者的指引，在那个石窟中发现了祖师的秘笈，有关拳剑的功夫都已练得纯熟，就只这“混元一炁功”，远远还未练成。

心念未己，人丛中忽地有两个人失声叫道：“东海散人！”这两个是牟宗涛从东海请来的两个岛主，他们看出了这白衣老者来历之后，慌慌张张的也跟在火云峒主的后面走了。

林无双怔了一怔，心道：“东海散人是谁，爹爹似乎曾经和我说过的。”

林无双一时想不起来，牟宗涛的党羽更是面面相觑，谁也不知“东海散人”究是什么来历？

白衣老者把宗神龙往地上一掼，冷冷说道：“别人不认识我，牟宗涛，你也不认识我么？”

牟宗涛面色苍白如纸，颤声说道：“小侄不知是师叔大驾光临，有失迎迓，还望师叔恕罪。”

此言一出，众人都是大吃一惊，这才知道白衣老者竟是牟宗涛的师叔。

可是牟宗涛这个师叔，扶桑派的两代弟子，却是没有一个人认识他。

林无双心中一动，连忙上前行礼，说道：“原来是方师叔驾到，弟子林无双叩见。”

白衣老者哈哈一笑，说道：“你是本派掌门，依礼我还该参见你呢，不必客气。”衣衫一拂，林无双身不由己的就站了起来，对这位从未见过面的师叔的功力之深，不禁暗暗佩服。

白衣老者接着笑道：“你爹好吗，你怎么知道是我？”

林无双道：“爹爹曾和我说过，说是和方师叔已有三十年未通音讯，十

分挂念。想不到今日有幸，我们做晚辈的能够见得到你老人家。我想本门的前辈，除了你老人家，恐怕也没有谁能有这样神通了。”

原来扶桑派在海外分为三支，牟宗涛的祖先牟沧浪是虬髯客的大弟子，他这一支乃是嫡派正支。林无双的父亲飞鱼岛岛主是一支，宗神龙又是另外一支。这个白衣老者名叫方虚谷，外号人称“东海散人”，乃是牟宗涛父亲的师弟。他在三十岁之后，就云游四海，不知所之，连林无双的父亲也不知道他已经来到中原。林无双是在很小的时候，听她父亲提过一次这位方师叔，后来因为音讯断绝太久，她的父亲也就没有再提起他了。是以她最初听得有人叫出“东海散人”之时，一时间尚未想到就是这位方师叔。

寒暄已毕，白衣老者指着地上的宗神龙说道：“牟宗涛，你不是说要你的掌门师妹把宗神龙抓来，才能作为人证吗？如今我不但替她找来了人证，物证也都有了！好啦，你们现在可以对质啦！”说罢中指在宗神龙的身上一弹，解开了他的哑穴。但麻穴还未解开，宗神龙仍然弹动不得。

牟宗涛面如死灰，想要逃走，可又不敢。

宗神龙穴道一解，嘶声叫道：“牟宗涛，你不能把罪过全都推在我的头上，充其量我只是从犯，你，你才是——哎哟，哟！”

“主谋”二字未曾出口，宗神龙忽地一声惨叫，刚刚站了起来，“卜通”又倒下去了。原来是牟宗涛趁着大家都在留心听宗神龙说话的时候，突然偷袭。他那把折扇是装有机关的，一按扇柄，一枝扇骨就似短箭般的射出来，刚好射入宗神龙的喉咙。

林无双要救已来不及，大怒喝道：“牟宗涛，你要杀人灭口？”

牟宗涛道：“宗神龙含血喷人，我岂能容他诬蔑。”

白衣老者冷冷说道：“他灭不了口的，人证没了，还有物证呢！”

白衣老者一面说话，一面在宗神龙的身上搜出一封信来，把这封信递给林无双，说道：“这是牟宗涛亲笔写给北宫望的密件，托宗神龙带到北京去面交的，谅他不能抵赖！”

牟宗涛退回他这一边的人堆之中，双眼盯着林无双手上那封信，但却是不敢轻举妄动。要知白衣老者的武功固然是远远在他之上，林无双的本领也不是他能够暗算的，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林无双把那封信从头到尾念了出来。在林无双念信的当儿，招显山把宗神龙拖入里面静室施救。

这封信是牟宗涛给北宫望报功的，不但把他如何进行篡夺扶桑派掌门一事的经过详细陈明，还替北宫望出谋划策，叫他将林无双囚禁起来，以备在必要时可作勒索之用。虽然信中所写的也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但他的阴谋已是由他亲笔所写的函件揭露无遗了。

林无双读完了信，冷笑说道：“牟宗涛你还有什么话说？”随着把那封信交给石卫等人传阅。

牟宗涛的笔迹石卫等人都是熟悉的，当然是容不得他抵赖的了。

白衣老者说道：“好了，现在没我的事了。无双，你是掌门，如今是应该由你来清理门户了。”

牟宗涛面上一阵青，一阵红，忽地喝道：“今日之事只有拼个你死我活了，大伙儿一齐上吧！”

白衣老者喝道：“你们本来不是扶桑派的人，扶派桑的事与你们无关，你们趁早退出玉皇观，我可以替掌门人作主，对你们的一时之错，免予追究，否则，你们倘若一定要跟牟宗涛在这里捣乱的话，那就只有自讨苦吃了！”

牟宗涛邀来的这班邪派高手，眼看大势已去，纷纷溜走。但也还有七八个贪图功名利禄、狂妄自大之辈，以为可以恃多为胜，不约而同的一拥而上，同时攻击白衣老者。他们以为只要把对方最强的人物打倒，就可以扭转整个局势了。

白衣老者自言自语道：“我只道可以置身事外，谁知还是不能！”说话之间，在群邪围攻之下，双掌一伸一缩，只听得乒乓两声，已是有两条大汉给他抓了起来，摔出观门。

第三个人呼的一掌朝他背心劈下，白衣老者正在应付正面攻来的敌人，当下头也不回，挥袖向后一拂，这个人的虎口给他拂个正着，火辣辣的作痛，大吃一惊，连忙倒纵开去。这个人正是刚才向石卫挑战的那个乔海鹏。

乔海鹏本来是一股海盗的首领，横行海上二十多年，从来未遇敌手。他所练的伏波掌是在每日潮涨之时，在水中迎着风浪，苦练三年，才练成功的。掌力的刚猛，自负天下无双。不料碰上这个白衣老者，只是一招，就令他吃了大亏。而且这一招这老者还没有和他正面敌对，只是随便挥袖一拂而已。严格说来，这老者还没有真正出手呢！

乔海鹏不由得大为气馁，这才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从前自己自负掌力刚猛，天下无双，却原来只不过是井底之蛙而已。气沮神伤之下，哪里还敢再上？只盼能够快快逃出玉皇观石卫喝道：“你不是要与我分个高下吗？怎么就要跑了？”

乔海鹏急于逃跑，二话不说，立即便是一招“怒海擒龙”左抓右劈，向石卫强攻，石卫还了一招刚中寓柔“春云乍展”，双掌一牵一■，化解乔海鹏这股刚猛的掌力。饶是他化解得宜，受这掌力一震，胸中也不禁气血翻涌。乔海鹏被他那股柔力一带，掌力也是难以再发，身不由己的一个踉跄。这一来两人都是不禁吃了一惊。

石卫心里想道：“怪不得这厮刚才敢于口出大言，果然是有几分硬份。”（硬份即真实本领之意）

乔海鹏也在暗自想道：“普普通通的一个扶桑派弟子我打他不赢，今天只怕是要糟了！”

说时迟，那时快，乔海鹏一退即上，接着又是两招“骊龙探珠”“长鲸破浪”，石卫以林无双所传的秘复掌法，全神化解，接了三招之后，乔海鹏已是强弩之末，只有招架的份儿了。

石卫不觉有点诧异：“这厮的掌力本来极其刚猛，怎的消退得如此之快，莫非其中有诈？”到了第五招，石卫反守为攻，一掌打着了他，这才知道他的确是气力不加了。

石卫这才恍然大悟：“敢情他已是在方师叔的手下吃了大亏？哎，原来我是捡了便宜尚还不知。”原来乔海鹏给那白衣老者衣袖一拂，已是伤了少阳经脉，但他吃的这个大亏，只有自己知道，旁人是看不出来的。

石卫反守为攻，正要施展杀手，白衣老者忽道：“这人接了我的一招，居然没有摔倒，也算是难得的了。念在他这身功夫，练成实在不易，由他去吧。”石卫遵命让开条路，乔海鹏这才得以逃出观门。

牟宗涛和林无双早已交上了手，此时已是斗到三十招开外林无双使出秘笈所传的剑法，随意挥洒，招招精妙。不过她虽然稳占上风，牟宗涛也还能勉强抵挡。

泰山之会，林无双和牟宗涛第一次争夺掌门的时候，林无双只不过用了

十数招就胜了他，此时给他抵敌到三十招开外，兀自未能取胜，亦是不禁有点佩服，心里想道：“表哥的确是聪明绝顶，天生的练武人材，可惜他不肯学好。”原来牟宗涛有过目不忘之能，在那次失败之后；细心揣摩林无双用以击败他的剑术，竟是无师自通，领悟了秘笈上的若干奥妙。但也正因为他是无师自通，领悟的不过一鳞半爪，总不及林无双的得窥全豹。

练彩虹站在一旁目不转睛的看着他们两人搏斗，心情也是复杂之极。她不值丈夫的所为，却又有点害怕林无双在一怒之下，杀了她的丈夫。

此时那白衣老者正在把围攻他的五个敌手引得团团乱转，这五个人都是邪派中有名的人物，每个人的武功，都不在乔海鹏之下的。但白衣老者所发的掌力十分奇妙，他们给白衣老者的掌力牵引，都是身不由己的只能跟着他转。

扶桑派的弟子本来十九是注视林牟之斗的，但此时林无双已经稳占上风，他们被白衣老者奇妙的打法所吸引，不知不觉，也就渐渐把目光移开，移到白衣老者身上，要看他如何制服这五名强敌了。

正在林无双暗暗为表哥叹息，练彩虹为丈夫忐忑不安，而众人则在全神注视着白衣老者双掌的时候，牟宗涛突然一个移形换位，身形疾如闪电的一退退到练彩虹身边，一抓就向她抓去。原来他是要把练彩虹抓作人质，林无双是她的好朋友，一有顾忌，说不定就会让他脱身。

练彩虹冷不及防，给他一把抓着，众人哗然惊呼，林无双唰的一剑刺来，剑尖指着他的背心，喝道：“快快放手，否则取你性命！”

牟宗涛明知林无双是投鼠忌器，决不敢不顾练彩虹的安全就下杀手，当下冷笑说道：“她是我的妻子，我们夫妻生则同生，死则同死，这你能管吗？你要杀把我们杀掉好了。”

林无双正自无可奈何，不料牟宗涛笑声未已，突然一声大叫，练彩虹已是挣脱了他的掌握，在地一个打滚，滚出了一丈开外了。原来练彩虹在他的冷笑声中，突然张口一咬，牟宗涛已经令得她的双手不能动弹，却想个到她还会用牙齿当作武器。

牟宗涛的手背给咬得鲜血淋漓，大怒之下，扑上去喝道：“你这贱人，今日我与你同归于尽吧！”他起了杀机，不顾一切，便要痛下杀手！

但“可惜”已是迟了一步，说时迟，那时快，林无双明晃晃的剑尖已是朝着他的面门刺来，唰唰唰连环三剑，将他迫得连连后退。牟宗涛做了亏心之事，毒计不逞，胆气已馁，斗志消失，接到第三招，林无双长剑一挺，打落他的折扇，剑尖指着他的咽喉。练彩虹转过了脸，不敢观看。

杀他呢还是不杀，林无双却是不禁有点踌躇了。

白衣老者此时正在大发神威，掌风人影之中，只见他一抓抓着敌人，就向大门外面抛去。乒乓乒乓之声，不绝于耳。转眼之间，围攻他的这五名邪派高手，一个不留，都给摔出去了。

林无双的剑尖还在指着牟宗涛的咽喉，牟宗涛低下头来，闭目待死。

白衣老者忽地挥袖一拂，拂开林无双的剑尖，说道：“掌门人，我向你求一个情，请把牟宗涛交给我吧。”

林无双还剑入鞘，说道：“但凭方师叔处置。”

白衣老者叹了口气，说道：“论理他是死有余辜，但念在牟家只此一子，他爷爷是我恩师，他爹爹与我情逾手足，我想请掌门人看我的面上，饶他一命，让我带他回去，严加管教。”

林无双正在为着如何处置牟宗涛感到为难，听了这话，大喜说道：“ 师叔愿意任劳，这正是最好不过。但愿他在师叔管教之下，能够洗心革面，重新做个好人。 ”

白衣老者叹道：“ 宗涛，你好生令我失望。你自小聪明，我只道你能成大器，哪知你今日竟然变成这个样子。唉，这也是我没有防微杜渐之故。你知不知道，你回到中原之后，我也跟着来了。我曾经在暗中观察你的行为，初时见你结交侠义道的朋友，又曾为本派正门风，逐败类，清洗了甘为清廷鹰爪的宗神龙，这些行为都令我为你高兴。不料你为了一己的名利，日渐倒行逆施，终于变成了和宗神龙一样。在这期间，我也曾好几次暗中出手，向你警告，你却仍然执迷不悟。我念在你的祖父你的父亲对我的好处，不愿你身败名裂，一直盼你自知悔改，这才迟至今天，实在迫于无奈，才不能不这样处置你的。我要把你带回飞鱼岛去，你有什么话说么？ ”

牟宗涛此时只是恨不得有个地洞，能够让自己钻进去，哪里还敢说什么话。

白衣老者继续说道：“ 练彩虹，我把你的丈夫带去，你的意思怎样？ ”

练彩虹噙着眼泪，说道：“ 我只当这个丈夫已经死了。但若他当真能够改过自新，那我将来也许还可以认他。 ”

说至此处，招显山出来报道：“ 施救无效，宗神龙已经死了。 ”

石卫说道：“ 咱们如今已是用不着盘问他的口供，死了也就算了。 ”招显山说道：“ 扶桑派受他的祸害也受得够了，这一死倒是便宜他啦。 ”

白衣老者哼了一声，说道：“ 多行不义必自毙，宗涛，你若不知洗心革面，宗神龙今日的结局就是你的下场。 ”说罢，就带了牟宗涛走了。

林无双晓喻众弟子道：“ 咱们学武的人，最重要的是明大义，识是非，武功练得如何，那倒还在其次。 ”众弟子唯唯称是，只有原先属于牟宗涛这一派的弟子，心中却是好生愧悔了。

林无双继续说道：“ 好人坏人，往往是不能很容易就分别出来的。须得观其言而察其行，说不定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看得出来，我和你们说实话，牟宗涛是我的表哥，我自小就一直钦佩他，以为他是一个英雄豪杰，直到这一两年，我才渐渐知道他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好，但还以为他只是颇有野心而已，想光大本门的用心还是好的，最后到了今天，我才知道他竟然坏成这个样子，从我这个例子，也可见得知人之难了！你们有谁一时糊涂，上了牟宗涛的当的，只须记着这个教训也就行了，用不着太过耿耿于心。还有，对于知错能改的人，谁也不许歧视。 ”一番话说得众人都是心里服帖，牟宗涛这一派的弟子，也都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了。

石卫说道：“ 但对于一些口里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的人，甚至是装作糊涂，实际却是暗藏的内奸，恐怕还是要查究的吧？ ”

林无双道：“ 你说的只是指包毅吧？ ”

石卫说道：“ 不错，包毅这厮大概是趁着刚才混乱的时候，已经悄悄溜走了。 ”

林无双道：“ 好，他既然走了，从今之后，他也就不再是扶桑派的弟子了。今后他倘若不是胡作非为，咱们也不必理他，若有危害本派的事情，咱们再对付他吧。 ”

扶桑派避过一场灾难，清理门户的事情亦告大功完成，大家都是兴高采烈，不必细表。

这晚林无双和云紫萝联床夜话，大家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云紫萝笑道："无双，你今天说的那番话真是说得太好了。牟宗涛自以为有领袖才能，其实你才是最适宜做掌门人的呢！"

林无双笑道："你别赞我，这个掌门人我已决意不再做了。"

云紫萝道："为什么？"

林无双说道："你不知道，这掌门人本来不是我愿意做的，只是因缘际会，迫于无奈，不得不然。做了将近一年，我已是心力交疲了。好在清理门户的大事，今天业已料理妥当，这副担子，我是想交给石师哥的了。"

云紫萝笑道："我知道，孟元超曾经和我说过，你是听他的劝告，才肯挺身而出，把这掌门人的位子从牟宗涛手中抢过来的。"

尽管林无双早已把云紫萝当作亲姐姐一般，但听她提起了孟元超，还是不禁有一股好像"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她面上一红，说道："孟大哥也曾和我说过，你忍受了许多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我更是佩服你的勇气。"

云紫萝暗自想道："她对我的往事，不知知道了多少？但我却是应该设法解除她的心头顾虑。"当下苦笑说道："我也是像你一样，迫于无奈，不得不然。"

林元双沉默片刻，忽地说道："云姐姐，你和孟大哥从小相识，自必比我更知道他的为人。……"

云紫萝道："你觉得他的为人怎样？"

林无双说道："孟大哥很少为自己着想，却很善于鼓励别人。我但愿学得像他这样。"

云紫萝笑道："可惜元超不在这里，他听了你这两句，定会认为你是他的平生知己。"

林无双道："云姐姐，你早已是他的知己了。"

云紫萝道："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于愿己足。不过知己却是不嫌多的，比如我和你不也是一见如故吗？但知己之间也有不同，无双，我和你说句心里的话，元超实在是个很难得的朋友，你和他的交情，似乎还可以更进一层。"

暗室中林无双看不到云紫萝面上的神情，但却知道她这一番说话，的确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她禁不住面红耳热，心里问云紫萝一句："那么你呢？"但这句话却是不便说出口来。

云紫萝接着又是微微一笑，说道："无双，你不做掌门也好。"

少女的心灵是最敏感的，何况她们有着相同的恋人？相同的恋人像是一根线，把她们两颗心连在一起。林无双一听得云紫萝这样说，便知道她想要说的是什么了。

果然便听得云紫萝说道："清廷正在调兵遣将，准备大举进攻小金川，你若能够抽出身来到小金川去和孟元超共同患难，那就比在这里做掌门人更有意思了！"

这正是林无双想做的事情，却从云紫萝口里先说出来。林无双给她说中心事，带着几分少女的娇羞，小声说道："云姐姐，想必你也是要到小金川的吧，那么咱们正好一路同行了。"

不料云紫萝说道："不，我不去小金川。我和缪大哥有点事情，要到云南大理。"

这一回答，颇出林无双意料之外，但仔细一想，却又似乎是在情理之中。

她对云紫萝的心事，毕竟还是有点捉摸不透，听了这话，不禁哑然失笑，暗自想道：“她和缪大侠结伴同来，当然也是要和缪大侠一同走的。我自己一心一意想到小金川去会孟大哥，只道她也是如我一般想了。其实她和孟大哥即使是旧情人，他们分手也毕竟有了十年之久了。”

云紫萝接着笑道：“元超有你照顾，我用不着再到小金川啦。缪大哥的事情，却是非得我和他一同到滇西去办不行的。”

云紫萝是要和缪长风去接自己的儿子的，说的自是真话。但林无双听来，却是别有用心了。她只道这是属于云紫萝与缪长风之间的私人事情，当然也就不便多问了。

第二日云紫萝向林无双辞行，林无双本来要挽留她多住几天的，云紫萝挂念孩子，却是非走不可。她对林无双笑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我能够和你一夕长谈，已是平生难得之事。留点不尽的回味，不更好么？”

林无双送他们一直送到山下，云紫萝道：“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无双，你回云吧。早点把你这掌门人应该交代的事情交代清楚，你也应该到小金川去啦。”

林无双依依不舍，说道：“好，那你们走吧。”云紫萝却似乎忽地想起一事，又回过头来。

林无双道：“云姐姐，你可是还有什么话要说么？”

云紫萝道：“不错，我想请你带几句话给孟元超。”

林无双怔了一怔，心想不知她有什么紧要的话要我告诉孟大哥。

心念未已，只见云紫萝好像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面上一红，微笑说道：“你告诉元超，我和缪大哥同往滇西，不准备到小金川去看他了，叫他不必挂念我们。”

其实这几句话她在昨晚早已和林元双说了，虽然与昨晚用的字句不尽相同，意思却是一样的。

不过，虽然昨晚说过，但她此际再说一遍，却又有了更深一层的含义。第一，她是当着缪长风的面和林无双说的，等于是公开承认了他们两人的亲密关系。第二，她在临行分手之际，再叮嘱一遍，不啻是向林无双暗示，她和孟元超今后只能是朋友的关系，而且是要林无双替她向孟元超表白心迹了。

林无双暗暗为他们欢喜，内心深处，也在为自己欢喜，当下笑道：“云姐姐，你放心，我一定替你把这口信捎到。”

她们两人分手之后，缪长风与云紫萝走了一程，忽地轻轻叹了口气。

云紫萝道：“缪大哥，你知道我不是个轻俏的女子，我刚才说的那话，你，你别见怪。”

缪长风道：“我懂得你的用意的，你舍己为人，我佩服你还来不及呢。”

云紫萝道：“那你在叹息什么？”

缪长风沉吟半晌，一时间不知怎样措辞才好。最后说道：“紫萝，你喜欢读‘饮水词’么？”

饮水词是清初满洲词人纳兰容若的作品，云紫萝说道：“纳兰以贵公子的身份，所写的词却是纯任性灵，纤毫不染，而且往往对他的朝廷颇有微辞，在满洲贵族之中，恐怕是最难得的一个人了。我很欢喜读他的词，但不知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

缪长风道：“他的悼亡词、塞外词我都喜欢，很难说最喜欢那首。不过

我现在想起的却是他那首赠给好友顾梁汾（贞观）的金缕曲。”当下放声吟道：“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弟，有酒唯浇赵州土，谁会成生此意。不信道竟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搏前拭尽英雄泪。君不见，月如水。共君此夜须沉醉，且由他蛾眉谣诼，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寻思起，从头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后身缘，恐结他生里，然诺重，君须记。”

云紫萝苦笑道：“蛾眉谣诼，古今同忌。怪不得你会想起这首词。”

“蛾眉谣诼”典出屈原的离骚，离骚中有句云：“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众女”比喻“群小”，“蛾眉”比喻“贤才”，“谣”指诽谤，“诼”指谗诬，“淫”指行为不端。译成白话文大意即是：“群小嫉忌我的贤能，反造谣诬蔑说我是淫邪的人。”

缪长风道：“我们的友谊，曾受过许多谣言中伤，像杨牧就是‘众女’之一。”

云紫萝说道：“狗嘴里不长象牙，理这些群小作甚。纳兰容若这首词不是说得正好吗？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

缪长风叹道：“情者自清，浊者自浊。这话本来不错，但水流的清浊易分，人的清浊就不是这么容易分了。像咱们现在的形迹相依，对咱们误会的人，恐怕不单是小人呢。”

云紫萝道：“你是不是听了一些闲言闲语？”

缪氏风道：“这倒不是。不过有些朋友出于善意的关心咱们的事情却是有的。”

云紫萝道：“我知道经过这一次咱们同上泰山之后，别人的误会，恐怕就只有更多了。不过对于林无双，我却是有意要她误会的。”

缪长风道：“我知道，你这是一片苦心，为了成全朋友。”

云紫萝道:“就只是把你也卷进是非圈中,令你受谣言之苦,我很抱歉。”

缪长风说道：“我想起纳兰这首金缕曲，也正是由于他这一首词，最笃于朋友之情。”

原来纳兰容若写的这首“金缕曲”有个故事，他这首词是赠给好友顾梁汾的，但词中的“蛾眉谣诼，古今同忌”说的却是另一个朋友的事。

这个朋友名叫吴汉槎，是当时有名的江南才子（籍贯江苏吴江），和顾梁汾及纳兰的交情都很好。顺治丁酉年，吴汉槎考中举人，但不幸得很，这场考试，由于主考官有舞弊的事情发生，闹成大狱。吴汉槎虽然是凭真才实学考中的，也受牵连，被判充军宁古塔。

顾梁汾全力营救朋友，想尽一切方法，过了二十年之久，顺治换了康熙，仍然无济于事。纳兰容若的父亲纳兰明珠在康熙年间官封“太傅”（相当于宰相），顾梁汾就在纳兰的家里做他父亲的幕客。

他在太傅府中，想起好友在边塞之地受尽寒苦，于是就写了两首金缕曲寄去给他。这是中国文学史上非常出名的两首词，被认为足可以比美李陵与苏武的‘河梁生别诗’并向秀怀念嵇素的“思旧赋”的。在此不妨一并录下，以供欣赏。第一首道：“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方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传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

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团圆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薄命，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相救。置此札，

君怀袖。”

第二首道：“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只看杜陵穷瘦，曾不减夜郎僝僽。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兄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繙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

纳兰容若看了大为感动，于是也写了两阕“金缕曲”给顾梁汾。

其中之一就是缪长风刚才所念那首，词中的“峨眉谣诼，古今同忌”指的就是那个“科场舞弊案”吴汉槎所受的冤枉事了。他又在另一首“金缕曲”的结尾说：“绝塞生还吴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闲事。知吾者，梁汾耳。”表示他和顾梁汾一样，目前所要致力的目标，就是要把吴汉槎救回来、后来他等到了一个适当的机会，求他父亲援手。纳兰明珠出了点力，朋友们大家再凑了点钱，终于把吴汉槎赎回来，时人称顾梁汾那两阕金缕曲为“赎命词”。又有个名叫顾忠的写诗记其事道：“金兰倘使无良友，关塞终当老健儿。”赞美了顾梁汾、纳兰容若和吴汉槎的友情。

此际缪长风和云紫萝谈起这个故事，谈起纳兰那首金缕曲“笃于朋友之情”，不言而喻，已是回答了云紫萝的问题了。他的言外之意即是说：“你可以一片苦心，为了成全朋友，难道我就不能够吗？”

云紫萝满怀欢畅，说道：“不错，但求心之所安，纵然谣诼纷坛，那又算得了什么？”

用不着再说什么，彼此都己谅解。两人心底的阴霾，也在阳光下消散了。一路平安无事，这日到了昆明。

昆明是云南的省会，往西走大约还有六百多里路程就是点苍山所在的大理了。

缪长风道：“比我估计的早到了三天。这一个月来，咱们每日都是兼程赶路，你觉得累吗？”

云紫萝道：“累倒不累，不过恐怕要换过一件新衣了。”一路风尘仆仆，她随身携带的几件替换衣裳虽不至于残破不堪，亦已相当敝旧了。

缪长风笑道：“昆明是个繁华省会，要换新衣，那还不易？找个巧手裁缝，多给一点银子，今晚住一晚，明早他就能赶制出来了。”

昆明四季如春，是中国气候最好的一个地方，风景之美，更是脍炙人口。此时时节虽己仲秋，郊外仍是繁花如锦。进得城来，但见市街整洁，处处花木扶疏。城外西山迤逦，仿佛侧卧的美人在那里俯瞰全城。西山脚下，有五百里滇池，港汉交错，俨若江南水乡。在他们一路走进昆明之时，已是可以遥瞻秀色了。

第五十九回　滇池风浪

韶华争肯偎人住？已是滔滔去。西风无赖过江来，历尽千山万水几时回？

秋声带叶萧萧落，莫响城头角。浮云遮月不分明，欲倾滇池一洗放天青。

——董晋卿

进得城来，云紫萝笑道：“这地方真好，我看滇池之美，似乎比西湖之美还要来得自然。”

缪长风笑道：“你若是登西山赏滇池，那还更美呢！嗯，你既然如此欢喜昆明，咱们何不在这里多住一天？反正此去大理也不过六七百里路程，以咱们的脚程，三天功夫最多四天，一定可以到达。”

一个多月的奔波，云紫萝的体力支持得住，精神也确实是有点疲了，当下笑道：“好吧，反正不争在一天的工夫，明天你就带我跑马看花吧。”找了裁缝定做衣裳之后，他们便以兄妹的名义，投宿客店。

第二天一早起来，缪长风和她说道：“一天的工夫，当真是只能跑马看花了。不如这样吧，贪多嚼不烂，咱们只找两处风景最好的地方去玩。上午逛大观园，下午游西山，你说好不好？”

云紫萝笑道：“我从未来过昆明，一切由你安排。”

大观园果然是个风景绝佳之地，一进园门，便觉一路花香，红酣紫醉。园中有个大观楼，楼高百尺，登楼可以眺望滇池。楼上悬挂有孙髯翁写的一副长联，上联是：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婉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与螺州，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云紫萝读一句赞一句好，再看下联：“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忖与荒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缪长风道：“上联写眼前风物，下联写昆明史实，情景交融，古今并论，确是非大手笔莫办。”

云紫萝笑道：“赏罢名联，咱们也该赏一赏联中所写的风景了。嗯，你瞧，当真是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呢！”

两人在大观楼绮栏纵目，看远处蟹屿螺州，严若风鬟雾鬓；正自心醉神驰，忽听得　　　的锣声在这园中敲响起来。

云紫萝把目光从远处收回，只见园中的一块空地上，一堆人围成一个圈子，圈子里有个中年汉子和一个年约十六七岁的小姑娘，打锣的人就是那中年汉子了。那小姑娘则正在笑盈盈的向四方作了一个罗圈揖，似乎是在央求围看热闹的人退后一些，好把圈子扩大。

这块空地在园子当中，和大观楼的距离约有五六十步之遥。大观楼楼高百尺，从楼头俯瞰下来，看得清清楚楚，但说话的声音，就不是听得十分清楚了。

这小姑娘的声音宛如出谷黄鹂，清脆悦耳。可惜说得小声，云紫萝费了好大的劲，凝神静听，方才听清楚了她说什么。听清楚了，笑道，“原来是一对卖艺的父女，这小姑娘说她爹爹会变戏法，缪大哥，你要不要下去看？”

缪长风笑道：“江湖上的变法都是假的，我宁可在这里观赏滇池的风光。”

云紫萝道：“这小姑娘有副好嗓子，要是她会唱曲子，一定好听。”

话犹未了，只见那汉子已是把铜锣收了起来，换了一把三弦，说道：“妞妞，你先给各位大爷孝敬一支曲子。”云紫萝喜道：“她果然会唱曲子。”

缪长风道：“咱们在这里听也是一样，犯不着和别人挤。”

云紫萝道：“好的，咱们就一面看风景，一面听她唱曲吧。”

本来云紫萝不是专心要听小姑娘唱曲的，不料她一唱起来，却是把云紫萝的注意力都吸引了。”

她唱得音细而清，每一个字听到耳朵里都听得清清楚楚，和刚才说话的情形可是大不相同了。云紫萝吃了一惊，心里想道：“原来这小姑娘竟是练过内功的人。”

要知声音能够从数十步外的低处传到百尺之上的高处，自非中气十分充沛不可。倘若是一个粗豪汉子大叫大嚷，他们在大观楼上听得清楚不足为奇，如今出于一个小姑娘之口，听得这样清楚，那就有点不寻常了。缪、云二人都是武学行家，一听就知她练过内功，故此声音才能运气行远，虽然这还不是什么高明的内功，但也有了相当基础，叫人不能不对她刮目相看了。

这一来令得缪长风也不禁要注意起来了。

但最吸引云紫萝注意的还不是这小姑娘的内功，而是她所唱的曲词。

歌喉婉转凄凉，唱的是：“辛苦最怜天上月，一夕如环，夕夕长如玦。但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

无奈钟情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唱罢秋坟容易歇，春丛认取双栖蝶。”

唱的竟然是纳兰容若‘饮水集’中的一首蝶恋花词。而这首蝶恋花也正是云紫萝最喜欢的一首纳兰词。

“无奈钟情容易绝！”写的不啻正是她的心头恨事啊！

每当她念这首词的时候，就不由得想起她和孟元超那一段凄苦的恋情。这本是纳兰容若的悼亡词，但在云紫萝的处境来说，她和孟元超虽然都还活在人间，但他们这段恋情却是早已“死”了。

如今在这百尺楼头，忽然听得一个卖艺的小姑娘唱出这一首词，云紫萝不觉痴了。

回忆的游丝飘到西子湖边，她想起了与孟元超湖上同游那段甜蜜的日子，眼前的滇池也好像变成西湖了。

一阵热烈的掌声把她惊醒过来。

看热闹的人虽然不懂得这小姑娘唱的是什么，凄凉的调子他们也不欢喜，但由于这小姑娘的歌声清脆，长得又惹人怜爱，听众还是报以热闹的掌声。

缪长风道：“这小姑娘唱得很有意思，看来这两父女恐怕不是寻常人了。”

云紫萝点了点头，想道：“这小姑娘不过十六七岁，正是春花灿烂的年华，她怎的却爱唱这样凄苦的词？她又怎能理解词中的感情呢？”

一曲既终，那小姑娘换上笑容，说道：“唱得不好，请大家包涵。”

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怪里怪气地叫道：“小姑娘，你唱得好啊！再来一个！”

小姑娘笑道：“我已经献过丑了。大家还是请看我爹变的戏法吧。我唱的不好，我爹变的戏法却是很好看的。”

那汉子哈哈笑道：“我家的小妞儿给我吹牛了，多谢各位捧场，我就给各位表演一段吞刀吐火的功夫吧。”

大家一听有这样刺激的戏法可看，纷纷鼓掌。

那汉子道：“我这套功夫可以说是戏法，也可以说不是戏法。”话犹未了，就有观众问道：“为什么？”

那汉子继续说道：“戏法总是假的，我这套吞刀吐火的功夫当然也不免有些是假，但却不是完全假的。它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

那个军官似乎因为小姑娘不肯再唱，有点不大高兴，冷冷说道：“别装腔作势了，要变就快变吧。”

场子旁边，有一个卖汤圆的担子，炉火烧得正旺。那汉子拔出一柄腰刀，小姑娘手持一根木棒，两父女对打起来。那军官说道：“你不是要演吞刀吐火的吗，谁耐烦看你们父女俩耍花枪？”

缪长风对云紫萝道：“这人耍的是保定刘家的五虎断门刀法，这几下刀法倒是如假包换的真功夫。”

只听得“咔嚓”一声，那汉子一刀把女儿的木棒劈为两截。那汉子说道：“各位瞧清楚了，这可是真的钢刀吧？”看热闹的人都说：“不错，是真的钢刀。”

那汉子走到卖汤圆那挑担子的前面，说道：“朋友，借你的火炉一用。”把腰刀插入烧得通红的炭里，过了一会儿拔出来，只见那把刀也烧得通红了。

那汉子把腰刀慢慢送入口中，直没至柄，众人哗然惊呼。那汉子忽地张口一吐，一溜火光，从他口中喷出，那柄腰刀也跳出了他的口腔。那汉子抱拳道：“献丑了！”众人轰然叫好。

云紫萝诧道：“他这是怎样弄的，烧得通红的钢刀放进口里，倘若是真的话，他的内功岂非深不可测。”

缪长风笑道：“当然是假，他放进口里这把刀是一节套一节可以缩短的，他口里含着一把刀鞘，刀其实是插进鞘里。至于吐火，那就更不稀奇了，有一种药粉含在口中就可喷火，那火却是冷的。”云紫萝道：“若是软刀，何以他那把刀却能劈断木棒？”缪长风道：“放进口里那把刀是换过的，不过他的手法太快，看热闹的人都看不出来。他这换刀的手法倒也是真功夫。”云紫萝笑道：“原来如此，却把我也骗过了。”

那个军官忽地走出来道：“好功夫你再试一试，吞我这一把刀，我不将它烧红，你应该更容易吞了。”

那汉子赔笑道：“大人，我这是变戏法呀，哪能当真？”

那军官冷笑道：“你不是说假中有真，真中有假吗？嘿嘿，我知道你是真人不露相，现在我就是特地来试试你的真功夫啦！”

那汉子苦着脸道：“大人开玩笑了，我哪里有什么真功夫？”

那军官板起脸孔，蓦地喝道：“谁和你开玩笑？你不吞刀也可以，你的女儿跟我回去。”

那小姑娘道：“大人要我去作什么？”

那军官道：“你的曲子唱得好，本城总兵最喜欢年轻貌美的姑娘唱曲子，我陪你见他，你讨得他的喜欢，那就是你的造化了！”

小姑娘面色一变，冷冷说道：“我不去！”那军官道：“你不去就让你的爹爹吞刀吧！”右手拿着钢刀，作势扬空一劈，左手伸出来就要拉那小姑娘。

那小姑娘柳眉倒竖，伸手便格。她的父亲连忙将她拉开，向她使了一个眼色，说道：“这野丫头不懂礼数，不堪伺候贵人。大人，你还是饶了她吧。”

那个军官喝道：“不行！要嘛你让她去，要嘛你就吃我一刀。没有第三样可以选择的了！”

云紫萝身在高楼之上，不禁暗暗为那两父女着急。缪长风笑道：“你用不着为他们担忧，当真动手的话，只这个小姑娘就准能叫那个军官吃不了兜着走，还无须她的父亲出手呢。”

云紫萝说道：“我知道他们身有武功，但看来他们是颇有顾忌，不敢和官府中人动手。”

他们在楼头议论，话犹未了，只见人丛中忽地走出一个少女，看年纪比那卖艺的小姑娘也大不了多少，姿容更为艳丽。

此时正是那个军官又要抓那小姑娘的时候，那少女突然走上前去，挡着小姑娘向军官喝道：“光天化日之下，你这狗官敢欺侮人！”

那军官怔了一怔，忽地不怒反笑：“啊，你比她更美，好，你要我放过她，那也行呀，你替她跟我去吧。”话犹未了，只听得“啪”的一声，军官脸上已是给那少女打了一记清脆玲珑的耳光。

那军官又惊又怒，脚步一个踉跄，喝道：“臭丫头，要造反吗？”跟着便是一刀向那少女斩去，也顾不得什么怜香惜玉了。

卖艺那汉子连忙叫道：“大人，使不得！”伸手就要拉开那个军官，不料他话犹未了，也还未曾拉着那个军官，只听得“咔嚓”一声，那少女已是一把抓着那个军官，扭断了他的腕骨，把他的钢刀也抢了过来了。

少女冷笑道：“你说我造反，我就造反，那又怎样？”一刀劈下，作势就要杀那军官。那汉子又慌忙叫道：“姑娘，使不得！”

人丛里突然走出一个少年，抢在卖艺那汉子的前头，把少女拉开，埋怨她道：“你闯的祸还嫌不够么？你怎么老是爱管闲事。”

那军官痛得杀猪般的大叫，冲出人丛，一面跑一面骂道：“臭丫头，你等着瞧！我不叫你知道我的厉害，我不姓张！”

看热闹的人早已吓得四散奔逃，有个好心的老者说道：“姑娘，你闯了祸啦，你打的这个人是本城王总兵的副官，还不快走！”

少女给那少年拉开，小嘴儿一噘，说道：“什么叫做多管闲事，你能够眼睁睁的看着这狗官欺侮人吗？我可不能！”那少年低声说道：“傻妹子，人家的本领可比你还高明呢！”

卖艺那小姑娘上前道谢，说道：“为了我连累你们兄妹，我真是过意不去！”那汉子笑道：“别多说了，强龙难斗地头蛇，祸既然闯了出来，那还是赶快走吧！”

转眼之间，看热闹的人，卖艺的父女，和那对兄妹全都走得干干净净。

缪长风在大观楼上一见那少女出现，就不由得大吃一惊，几乎疑心是自己眼花看错了人。

原来那个少女乃是武庄，那个少年是她的哥哥武端。

缪长风无暇与云紫萝细说，连忙和她下楼。可惜还是慢了一步，待他们赶到现场之时，所有的人都走光了。

缪、云二人在园子里乱转，碰着人就打听，人家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有的把他们当作官厅的密探，只说不知。

有的则劝他们赶快逃走，别惹祸殃。但即使对他们并无疑心的人，也是不知武端兄妹逃走的方向。

原来大观楼里，到处是假山树木，缪长风刚才虽然是在楼上看下来，但

武端兄妹混在人丛中逃走，转眼之间，就消失了踪迹，待他们下得楼来，当然是更难寻找了。云紫萝道：“看来此刻他们已是逃出园子了。”

缪长风苦笑道：“偌大一个昆明城，那就更难寻找了。”

云紫萝道：“他们是什么人？”

缪长风道：“你还记得我和你说过的我那个师姐吗？”

云紫萝道：“你是说我有点像你的那位业已去世的师姐，山东武城武大侠武定方的夫人？”

缪长风道：“不错，刚才所见的那两兄妹就是我师姐的子女了。男的叫武端，女的叫武庄。一年前我是在洪泽湖边和他们分手的，想不到他们也来了这里。”

他们走出园子，没多一会，果然便看见那个军官带了一队兵丁跑来捉人，有几个刚刚步出园门的游人，还给兵士截住了盘问。

云紫萝道：“咱们还去不去西山游玩？”

缪长风想了一想，说道：“卖艺那汉子是个老江湖，看来他们大概也不会在城中逗留了。咱们还是去吧。”

一路上缪长风闷闷不乐，云紫萝安慰他道：“人生遇合有定，要是可以见着他们的话，用不着怎样费神寻找，也会见得着的。好在他们都有一身武功，谅也不至于就给鹰爪轻易捉去。”

缪长风道：“我是在想念我那去世的师姐，从小她就对我很好的。她和丈夫成仁之后，我一直惭愧没能照顾她的子女。直到去年，我才和他们兄妹见了面。”

云紫萝笑道：“我知道，小时候你还曾经为了师姐和你一个姓郝的师兄打过一架呢。”心里想道：“一个人总是免不了有些辛酸的或甜蜜的往事可资回忆。当然缪大哥和他师姐并非男女之情，但在他这一生之中，他的师姐是他最敬爱的人却是无疑的了。他和我成为知己，恐怕也有部份原因，是因为我像他的师姐呢。”不禁因此又想起了她和孟无超的往事，心头一片茫然。虽然她对孟元超的感情和缪长风对师姐的感情并非一样，但那深沉的怀念却是相同。

缪长风道：“紫萝，你又在想些什么？”

云紫萝瞿然一省，说道：“没什么。我记得你和我说过，武庄是不是有个好朋友叫刘抗，是天地会的一个重要人物。”

缪长风道：“不错，我也正在想起刘抗呢。他是个响　　的汉子，性情和我也很相投。但我却是有点奇怪，武端兄妹本来和他是在一起的，如今怎的却不见他？”

云紫萝道：“或许他也到了昆明了不过今天没来大观园罢缪长风忽地想起刘抗的性情，说道：“刘抗文武兼修，既是豪迈的江湖好汉，又是一个颇有几分名士气质的文人，很喜欢游山玩水的。”

云紫萝道：“那么说不定咱们会在西山碰见了他。”

缪长风笑道：“哪有这样凑巧的事情。”

到得西山，天方过午，晴空一碧，正是最适宜游览的好天气。下瞰滇池，云影波光，宛如图画，果然就是孙髯翁那副长联所写的。给人一种“喜茫茫空阔无边”的感觉。云紫萝登上西山，胸襟豁然开朗，笑道：“怪不得人家说西山是昆明风景荟萃之地，果然名不虚传。”

缪长风笑道：“上到上面，还有更美的风景好看呢。”

山势越上越奇，也越来越险。一到“龙门”，更是令人惊心骇目了。

“龙门”是西山的一个名胜，重门叠户，都是从山峰上凿出来的。从下望上，峭壁千丈，上面的庙宇，竟似凌空而建，下面是苍茫无际的滇池。缪、云二人拾级而上，山风振衣，飘然如登仙境。云紫萝读“龙门”入口处的一副对联道：“仰笑宛离天尺五，凭临宛在水中央。”下望滇他，不觉悠然神往。

“龙门”的沿崖都凿成石廊，回廊曲折，有的地方，仅容一人穿过。云紫萝说道：“这个地势，倒有点像泰山的十八盘。不过比十八盘更险更窄。”

登上龙门，只见一幅壁画，画中一条鲤鱼，凌空飞跃，下半身是鱼身，上半身是龙头，据说因为龙门太高了所以滇他中的鲤鱼，若能跃过龙门，便能化龙升天。云紫萝道：“山西河津县也有一个龙门，有着同样的‘鲤鱼跃龙门’的传说，不知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缪长风笑道：“各地的民间传说多半相同，何须分别真假？不但传说，名山胜水相同的名称也多着呢。杭州有个西湖，惠州也有个西湖；北京有个西山，这里昆明也有个西山。”

龙门上还有个魁星的雕像，是用整块石头刻出来的，只有魁星手里拿的笔是木头做的。缪长风道：“这个魁星雕刻，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你知道么？”云紫萝道：“不知道，说来听听。”

缪长风说道：“据说在这峭壁上凿出的龙门，是一个少年独力完成的。他失掉了他的意中人，心无寄托，便独自跑到西山开凿龙门，想留下一个胜迹，纪念他那死去的情人。刻到最后的魁星像时，没有合适的石头刻魁星的笔，少年一生致力的工作，就差这一点点不能完成，伤心到了极点，竟从龙门跃下，丧身滇池。”

云紫萝叹道：“世上竟有这样痴情的人，更是难得！”

缪长风道：“更难得的是他把悲痛的心情寄托在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上。所以他后来跳下滇池自杀，恐怕不能和一般的‘殉情’相提并论。”

云紫萝点了点头，说道：“不错，当他为了不能完成最后的雕刻而伤心的时候，他所到达的境界已是更高一层了。我想他做这件工作，最初虽然是为了纪念失去的情人，但到了最后，他对这件工作本身的热爱，恐怕是更主要的了。尽管我对他最后的自杀不敢赞同，但我还是要说他是个懂得爱情的人。”

缪长风黯然说道：“你说得不错。所以后人为了完成他的遗志，给他用木头补成了那个魁星雕像。本来在龙门上还有个题记的，但现在找不到了。”

云紫萝听了这个故事，不觉又想起了纳兰容若那两句词：“但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想道：“像这样的真情挚爱，恐怕只有故事的这个少年才可当之无愧。”俯瞰滇池，但见水中片片浮萍，忽地被风吹散，心中更增凄楚。

两人相对无言，过了片刻，缪长风忽地悄声说道：“下面好似有人说话。”

龙门的石廊是从峭壁上凿出来的，迂回曲折，数步之外，彼此不见。但那声音从石壁上传来，虽然声音很小，却是听得清清楚楚。

只听得一个北京口音的人说道：“郝老大，你的仇人也到了昆明，你知道么？”一个山东口音的人便即问道：“是谁？”

缪长风突然听得熟悉的声音，不觉吃了一惊，勃然变色。云紫萝在他耳边悄声问道：“你认识这两个人？”

缪长风点了点头，小声说道：“一个是西门灼，一个是郝侃。”云紫萝道：“这个郝侃就是你小时候和他打过一架的师兄，是吗？”缪长风道：“不错。”云紫萝哼了一声，说道：“他们的消息倒很灵通，居然知道咱们到了昆明！”

他们在上面说话，西门灼也在下面说话：“是两个你意想不到的人！”

郝侃道：“是什么厉害的对头联手来对付我？西门大人，你别卖关子了吧！”

西门灼笑道：“这两个人倒不是怎么厉害，说起来还是你的晚辈呢，你猜不着么？”

郝侃松了口气，说道：“江湖上算得是我晚辈的人也很不少，我可不想多费心思去猜了。西门大人，你就干脆告诉我吧。”

西门灼笑道：“是你本门的晚辈。”

郝侃怔了一怔，说道：“你说的可是武端、武庄兄妹？”

西门灼道：“不错，他们不正是你的师侄吗？”

缪长风起初只道他们说的那两个仇人是他自己和云紫萝，这才知道不是，心里更吃惊了，想道：“武端兄妹给他们发现了踪迹，这可是大大不妙！我必须阻止他们去害武端兄妹。不过紫萝的功夫丢荒了几个月，只怕未必敌得过他们。”

郝侃听了西门灼说出仇人的名字之后，哈哈大笑起来。

西门灼道：“这可不是什么好笑的事啊！”

郝侃仍然笑：“我道是什么厉害的对头，原来是这两个娃娃！”

西门灼正容说道：“这两个娃娃当然不放在咱们心上，但要是他们背后另有能人，咱们就不能不防了。而且咱们前脚刚到昆明，他们后脚跟着来了，你不觉得这件事未免太巧么？”

郝侃瞿然一省，说道：“不错，他们倘若当真是来追踪咱们的，那背后就一定是另有能人了。是什么人，你已经打探出来没有？”

西门灼道：“我是刚刚拜会了王总兵就赶到这里来会你的，王总兵的一个副官刚在一个时辰之前，碰上他们兄妹。他们背后还有些什么人，如今正在查呢。”当下将他听来的那个军官在大观园的遭遇，给郝侃转述一遍。

郝侃听了之后，说道：“听你所说，张副官所描述的那对兄妹，确是武端、武庄兄妹无疑了。那两个卖艺的父女却不知是什么人？”

西门灼道：“我一时也还琢磨不出是何路道，不过这两父女身有武功，那也是无疑的了。”

郝侃笑道：“只要一不是金逐流，二不是厉南星，三不是缪长风，四不是那个神秘的青袍老人，咱们就不用害怕。”

云紫萝在缪长风耳边笑道：“你这师兄挨了你的两次打，已经给你打怕了。”

西门灼道：“那个神秘老人把牟宗涛带走，回到他们原来所住的东海飞鱼岛去了，这消息你还不知道么？”

郝侃道：“牟宗涛要夺他师妹的掌门之位，本来也邀了我作帮手的，我没有去。所以只是听到一些谣传，详情就不知道了。”

西门灼道：“不是谣传，不但牟宗涛给他师叔押走，暗中帮忙牟宗涛的石朝玑也吃了大亏呢。幸亏你没有去。这件事我慢慢再告诉你，目前紧要的事，我倒是要提醒你多加小心。”

郝侃笑道：“ 咱们比较畏惧的四个对头，除了牟宗涛的师叔之外，其他都不是老头。那个卖艺的汉子已经有了个十六七岁的女儿，显然不是金逐流、厉南星或者缪长风了。 ”

西门的道：“ 江湖上咱们不知道的能人还多得很呢。你知不知道，我劝你小心是有原因的。 ”

郝侃道：“ 请大人明示。 ”

西门灼道：“ 明天起咱们就要分道扬镳了。我有公事要到小金川去，你也有公事，必须立即赶回京城。 ”

郝佩道：“ 是什么公事？ ”

西门灼取出一封火漆密封的文书，交给郝侃，说道，“ 这是王总兵的奏折，你送回去先给北宫统领过目。文书很轻，‘ 份量 ’ 却是极重，你要特别小心了！ ”

郝侃应了一个“ 是 ” 字，惴惴不安的接过那封文书，贴身藏好。

西门灼继续说道：“ 这封奏折，是王总兵禀报朝廷的用兵计划，千万不可失去。如今发生了武端兄妹这桩事情，你就更不可有丝毫大意了。 ”

原来西门灼这次前来昆明，乃是代兵部传令，要云南出兵，“ 会袭 ” 小金川的义军的。王总兵乘机就要增募兵士，并向“ 朝廷 ” 多要军饷，故此拟了一份用兵计划，禀报朝廷。这计划吹得天花乱坠，以便他冒领军饷，自也不在话下。

缪长风心里想道：“ 倘能把这封文书抢了过来，对小金川的义军倒是大有帮助。 ”

心念未已，忽听得西门灼嘘了一声，说道：“ 噤声，附近好像有人！ ”

缪长风吃了一惊，只道是已给他们发现。正在踌躇未决，要不要冒险去抢他们那封文书，只听得郝侃已在小声说道：“ 不错，是有一个人上来了。咱们当作普通的游客吧。 ” 西门灼道：“ 唔，若是形迹可疑，就干掉他！ ” 缪长风耳朵贴着石壁偷听，他们小声说话也还听得清楚，只是看不见上来的是什么人。

忽听得郝侃骂道：“ 你这人怎么的，走路不带眼睛吗？ ” 那人叠声说：“ 对不住，对不住。这地方太窄，碰着了你老哥子。衣服弄污了，我给你拂拭干净！ ” 郝侃骂道：“ 谁要你献我殷勤，给我滚！ ” 那人说道：“ 是，是！ ” 随即听得草鞋踏地的声音，“ 的鞑的鞑 ” 的走上来了。

缪长风怔了一怔，心道，“ 这人的声音好熟 ”，云紫萝在他耳边说道：“ 好像是快活张！ ”

果然她这边话犹未了，只听得郝侃已在下面失声叫道：“ 糟糕，糟糕！快，快去捉住那个小贼！ ”

西门灼大惊道：“ 你失了什么东西 ” 郝侃道：“ 我，我那封文书不见了！ ”

原来郝侃给快活张一撞，过后腹部忽地似乎有给人抓着痒处的感觉，不觉猛然一醒，起了疑心：“ 他为什么没有跌倒，反而我有异样之感？莫非他这一撞乃是故意的么？ ” 要知郝侃是身有上乘武功的人，虽然是在没有防备的情形之下给人碰着，也会本能的发出一股反弹之力的。在狭窄的山路上，快活张与他擦肩而过，碰着他不足为奇。但快活张只是脚步一个踉跄，居然没有跌倒，那就不由他不感到有点儿奇怪了。疑心一起，连忙检查自己有无失物，这才发现业已着了道儿。

西门灼大惊之下，还是有点不大相信，说道：“ 那封文书，你不是贴身

收藏的么？”郝侃说道：“不错，但我也不知是怎么给他偷去了的？”

西门灼瞿然一省，喝道：“好呀，快活张，原来是你！在北京给你侥幸漏网，你居然还敢跑到这儿和我作对，你也算得是胆大包天！快快把愉去的东西交回来，我可以饶你不死。否则，嘿嘿，谅你也逃不出我的掌心！”原来西门灼本是在北京见过快活张的，但因快活张已经化了装，是以刚才认不出他。但一想能有这样妙手空空绝技的神偷，天下除了快活张也没有第二个了。追上前去仔细一看，那人施展的轻功，果然是快活张的身法。

快活张离开山路，绕过三清国奔上后山，专拣荆棘最多的地方跑去，在悬岩峭壁上纵跃如飞。西门灼的轻功稍逊一筹，追他不上。

此时快活张已是无须掩饰，他回过头来，哈哈笑道：“西门大人，你养尊处优惯了，走这山路，可要当心啊！”西门灼喝道:“你以为你跑得了么？”提一口气，猛地一掠数丈。

西门灼几个起伏，把距离拉近许多。但他这一阵急追，只是凭着功力深厚，一鼓作气而已。真正较量轻功，毕竟还是比不上快活张的。风驰电逐，转眼间上了两个斜坡，差不多到了缪长风藏身之处了，西门灼和快活张之间，还是有七八丈的距离。

云紫萝悄声道：“咱们出不出手？”

缪长风道：“再看一会。”心想：“文书已经到了快活张手里，要是他跑得掉，我倒是无谓多惹麻烦了。”

快活张笑道：“西门大人，亏你在御林军混了这许多年，难道还不知道黑道的规矩？东西到了我们手里，哪有轻易吐出来的道理？嘿嘿，我劝你还是回京享你的福去吧，以你的身份，充当捕快，不嫌太委屈么？”

西门灼忽地把手一扬，冷笑说道：“我说你跑不了，你就跑不了！暗器来了，你小心接吧！”原来他也自知自己的轻功比不上快活张，这一鼓作气的急追，只是要把距离拉近了些，好放暗器的。

他发的暗器乃是一把铜钱，用“刘海洒金钱”的手法向快活张掷出，十几枚铜钱全部对准了快活张的要害穴道，料想快活张轻功再高，也是决计躲闪不开。

缪长风早有准备，把扣在掌心的一块小石头捏碎，蓦地长身而起，越过栏杆，把手一扬，使出“天女散花”的暗器功夫，只听得叮叮　　之声不绝于耳；西门灼所发的钱镖，全都给他打落。

快活张哈哈笑道：“光棍不断财路，西门大人，你不讲江湖规矩，活该你要吃亏！”跳上一块横空突出的危岩，箕踞观战。

郝侃刚好赶到，骤然见着了缪长风，不禁大吃一惊。西门灼喝道：“怕什么，你去对付那个婆娘，赶快将她拿下！”

郝侃一想不错，只要生擒了云紫萝，不怕缪长风不肯就范。即使他还要顽抗，自己和西门灼联手，也用不着害怕他了。于是定一定神，连忙从缪长风侧边绕过。

缪长风一抓没有抓着，西门灼一掌横劈过来，热风呼呼，迫得缪长风也不能不退后一步。说时迟，那时快，郝侃已是和云紫萝交上了手。

缪长风大怒喝道：“郝侃，你还有羞耻之心没有？上次你加害于我，我念在师门情份，饶你不死，你竟然还是怙恶不悛。”说话之间，西门灼一口气向他连攻了七招。

郝侃笑道：“师弟，你说我不知羞耻，我说你才是不知羞耻呢！天下哪

里找不到好的女人，你名满江湖，何苦和这样一个背夫私逃的贱妇缠在一起？我帮你除了她，这正是为了你的好呢！”他口中说话，手底也是丝毫不缓。云紫萝给他气炸心肺，险些给他打着。

缪长风在西门灼强攻之下，一时间竟是摆脱不开，心里好生奇怪，想道：“怎的才不过一年功夫，他的本领竟然精进如斯？”一年多前，缪长风在太湖西洞庭和西门灼交手，当时西门灼还有尚帮他的忙，也不过仅仅和缪长风打成平手而已。

云紫萝道：“沉着应战，用不着顾我！”郝侃笑道：“他要顾也顾不了你啦，你还是乖乖跟了我吧。”郝侃的功力本来就胜过云紫萝，加以云紫萝产后不过数月。本领自是不及从前，郝侃着着抢攻，业已占了极大的优势，只道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把云紫萝手到擒来。

不料正在他洋洋得意之际，云紫萝忽地剑诀一领，唰的一招“金针度劫”，竟然从他意想不到的方位刺来，郝侃连忙沉肩缩时，挥袖一拂，待要裹住她的剑锋，便用空手入白刃的功夫抢她的剑，云紫萝剑锋一转，嗤的一声刺破他的衣袖，翩如飞鸟般的从他身旁掠出，抢先占了高地。缪长风叫道：“过我这边！”但话犹未了，郝侃已是又近云紫萝了。原来云紫萝是有意把郝侃引开，免得缪长风力她分心的。

郝侃骂道：“好狠的泼妇，怪不得杨牧不要你。”云紫萝斥道：“狗嘴里不长象牙，看剑！”居高临下，唰唰唰一连几招凌厉的剑法，挡着了郝侃的连攻。

可惜她的剑法虽然精妙，气力却是不加。三十多招过后，又给郝佩迫近几步，若然他也抢上了高地，云紫萝所占的地利就要完全消失了。

快活张蹲在危崖之上，忽地说道：“投桃报李，姓郝的，多谢你给了我一份进见义军的厚礼，我也请你吃点好东西吧。”危崖上一把泥沙洒下来。

郝侃站在较低之处，而且是面向着快活张的，快活张这把泥沙洒下来，云紫萝没受多大影响，郝侃怕给泥沙入眼，只好腾出一双手来，以劈空掌力扫荡。骂道：“无赖小贼，给我抓住，我要抽你的筋，剥你的皮。”快活张笑道：“牛皮不可乱吹，你抓着了我，再说这话也还不迟。”他居高临下，一见云紫萝吃紧，又是一把泥沙洒下。

郝侃给快活张扰乱了心神，这么一来，云紫萝又勉强可以应付他了。

龙门地势，迂回曲折，缪长风在下面一层和西门灼恶斗，看不见上面的情形，但虽然看不见，却是听得见的。从云紫萝唰刚的剑声，他听出了云紫萝已是有攻有守，心神稍定。

他心神一定，太清气功的威力逐渐发挥，人也没有刚才那样感到燠热了。西门灼在他掌风笼罩之下，却是感到如受春风吹拂一般，昏昏思睡。不消片刻，已是主客易势，缪长风占到了上风。

原来缪长风刚才之所以屈居劣势，并不是因为西门灼的武功精进，而是因为缪长风自己心头烦躁之故。西门灼练的是“火龙功”，缪长风心头一躁，更易受到感应。

缪长风是个武学的大行家，一占到了上风，霎时也就明白了其中缘故，心里想道：“欲速则不达，不错，我是应该沉住了气，先把西门灼这厮打发了，才好去对付郝侃。”

但缪长风这边占了上风，云紫萝那边却又渐渐有点支持不住了。

郝侃猛攻数招，抢上高地，立即采取“绕身游斗”的战术，从四面八方，

发掌向云紫萝攻击。

形势这么一变，郝侃和云紫萝已是站在同一高处，快活张的泥沙也就不敢胡乱洒下来了。

本来云紫萝于轻功一道，颇有独到之处，原不输于郝侃，可惜她气力不加，没法跟着郝侃来转，给郝侃绕着她转了几个圈子，不觉头昏眼花。

缪长风耳听八方，听得云紫萝所出的剑法似乎渐渐凌乱，不禁又是心神微乱。

就在此际，忽地又听得有脚步声跑来，缪长风吃了一惊，心里想道："若是再添一个强敌，这回可真是糟糕了！"

西门灼也是不禁暗暗吃惊，心里想道："这人能够在悬岩峭壁步履如飞，武功委实不弱，不知他是缪长风的帮手，还是王总兵的部下？"

转眼之间，只见一个年约三十左右的书生装束的人已是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缪长风大喜道："刘兄，原来是你！"来的不是别人，正是缪长风刚才和云紫萝谈及的刘抗。刘抗说道："缪大哥，把这厮交给我吧！"

西门灼本就敌不住缪长风，此时看见又来一个强敌，不由得暗叫不妙。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个转身，便要逃跑。

缪长风喝道："你想跑，跑得这样容易？"呼的一掌劈出，这一掌运上了太清气功，掌力有如排山倒海。西门灼反手接招，招架不住，哇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踉踉跄跄的急退数步，几乎跌倒。

缪长风哈哈笑道："刘兄，这贼子交给你啦！"料想西门灼元气业已大伤，刘抗无论如何也不会输给他了，于是放心跑上去帮忙云紫萝。

说时迟，那时快，西门灼身形未稳，刘抗又已攻来。西门的硬充好汉，说道："你们尽管用车轮战吧，大不了我舍了这条性命给你，死了也是好汉！"口出大言，实是心虚胆怯。说这番话的用意，乃是希望刘抗放他过去的。

刘抗冷笑道："你们师兄弟助纣为虐，害了我们多少志士仁人，哼哼，我和你这个鹰爪孙讲什么江湖规矩，我是非打落水狗不可的了！"

双掌相交，刘抗身形一晃，西门灼哇的又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刘抗左足横扫，右掌一招"五丁开山"，掌心朝天，五指微屈，用掌背拍出。这一招是他本门的绝技，和其他各派用掌心拍下不同。这一拍，五根指头的骨节都可伤人，威力之大，当真是有铁斧凿山，巨锤凿石。

西门灼大喝道："我与你拼啦！"双掌齐推，哪知刘抗的掌法奇妙无比，"五丁开山"的掌力只是吐了一半，倏的又是一个变招，只听得"喀喇"一声，西门灼左手腕骨折断，右掌掌心却如突然给利针刺了一下似的，痛得死去活来。原来刘抗先以"五丁开山"的掌力抵消了来的"火龙功"，迅即便改用分筋错骨手折断他的腕骨，同时右掌又已改劈为戳，一指戳破了他掌心的"劳宫穴"。

西门灼伤上加伤，如何禁得起？跑了十数步，眼见刘抗就将追到，只好打个死中求生的主意，猛地一咬牙根，就在峭壁的边缘纵身一跃，跳下滇池。刘抗从高处望下去，只见"卜通"一声，浪花四溅，却看不见西门灼的身子浮上来，也不知他是死是活了。

第六十回 有情相会

芳桂当年各一枝，行期未分压春期。江鱼朔雁长相忆，秦树嵩云自不知。下苑经过劳想像，东门送饯又差池。灞陵柳色无离恨，莫在长条赠所思。

——李义山

就在此时人山坡上出现了一对少年男女，正是武端、武庄兄妹。“ 龙门 ”是从峭壁上开凿出来，山路迂回曲折，他们还看不见上面的刘抗和缪长风。

武庄吃了一惊，叫道：“ 有人自寻短见！ ”武端咦了一声，说道：“ 这个跳水自尽的人好像是西门灼。 ”

武庄看见有人跳水，就不敢仔细看了，她半信半疑，说道：“ 你看得清楚么？当真是西门灼？西门灼这恶贼怎么会跳水？ ”

武端说道：“ 我决不会看错，我倒希望不是西门灼呢，他若然跳水死了，我就不能亲手杀他了。 ”

武庄说道：“ 你听见脚步声吗，好像又有人来了，先别说话。 ”

话犹未了，只见茅草丛中，一个中年汉子和一个少女已是走了出来。

这次武庄和她的哥哥都是不约而同的咦了一声，说道：“ 你们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

原来这一男一女正是他们兄妹上午在大观园遇见的那对卖艺父女。

中年汉子说道：“ 武公子，你没看错，跳下滇池的那个人是西门灼，我猜想他是给刘抗打落水的。 ”

武端诧道：“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又怎么知道刘大哥是在这里？ ”

中年汉子笑道：“ 我和小女正是应你们刘大哥之约，特地跑来这里和他相会的。 ”

武庄又惊又喜，说道：“ 啊，原来刘大哥要见的朋友就是你们。 ”

中年汉子道：“ 不错，你瞧刘大哥已经走下来了。 ”

刘抗皱皱眉头说道：“ 你们为何不听我的话也跑来这里找我？ ”

武庄嗔道：“ 你还未曾知道我们的遭遇呢，就先怪我。不过我现在还没工夫和你细说，你先告诉我，是不是你已经杀了西门灼了？ ”

刘抗说道：“ 西门灼跳下滇池，死活尚难断定。不过，老程，你却只是猜中了一半。 ”

那中年汉子道：“ 什么一半？ ”

刘抗说道：“ 不错，西门灼是给我打落水的，但却是给缪大侠先伤了他，我才能击败他的。 ”

武端怔了一怔，大喜说道：“ 缪大侠？你说的可是我们的缪师叔？ ”

刘抗笑道：“ 你仔细听听，上面是不是有打斗的声音？你们的缪师叔正在和敌人恶斗呢。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庄妹，你所仰慕的那位云女侠也来了，如今正是和你师叔一起联手御敌。 ”

武端兄妹惊喜交集，说道：“ 那咱们赶快上去帮缪师叔呀！ ”

刘抗笑道：“ 用不着了，那个人决不是你们缪师叔的对手，这个时候，恐怕他已经把敌人料理了。 ”

武端说道：“ 那个敌人是谁？ ”

刘抗笑道：“ 说出来包管你们又惊又喜，不过，我现在却想卖个关子。 ”

武庄嗔道：“ 你不说，我们自己上去看。 ”

她刚跑得几步，话犹未了，只见一个人骨碌碌的从山坡上滚下来。

刘抗所料不差，郝侃当然不是缪长风的对手。只是一个照面，缪长风就把郝侃打伤了。不过虽然胜来容易，其中经过，也有点小小的风险。

郝侃看见缪长风上来，情知难以幸免，猛的就向云紫萝急攻。

云紫萝一剑刺出，招里套招，式中藏式，是她家传“蹑云剑法”最精妙的一招剑法。

郝侃双臂箕张，如鹰扑兔，搂头疾抓下来！

他这一扑，用尽全身气力，是拼着受云紫萝一剑之伤，要将她抓作人质的，若是捉不成，就与她同归于尽。

猛地耳边好像响起焦雷，郝侃这一扑还未抓着云紫萝，陡地心头一震，背心同时感到一阵火辣辣的疼痛。

原来缪长风恐怕赶救不及，情急之下，使出了轻易不肯一用的“狮子吼”功，同时以劈空掌力，在距离数丈之外，向郝侃打去。

只听得“嗤，’的一声，云紫萝的衣袖给郝侃撕了一幅，与此同时，云紫萝“　　”的一剑，也刺着了郝侃的左肩。

好在郝佩受了“狮子吼”功的震慑，掌力波及云紫萝身子之时，已经减弱一半，虽然撕破她的袖子，却是伤不了她。

郝侃所受的伤可重得多了，左肩着的这一剑还不怎么紧要，背心所受的劈空掌力，却震得他气血翻腾，五脏六腑，都好像移了位置。

缪长风如飞跑到，喝道：“自作孽，不可活！这是你自寻死路，不是我要杀你！”大喝声中，立下杀手！

郝侃魂飞魄散，叫道：“师弟，我知错了，求你念在师门之情，饶了我吧！”

缪长风心头一软，掌力用了一半。但这一半的掌力，郝侃已是禁受不起。

双掌相交，郝侃大叫一声，骨碌碌的从山坡上直滚下去。

武端兄妹正在朝着山上跑，郝侃从上面滚下来，恰好滚到他们的面前，就一个“鲤鱼打挺”，翻个身跳起来了。

武端吃了一惊，蓦地喝道：“好呀，原来是你这狗贼！”说时迟，那时快，兄妹俩不约而同的拔剑出鞘，立即向郝侃刺去。

郝侃虽然受了重伤，本领毕竟还是要比他们兄妹高强，他一口鲜血喷了出来，狞笑说道：“你这两个娃娃送上门来，我这个做师叔的只好不客气了。”原来他在高处看下，早已看见武端兄妹后面的刘抗，情知难以逃跑，是以恶念陡生，便要把他们兄妹随便抓着一个，作为人质。

双方喝骂声中，郝侃腾的飞脚一踢，武庄手中的长剑给他踢落，但他的脚跟却也给剑尖划开了一道伤口。

说时迟，那时快，武端唰的一剑，已是指到他的咽喉，郝侃突然张口一咬，咬着了剑尖。武端用力一插，竟是不能再进分毫。

刘抗刚刚转过山拗，看见了这个情景，也是不禁吓得呆了。施救不及，一呆之后，只好连忙叫道：“弃剑，弃剑！”

武端到底是欠缺临阵的经验，他想不到郝侃有此一招，一给他咬着了剑尖，只知道要用力把长剑插进去，却未想到要弃剑逃跑。

刘抗出声指点，已是迟了一步，郝侃双臂一伸，倏的就把武端拦腰抱住！

武庄拾起长剑，一招“明驼骏足”，刺郝侃下盘，郝侃滴溜溜一个转身，把武端推向前面，喝道：“刺罢！”

武端叫道：“缪师叔快来！妹妹，不必顾我，快刺！”他给郝侃拦腰抱

住，身子不能动弹，一个“ 时捶 ”，就撞郝侃心口，郝侃怒道：“ 你找死么？ ”他的两排牙齿仍然咬着武端的剑尖，从牙缝里漏出声音，就好像患了重伤风的人说话一般。

本来郝侃此时双手不敢放松，武庄要刺他一剑，那是易如反掌。但哥哥被郝侃抱住当作盾牌，她的剑法纵然精妙，也怕万一失手，误伤了哥哥，如何敢鲁莽从事？

武庄正自无计可施，忽见一条人影，凌空扑下，扑在郝侃身上，郝侃发出一声裂人心肺的呼叫，武端的长剑己是拔了出来。郝侃抱着他一同倒地！

与此同时，那条人影也在半空中一个“ 鹞子翻身 ”，跌了下来，正是那个卖艺的姑娘。

原来那个卖艺的姑娘在武端遇险的时候，立即爬上悬崖，攀着一条山藤，像荡秋千似的悄无声的凌空飞渡，荡将过去，扑到郝侃身上。这种“ 飞索横空 ”的功夫，正是她的拿手本领。郝侃背向着她，根本没有发觉。

她一扑到郝侃身上，就狠狠的朝郝侃的后颈窝一咬，这是人身要害之处，郝侃给她狠狠的一咬比受利剑所伤更惨，当真是痛彻心肺，不由得杀猪般的嚎叫起来。

这么一来，他咬着剑尖的牙齿自是不能不松开了。武端用力一插，剑尖透过他的咽喉！

他的内功，确也了得，临死之际，居然还能牢牢的抱着武端一同跌倒。那卖艺的少女，也给震得从半空中跌下来，那条细长的山藤，早已断了。

卖艺的汉子忙把女儿接下。武庄也连忙上前，给郝侃补上一剑。郝侃劲力一消，双臂软绵绵的松开，武端这才能够脱身，伸了伸舌头，说道：“ 好险！ ”

武庄说道：“ 哥哥，人家为你冒的险更大呢！ ”武端瞿然一省，跑过去向那少女道谢。

只见那少女面如金纸，她的父亲正在给她推血过宫。武端十分过意不去，说道：“ 姑娘，你舍命救我，我还未曾知道你的名字呢。你怎么样了？ ”

卖艺那汉子说道：“ 我姓程，名叫新彦，小女名叫玉珠。武公子不用担心，小女虽然受了郝侃这厮内力所震，幸好并未重伤。她歇一歇就会恢复如初的了。 ”

说话之间，从山顶下来的缪长风和从山坡上来的刘抗都已到了。

程新彦说道：“ 刘老弟，我来迟了一步，几乎累了武公子。这位就是缪长风缪大侠吗，幸会，幸会，幸会！ ”

缪长风叹道：“ 我刚才一念之慈，没有杀掉郝侃，要不是得令媛救我这师侄，我的罪过就是百死莫赎了。 ”

武端兄妹忽地朝天一拜，随即把郝侃的头颅砍下来，哀声说道：“ 爹爹、妈妈，孩儿不肖，今日才能为你们杀掉一个仇人。 ”跟着又向程玉珠跪下磕头。

程玉珠羞得满面通红，她不便扶起武端，只好也跪下来还礼。

缪长风与刘抗相视而笑，心里不约而同的都有一个念头：“ 这位程姑娘和武端倒是很好的一对，看来他们似乎也都有点意思了。 ”当下缪长风扶起武端，刘抗扶起武庄。缪长风笑道：“ 想不到你们这些少年人比我们老一辈的还要多礼。 ”另一边程新彦扶起了女儿，笑道：“ 珠儿，你不是有话要和武公子说么？ ”

程玉珠脸泛红霞，说道：“武公子，适才在大观园多蒙你和令妹拔刀相助，我也还未曾得向你们道谢。你们兄妹这样多礼，教我如何担当得起？”

武端正容道：“程姑娘，你有所不知，郝侃这厮是我们杀父仇人之一，今日多得你帮忙，我们兄妹才得手刃仇人，我们如何能不感谢你的大恩大德？”

程玉珠脸更红了，说道：“我这点微末功夫，哪帮得上你的忙？这恶贼，是给缪大侠先打伤了的。”

武端说道：“缪大侠是我师叔，他是为本门清理门户。”言下之意，自己人就无须这样客气了。程玉珠听了，颇为有一点失望，心想我舍命，你却还把我当作外人。缪长风道：“不错，这是我份内之事。论理郝侃这厮作恶多端，我也是早该杀他的了。但武师侄，我却还未知道他是你的杀父仇人呢。”

武端说道：“我爹和妈当年中伏牺牲，就是给郝侃这厮出卖的。这件事刘大哥知道得最清楚，我也是他告诉我的。”

刘抗说道：“这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武大侠夫妇率领一支义军，在山东蒙阴作战，我和他们住在一起，郝侃这厮也在义军之中。

“那年我不过二十岁，刚刚出道。由于我是武家的邻居，武大侠把我当作子侄一般，他带我出道，一直让我跟在他的身边。

“在蒙阴我们和官军作战，形势一天天不妙。有一天晚上，郝侃跑来和武大侠商议军情，他是武夫人的师弟，武大侠当然是相信他的。

“他们在密室商议，只有我在旁边给他们伺候茶水。郝侃说打听得官军将要大举增援。僵持下去只怕更为不妙，他献策不如把这支军转移，到徂徕山去和另一支义军会合，他说他对这一带地方很熟，并且已经绘了一份军用地图，呈给武大侠详阅，指手划脚，说是怎么样怎么样的走法，就担保可以安全通过。武大侠给他说动，决定依计行事。第二天晚上，便即率领义军突围。”

缪长风道：“原来他在十年之前已经成了叛徒，可惜我到现在方才知道。”对自己适才的一念之慈，险些误了大事，甚为后悔。

刘抗继续说道：“行军路线，武大侠并没告诉外人，只有他们夫妇和郝侃知道，不料行军到了一个险隘所在，突然遭遇一支精锐的官军，官军中竟有三名一等一的高手，那就是后来联手杀害武大侠夫妇的北宫望、西门灼师兄弟和少林寺出身的叛徒沙弥远了。

“义军中伏之时，郝侃业已不知去向，但其时武大侠也无暇查问他了。武大侠对我说他已决定杀身成仁，能够保全一个弟兄就是一个弟兄，他要我趁着敌人的目标都在对着他的时候，趁早逃亡。我本来不肯的，但他以武端兄妹相托，我可不能不听命去保护他的子女了。于是我连夜逃回武城，没多久，就接到了武大侠夫妇求仁得仁，同一天牺牲的消息。”

武端咽泪说道：“当时我只有十一岁，妹妹才九岁，幸亏刘大哥带我们出走，才得幸免于难。就在我们离家之后的第二天，官军就来把我们的家烧了。”

武庄的年龄和刘抗相差十一岁，缪长风心里想道：“怪不得武庄不因年龄的差别爱上刘抗，原来不仅仅是因邻居的关系，他们是从患难与共之中产生的感情。”

刘抗继续说道：“那晚出事之后，我已经有点怀疑郝侃了。义军行军的秘密，倘若不是郝侃泄漏，官军如何能够知道呢？不过当时还没确实的证据，

我也只好姑且存疑。”

“这十年当中，我曾遭受三次鹰爪的暗算，最后一次，行刺的人，给我抓着，迫出口供，这才知道他是奉了北宫望之命来杀我的，而北宫望之所以派人杀我，乃是由于郝侃的告密。”缪长风道：“这就不用再问了，知道他出卖武端父母秘密的人只有你，他当然定要斩草除根。”刘抗说道：“还有更确实的证据呢。我逃出来，加入了天地会。去年天地会统属的义军俘虏了一个军官，这个军官以前是曾为北宫望掌管文书的，当年蒙阴之战，他是正在北宫望的左右。我知道此事，立即去审问这个军官，一问之下，果然审了出来，那次义军的中伏，正是由于郝侃的通风报讯。”

缪长风道：“郝侃这厮真是死有余辜，也幸亏有你们及时赶到，不至于因我一念之差，令他漏网。但这么说来，你们是为了追踪郝侃，才来昆明的了？”

刘抗笑道：“说来也是凑巧，敝会的李副舵主打听得北宫望派人到昆明来送机密公文，猜想这件公文多半就是要在昆明调兵遣将的，是以叫我们赶来追截这两个人，想不到这两个人就是西门灼和郝侃。但可惜我们还是来迟了一步，听说西门的昨天晚上已经见过巡抚和总兵了。”

缪长风心里想道：“这姓程的父女虽然是刘抗的朋友，我还未曾知道清楚他们底细，快活张已经偷了那件密折之事，慢慢和刘抗再说不迟。”

刘抗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后，接着问武端兄妹：“我不是叫你们在客店等我的吗？何以你们又跑来这里找我的？听你们的口气，你们似乎早已和我这位程大哥相识，这又是怎么回事？”

程新彦笑道：“我们是刚刚相识的。”

武端说道：“我们本来不知道你所约会的人，就是他们父女。不过我们回不了客店，只好跑到你们约会之处来找你了。”

武庄接着笑道：“想不到我们上午才和他们父女在大观园见了面，在这里又见着了。”当下把他们上午在大观园的遭遇告诉刘抗和缪长风。

刘抗这才明白，笑道：“这么说，你们也真算得是有缘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程玉珠的粉脸不禁又晕娇红了。

说话之间，云紫萝和快活张都已从上面下来。快活张见了程氏父女，十分欢喜，说道：“怎的今天这么凑巧，你们不约而同的都跑到西山来？”

程新彦笑道：“不，我们倒是有约的，约会我们的人就是刘抗。”

刘抗道：“啊，原来你们也是早就相识的？”

快活张笑道：“他是跑江湖的艺人，我是日走千家夜偷百户的小偷，同是江湖上三教九流的人物。早在五年之前，我就和他交上朋友了。”

刘抗说道：“那我比你更早认识他们父女，我认识程大哥的时候，他还是个庄主呢？”

程新彦喟然叹道：“过去的事，那也不必再提了。

缪长风颇觉奇怪，心想够得上称为“庄主”的人，自必颇有家财，怎的会沦落江湖卖艺，但因这是别人的私事，他也不便打听了。

刘抗说道：“对，咱们不谈过去，只谈现在。你们现在有什么打算？”

程新彦道：“我们是随遇而安，哪谈得上什么打算？”

刘抗因为有好几年没有和程新彦见过面，是以先行试探，问道：“听说你和淮扬的海砂帮帮主罗金鳌交情不错，你可知道他最近的事？”

程新彦说道：“听说他最近劫了朝廷的粮船，可惜我知道得迟，未能赶

去帮他的忙？”

刘抗听他这么一说，已知他和罗金鳌的交情确是不假，于是放下了心和他说道：“罗金鳌之所以要劫清廷的粮船，那是为了阻迟清军去进攻小金川之故。你们若是没有别的地方好去，何不就到小金川投奔义军？那儿的义军领袖萧志远、冷铁樵、孟元超等人都是我和缪大侠相熟的朋友。你去帮他们的忙，也就等于是帮了我和罗金鳌的忙了。”

程新彦想了一会，说道：“多谢你的好意，不过目前我恐怕还不能到小金川去。过一些时候再说吧。”

刘抗本来以为他一定答应的，听了大为失望。但想到人各有志，他只有一个初长成的女儿，不想连累女儿冒这样大的危险，那也是人情之常。人各有志，不便相强，也就只好不再说程新彦说道：“刘兄、张兄，今日得与你们重见，更有幸又得结识了缪大侠和云女侠，在我已是足以快慰平生，我们父女先走一步，但愿青山绿水，后会有期。”

程新彦父女走了之后，武庄问道：“刘大哥，我以前可没听你提及过他们父女。”

刘抗说道：“我和他们也不是深交，我是最近才知道他和罗金鳌有交情的，罗金鳌说他为人不错，我也知道他是个重义的人，但却觉他们父女的行迹很是诡秘。不过今天我见他的女儿肯舍命来救武端，我才敢介绍他们到小金川罢了。”

武端说道：“刘大哥，你最初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个财主，是吗？”

刘抗说道：“不错，他是一庄之主，当然也算得是个富户了。不过他这个富户却有点和寻常的财主不大相同，会武功那是其次，他很喜欢结交江湖好汉，曾有小孟尝之称。我就是因此，大约在十年之前，慕他小孟尝之名，到过他的家里做过两天食客的？”

武端说道：“是呀，他突然从庄主变为艺人，这件事就古怪得很。不过，我这样说，也不是对他有甚怀疑，他们父女救过我的性命，我总是感激他们。”

刘抗一听他的口气，就知武端对程新彦父女的来历，很感兴趣。武庄却笑道：“救你性命的只是女儿，你应该单独感激那位程姑娘才对。”

武端面上一红，说道：“妹妹，你怎么老是和我开玩笑？”

刘抗笑道：“咱们说正经事吧，快活张，你又是怎会到这儿来的？”

快活张笑道：“和你一样。不过你是奉你们天地会舵主之命，我是自告奋勇给金逐流、罗金鳌他们当当跑腿罢了。”

刘抗喜道：“原来你也是来侦察西门的来到昆明的动静的吗？”

快活张笑道：“西门的那封机密文书，早已到了我的手了。”刘抗接过来一看，大喜过望，说道：“这是黄总兵给清廷的奏折，他准备怎样用兵的计划，都已写在上面了。这封文书送到小金川去，对冷铁樵、萧志远他们，倒是大有用处呢。”

缪长风道：“刘兄，你来得正好，这封文书，就请你送往小金川吧。”

刘抗道：“缪兄，你上哪儿？”

缪长风道：“我们准备往大理去走一趟，所以送信之事，只好偏你了。”

刘抗听了，若有所思，沉吟不语。

缪长风道：“刘兄有甚为难之事么？”

刘抗说道：“这倒不是。不过他们兄妹——”缪长风说道：“他们怎样？”刘抗笑道：“好在你也是要到大理去的，我可以放心得下了。”

缪长风回过头来问武端兄妹道：“ 原来你们是要到大理的吗？去做什么？ ”

武端说道：“ 是这样的。我们还有一个杀父仇人。如今正在大理。 ”

缪长风一想，当年联手杀害他们父母的乃是北宫望、西门灼和沙弥远三个人，西门的刚才已料理了，北宫望如今正在北京，他是御林军统领，不会随便出京的，便道：“ 是沙弥远么？ ”

武端说道：“ 正是。我们已经打听清楚，沙弥远这厮得北宫望的保荐，业已外放大理，如今是在大理的定边将军府中。我们本来是想趁刘大哥这次前来昆明之便，请他帮忙我们，再去大理报仇的。 ”

缪长风道：“ 你的母亲是我师姐，给你们兄妹报父母之仇，在我更是义不容辞，咱们就一同去吧。不过刘大哥可得和你们分开一些时日了。 ”

武庄面上一红，说道：“ 有缪师叔帮忙，我们更是求之不得。 ”

刘抗笑道：“ 你们现在可以放心啦，你们缪师叔的本领比我高明得多。 ”

缪长风正色说道：“ 刘兄，你到小全川送信，这是公事，更为紧要，希望你一路之上，多加小心。 ”

刘抗忽有所感，说道：“ 可惜程新彦不知为了什么事情，不肯到小金川去。 ”

武端说道：“ 他是财主出身，要他们父女和咱们一样，干这种危险又大、过的日子又苦的事情，本来就是有点强人所难。 ” 这话似乎是为程新彦父女辩解，实则大感遗憾，谁也听得出来。

刘抗说道：“ 不过他以庄主的身份，甘做走江湖的艺人，这已经是很难得了。我看他们父女也未必是害怕冒险、害怕吃苦，或许另有原因。 ”

武端说道：“ 对啦，我也觉得他们行踪诡秘，不知他们何以会变成江湖艺人的？刘大哥，你没听人说过吗？ ”

刘抗说道：“ 有人说仗义疏财，家资散尽，因此沦落江湖的；也有人说他是遭遇了一件不知什么失意之事，心灰意冷，故而抛弃荣华的。我因为和他没有深交，也就没有深究了。张兄，你和他比我熟悉，你可知道？ ”

快活张道：“ 你们都猜错了。程新彦是因为一件大冤狱，迫得他毁家逃亡的。他现在之遁迹江沏，依我看来，恐怕也还是想有所作为的呢！ ”

刘抗吃了一惊，说道：“ 啊，他碰上什么冤屈的事情，你快说给我听。 ”

快活张说道：“ 他本是江苏淮安府的富户，虽不算是首富，也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庄园，为人仗义疏财，向有小孟尝之称，这是刘大哥你已经知道的了。

“ 但也有你不知道的。或许由于他从小过着安逸的日子，不知人心险恶，听说他读书学武，都很聪明，可脑筋却是着实有点糊涂，好人坏人，分不清楚，江湖好汉他固然结交，官府中人，他也常有来往。 ”

刘抗颇有感触，想起他的另一个朋友，心道：“ 韩朋可不正是如此？ ” 当下说道：“ 像他这样出身的人，一时的糊涂恐怕是难免的了，不过在受了惨痛的教训之后，总会醒悟过来。 ”

快活张道：“ 你这话说得对极，要是程新彦不碰上那次的冤狱，恐怕他现在还是在淮安做他的庄主。 ”

武庄说道：“ 刘大哥，你先别发议论，听张大叔说下去。 ”

快活张道：“ 约在十年之前，淮安来了一个姓韩的两榜出身的进士来做知府。 ” 武庄道：“ 这知府怎样？ ”

第六十一回 大理王府

六曲栏杆偎碧树，杨柳风轻，展尽黄金缕。谁把细筝移玉柱，穿帘海燕双飞去。满眼游丝兼落絮，红杏开时，一霎清明雨。浓睡觉来鸯乱语，惊残好梦无寻处。

——晏殊

快活张道：“ 这个姓韩的知府人很风雅，据说不但八股文章写得好，什么诗词歌赋，琴棋诗画，他也是样样皆能。在官场中有名。

“ 你知道我是什么屁风雅都不懂的，但我们这位程大哥当年却是以文武全材的风雅之士自命，很欣赏知府的这一套。 ”

刘抗点了点头，说道：“ 做官的人大都是想巴结富户的，想必他们就因有同好而更拉上交情了。 ”

快活张道：“ 不错，自从那姓韩的知府来了之后，不是他来程家，就是程新彦往知府衙门里跑，不久，他们就成了通家之好了。

“ 不过，你说做官的人都想巴结富户，那也只是说对了一半。他们一方面是巴结富户，一方面又在打富户的主意。尤其对那些有财无势的人。程大哥在江湖上有些朋友，在官场却没靠山，韩知府早就把他当作一块肥肉了。

“ 程大哥的妻子是淮安府有名的美人，他们是中表成亲的，夫妻十分恩爱。

“ 他们成了通家之好，碰上那姓韩的家里有甚喜庆之事，程大嫂也会到他的衙门里去。

“ 有一天，韩知府给小老婆做生日，接程大嫂进衙，据说因为喝醉了酒，那晚没有回家。

“ 程新彦不放心，第二天一早跑去接他妻子，哪知接出来的只是他妻子的尸首！韩知府说是她突然得了急病暴毙的。 ”

武庄叫道：“ 一定是那姓韩的狗官害的，程新彦怎不和他理论？ ”

快活张道：“ 突来横祸，程大哥当然不肯甘休，可是不理论也许还没发作得那样快，一理论立刻就更是大祸临头。韩知府早有预谋，一声令下，招来几个捕头，便即将程新彦捉了，关入监牢。 ”

武端怒道：“ 有这样无法无天的事情，捉人坐牢也总得有个罪名的吧？ ”

快活张道：“ 要罪名还不容易？程新彦和罗金鳌有过往来，那姓韩的官儿早已打听到了，这就诬告他一个私通‘ 盐枭 ’的罪名，又说他结交匪类，图谋不轨，后来更给他加上了一个造反的罪名。人下了狱，家也抄了。 ”

武端愤然道：“ 这狗官儿真是可恨可杀，后来怎样？ ”

快活张道：“ 那狗官儿将他定了死罪，只待臬台（一省的司法部门）的批准公文发下来，就要将他处决的了。这本是例行的公事，臬台看见知府呈报的是‘ 造反 ’的罪名，那是没有不批准的，但那狗官儿还怕臬台万一不予批准，在他待决的期间，每天施以毒刑，打得他几乎体无完肤。这样即使将来臬台免了他的死罪，他也非给知府打死不可。 ”

武端气得握紧拳头，说道：“ 但愿老天开眼，叫这狗官儿落在程大叔的手里，照样的将他打得死去活来。但程大叔受了如此折磨，他后来又是怎样才能死里逃生？ ”

快活张道：“ 正因为这狗官儿这样折磨他，反而激发起一个人同情他了。”

武端问道：“ 这人是准？ ”

快活张道：“ 是个狱卒。这狱卒曾经受他的恩惠的。他看不过眼，一天

夜里就悄悄将他放了。当然这狱卒也因此逃亡了。”

“程新彦养好了伤，就在江湖上隐姓埋名，变成一个卖艺的艺人。父女相依为命，浪荡江湖，从此也没有回过故乡，人家也不知道他是曾有小孟尝之称的淮安富户。

“但他最伤心的还不是他自己所受的冤屈，而是妻子的惨死。他从那个狱卒口中知道，原来那个知府垂涎他妻子的美色，和小老婆串通了，那晚将他妻子留下，实是意图强奸。强奸不遂，因而将他妻子杀死的！不过程新彦对朋友们却是从来不肯说出他这伤心之事。”

武庄问道：“那你怎么知道？”

快活张道：“那个狱卒逃亡之后，无以为生，做了我的同行。我传他几手偷东西的本领，他要拜我为师，我没答应，但他还是把我当作师父的。我就是因为从那狱卒的口中知道程新彦的事情，后来才设法和程新彦交上朋友的。”

武端说道：“程大叔有这样大的血海深仇，我想他是非报不可的了。不知那狗官儿在什么地方？”

快活张道：“那姓韩的知府听说早已升了官，但现在是在什么地方，我就不知道了。”

武庄说道：“哥哥，你是想帮他们报仇？”

武端正色说道：“他们父女帮过咱们报，咱们论理也是应该帮忙他们的。”

武庄说道：“哥哥，我知道你的心事。只是咱们能不能够再碰上他们父女，恐怕是未知之数呢！咱们还是先行赶往大理，给咱们自己报了仇再说吧！”武端听了这话，不觉神色黯然。

刘抗说道：“张兄，你又准备前往哪儿？”

快活张说道：“你不嫌弃的话，我就陪你一同到小金川去，顺便探望元超。”

刘抗喜道：“那是最好不过，我正愁孤身无伴，路上出了事，这封机密文书送不到小金川，那就对不起你们了。”

快活张笑道：“别的本事我没有，逃跑的本事倒是有的。所以你大可放心，路上倘若出事，这封机密文书我带了就跑。”

他们从龙门走下来，不知不觉，已经下到半山，经过三清阁和太华寺，走到华亭寺了。

缪长风道：“这三处地方是西山的名胜，尤以华亭寺最为引人人胜，据说这座古寺是宋代的大理国首相高氏的别墅，捐舍为寺，后来经元代高僧铰峰重加修建的。寺中的茶花最大的有通常用的饭碗碗口那么大，任何别的地方，都没有这样大的茶花。可惜现在不是茶花的季节。”

云紫萝笑道：“即使现在是茶花盛开的季节，咱们今日也是无暇进去观赏的了，只好留待他日吧！”

刘抗说道：“寺门挂的这副对联，倒也很有意思。”

云紫萝道：“咱们无暇进去游玩，欣赏欣赏这副对联也是好的。”于是停下脚步，读这对联：

“两手将山河大地捏扁搓圆，掐碎了遍撒虚空，浑无世相；

一棒把千古孽魔打死救活，唤醒来放入微尘，共作道场。”

读罢如有所感，默然不语。

缪长风道：“你觉得这副对联怎样？”

云紫萝想了一想，说道：“不知是哪位高僧的手笔，倒是颇能道出大乘佛理的妙谛呢！”

缪长风道：“不错，它是‘除魔’‘救人’双管齐下，既要把‘孽魔’打死，又要将它救活，这种胸襟，正是佛家的最高境界。只求作个‘自了汉’的出家人，那是道不出来的。”

武庄笑道：“缪叔叔，你和云姑姑说的什么，我可不懂。”

缪长风道：“其实这副对联所说的佛理和侠义道的道理也是用通的。咱们侠义道不也是既要除恶，又要救人吗？除恶亦就是救人了。不过在佛理方面却还有一个境界，那是对自己说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个人都可能有善念恶念交证于心，恶念滋长，就是‘心魔’，能去心魔，就是自己救活了自己，得到‘重生’了。联中说的要‘一棒把千古孽魔打死救活’，这正是佛祖在灵山会上所发的宏愿，乃是普渡古往今来一切众生的意思。”

刘抗笑道：“缪兄，咱们别参禅了。可得分手啦！”原来在不知不觉之间，已是到了山下。

快活张道：“云女侠，你有什么话，要我告诉孟大哥吗？”

云紫萝道：“我恐怕不能到小金川去看他了。不过另外有个好消息你可以告诉他，扶桑派的掌门林女侠，不日就会到小金川和他见面的。”

快活张不识云紫萝的苦心，听了这话，不觉倒是颇有感触，想道：“元超曾为你痛苦多年，你却连见他一面也不肯。不过，话说回来，她和缪大侠也未尝不是一对佳偶，人事变迁，这是谁也难以预料的。”他不便和云紫萝再说什么，当下便即按照原来计划，六个人分为两拨，分道扬镳。

从昆明到大理，一千多里路程，全是山地高原，十分难走。缪长风、云紫萝、武端、武庄四人，走了三天，还是在丛山峻岭之中，好在他们都是一身武功，并不觉得辛苦。

云南的花木之多，冠于全国。气候又特别好，这时刚是腊尽春来的时候，在北方还只有梅花，在云南则已是杂花生树了。一路上鸟语花香，山奇水丽，四人结伴同行，丝毫不感寂寞。

有一种树叫做“大青树”，当地人叫“风水树”，沿途皆可见到。这是在北方见不到的一种乔木，树叶极为茂盛，葱茏耸立，浓荫蔽地，四季常青，树根像龙爪，牢固地盘结在地上，就似青春和生命的象征，任谁见了，都会欢喜赞叹，云紫萝特别喜欢这种“大青树”。

这天进入大理州界，到了一个极其险峻的山坡，名叫“红崖坡”，武端说道：“怪不得云南人说天子庙坡最高，红崖坡最险，果然名不虚传。你看这山坡的险陡曲折，似乎犹胜于泰山的十八盘呢。”缪长风道：“你们走得累了，暂且在这棵大青树下歇一歇吧。”

云紫萝道：“听说大理的风景比昆明还美，是真是吗？”缪长风道：“各有各的好处，不过在我而言，我是更多喜欢大理。”武端说道：“大理的风景好在什么地方？”缪长风笑道：“反正还有两天，咱们就可以赶到大理了。到了你自然知道。”武庄笑道：“缪师叔游遍天下名山大川，他都欣赏大理的风景，那当然是好的了。嗯，怪不得这段路程，如此艰险了。”

缪长风怔了一怔，笑道：“大理的风景和这段路程有什么关系？你这样说法？”

武庄一本正经地说道：“凡事都是先有艰难，后有安乐。经过了这段险阻的路程，才能欣赏到大理的美景，那不正是天公有意的安排吗？”缪长风

笑道：“ 你这话倒是说得有几分哲理。 ”
云紫萝看着大青树，若有所思，武庄说道 :“ 云姑姑，你又在想些什么？ ”
云紫萝瞿然一省，说道：“ 我在想这棵大青树。 ”武庄笑道：“ 大青树有什么好想的？ ”
云紫萝道：“ 我想大青树耸立高原之上，默默无言的荫蔽来往旅人。就像一个朴实无华人格高尚的君子，令人感到可以依靠。 ”心里想道：“ 孟元超是这样的人，缪长风也是这样的人。我幸能与他们都成知己，今生也不算虚度了。 ”
缪长风笑道：“ 你笑我爱发议论，你的感触也不少呢。 ”云紫萝听他这样说好像是窥破了自己的心事，面上一红，说道：“ 对，咱们还是别高谈阔论了，有人来了。 ”
只见两个公差模样的人，快马从大青树驰过。其中一个公差，歪着眼睛朝武庄瞧，突然唰的一鞭，几乎打着她的身子。武庄大怒，跳起来就要抓着鞭梢，将他拉下马来。那匹坐骑已经飞快的跑过去了。云紫萝将她拉回，说道：“ 武姑娘，别和这狗腿子一般见识。这种人咱们不值得和他计较。 ”
那公差不知是否听见她们说话，跑过去后，哈哈笑道：“ 好标致的姑娘，好大的脾气！ ”
武庄说道 :“ 他们这两匹坐骑很是不错，要是抢了过来，倒可以代步呢。 ”
缪长风笑道：“ 在这崎岖的山路上，你抢他们的坐骑，他们可就惨了，还是算了吧，咱们走咱们的。 ”
一行四众，继续登程，刚走得片刻，忽听得前面传来凄厉的叫声：“ 救命，救命，救命啊！ ”叫声中还夹杂着似有重物滚下山坡的声音。
云紫萝吃了一惊，说道：“ 好像是那两个公差的声音？ ”
缪长风道：“ 不错，听这情形，他们是失足坠马，滚下山坡去了。 ”
云紫萝道，“ 他们的骑术不坏，怎的会坠马的？这事只怕内有蹊跷。 ”
武庄笑道：“ 管他什么蹊跷不蹊跷，这两个狗腿仗势欺人，活该有这报应！ ”
武端说道：“ 山这么高，他们滚下去，不死也得残废。 ”
缪长风忽道：“ 待我下去看看。 ”
武庄说道：“ 叔叔去做什么！ ”
缪长风道：“ 去救他们！ ”
武庄怔了一怔，说道：“ 去救他们？ ”
缪长风一面飞跑，一面说道：“ 他们虽然可恶，罪不致死。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
云紫萝道：“ 你们的缪叔叔就是这个脾气，他既是嫉恶如仇，又是心地慈悲。只要对方不是大好大恶，他就不忍置之死地。 ”武庄摇了摇头，说道：“ 要我救这样的人，我可不肯。 ”
武端说道：“ 那两匹坐骑不知怎么样了？ ”
武庄说道：“ 对，那两个公差纵然不死，也是不能骑马前往的了，要是找得到那两匹坐骑，咱们倒不妨…… ”武端忽地打断她的说话，“ 咦，我好像听得远处似有马匹嘶鸣之声。 ”
他们登高一看，只见山下两团黑影，风驰电掣般向前疾跑，隐隐看得出是两人两骑，但骑在马背上的是两个什么样的人，可就看不清楚了。
武庄叹口气道：“ 咱们可落空啦。原来这两个公差不是自行失足坠马，

而是碰上了‘剪径’（拦路打劫之意）的强人，给强人把他们的坐骑抢走了。”

武端说道：“真相如何，缪叔叔回来就会知道。”

过了大约半炷香的时刻，缪长风一个人走了回来。云紫萝道：“那两个公差呢？”

缪长风道：“一个断了肋骨，一个踱了双腿。我已给了他们金创药，死是不会死的，但要他们走上来可就难了。好在附近有家猎户，我叫他们向那家人家求救，大概躺上个十天半月，也没事了。”

云紫萝道：”他们是不是碰上强盗？”

缪长风道：“听他们所说的情形，他们的坐骑似乎是被劫走了。但是否强盗，可就不得而知。”

云紫萝道：“对，这两个人是给衙门跑腿的，劫他们的人就未必是普通的强盗了。不过，为何说是‘似乎’呢？”

缪长风道：“那两个公差根本没有见袭击他们的人，当他们的坐骑跑过一个险要的山隘之时，只听得卜卜两声，坐骑突然跳起一丈多高，这就把他们摔下马背来了。所以他们只能用‘似乎’二字。当然我一听他们说的这个情形，就知有人埋伏路旁，用石头打他们的坐骑。”

云紫萝道：“那人把公差打落了马，还能够追上去抢了他们的坐骑，本领可也不小。但不知那两个公差是干什么的？”

缪长风道：“对”，我正要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原来这两个公差是给西门灼跑去大理送信的。”

武庄道：“啊，西门灼还没有死？”

缪长风道：“那日西门灼跳下滇池，侥幸逃了性命，不过伤得也是很重，如今正在巡抚的衙门治伤，短期内是不能回京的了。”

那封信是西门灼写给大理定边将军府一位姓韩的将军的。那两个公差是巡抚的亲随，奉了巡抚之命，替他送信。”

武端说道：“哦，那个什么定边将军是姓韩的”缪长风道：“不错。怎么样？”武端说道：“没什么。我只是忽然想起程大叔的仇人也是姓韩。”

武庄笑道：“没这么巧的，那个陷害程大叔的韩知府是个文官，想来不会是同一个人。”

云紫萝道：“那封信你拿到没有？”

缪长风道：“公差的公文袋挂在马鞍，坐骑跑了，公文袋也不见啦。”

云紫萝笑道：“你给那两个公差敷上金创药，他们神色如何？”

缪长风笑道：“当然是尴尬极了。我乘机教训了他们一顿，他们倒也似乎知道惭愧，发誓以后不敢再调戏妇女，也不欺侮百姓了。”

武庄道：“缪叔叔，你真是好心。”

缪长风道：“他们虽给衙门跑腿，但与西门灼可不相同。咱们固然应该分清敌友，但在敌人之中，也有主次之别，还是应该分别对待的。”

武庄笑道：“这道理我懂，但要我做，恐怕还是不能。”

这场风波过后，一行四众，继续前行。一路无事，第三天的中午时分，终于到了大理。

还未入城，远远的便望见一座黑蓝色的高山耸立面前，山巅白雪皑皑。开始只见山峰，渐渐看到山脚，看到山脚的时候，在山的东面，也看到了被阳光照得耀眼的湖水。缪长风道：“下去便是下关，经过下关，就到大理了。这座山和这个湖便是大理有名的苍山和洱海了。云南是个在群山屏障之下的

大陆省份，看不到海，所以云南人习惯了把较大的湖都叫做海。”

到了下关，苍山、洱海的面目豁然显露。“下关”坐落在苍山和洱海的旁边，依傍着苍山十九峰南端最末一峰的斜阳峰，面临洱海的一端。从洱海流泻出来的潮水，就绕过这座小城，流入漾濞河。到了下关，大风陡起，洱海一望无际的湖水，掀起奔腾的波涛，浪花卷着烟，随风飞舞，煞是奇观。

缪长风道：“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这是大理著名的‘风花雪月’四景。下关的风很奇怪，你们若是怕风，可以到民家暂避，风从屋顶掠过，但就是打开窗子，它也不会吹进屋中的。”

过了下关，望洱海又是一番景色，但见海光似镜，点点归帆，沙鸥回翅，锦鳞游泳。湖水清澄，当真是游鱼可数。湖岸遍植的垂杨，细嫩的枝条飘水面。景物如诗似画。他们连日奔波，对着这大自然的美景，不觉心旷神怡。

武庄赞叹道：“大理风景，果然名不虚传。用不着赏遍风花雪月四景，我已经爱上它了。”

缪长风道：“要是在月明之夜，在洱海泛舟，那更美呢。有一首诗是写洱海月夜之美的，我念给你听：凫雁唼喋菱荇光，翡翠摇曳兰苕香。古寺双林带烟郭，平湖十里通春航。远梦似曾经此地，游子恍疑归故乡，洱海泛舟看明月，浮萍梗泛悲苍茫。”

云紫萝道：“好一个游子恍疑归故乡，到了这里也好像回到太湖的旁边了。可惜咱们都是有事在身，要想洱海泛舟，只能在大事完了之后了。”

缪长风道：“对，时候不早，咱们还是赶快进入大理，找一间客店暂时安歇下来吧。”

不料在他们刚刚住进客店，还没半个时辰，又有一件出乎他们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缪长风正在房中和武端说话，客店掌柜忽地进来，向他行了个礼，恭恭敬敬地说道：“缪大爷，武公子，小的有眼不识贵人，请你们两位多多包涵。”

缪长风好生诧异，心里想道：“我还没有把姓名告诉他，怎的他就知道了？”当下笑道：“老板，你是和我们开玩笑吧？”

掌柜惶然说道：“小人怎敢有这胆子？”

缪长风道：“你不是开玩笑那就一定是弄错了，我们只是普通百姓，哪里是什么贵人。”

掌柜赔笑道：“你们是小王爷的朋友，焉能不是贵人？”

缪长风越发诧异，说道：“什么小王爷？”

掌柜也似乎有点诧异，说道：“大理只有一位小王爷，当然就是段府的小王爷了。”

武端说道：“段府的小王爷？我们可不认识他呀。”

掌柜半信半疑，说道：“这位小王爷如今已经驾临小店，说是要迎接你们几位，到他的府上住呢。你瞧，这是他的名帖。”

缪长风接过名帖一看，只见上面端端正正写着“后学段剑青拜上”七个字。

掌柜说道：“小王爷真是十分有礼，他要我给他先递名帖呢。”原来他是想迳自带引那小王爷进来的，但小王爷却坚持以礼求见。这在他看来，当然是件稀奇的事了。

武端笑道：“那我们真是受宠若惊了。不过，我可是不敢高攀呢。”“掌柜的吃了一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半晌，讷讷说道：“武公子，你，

你的意思是、不想、不想见这位小王爷么？”

武端正要说道：“不错，我和他素不相识，不见就是不见。你喜欢奉承什么‘小王爷’你去奉承吧。”但话未出口，缪长风向他递了一个眼色，抢在他的前头说道：“小王爷给我们这样大的面子，他亲自登门造访，我们岂有拒而不见之理？掌柜的，这就麻烦你请他进来吧。”

掌柜走出房间之后，武端悄悄问道：“缪叔叔，你知道这个什么小王爷？”

缪长风道：“素不相识。不过他可能是我一个朋友的家人。”

武端诧道：“缪叔叔，你怎会和什么王爷的苗裔交上朋友的？”

缪长风笑道：“段家并不是清廷所封的王。远在宋代的时候，段氏在大理立国，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这位‘小王爷’的祖先就是大理国的国王了。

“大理国后来被蒙古人所灭，不过，到了明代，明成祖因为段氏在大理颇有势力，为了笼络段家，又给他家重建王府，让段家的嫡系子孙世袭王位，但这‘王位’只是虚衔没有实权的。到了满清入关，段家的王位也就被削除了。”

武端说道：“那么，他们早已不是什么王爷啦。”

缪长风道：“不错，但因他们段家在大理称王，先后有数百年之久，是以地方上的人习惯了还是把段家的家长叫做王爷的。这只是表示大理某些人对段家的尊敬，并非真的王爷。”武端说道：“原来如此。”

缪长风刚刚给武端解释清楚，那位“小王爷”段剑青带了一个老家人，在掌柜陪伴之下，已是走进他们的房间来了。他们进来之后，掌柜便即告退。

缪长风施礼道：“小王爷此来，不知有何见教？”

段剑青忙道：“缪大侠，你别这样称呼，说起来我还是你的晚辈呢。段仇世乃是家叔，我知道你和家叔是好朋友，所以不辞冒昧，前来拜访。”

缪长风心里想道：“我的所料果然不差，原来这‘小王爷’就是段仇世的侄儿。但听说段仇世当年不知为了什么事情和家里闹翻，他的性情极为怪癖，闹翻之后，就没有再通音讯了。难道如今又已重归于好了么？”心有疑团，便即说道：“不错，我和令叔相识的时日虽然无多，却是一见如故。但我有一事未明，倒要请教。”段剑青道：“缪大侠请说。”缪长风笑道：“我不叫你做小王爷，你也别称我什么大侠。我想问的是：我们今日方到大理，怎的你就知道了？”

段剑青道：“正是家叔告诉我的。”

缪长风又惊又喜，说道：“令叔已经回到了家么？”

那个跟随段剑青一起来的老家人忽地叹口气道：“他肯回来，那倒好了。”

段剑青接着说道：“是这样的，昨日我一早起来，发现书桌上有家叔留下的一封信，信上说你们几位在十七那天已经到了昆明，计算行程，这两天就会来到大理，吩咐我务必尽地主之谊，请你们到舍间驻足。他怕我错过，信上还列明你们的年岁相貌。除了你们两位之外，还有一位云女侠和一位武姑娘，对吗？”

缪长风道：“不错，她们就在邻房。你坐一会，我去请她们过来。”

缪长风过去和云紫萝说了此事，云紫萝猜疑不定，说道：“咱们在北芒山和段仇世分手之时，他不是说要赶往西双版纳，去找滇南四虎，为他师兄报仇的吗？他若是要回大理，早已和咱们同行了。”

缪长风道：“但那封信说得却是一点不差，倘若不是段仇世写的，谅他的侄儿也不会知道。”

云紫萝道：“ 照信上所说，我们在昆明的时候，段仇世应该也在昆明，何以他不和我们相见？ ”

缪长风道：“ 段仇世行径怪僻，或许他是另有原因，暂时不愿和我们相见，亦未可料。 ”

云紫萝道：“ 你认不认得段仇世的笔迹？ ”

缪长风道：“ 我和他虽然很谈得来，但每次都是匆匆分手，从没见过他写的字。 ” 跟着笑道，“ 即使我认得他的笔迹，也不方便叫这位 ‘ 小王爷 ’ 把他叔父的信拿给我们看呀。那不是摆明了我们不相信他的话吗？这位 ‘ 小王爷，倒是彬彬有礼的。 ”

云紫萝道：“ 那么，这位 ‘ 小王爷 ’ 现在请咱们到他家里去住，咱们是去呢还是不去？ ”

缪长风道：“ 我看无妨。一来他已经知道了我们到了大理，但我们的秘密，他知道了多少，我们却是不知。我们倘是怕他泄漏我们的行踪，在不在他的家里住，他也会泄漏的，倒不如住在他的家里，更能防范。二来我们在大理人地生疏，其实住在客店里也不怎么保险，在段家倒是可以 ‘ 托庇 ’ 段剑青这个人，我看倒像是个少年老成，相当可靠的人。 ”

云紫萝笑道：“ 你阅历比我深，看人大概不会看错，既然如此，咱们就接受他的邀请。 ”

当下云紫萝和武庄两人便跟缪长风过去和段剑青相见，段剑青听说她们愿意做他的客人，十分高兴，说道：“ 家叔信上特别提到，说缪大侠和云女侠都是他的好朋友的。武公子和武姑娘他虽然还没见过，但两位的令尊武定方大侠也是慕名已久的了，只恨没有机会在武大侠生前见面。 ”

云紫萝道：“ 令叔回到家里，你见着他没有？ ”

段剑青道：“ 他只是留下这封信，倒底他是亲自回家，还是叫人暗中送来，我都不知道呢。家叔的脾气有点古怪，自从十多年前离家之后，就从没有回来过。这次我猜若不是因为你们几位大驾来到，他还不会回家留下这封信呢。家叔现在何处，小侄委实不知，请云女侠原谅。 ”

缪长风笑道 :“ 他的脾气。我也是知道的了。好吧，那咱们现在就走吧。 ”

段剑青把掌柜唤来，赏了他一锭银子，说道：“ 我接这几位朋友到我家里去住，你莫胡乱说出去。倘若有人问起，你才可以告诉他，是远道来此探望我的亲戚。同时，是什么人来查问我的，你要告诉我。 ” 掌柜的收下银子，千恩万谢，说道 :“ 小王爷吩咐，小人会牢记的了。 ” 云紫萝见他办事细心，心里想道：“ 这 ‘ 小王爷 ’ 倒是颇通世故。 ”

大理是座幽静山城，此时将近黄昏时分，路上行人稀少。段剑青是经常带领家人出城玩的，是以虽然碰上几个晚归的樵子和赶市归来的乡下人，也只把缪、武等人，当作是他们的随从、眷属，并没特别注意他们。

途中经过三塔寺，段剑青告诉他们，三塔寺相传是唐代大将尉迟敬德所建，有一样奇妙之处，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塔影落在十五里外的一个水潭中称为 “ 三塔倒影 ”。

武庄听得悠然神往，说道：“ 可惜今天晚了，几时你带我去看看这个奇景。 ”

段剑青笑道：“ 大理的风景多着呢，武姑娘高兴，我每天都可以陪你去玩一个地方。但你要看大理最奇的奇景，却必须住到四月十六。 ”

武庄诧道：“ 为什么一定要住到这一天？ ”

段剑青道：“ 我们这里有个蝴蝶泉，岸边有棵树，似榆树而非偷树，也不知是什么树，每年四月初开花，花状如蝶，花开之后，就有许多蝴蝶飞来了，尤其在四月十六那天，”千千万万蝴蝶齐集，在树上结成一串一串，下垂直到水面。这个奇景，在寻常的日子是看不到的。”

武庄笑道：“ 现在才是正月，我们恐怕是住不到四月十六过了三塔寺，没多远又看见山上一座校低的塔，那老家人道：“ 这座塔叫蛇骨塔，我们的王府，就在蛇骨塔后面。”武庄问道：“ 为什么叫蛇骨塔？”

段剑青微笑不语，那老家人道：“ 这塔有个故事，据说很久很久以前，洱海有条大蟒，时常兴风作浪，淹没农田，为害人畜，后来有个勇士名叫段赤城的，带了七把钢刀，跳进洱海，故意让蟒蛇吞入腹中，在里面将蟒蛇刺死，他自己也闷死在这蟒蛇肚里。老百姓为了永世纪念这杀蟒的英雄，将蟒蛇骨头烧为灰烬，修盖了这一座蛇骨塔。相传这位段赤城便是段家的始祖，大理百姓感他恩德，是以修建蛇骨塔之后，发誓拥立他的儿孙世代为王。”

武庄说道：“ 怪不得你们的王府建在塔旁，想来也是纪念先人之意？”

段剑青道：“ 大理在宋代以前完全属于白族，现在也还是白族的人占多数，我家也是白族。段赤城杀蟒蛇的事载于白族竹书，大概不是虚妄的传说。不过他钻到蟒蛇腹中，那就神乎其说了。我家祖先受族人拥戴为‘ 王 ’，最初的所谓‘ 王 ’也不过一族的酋长而已。建立大理国，自立为王，那是后来的事。大理国的开国之君段思平已不知是段赤城的第几代子孙了。”

武庄说道：“ 大理的百姓对待你家总算是很不错了，直到如今，他们还是把段家的人当作他们心目中的‘ 王 ’，可见一个人做了一点好事，老百姓就不会忘记他，不仅自身成为英雄，且还泽及子孙呢。”

段剑青苦笑道：“ 正因如此，我倒是觉得愧对大理的百姓了。大理在清廷统治之下，百姓过得很苦，最近听说还要抽丁打仗呢。清廷的苛政虽没加在我的头上，但我毫无办法替百姓解除痛苦，他们越尊敬我，我就越觉得惭愧。”

武庄听了他这番说话，不觉对他起了好感，心想：“ 这个小王爷，果然是有点与众不同。”

段剑青继续说道：“ 大理的风景你们是看过一些了，有一首歌是赞美大理的风光的，我把歌同念给你们听：‘ 雪月风花歌大理，苍山洱海风光美。三塔斜阳波影里，山河丽。黎民但愿征尘息。’我没有别的希望，就是希望大理永远没有干戈。唉，但可惜这只能想罢了。”

缪长风道：“ 黎民但愿征尘息，不错，老百姓谁不这样想望呢！但那些要打仗的人，可不肯依从老百姓的愿望，这就只能靠老百姓自己的力量，去制止干戈了。”他因为和段剑青只是初次见面，说话只能说到这里为止，不敢表露他们和小金川义军的关系。段剑青点了点头，说道：“ 缪大侠，你说得很有道理，我以前可没想到这层。”

这晚段剑青在园中设宴，给他们接风。那老家人大概在段府的地位很高，段剑青把他当作长辈看待，是以他也和段剑青一同陪客。

段家虽然早已削爵为民，但“ 王府 ”经过几百年的经营，端的是水木清华，高丽幽雅，兼而有之。宴会之所，在花园的中央一个小湖旁边，周围白石栏杆，有四道大理石的长桥交叉穿过，景色美极。湖边有块大石兀立，状若巨狮，上面刻有一副对联。

四座长桥上悬挂有数十盏宫灯，巨石上的对联写的孽窠大字，因此虽然

是在晚间，也看得清清楚楚。缪长风朗声读到这副对联：

依然明媚山川，一石千秋撑半壁；

似此婆裟风月，四桥两岸落双虹。

第六十二回 苍山血战

千岩万壑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瞑。

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

——李白

缪长风赞道：“这副对联既切合当前的景致，又切合你们段家的身份，确是佳作，不知是谁写的？”要知段家世代在大理为王，联中的“一石千秋撑半壁”，自是借大石来比喻段家了。

段剑青道：“说起这副对联，也有一个故事。”

武庄笑道：“我最喜欢听故事，你快说来听听。”

段剑青道：“我家故老相传，据说这副对联是明代一位侠士写的。”

缪长风道：“如此说来，这位侠士也真算得是文武全材了，不知是哪一位？”

段剑青道：“这位侠士名叫铁镜心，大约是明代正统年间的人。”（按正统是明英宗的年号，自公元一四三六至一四四九年。）

缪长风熟悉武林掌故，说道：“不错，历史上是有这个人，也是当时江南的一派武学名家。”

段剑青继续说道：“有一天，我们家里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铁镜心，另一位的名气比铁镜心更大。”

武庄问道：“那又是谁？”

段剑青道：“是当时号称武功天下第一的张丹枫。”

缪长风道：“可是创立天山派的一代宗师张丹枫吗？”天山派创于明代，至今未衰，是以张丹枫这个名字，武端兄妹等人都曾听过。

段剑青道：“不错，就是这位鼎鼎大名的大宗师了。”

缪长风道：“武林历代相传，据说张丹枫的文材武功是更在铁镜心之上的，当时你家没有请张丹枫题朕吗？”

段剑青道：“我也不知什么缘故，我们家里，只有铁镜心留的这副对联。不过据说对联虽是铁镜心所作，但却是张丹枫以指代笔，用指头替铁镜心在这块大石上‘写，出来的。他写之后，还有评语，他说上联语气豪雄，可惜下联稍嫌软弱，不能匹敌。”

缪长风仔细咀嚼，击节赞道：“不错，张丹枫的评语确有见地，我刚才却看不出来。”

段剑青如有所思，说了这个故事之后，忽地叹了口气。武庄天真烂漫，笑问他道：“好端端的，你为何叹起气来？”

段剑青道：“说起这个故事，我不由得想起家叔来了。”

武庄诧道：“这件事发生在数百年前，却和令叔有何关系？”

段剑青道：“张丹枫和铁镜心这两位当代的武学名家来过我们家里，我们段家的子弟，颇受影响，那就是学武之风，在我们家里开始兴起来了。后来我们段家还和张、铁两位大侠攀上一点亲戚关系。”

武庄道：“是什么亲戚关系？”

段剑青道：“张丹枫有一个记名弟子是昆明黔国公的沐小公子，名唤沐磷，沐璘后来娶了我们段家的一个女儿。而铁镜心则是沐璘的姐夫。”（按：张丹枫和段沐两家的关系，洋见拙著《散花女侠》。）

缪长风道：“明朝开国功臣沐英受封黔国公，开府昆明，世袭罔替。你

说的黔国公，想必就是他这一家了？”段剑青道：“不错，明朝一代，沐家是云南最有权势的一家。当然，到了清兵入关之后，沐家也早已没落，变作平民了。”

武庄笑道：“那么以当时的情形而论，你们两家联姻，可也正是门当户对啊。”

段剑青道：“但想不到这门亲事，在数百年后，却影响了家叔。”

“我们段家和沐家成了亲戚，学武之风极盛。沐璘送了他师父张丹枫的一本武学著作给我们段家，这本著作可说只是武学的入门，教的并非如何克敌制胜，而是以强身健体为主的。不过，其中的道理，据说也相当奥妙。”

缪长风点了点头，说道：“不错，大凡教人如何扎好根基的武功，往往包含有上乘的武学道理。”

段剑青继续说道：“学武的风气在我们段家曾盛行一时，但后来不知是哪一代的祖先定下规矩，说是学武容易闯祸，不适宜王府子弟，又禁止后人学武了。但我这位仇世叔叔，却是生性爱武，不知怎的给他发现了家中这本藏书，一读就着了迷了。这事我家这位老家人知道得最详细，由他说吧。”

那老家人说道：“他的叔叔本名段苍平，仇世这个名字，是他后来自己起的。唉，苍平这孩子自小就是一个倔强的孩子。”

段剑青微笑替那老家人解释：“我的叔叔是吃他妻子的奶长大的，叔叔自幼父母双亡，他们夫妻疼爱他就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样。”

那老家人继续说道：“苍平少爷瞒着王爷偷偷练武，有一天不知怎的，给王爷发现，没收了那本书，将他责骂了一顿。少爷表面听从，过后却常常往外面跑，有时晚上也不回来，叫我替他遮瞒。他说他在外面已经找到一位名师，师父知道他的身份，起初本来不想收他作徒弟，但因见他实在是学武的好材料，这才和他相约，叫他暂时瞒着家人，传他武艺。

“不过日子久了，总是瞒不住的。王爷虽不知道他在外面拜了师父，却已发觉他时常不在家中。王爷屡次劝他不听，很是伤心，有一次曾经对我叹气道：‘苍平这孩子野性难驯，我是他的哥哥，可又不便管束太严，有机会你替我劝劝他吧。’唉，王爷劝他都不听，我又怎能劝得他听？”段剑青从旁解释道：“仇世叔叔是长房的儿子，我爹是二房，但我爹的年纪却大得多。所以爷爷和长房伯父相继过世之后，族长就要我爹暂时掌管这个王府。其实这是我们段家自己关起门来称王，缪大侠你别见笑。”那老家人接着说道：“有一天合当有事，苍平带了一个野人回来，说是他的师兄。他这个师兄可是长得三分像人，七分像猢狲的。他说他的师兄想要看看‘王府’是怎么样的，所以他就带他一同回家，叫我帮着他一同遮瞒。

“不料正当少爷和他的师兄在书房浏览的时候，王爷忽地走来，我想通风报讯，也来不及。

“王爷这一怒非同小可，登时把他师兄赶跑，他那师兄脾气也是极之不好，竟和王爷对骂，说：‘我是他的师兄，我给你弟弟面子，才到你们这里，你当我是稀罕你是什么王爷，来巴结你的吧？”乒乒乓乓，临走的时候，把书房的一对花瓶顺手一扫，碎成片片。他怎知这对花瓶正是王爷宝贝的名瓷！”

缪长风心里暗笑：“卜天雕的脾气哪容得别人当他是个野人，只打碎两个花瓶，已经算是好的了。”

武庄笑道：“这么一来，王爷只怕要气得七窍生烟了吧？”

那老家人道：“是呀，这件事一发生，可当真是火上加油了。”

武庄问道：“何以说是火上加油？难道还有另外一桩也是令得王爷恼怒的事情？”

那老家人道：“正是。这桩事我刚才没有工夫说，现在可必须补说了。

“这一年，苍平少爷刚好是十八岁，就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几天，他忽然和王爷说，他要娶点苍山一家猎户家的女儿做妻子。王爷当然是大为生气，不肯答允。

”

“这件事一发生，王爷气上加气，登时大发雷霆，说道：‘你爹死的时候，把你付托给我，我虽不敢说是长兄如父，总也希望把你教养成人，谁知你却是这样不成器，丢尽了王府的脸！’

“少爷当时脸色苍白，大概也是生了气了，他立即冷冷说道：‘我怎样丢了你们王府的脸！’

“王爷说道：‘你想想，你是长房的儿子，我只是暂时替你掌管这个王府，将来还是要把王位让回给你继承的。你以王爷的身份，岂能娶一个猎户的女儿为妻？岂能和一个三分像人七分像猢狲的野人为友？’

“少爷就说：‘其实咱们早已是寻常的百姓了，你们却还贪慕往日荣华。老实说我一点也不稀罕这个王位，你稀罕，反正你亦已有了儿子，你传给你的儿子吧，我不要！’

“王爷也气得变了面色，大怒说道：‘枉我把你抚养成人，你说这样的话，眼中还有我这个哥哥吗？我要你闭门思过，待你想通了，我才放你出来。第一，你的婚姻要由我作主。第二，从今之后，不许再提练武二字。’

“当下王爷把他锁在书房里面，还招来几个孔武有力的仆人看守。”

武庄笑道：“你们这位少爷的武功当时纵然没有练成，几个壮汉大概也还守不住他吧？”

那老家人道：“那几天我给少爷送饭，我知道他的心情。那两件事他是决不肯答应的，但他也不愿意太过触怒兄长，是以情愿给关在书房几天，希望王爷的怒气稍微平静之后才好说话。哪知在这几天他和外间隔绝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比他哥哥赶走他的师兄还要令他伤痛的事情。”说到这里，段剑青也出现了难过的神情了。

武庄道：“那是一件什么事情？”

老家人道：“王爷怒火头上，也不思量后果，他派人去找到了那家猎户，对他们父女说，他们想要高攀王府，他是决计不能答允这头亲事。可怜那位姑娘受不了这个羞辱，当晚就上吊死了！她的爹爹从此也在大理消失啦！”

武庄吃惊道：“啊，死了？”这位姑娘可是死得真惨！”

老家人叹口气道：“不是我做下人的大胆议论主子，王爷这件事情是做得过份一些了。少爷关在书房里三天，王爷一直没来看过他。第四天，少爷放心不下，这才想到要我去偷偷探望那位姑娘。

“我从山里回来，没法不把真相告诉少爷。唉，他当时的神情真是可怕，就像呆了一般，脸上全无血色，定着眼睛看我，眼珠都不会转动了。我是隔着窗子送饭给他的，他靠着窗子，我一摸他的手，他的手也都冰冷啦。我吓得慌了，连忙跑去告诉王爷。

“可怜王爷和我回来的时候，只见窗户洞开，书房里只有一滩鲜血。据看守的仆人说，这是少爷吐出来的，他早已打破窗户跑掉了。他好像疯子一

样冲出去，谁也不敢阻拦。

“ 少爷这次跑了之后，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

听了这个故事，大家心里都是感觉难过。缪长风想道：“ 怪不得段仇世那样愤世嫉俗，原来是给迫出来的。 ”

那老家人又再叹了口气，继续说道：“ 这件事发生之后，王爷也是十分后悔，我本来以为王爷要重重责罚我的，王爷却并没有怪我泄漏真相，他只是要我设法把少爷找回来，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把他找回来呢？ ” 段剑青神色黯然，说道：“ 我爹临死的时候，还在叫着叔叔的名字，他说他一生最遗憾的就是做错这件事情。 ”

缪长风安慰他道：“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也用不着太伤心啦。 ”

段剑青道：“ 我的爹爹对不起叔叔，他生前没能弥补这个过失，我做儿子的只能设法替他补过。缪大侠，我想求你一件事情。 ”

缪长风道：“ 世兄不用如此客气，请说吧。 ”

段剑青道：“ 缪大侠、云女侠，你们两位是家叔的朋友，我想请你们帮个忙劝一劝他，劝他回家。这个家本来是他的，要是他能够回来，我不但可以告慰先父于九泉之下，就是对自己我也可以有个交代了。 ”

缪长风道：“ 以令叔的性情，只怕他不能在家里做个王爷。 ”

段剑青道：“ 我知道家叔不会稀罕产业，更不会稀罕祖先留下的虚荣。但即使他不愿意长住家中，我也希望他能够回来见上一面，让我们叔侄重新相认。 ”

缪长风见他说得情辞恳切，心里也觉难过，便道：“ 好的，要是能够见着令叔，我一定帮你劝他。 ”

段剑青道：“ 缪大侠，家叔不是和你们有约的吗？ ” 言下之意，否则段仇世焉能知道他们的行踪？

缪长风道：“ 令叔是约我们到点苍山去见他的一个朋友，但他也到了大理，却是颇出我们意料之外。 ”

云紫萝道：“ 实不相瞒，令叔要我们去见的朋友，就是那个到过你们家里，貌似猢狲的他的师兄。不过令叔只要我们来找他的师兄，他自己却说要到另一个地方去的。我们是一个多月之前，在蓟州的北芒山和令叔分手的。 ”

段剑青道：“ 既然如此，家叔可能就在他的师兄之处。 ”

缪长风道：“ 我们也希望如你所说，能够在点苍山见得着令叔。不过，令叔的脾气你是知道的，所以还是让我们先到点苍山去探一探，待到有了令叔确实的消息，我再告诉你们。 ”

段剑青笑道：“ 我爹曾经得罪家叔那位师兄，我本来也不便贸贸然就见他。这样安排很好，请你们顺便替我向他表示歉意。 ”

缪长风道：“ 好的，我和云女侠打算明天就上点苍山。 ”

段剑青道：“ 武公子和武姑娘呢？ ”

缪长风道：“ 他们兄妹是我师侄，和令叔却未见过。他们是因对大理的风景慕名已久，是以跟我们来游览的。不过，明天我们到点苍山去，却不方便带他们同行了。 ”

段剑青道：“ 大理名胜之地很多，这两天我可以陪他们游玩。待缪大侠云女侠回来之后，咱们也还可以再上点苍山游览。 ”

武庄笑道：“ 我们可不敢劳烦小王爷，请贵府的家人带引也就行了。 ”

段剑青道：“ 武姑娘怎么这样客气？ ”

武庄正容说道：“不是客气。虽然你自己不承认是‘王爷’，大理的人可都把你当作‘小王爷’看待。你带领我们在城里到处闲逛，不怕别人注目吗？”

段剑青道：“这个我毫不在乎。”

武庄笑道：“你不在乎，我却是不想太过招摇呢。”

那老家人见缪长风答应帮忙劝段仇世回家，心里十分高兴，说道：“缪大侠，你劝得少爷回来，那就好了。我对大理最熟，令师侄要去哪里游玩，我给他们带路。嗯，有一件事，你们还不知道呢。”

武庄怔了一怔，道：“什么事情？”

老家人笑道：“我们的小王爷和他的叔叔小时候一样，也是很喜欢练武的，你们兄妹是缪大侠的师侄，武功自必也是高明的了。这两天我们的小王爷也正好可以和你们切磋啊。”

段剑青给他说中心事，面上一红，说道：“我这是自己偷偷摸索的。只因发生过家叔那件惨事，所以家父虽然或许知道，也没干涉我罢了。我这个盲人摸象偷练的几手三脚猫招式，哪谈得上是什么武功？我只能向你们请教罢啦，切磋是不配的。”

武端说道：“家父不幸早逝，我们兄妹学到的功夫也只是一点皮毛，小王爷你别客气。令叔是当代武学名家，他一回来，小王爷不愁没人指点。”

老家人道：“是啊，所以我们的小王爷要找他的叔叔回来，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完成王爷未了的心愿，一方面也正是要找个师父啊。”

段剑青有点不大高兴，说道：“唉，我吩咐过你的，怎么你又忘了？还是在贵客面前叫我‘小王爷’？不错，我是希望得到叔父的指点，不过，我找他回来，最主要的还是为先父补过。”

缪长风佯作忽地想起一事，说道：“你们谈起武功，我倒想向段世兄打听一个人了。”

段剑青道：“是什么人？”

缪长风道：“这人是个武林高手，名叫沙弥远，他是少林寺出身的，听说如今是在大理定边将军府中，段世兄你可知道？”

段剑青道：“我知道这个人，不过你们来得不巧，他如今已是不在大理了。”

武庄吃了惊道：“他去了什么地方？”

段剑青有点诧异，说道：“武姑娘，你想会他？”

缪长风连忙替武庄掩饰，说道：“大家同属武林一脉，能够见一见也好。是我想见他的，不过见不着也就算啦。”

段剑青道：“他是前几天奉韩将军之命，到外地公干的，大理的绅士给他饯行，我也叨陪末座。但他去什么地方，那是公事的秘密，他没有说，也就没人问他，所以我不知道。”

武庄说道：“那么他还是要回来的了？”

段剑青道：“我想大概是会回来的吧。他一回来，我就告诉你们，再设法让你们见面。”

缪长风道：“世兄也用不着特地为此事劳神，我只希望大家是在一种‘不期而遇’的场合中相逢，倘若为了我特别去找他，那就太着痕迹了。说起来他到底是官府中人，我只是浪荡江湖的闲汉，特别去找他，他恐怕会以为我是要巴结他呢。”说罢哈哈一笑，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把这件事轻轻巧巧

的掩饰过。

这晚缪长风和武端同住一间客房，偷偷告诉他道：“明天我和云女侠走了之后，你们可得特别谨慎一些。段剑青这个人，人很热心，看来也似乎可靠，不过咱们和他到底还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在他未表明心迹之前，你们要为父报仇之事，不可让他知道。当然，将来报仇的时候，也要尽可能避免连累他。”

武端说道：“叔叔放心，侄儿懂得。”接着笑道，“看今天的迹象，这位‘小王爷’对妹妹倒像是有点意思呢。”

缪长风眉头一皱，说道：“我也是恐怕为此惹起麻烦。”

武端说道：“妹妹和刘大哥虽然未曾定下婚约，但我知道他们是早已真心相爱的。不过妹妹毫无机心，人又天真活泼，恐怕她还未看出来小王爷对她有爱慕之意，是以叫小王爷误会了。”

缪长风笑道：“但愿咱们只是杞忧，否则日后只怕难免彼此尴尬。”

武端说道：“我一方面劝妹妹对小王爷庄重一些，另一方面，有机会的话，我就向小王爷说明妹妹和刘大哥的事情。”

缪长风想了一想，说道：“也不必操之过急，你提醒妹妹是应该的，但如果段剑青没有向你表露心事，刘抗的事那也用不着就提。”

武端笑道：“我不会那样莽撞的，万一咱们是猜错了，我那样紧张申去和小王爷说，岂不是要闹出笑话来吗？”

一宿无话，第二天缪长风和云紫萝就同上点苍山，去找段仇世的师弟卜天雕了。

点苍山十九峰十八涧是大理最著名的风景区，十八条溪犹如人体的脉络一样，穿插在群峰之间，通到洱海。每座山峰中间都流着溪水，围绕着主峰的三塘溪更是冰洁晶莹，游鱼可数。云紫萝诧道：“这些鱼倒是有点古怪，你瞧它们都是逆水上游的。”缪长风道：“你知道这种鱼的名字么？”云紫萝道：“不知道。”

缪长风道：“这种鱼叫做弓鱼，弓鱼是洱海的特产，也是鱼类中独一无二的有着怪脾气的鱼。别种鱼都是顺流而下，只有它是逆水上游，永不回头！它从洱海逆游，沿着点苍山十八溪的溪流，常常游上山顶！游不上去时就屈成弓形，射向前面，怎么也不退后，所以叫做弓鱼。”

云紫萝叹道：“如此说来，这种弓鱼也算得是鱼类中的‘硬汉’了，我们不能不佩服它了。”蓦然地有感于心，暗自想道：“我嫁给杨牧是一个大错，现在我决意和孟元超斩断情丝，宁愿受人诽谤，不知是否又是一个错误？唉，但即使我是一错再错，也只有像这弓鱼一样，永不回头了。”

缪长风道：“紫萝，你在想些什么？反正再过一会你就可以见着你的华儿了，用不着胡思乱想啦。”他只道云紫萝是在想她的孩子。

云紫萝瞿然一省，说道：“我有一年多没见着华儿了，不知他可还认得我这个母亲，唉，我这个做母亲的人，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能保护，见了他我也真感到惭愧呢！”

缪长风笑道：“你的华儿能够多学一派武功，也可说是因祸得福呢。嗯，你瞧这里的风景多美，我倒是有点害怕华儿舍不得离开这点苍山呢。”

云紫萝把眼望去，只见阳光射在清澈的溪流上，碧波微澜，形成五彩虹霓般回旋着的层层圈环，辉映着深紫、天蓝、碧绿、橙黄、鲜红等等色光；各种各式奇妙悦目的石卵嵌在水底，如珍珠，如翡翠，如宝石，堆成了水底

的宝藏。苍山顶上虽是积雪皑皑，山坡的气候却暖洋洋的恰似江南的暮春。此时虽然刚是腊尽春初，早开的野花已经在绿草丛中迎风摇曳了。云紫萝虽然是心事满怀，对此美景，也不禁精神为之一爽，笑道：“苍山洱海，美景果然名不虚传。可惜咱们现在没心赏玩，待接了华儿下山，再慢慢游览吧。”

缪长风道：“你瞧那边的一座形状似笔的山峰，就是段仇世所说的，他的师兄在那里养伤的玉笔峰了。”

云紫萝道：“好，那么咱们赶快走吧。”

两人加快脚步，没多久就踏上了玉笔峰，正在攀登之际，山风吹来，隐隐似有金铁交鸣之声。

云紫萝吃了一惊，说道：“上面似乎有人打架！”

缪长风侧耳一听，说道：“不错，好像有四五个人之多呢！”两人飞快的跑上去，不多一会，上面的情形已是看得清清楚楚。

只见上面四个汉子，正在围攻一个中年妇人。这四个汉子正是“滇南四虎”：焦雷、焦电、焦风、焦云。那个中年的妇人则是杨牧的姐姐，绰号“辣手观音”的杨大姑。

云紫萝看清楚是他们之后，这一惊当真是非同小可，失声叫道：“不好，段仇世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了！”要知段仇世本来是去找“滇南四虎”给他师兄报仇的，但滇南四虎却在这里出现，不问可知，自是他们已经探听到了卜天雕躲在这里养伤，于是来个“反客为主”，趁着段仇世外出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先找到这里来了。还有她意料之外的，则是杨大姑不知怎的，也在这儿。

缪长风安慰她道：“滇南四虎正在和杨大姑交手，或许卜天雕尚未碰上他们。有杨大姑在这里，又决不能容忍他们伤害你们的华儿。”

云紫萝一想不错，杨大姑并不知道杨华不是杨牧亲生的儿子，当年她要从她的手上抢走杨华，口口声声就是为了保全她杨家的骨肉。要是杨大姑在“滇南四虎”来到之前，已经在卜天雕家里，她当然会拼命保护杨华。但怕的是“滇南四虎”另有党羽，先她来到已经把杨华抢走。

缪长风道：“别多想了，快去帮忙杨大姑吧！”他们本来是一面说话，一面跑着路的，此时已经上了半山，看得更清楚了。云紫萝抬头一看，失声叫道：“不好，杨大姑只怕要糟！”

只见杨大姑挥舞一柄拂尘，在滇南四虎包围之下，拂尘指东打西，指南打北，但饶是她招数精妙，泼悍非常，却仍是左冲右突，无法突围。

“滇南四虎”是一母所生的两对孪生子，相貌相同，武功各异。老大焦雷，以内功深厚著称，绝技是“奔雷掌”，每发一掌，大喝一声，山鸣谷应，威势煞是惊人。老二焦电，使一条软鞭，号称“无影鞭”，使起来只见鞭影翻飞，当真是其疾如电。老三焦风用剑，使的是“追风剑法”，剑法也是快捷异常。老四焦云，功力虽然较弱，但却擅于点穴，使的是一对判官笔，号称“铁笔判官”意思是在他笔下，可判死生。

缪、云二人虽然加快脚步，展开了“草上飞”的上乘轻功，但这“玉笔峰”峭拔矗立，当真是名实相符，好像一管插天的巨笔一样。他们距离峰顶，少说也还有半里多的山路，急切之间，如何能够说到就到？杨大姑在“滇南四虎”猛攻之下，已是险象环生了。

剧斗中，焦电软鞭霍地扫来，呼呼风响，卷起一团鞭影。杨大姑拂尘一沉，倏地缠上软鞭，喝道：“撒手！”说时迟，那时快，焦雷已是双掌连环

劈出，喝道：“泼妇还想逞凶！”双掌朝着杨大姑头顶劈下，“奔雷掌”果然名不虚传，隐隐挟着风雷之声！云紫萝在下面看见，心中暗叫“不好！”

心念未已，只见杨大姑左掌一翻，已是和焦雷的右掌相交。

杨大姑这一掌看似轻飘飘的拍出，毫不着力。焦雷心中暗笑：“到底是女流之辈，武功再好，气力也是不济。哼，你若用拂尘应敌，我还有几分顾忌，你和我对掌，那不是自己找死？”

焦雷以掌力自负，只道杨大姑和他对掌，他就可以将她手到擒来。他也不想一想，杨大姑称号“辣手观音”，岂是浪得虚名？

双掌相交，只听得“蓬”的一声，焦雷蹬蹬的倒退三步，胸门发闷也还罢了，虎口火辣辣的作痛，更是难受。低头一看，只见半边衣袖，已是给杨大姑撕去，手腕一道指印，就如火烙一般，不禁骇然。

原来杨大姑所用的“金刚六阳手”乃是家传绝技，以掌力刚猛，驰誉武林。杨大姑虽是女流，在“金刚六阳手”上的造诣，却是更胜乃弟杨牧。

杨家的“金刚六阳手”脱胎于少林派的“大力金刚手”，掌力的威猛稍逊，招数的变化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每一掌劈出，内中都暗藏着六种不同的奇妙变化，故此称为“金刚六阳手”。本来这种纯粹阳刚的掌力是不适宜于女子学的，但杨大姑却别出心裁，另辟蹊径，在家传的掌法上又再穷加变化，减少了几分阳刚，加上了几分阴柔，变成了刚柔兼济的功夫，是以拍出来看似轻飘飘的毫不着力，却更加令人防不胜防。

但杨大姑究竟吃亏在寡不敌众，她一掌震退了焦雷，拂尘又荡开了焦电的软鞭，但焦云、焦风从两翼攻来，她可不能应付周全。焦风唰的一剑刺向她胁下的“愈气穴”，杨大姑刚刚荡开焦电的软鞭，这一招的劲道已衰，虽能及时反卷回来，却给焦风的长剑削去了她的一缕尘尾。百忙中杨大姑一个“细空巨翻云”倒纵开去，饶是她倒纵得炔，胁下的“愈气穴”下面半寸之处已是给焦云的笔尖点着。幸而部位稍差，穴道未至被封，但气血的运行亦己颇感不舒了。焦雷吃了亏大吼道：“休要放走这个泼妇！”滇南四虎退而复上，迅即合围。

杨大姑气血不舒，胸口好像压了一块石头似的，也是极不好受。而且她的拂尘被削去了一缕，威力亦是不免打了个折扣。杨大姑大怒道：“好，你们来吧，老娘和你们拼了！”

云紫萝看见了杨大姑以“金刚六阳手”震退焦雷，却看不见焦雷的判官笔点着杨大姑，心里刚刚松了口气，忽听得杨大姑声音嘶哑，似是中气难以为继的模样，不禁又是一惊。

缪长风叫道：“不好！”一提真气，在峭壁上飞身疾掠，跃起数丈，几个起伏，到了山上。但距离他们打斗之处，还有数十步之遥。

此时杨大姑正遇险招，一鞭、一剑和两支判官笔从她两侧和背后攻来，焦雷呼的一声，又从正面向她的天灵盖击下。杨大姑双拳难敌八手，缪长风尚在数十步之外，轻功再好，急切之间，亦是赶救不及！

缪长风凝身止步，猛地一声大吼，随即喝道：“鼠辈敢尔！”焦雷每发一掌都是伴着一声大喝的，但缪长风的吼声比他更大，只震得他耳鼓嗡嗡作响，奔雷威势，登时大减。杨大姑霍的一个“凤点头”，沉肩移步，焦雷一掌打在她的肩头，杨大姑只是身形一晃，迅即还击，“咔嚓”声响，一招“金刚六阳手”中的分筋错骨手法，扭断了他的臂骨。

原来缪长风用的乃是“狮子吼功”，一吼的威力足以慑人心魄。“滇南

四虎”中功力最高的焦雷尚且给他喝得失魂落魄，其他“三虎”更是不用说了。焦电软鞭坠地，一片茫然，焦风啊呀一声，转身便逃。焦云更加不济，吓得呆了。杨大姑练的是正宗内功，功力也比他们深厚，听得吼声，虽然骤吃一惊，心神还能把持得定，趁这时机，拂尘一挥，打得焦云的脸孔血痕纵横，一只眼珠凸出，报了刚才给他判官笔点穴之仇。

焦雷见多识广，呆了一呆之后便猛然省起：“这似乎是江湖上传说的佛门狮子吼功，在俗家弟子之中，只有一个缪长风会使，莫非是缪长风来了？”

焦雷抬眼一看，只见云紫萝正在朝着他们跑来，而在云紫萝后面则是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年汉子。他虽然不认识缪长风，见他和云紫萝同来，也知道自己所料不差了。云紫萝的本领滇南四虎是知道的，杨大姑加上一个云紫萝他们已难抵敌，何况还有一个更其厉害的缪长风！

滇南四虎是在西双版纳的森林中长大的，登山越岭，如履平地，老大焦雷一声“扯呼！”四兄弟回身就跑，转眼之间，已是不见踪迹。

杨大姑剧战之后，心力交疲，强敌一去，再也支待不住，身形摇晃，恍似风中之烛，哇的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云紫萝顾不得追赶滇南四虎，连忙跑上前去，把杨大姑扶稳，摇出了一颗药丸，往她嘴里便塞。杨大姑面色苍白，尖声说道：“不，不要你……”她口说不要，但嘴巴张开，云紫萝将那颗药丸纳入她的口中，已是不由得她不咽了下去。

云紫萝道：“这是我干爹刘隐农自制的参茸大补丸，功能培元益气。姐姐，你觉得好点吗？”

杨大姑喘息稍定，精神一长，忽地使劲将她推开，冷冷说道：“不用你假献殷勤，谁是你的姐姐？”

这一下大出云紫萝意料之外，云紫萝退开两步，怔了一怔，苦笑道：“我虽然不再是杨家的人，往日姑嫂之情还在，我给你治伤，难道反而是我错了？”

杨大姑冷笑道：“没你的药丸，我也不会就死，嘿嘿，你以为给我一点恩惠，我就不再追究你么？”

云紫萝诧道：“你要追究我什么？”

杨大姑悄声说道：“你把杨华藏到哪里去了，他是我们杨家的人，你没权将他带走，快快将他交还给我！”

云紫萝大吃一惊，失声叫道：“什么，你，你没有见着华儿？”

杨大姑冷笑道：“你别装蒜了，石屋里的事情不是你干的么？”

云紫萝茫然道：“什么石屋里的事情？”

缪长风走上前来，说道：“我们是刚刚来的，紫萝根本还没有见着她的孩子。”

杨大姑双眼一瞪，说道：“你是什么人？”

缪长风忍住气道：“我们不是见过一次的么？你就不认得我了，我是缪长风！”

杨大姑哼了一声，说道：“我还只道你是姓孟的呢，原来你是姓缪的。云紫萝的情人太多，我确实是记不清了。”

缪长风怒道：“你嘴里放干净一些，否则……”

杨大姑冷笑道：“否则怎样？你要杀人灭口么？哼，你不许我说，我偏要说。云紫萝，以后不许你再叫什么‘华儿，华儿’，我的侄儿没有你这个

水性杨花的母亲！”缪长风给她气得七窍生烟，可还当真奈何不了她的泼悍。
云紫萝听得杨大姑向她讨取杨华，情知不妙，早已心神不定，哪里还顾得和她斗嘴？杨大姑在那里唠唠叨叨的时候，她已是急急忙忙的跑进树林里找寻那间石屋了。
杨大姑冷笑道：“原来你这贱人也还有羞耻之心，不敢听我再说下去了么？”
缪长风怒不可遏，猛地喝道：“你这个泼妇，你给我滚！否则我不杀你，也非打你几个嘴巴不可。”
他这一喝，用的虽然不是狮子吼功，也把杨大姑吓了大跳。她一看缪长风这样发怒的神情，不由得不有点害怕缪长风真的要打她的嘴巴。这才不敢出谰言。连忙一溜烟的跑了。
缪长风跟着走人树林，正要呼唤云紫萝之际，只听得云紫萝充满惊惶的声音，已在尖声叫他：“缪大哥，我找着这间石屋了，你快来，快来呀！”
缪长风连忙向声音来处跑，在密林处找着那间石屋，他一踏进去，定睛一瞧，不由得也吓得慌了。
只见卜天雕躺在炕上，双目紧闭，身上血迹斑斑，也不知是死是活？地下还有一具尸体，触手僵硬，确实是已经死了。
云紫萝道：“卜天雕似乎还有一丝气息，缪大哥，你来看看，还有没有救？”
缪长风上前一把卜天雕的脉搏，不由得心里一沉，原来卜天雕已是给伤了奇经八脉，纵有华陀再世，扁鹊重生，亦是回天乏术，何况缪长风只是粗通医学。
云紫萝颤声问道：“缪大哥，他怎么样”？
缪长风叹口气道：“如今只希望他还能说几句话。”当下骈指在卜天雕颈窝一点，这是刺激穴道令人苏醒片刻的手法，过了片刻，卜天雕果然悠悠醒转，张开了双眼。
他神智未清，一醒过来立即便是一掌拍出，打在扶着他的云紫萝的身上。云紫萝一点也不觉得疼痛，更是惊慌，连忙说道：“我是云紫萝，他是缪长风，我们是来救你的。”
卜天雕张开了眼，似乎恢复了几分知觉，断断续续的呻吟说道：“凌，凌大哥呢，他。他在哪里？”
云紫萝将他扶了起来，让他看着地下那具尸体，说道：“这位是凌大哥吗？”
卜天雕颤声叫道：“什么，凌大哥已经死了么？我、我连累他了！”双眼翻白，眼看又要晕倒。
缪长风出掌抵着他的背心，以太清气功助他运行气血，在他耳边唤道：“卜兄醒醒！你有什么话要给令师弟交代的，快和我说！”
那日段仇世在北芒山下和缪、云二人分手之时，曾经告诉他们，他是把卜天雕付托给一位姓凌的朋友照料的，这人在十年前，也曾是西南五省一位颇负盛名的游侠，段仇世提起他的名字——凌宏章，缪长风也是知道的。
缪长风心里想道：“凌宏章我虽然未曾会过，也曾听人说过。据说他的武功只有在段仇世之上，决不在段仇世之下。段仇世就是因为他的武功高强，才放心得下的。按说只要他的武功与段仇世相等，即使是滇南四虎联手，也未必就要杀了他。他怎的莫名其妙的就死了，身上又不见什么伤痕？”

缪长风起了疑心，于是一面替卜天雕推血过宫，一面察看凌宏章的死因。细心察视之下，这才发现凌宏章的太阳穴，有针孔大小的伤口，眉心隐隐有道黑气。缪长风心里想道：“原来他是给毒针射死的，但滇南四虎可是从来不用暗器的呀。”当下问云紫萝道：“听说辣手观音杨大姑擅于使用梅花针打人穴道，是真的吗？”

云紫萝道：“不错，她的梅花针细如牛毛，发出之时，无声无息，专打人身穴道。她之所以获得辣手观音的外号，一大半就是由于她有这么一套厉害的暗器功夫。不过我所知，她的梅花针是没有毒的。

“而且，他们杨家很要面子，祖宗遗训，禁止子孙使用喂毒暗器的。何况她是四海神龙齐建业的侄媳，齐建业最讲究的是行事光明正大，她更不会使用毒针了。”

缪长风沉吟道：“那么这个使用毒针射杀凌宏章的是谁呢？”

说话之间，卜天雕已是重又醒了过来。他似乎已经听见了他们的说话，一开口就说道：“仇人、仇人是滇南四虎和一个臭道士。”

第六十三回　大闹将军府

湖海事，感尘梦，变朱颜。空留一剑知己，夜夜铁花寒。游侣半生死，想见涕泪潺。

——龚自珍

他是给缪长风运用太清气功勉强救活的，说话的声音比刚才更低沉了。

缪长风把耳朵贴到他的嘴边，问道：“那臭道士是谁？”

卜天雕喘道：“我只知道是崆峒派的臭道士。”

云紫萝看他就要气绝，赶忙问道。“我的华儿呢？”

卜天雕嘶哑着声音道：“华儿，他，他……”说了两个“他”字，没气力说下去了。

缪长风连忙给他按摩，让他在临死之前可以减少几分苦痛，一面说道：“你不必细说，只须回答我是或不是。华儿他怎么样？是给滇甫四虎掳去了么？”

卜天雕喘息稍定之后，张开嘴唇，缓缓的吐出两个字来：“不是。”

云紫萝道：“是那个崆峒派的臭道士吗？”

贴近耳朵去听，卜天雕说话的声音更微弱了，不过云紫萝还可以听得见，仍然是“不是”二字。

云紫萝吓得慌了，不由得又再追问道：“那么，我的华儿，他，他到底是怎么样了？”话出了口，这才蓦地省起，卜天雕已在弥留之际，如何还能够把杨华的遭遇告诉她呢？

不料正在云紫萝心头沉重之际，卜天雕忽地“哇”的吐出一口鲜血，说道：“还好——”声音虽然微弱，却比刚才响亮得多。

云紫萝又惊又喜，连忙扶他坐稳，说道：“你歇歇再说，他——”忽觉触手冰凉，云紫萝惊得“啊呀”一声叫了起来，定睛看时，只见卜天雕双目已经紧闭，嘴唇还在微微开阖。但这不过是霎那间事，转瞬间他已是寂然不动了。

缪长风黯然说道：“他已经死，救不活啦！”

原来卜天雕为了想要支持片刻，好把杨华的遭遇告诉他们，自己咬破舌尖，刺激自己。可惜他受伤太重，依然事与愿违，霎时的刺激，只能说出“还好”二字。

云紫萝十分难过，说道：“我不该苦苦追问他的，这倒是害了他了。”

缪长风道：“他伤了奇经八脉，早已油尽灯枯，我勉力施为，也不过令他苟延残喘而已。你也不必太难过了。咱们现在应该做的事，是让他早日下土为安。”

云紫萝默默的点了点头，看看外面，只见暮霭苍茫，已是黑夜将临的时分了。

缪长风道：“今晚先给他们做一副棺材，明天再把他们安葬。”

石屋里留有粮食，也有斧头镰刀等等用具，他们胡乱吃了一顿，当晚就在树林里斩树木，做了一副粗糙的棺材，第二天便把卜天雕和凌宏章二人合葬。

在离开石屋之前，缪长风在墙上以指代笔，指力到处，石屑纷飞，写出十六个字：“卜兄遇害，欲知究竟，请即回家，弟寓尊府。”

云紫萝道：“这是留给段仇世看的？但怎知他会不会回来？”

缪长风道：“他为人机警，在西双版纳找不着滇南四虎，想必会赶回来。

即使他不能马上回来，我留字给他，也好让他知道咱们曾经来过。”

云紫萝道：“不错，能够用指头在石壁上写字的，当世没有几人，你用不着署名，他也应该知道是你所为了。段剑青盼他回家，你这样做倒一举两得。”

缪长风笑道：“说起段剑青，我倒有点担心武庄不会应付他呢。卜天雕的后事已经料理，咱们也应该赶回‘王府’了。”

云紫萝苦笑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咱们回去，又得准备帮忙他们兄妹报仇了。”

缪长风见她郁郁寡欢，安慰她道：“卜天雕最后说的是‘还好’二字，想必你的华儿不是落在坏人手里。”

云紫萝叹口气道：“但愿如此。”

缪长风道：“段仇世或许会知道那个崆峒派的道士是谁，待也回来，咱们再行打探。只要抓到一条线索，就不难查个水落石出。”

云紫萝道：“缪大哥，你不必为我担忧，我找不到华儿，心里当然难过，但我这一生遭遇的拂逆之事太多，伤心也伤心惯了，如今我对一切不如意的事情，倒是比较看得开了。咱们回去，专心一意，先办武端兄妹的事吧。”

缪长风道：“咱们这样快回去，他们一定意想不到。只这几天工夫，他们大概也不至于就闹出什么事情来的。我担心的只是，咱们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沙弥远才能回到大理。”

缪长风以为武端兄妹不会闹出什么事情，岂知竟是完全猜错。

麻烦并非来自段剑青，而是他们兄妹碰到一件意外的事。

缪、云二人离开“王府”之后，他们兄妹每天一早就找那个老家人陪他们到大理各处游玩。大理是个山城，地方不算很大，只两天工夫，他们已经走遍了各条主要街道，对“定边将军府”附近的地理形势，尤其留意，牢记心中，准备他日之用。

第三天，也就是缪、云二人从点苍山下来这天，他们和那个老家人到郊外游玩，目的地是大理一个非常特别的名胜——观音庵。

观音庵各地都有，但大理的观音庵却与别不同，它是整座观音庵建筑在一块大石上的，所以又名大石庵。

武庄大为惊奇，说道：“你们王府那块大石，巍然耸立，峥峥突兀，我已叹为平生仅见的奇石，谁知还有比它更大更奇的石头。”武端说道：“整座庵堂建筑在一块大石之上，也算得是鬼斧神工了。”

那老人家道：“这座观音庵又名大石庵，有个故事。据说古时候有一批强盗，要来洗劫大理，观世音菩萨化成了一个老妇，背着那块大石，强盗见了，非常惊诧。观音说道：‘我年纪老了只能背这块小石头，城里的年青小伙子，经常背的石头，比这块大十倍还不止。’强盗听了害怕，不敢进城，便逃跑了。这个故事叫做‘背石阻兵’，当然只是个古老的传说，不能信以为真的。”

武庄笑道：“虽然是个无稽的传说，倒也很有意思。”

那老家人叹了口气，说道：“大理如今正在抽丁，据说是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打仗。观音可以背石阻兵，可惜咱们没有观音的‘神力’，却是不能阻止这次刀兵了。”

武庄说道：“神力不能阻止，那就只能依靠人力来阻止了。俗语有句话，叫做人定胜天。人力也未就输于‘神力’呢。”那老家人听了她这番说话，

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

那块大石旁边，有一条清溪流过，清溪上有小桥横跨，可以直通庵堂。武端笑道：“咱们别在这里发议论了，还是进去观光观光吧。”

那老家人道：“其实庵堂里面是没有什么可以观光的，尼姑住的禅房游人不能进去，只能在供奉观音大士的殿上进香。不过观音殿外面有个小小的花园，种有几株异种茶花，可以供给游人喝茶歇脚。只可惜现在不是茶花开放的季节。”

武庄说道：“大石庵是大理一景，既然来了，总得进去看看，喝喝茶也好。”

正当他们踏上小桥，走向庵堂的时候，忽听得有两个人说话的声音。一个说道：“沙和尚回来了，你知道吗？”另一个道：“真的吗？几时回来？”

“听说是昨天晚上。哈，沙和尚这一回来，咱们的好机会也就来了。”

“什么好机会？”

“你还不知道吗？他一回来，韩将军就要出兵西川了。韩将军是文人出身，打仗的事并不在行，他还能不依靠沙和尚么？”

这两个人说话的声音很小，但武端兄妹是练过武功的人，听觉特别灵敏，却是都听见了。

武庄心中一动，暗自想道：“他们说的沙和尚，莫非就是沙弥远？”

那两个人还在继续谈话，其中一个欢喜得跳了起来，说道：“不错，沙和尚是韩将军跟前的大红人，咱们正可以找他替咱们活动活动差事。”

另一个道：“是呀，我也不指望有什么好差事，只求能够当上一个给大军押运粮草的小官，后半世也就不愁吃喝了。”

他们说到这里的时候，那老家人和武端兄妹刚好步下小桥，踏入庵堂。

那两人一看见段府的老家人，登时停止谈话，不约而同的站了起来，胁肩谄笑他说道：“段公公，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小王爷好吗？”

那老家人道：“原来是葛大爷和金大爷，你们两位今天怎么这样好兴致呀。”

那姓葛的道：“忙里偷闲罢呀。这两位是——”

那老家人道：“他们兄妹是王府的远亲，前几天刚来的。”

那姓葛的忙道：“幸会幸会，公子贵姓大名？”

武端说道：“我姓文。”胡乱捏造了一个假名，那老家人虽然觉得有点诧异，但他老于世故，当然也不会当面说破。

那姓葛的说道：“我叫葛进财，他是我的朋友金光斗。”那金光斗接着便道：“我们经常在‘王府’走动的，你们兄妹大概是初次来投亲的吧？”武端说道：“不错。”

金光斗道：“怪不得我从前没有见过你们，你们两位新来，我们应当稍尽地主之谊。想必你们尚未遍游大理，要是你们不嫌弃的话，我可以随时陪你们游玩。”

武端正要说“不敢当”，武庄却已抢先说道：“那好极了，金先生住在什么地方，我们进城就来找你。”

金光斗掏出一张名帖，说道：“我和葛兄是住在一起的，在朝阳街学台衙门左面的那条小巷，巷口数过去第三间就是我们的寓所了。”名帖上面本来就写有他的住址，不过没有他说的详细。

武庄接过名帖，说道：“过两天我和哥哥一定来找你们。”

葛进财跟着说道：“我们本来要去王府拜访贵亲的，不过今明两天恰巧有点事情，恐怕要到后天才能去了。请段公公和文公子、文姑娘代我们先向王爷问候。”

那老家人道：“两位贵人事忙，不必客气。”

葛进财“啊哟”一声叫了起来，说道：“段公公莫开我们的玩笑，我们正要仰仗公公在小王爷跟前多多美言呢。‘贵人’二字，我们如何担当得起？”

金光斗说道：“我们也不是为了什么事忙，不过恰巧沙将军昨晚回来，听说他后天就要走的，所以我们明天非得去谒见他不可。”武端故意问道：“哪一位沙将军？”金光斗道：“就是京城里派来在将军府做参将的那位沙将军，贵亲段王爷知道他的。”

果然不出武庄所料，他们口中说的那个“沙将军”就是沙弥远。

原来沙弥远是少林寺出身，是做过和尚后来还俗的，所以大理官场中人，私底下叫他做“沙和尚。”

那老家人道：“不错，我们的小王爷前两天还谈起沙将军。”

葛进财道：“是吗，听说你们的小王爷喜欢练武，那和沙将军正是可以谈得来了。”

那老家人道：“我们的小王爷只是想练来强身健体的，不敢麻烦沙将军指拨，何况沙将军又是这样事忙？”

金光斗道：“那么请沙将军荐一位教头给你们的小王爷好吗？呀，对啦，有一件事我几乎忘记告诉你了，明天晚上，韩将军请客，沙将军是主客，不知请你们的小王爷没有？”

那老家人道：“没有。”

金光斗说道：“啊，那一定是办事的人漏发了，据我所知，韩将军是非常想和你们的小王爷亲近的，小王爷要是肯驾临明天晚上的宴会，韩将军定必欢迎。我叫他们补发一张请帖，明天一早就送你们王府好了。”

那老家人道：“多谢金大爷的好意，不过我们的小王爷一向最怕应酬，这事还是免了吧。”

金光斗道：“小王爷想找陪他练武的教头，明天晚上见了沙将军，不是正好可以当面请他举荐吗？”

老家人笑道：“小王爷是否有这意思，我还未知道，须得问过他再说。这事情也留待以后再谈吧。沙将军出征前夕，我看也不必用这样的小事情麻烦他了。”

葛、金二人本来是想挟“小王爷”以自重的，其实他们和将军的人也没有什么交情。听得老家人这样说，他们只好讪讪换过话题了。

老家人却似乎不很耐烦和他们多说闲话，敷衍了他们几句，便推说要赶回“王府”，和他们告辞了。

出了大石庵，武庄笑道：“段公公，这两个是什么人，你似乎有点讨厌他们。”她刚才一直担心这老家人会在那两个人的面前，说出他们的师叔缪长风想见沙弥远之事，此时方始松了口那老家人道：“这两个人是天生一对的马屁精，据说是什么后补官儿，跑来大理钻营差事的。十天里头，四天往道台衙门里钻，四天往将军府里钻，从签押房的师爷到上房的老妈子他都巴结。还有两天就来我们王府纠缠，他们明知小王爷不是掌权的人，还是想借重小王爷给他们说句好话，小王爷见了他们就头痛。”

武端笑道：“这样两个宝贝，怪不得你也要讨厌他们了。”

那老家人道：“ 别提这两个讨厌的家伙了，你们还要去逛蝴蝶泉吗？ ”

武庄说道：“ 时候恐怕不早了，还是回去吧。 ”

那老家人道：“ 对，蝴蝶泉要到四月初八那天，才能见到蝶蝴成串结在树上的奇景，希望你们能留到那天，我陪你们去玩。 ” 回到“ 王府 ”，太阳尚未落山，段剑青正在园中练武。

武庄悄悄说道：“ 别惊动他。 ” 躲在假山后面偷看。

只见段剑青打的一套“ 四平拳 ”，四平拳是一套很普通的拳术，差不多练过武的人都会打的。顾名思义，四平拳打出来也是四平八稳的了。

不过虽然只是一套普通的拳术，段剑青挥拳踢腿，使开来却是虎虎生风。只听得“ 咔嚓 ” 一声，段剑青一掌劈断了一株粗如儿臂的树枝。

武庄禁不住大声叫好，心里想道：“ 张丹枫留下的练功法门果然非同凡响，可惜他未经名师指点，运用上乘的内功还是未得其法。 ”

段剑青拳式一收，说道：“ 原来是你们回来了，我正想请你们指教呢。不知怎的，我练这一套拳，每逢要跳跃起来劈斫的时候，总是练得不好。 ”

武庄说道：“ 你收式的时候，是否觉得气促心跳？ ”

段剑青喜道：“ 你说得一点不错，练了这套拳，气力似乎增长不少，就是不能持久。 ”

武庄说道：“ 你试试如此这般运气。 ” 将运气吐纳的基本法门告诉他。武端在旁暗暗皱眉，心里想道：“ 妹妹真是不解事，我本来想要她疏远段剑青，她却偏要亲近他。 ”

段剑青依法施为，提一口气，跳起数尺来高，使出四平拳中一招连环劈斫的招数，果然觉得轻灵许多，毫不困难的便把这一招练成功了。武庄笑道：“ 如何？ ” 段剑青大喜说道：“ 武姑娘，你真是我的良师，这一招我练几个月都练不好，你一指点我就行了。 ”

武庄说道：“ 不敢当，在内功方面，我懂的不过是粗浅的入门功夫而已。张丹枫这套拳法，能够把江湖常见的一套四平拳，化腐朽而为神奇，在平凡之中见其博大，这才真是世所罕见的上乘武学呢。可惜我只能领略一点皮毛，它的奥妙之处，要我说我还说不上来。不过这种上乘的武学，必须有上乘的内功配合，方能得其精髓。你要练上乘的内功，那就要等待你的叔父回来了。他才配做你的名师。 ”

段剑青说道：“ 我现在尚未窥藩篱，需要的正是入门功夫，还望武姑娘不吝指点。 ”

武庄说道：“ 指点我是不敢当的。你有兴致的话，我还可以和你再试一试。 ”

段剑青道：“ 那好极了，不知试些什么？ ” 武庄笑道：“ 咱们玩捉迷藏的游戏，不过是开眼的。你来捉我，只要碰着我的衣裳，就算你赢。 ”

段剑青半信半疑，心里想道：“ 要是当真碰着了她，那可不好意思。 ” 武庄好似知道他的心思，笑着又再说道：“ 你尽管放胆捉我，我要你练的是入门轻功身法，你捉着我，我也不会怪你。 ”

段剑青道：“ 好，那我来了！ ” 双臂箕张，一扑过去，只见眼前人影一晃，已是扑了个空。

武庄展开穿花绕树的身法，当真好似蜻蜓点水，彩蝶穿花，段剑青连她的衣角都碰不着。

段剑青吸一口气，依照武庄刚才所教的运气法门，跟着她的身形纵跳扑

去，情形好了一些，有几次堪堪就要触及她的袖子，但还是给她躲开。武庄赞道：“你真聪明，大有进步啦！”

段剑青得她一赞，抖擞精神，追得更急。忽地转眼之间，只见武庄好似化身为二，从一个人影变为两个人影，变为四个，……转眼间，四面八方，重重叠叠，都是武庄的影子。段剑青眼花缭乱，气喘吁吁，还是碰不着她的衣角。段剑青禁不住叫道：“武姑娘，我服了你啦！”

武端在旁看得大皱眉头，不解他的妹妹为何要这样戏弄段剑青。

段剑青累得筋疲力竭，大汗淋漓，湿透衣裳，只好向武端兄妹告一个罪，回房更衣。

武端很不高兴，待他走了之后，便道：“妹妹，你在他面前逞能，这算什么？”

武庄笑道：“天机此刻不可泄漏，今晚我再告诉你。那老家人来啦，咱们谈别的事吧。”

那老家人是来请他们吃晚饭的。这晚段剑青陪他们吃过晚饭，很早就睡觉了。

武端睡在外面的书房，想起已知仇人回来的消息，但缪长风和云紫萝却尚未回来，可能招来烦恼，不由得更是心乱如麻。

约摸二更时分，武端正在心乱如麻之际，忽听得“卜卜”两声，有人在外面轻轻敲门。武端沉声喝道：“是谁？”门外那人“噗嗤”一笑，说道：“哥哥，你忘记了我告诉你的事情吗？”

武端打开房门，让妹妹进来，武庄笑道：“哥哥，我和段剑青练武，你一定很不高兴，是吗？”

武端说道：“你知道就好，咱们是来为父母报仇的，寄寓段家，要躲避麻烦还来不及，你却还去招惹他。”

武庄笑道：“我为的正是今晚可以减少麻烦，减少麻烦，也正是有利于咱们报仇呀！”

武端怔了一怔，说道：“你这什么意思？”

武庄说道：“那位小王爷料想如今已是熟睡如泥，不到明天日上三竿，他是不会醒来的了。”

武端恍然大悟，说道：“哦，你是想今晚偷偷出去刺杀仇人。”

武庄说道：“不错，要是顺利的话，咱们五更之前，就可回来。”

武端说道：“倘若不顺利呢？”

武庄说道：“我已替你写好一封信在这里，推说有急事离开，请段剑青恕咱们的不辞而别之罪了。当然我还是希望在段剑青能够看到这封信之前，咱们就可以回来。”

武端道：“这么说，你是准备一死的了。”

武庄说道：“我知道以咱们的本领，未必就能刺杀那个沙弥远，最好当然是等待缪师叔回来。不过沙弥远后天就要离开大理，明天晚上，他又要赴那个什么定边将军的宴会，要下手只能是在今天晚上！哥哥，你怕死吗？”

武端热血沸腾，说道：“父母之仇，岂能不报！不瞒你说，我也想过要今晚去刺杀沙弥远的，不过我是不愿你冒这样大的危险。”

武庄说道：“咱们是一母所生的同胞，替父母报仇，子女都有责任，你怎能不让我去？你一个人，不是更危险么？”

武端知她心意已决，说道：“好，我说不过你，只能让你去啦。只是那

将军府地方不小，要找着沙弥远，恐怕不容易吧？”

武庄笑道：“你忘记了那两个官迷心窍的家伙么？要找沙弥远，大可着落在他的身上。”兄妹俩商量定妥，便即换上了夜行衣，悄悄溜出“王府”。

葛进财和金光斗从大石庵回来，也在商量明日到将军府去向沙弥远求职之事，两人满肚密圈，越说越是兴奋，只听得谯楼已打三更，他们还是睡不着觉。

他们是联床夜话的，灯火早已熄了，正在说得很高兴，两扇窗门忽地打开，葛进财道：“咦，窗户怎的无风自开？”金光斗吃了一惊，说道：“不对，好像有人……”

话犹未了，两人同时觉得颈项冰凉，已是给人拖了起来。黑暗中虽看不见，也已知道架在他们头上的是锋利的兵刃。

两人吓得魂飞魄散，金光斗胆子比较大些，颤声说道：“大王饶命，我、我们是没有钱的穷官儿。”

武端捏着嗓子，故意把声音弄得沙哑，说道：“谁要你们的钱，但你们若是不听我的吩咐，我就要你们的命了！”

金光斗松了口气，连忙说道：“大王尽管吩咐，只要小人做得到的，无有不依。”

武庄点燃灯火，冷冷说道：“不许抬头，静听吩咐。”她和哥哥本来都已戴上了面罩的，不过还是恐怕给他们认出，是以不敢太大意。

兄妹俩把葛、金二人分开，让他们坐在书桌的两边。他们给吓得直打哆嗦，果然是眼观鼻，鼻观心，不敢抬头。

武端找来纸笔，放在他们面前，说道：“你们各自给我画一张将军府的详图，沙弥远住的那间屋子，做个特别记号。”

葛进财道：“将军府的签押房和几个管家住的房子我们是进去过，这个详图……”

武端冷笑道：“沙弥远住的那所房子，难道你也没有去过么？”葛进财：“这个、这个……”武庄把钢刀在他面门一晃，说道：“好，你不知道，我就只能把你杀了！”

在刀光闪闪之下，葛进财魄散魂飞，慌忙说道：“沙、沙弥远住的地方，我、我是知道的。”武庄又把刀锋指着金光斗问道：“你呢？”金光斗也忙说道：“我进过他的客厅，内院就没有到过。”

武庄说道：“很好，只要你们知道沙弥远住在什么地方就行。把‘将军府’的地图尽你们所知的画出来。在沙弥远那座房子打个记号！”

葛、金二人奉命唯谨，没多久，先后把地图画好，武端将两张地图比对，虽然有详有略，但却大致不差，打有特别记号的沙弥远的住所，在两张地图上的位置都是相同。他们是被分隔开来，各在书桌的一边画的，既然画得一样，武端兄妹也就知道他们说的不是假话了。

武端收好地图，说道：“你们听着，今晚之事，你们若是泄漏出去，就是这个榜样！”说到最后两个字，手起掌落，把书桌劈掉一角！葛、金二人浑身打抖，面如死灰，慌忙说道：“我、我们不、不敢。”武端冷笑道：“你们的狗头总不能硬过这个木头，谅你们也不敢。好！你们睡觉去吧。要想做官，明天再找那沙和尚不迟，但只怕到了明天，你是要到阎罗王那里去找他了。”葛进财颤声说道：“大王饶了小的，小的明天一早，马上远走高飞，决不敢留在大理求官了。”金光斗道：“我，我也是这样。”武端笑道：“但

愿你们真能如此，不过，我可还不敢相信你们。”说罢迅即点了他们的穴道，要过十二个时辰，方能自解。这晚月黑风高，正是适宜于夜行人出没的“好天气”。武端兄妹神不知鬼不觉的偷进了“将军府”，约摸正是三更刚过的时分。沙弥远的住所在后园的一个角落，两人按图索骥，很容易就找到了。

这是一座僻处一角的房屋，前后左右都是假山空地，最近的一座建筑物和它距离也有十数步之遥。大概是沙弥远自恃武功，门前竟没卫士守卫。武庄喜道：“这真是再好也不过了，用不着提防打草惊蛇，看来这贼子是合该死在咱们的手上了。”武端说道：“这贼子出身少林，武功十分了得，你切切不可有丝毫大意。”武庄说道：“我理会得。爹娘在天之灵也会保佑咱们的。顾虑不了这许多了，进去吧。”

沙弥远的卧房并不难找，是屋子内除了客厅之外最木的一间房间，房间里有炉香袅袅，从半掩的窗门散发出来。这是因为沙弥远做过多年的和尚，所以在临睡前有焚香的习惯。

武端轻轻推开半掩的窗门，凝神细察，藉着香火的微亮，隐隐还可以看得见靠在墙角的一根碗口般粗大的禅杖，这是沙弥远所用的兵器。所以断定，这间房间定是沙弥远的卧房无疑了。

沙弥远似乎已经熟睡了，武端兄妹隐约听得见他的鼾声。锦帐低垂的卧床正对着窗口。今晚的行事，样样都顺利得出乎他们意料之外，武庄心里暗暗欢喜，想道：“这贼子一身武功，竟然熟睡如泥，合该是他的死期到了！”

武端把手一扬，嗖嗖嗖三口飞刀向床掷去。武庄手里捏着一把梅花针，准备沙弥远受伤未死，一跳起来，就发梅花针射他。

飞刀出手，只听得一声惨叫，床上那个人骨碌碌的跌下地来，竟是不能跳起。武庄怔了一怔：“沙弥远的武功怎会如此不济？”陡然发觉，那是女人的叫声。

武端失声叫道：“不好，杀错人啦！”

话犹未了，只觉微风飒然，已是有人从他们背后扑来。武庄反手一挥，梅花针飞出。

那人冷笑道：“米粒之珠，也放光华！”挥袖一卷，把武庄所发的一蓬梅花针全都卷去。双掌齐出，左劈武端，有抓武庄。

武庄一个“风刮落花”的身法，斜身疾闪。饶是她躲闪得快，只听“嗤”的一声，袖子也已被那人撕去一幅。武端使了一招“怀中抱月”式，双掌划成一个圈圈，以双掌之力抵御，仍是被那人单掌之力震退三步。

那人哈哈笑道：“我道你们有多大本领，原来是两个初出茅庐的小贼。哼，哼，凭着你们这点微未之技，就敢来行刺沙某！”原来这个人才是沙弥远，武端刚才所杀的那个女人是他新娶的小妾。

武端情知今晚已是难以如愿，说道：“君子报仇，十年未晚。让这贼子多活几天，妹妹，你向那边跑吧。”

武端想要把沙弥远引开，让妹妹可以从另一个方向逃走，但武庄却怎肯让他一人应敌？

沙弥远冷笑道：“你这两个小辈还想逃跑？那是做梦！”身形一掠，几个起伏，已是追上了武端。

武端剑已出鞘，一招“云龙三现”，反手出剑，向沙弥远疾刺，虽然只是一招，却藏三种不同变化的式子。

沙弥远识得此招，倒也不太敢轻敌，当下使出空手入白刃的功夫，闪过

剑锋，只待他的变化全都发挥之后，就要硬抢他的长剑。但刚刚拆解了半招，武庄亦已来了。

沙弥远有听风辨器之术，一觉背后有金刀劈风之声，反手就是一抓。这一抓拿捏时候不差毫厘，就像背后长着眼睛一样，武庄虎口一麻，左手短刀几乎给他夺去。武端唰唰的一剑疾刺过来，把“云龙三现”这招的最后一个变化，发挥得淋漓尽致。沙弥远无暇夺刀，一个移形易位，身似陀螺疾转，避招还招，把武端兄妹全都迫退。只听得“　”的一声，武庄的衣袖给他撕烂，幸而柳叶刀未给夺去。

沙弥远喝道：“你们一个都跑不了，要想活命，快快报上名来，说明白为何要来行刺？”口中说话，脚步丝毫不缓，已是抢在前头，截住他们的去路。

武庄叫道：“哥哥，刀剑合璧，和他拼了！”沙弥远哈哈笑道：“你们这点本领，就想和我拼命么？嘿嘿，什么刀剑合璧，使出来让我瞧瞧！”话犹未了，武端兄妹左右一分，双刀一剑，已是同时攻上。

沙弥远斜身上步，一记“手挥琵琶”，左掌拨刀，右掌夺剑。这是他最得意的大擒拿手法，配合上“听风辨器”之术，手法快捷无伦，可以让敌人先行出招，而他却后发先至。

不料武庄刀锋一转，突然从他意想不到的方位斫来，沙弥远用的“拨刀手法”，不过是个武学上的名称，当然不是真的敢拿肉掌去拨刀锋的。他这手法的厉害之处乃是算准了对方斫来的方位，自己却后发先至，攻敌不意，迫使对方回刀护身，所以称为拨刀法。如今武庄一刀从他意想不到的方位攻来，他这拨刀法的威力自是难以发挥了。

沙弥远吃了一惊，连忙变招，力透掌背，一挥一按，以掌力强震武庄，倘若单打独斗，武庄功力远逊于他，这一掌用不着直接打到武庄身上，就可将她震伤。但说时迟，那时快，武端剑锋斜指，也是从他意想不到的方位攻来，登时使他手忙脚乱。

沙弥远在刀剑合璧强攻之下，不敢把内力用足去单独对付武庄，只能以攻为守的同时对付两人。他的本领也委实了得，右掌横挡，左掌一挥，霎那之间，还了两招。蓦然手指一划，势捷如电，双指迳点武端的腰胁软骨。这一下若然他点中，武端立刻要瘫倒地，纵然斫着了他，也是难以伤他的了。武端无法强攻，只好又再变招。但沙弥远虽然能够化解他们兄妹的刀剑合璧，也是吓出了一身冷汗了。

但令得沙弥远吃惊的还不仅仅是他们兄妹刀剑合璧的精妙招数。

沙弥远化解了他们的招数之后，蓦地想了起来，喝道：“好呀，我道是谁，原来你们是武定方的子女！”

原来武端用的是他的父亲武定方家传剑法，武庄的刀法却是母亲赵文绮所授。本来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门派，但因他们的父母成亲之后，经常联手对敌，久而久之，逐把两派融会贯通，相反相成，创出了这套刀剑合璧的招数。武端兄妹自小练习，已是熟能生巧。沙弥远曾经是武定方的部下，故而识得。

武端气愤填胸，喝道：“你背叛义军，害死我们的爹娘，你还有脸提起我的爹爹！”武庄喝道：“不错，我们是给爹娘报仇来了！”两兄妹豁了性命，一退即上，双刀一剑，狠狠攻击。

沙弥远哈哈笑道：“我正后悔当年没有斩草除根，谁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们却偏偏送上门来，这可就怪不得我心狠手辣了。”

武端骂道：“我叫你知道什么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剑走连环，和武庄双刀配合，一口气攻了他十七八招。

沙弥远也是狠了心肠，非杀他们不可。武端兄妹的刀剑合璧，招数虽然精妙，可惜功力毕竟还是相差甚远，沙弥远渐渐熟悉他们的路数，数十招过后，武端兄妹招数发出，已是力不从心。

沙弥远正要连下杀手，忽见火光升起，火起之处，正是“将军府”的后堂。沙弥远吃了一惊，转眼之间，只见人影幢幢，从后堂奔出，嘈嘈杂杂的声音，也传到他的耳朵来了。

“有刺客，快来人呀！”

“救火要紧，先扑灭火头，韩将军还在里面呢！”

“刺客往那边跑了，快，快，快捉刺客！”

有的人叫捉刺客，有的人叫救火。结果是“将军府”乱成一团，有的人往外跑，有的人往里跑，沙弥远不知是回去保护“将军”的好，还是先把武端兄妹杀了才去的好，心神不定，险些着了武端一剑。

沙弥远咬了咬牙，心里想道：“这两个小辈年纪轻轻，已是如此了得，若不斩草除根，定有后患。”心念一转，狠下杀手。

忽听得有人叫道：“不好了，将军，将军被人害了！”沙弥远大吃一惊，就在此时，只见两条人影飞似的向他们这边跑来。武端兄妹又惊又喜，心里都在想道：“这个刺客不知是谁？”

闷葫芦马上揭开，起火之处和他们所在处距离甚远，但火势甚大，藉着火光，来者何人，已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一个是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另一个却是妙龄少女。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兄妹在昆明结识的那个程新彦和他的女儿程玉珠。程新彦手里提着一个人头！

程家父女突然在这里出现，大大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但他们登时恍然大悟了：“怪不得他们不去小金川，原来是要来这里刺杀仇人。”

程新彦一声长笑，说道：“沙弥远，我送你一件宝贵的礼物！”把手一扬，把那颗首级向着沙弥远掷去。

沙弥远起初还不相信“韩将军”真的被刺杀，只道程新彦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人头来吓唬他，待接到手中，定睛一瞧，这才知道真的是他的顶头上司的首级。

沙弥远呆了一呆，随即一声大吼，向程新彦扑去，程新彦一个倒纵，把手又是一扬，喝道：“接暗器！”沙弥远一记劈空掌扫去，只听得“波”的一声，那暗器忽地在空中爆裂，一裂，登时烟雾弥漫。原来程新彦的暗器不是用来伤人，而是来掩护逃走的。他在江湖志卖艺学会许多戏法，圆珠爆裂，喷出浓烟，就是从他用来变戏法的一种道具加工改制而成。他这暗器虽然不能伤人，但浓烟扑面，却也呛得沙弥远咳个不休。

程玉珠叫道：“武公子，快走！”原来此时已有追兵来了，烟雾一散，他们就无所遁形，是以须乘机逃跑。

沙弥远害怕这是毒烟，闭上眼睛，听声辨器，程玉珠一出，沙弥远立即向她扑去。

武端刚好跑到程玉珠身旁，烟雾弥漫之中，只见一条黑影已是捷如鹰隼的扑来，武端慌忙一剑刺去，明知不是沙弥远的对手，也不能不拼命抵挡。

不料他的剑还未刺着沙弥远，沙弥远已是一声大叫，跌倒地上，叫道：

“你，你，你用暗箭伤人，这，这算得什么——”“好汉”二字未曾出口，武端一剑刺进他的胸膛，武庄跟着赶到，补上一刀，砍下他的首级。

第六十四回　归家歼仇

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

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

——龚定盦

大仇得报，武端两兄妹和程家两父女连忙逃走，此时烟雾尚未消散，只听得那些追兵纷纷叫道：“决来，快来，刺客在这一边！”叫声此起彼落，好像不止一处发现刺客。

说也奇怪，“将军府”的卫士，纷纷叫嚷追拿刺客，有的跑向东，有的跑向西，但却没人来追赶他们。武端好生诧异，心里想道：“莫非他们父女另外还邀有帮手？”不过此时已没有工夫去问他们了。

程家父女和武氏兄妹趁着烟雾还未消散，圈子里正在乱作一团的时候，出乎意外的顺利跑出了“将军府”，此时才不过四更时分，天色好了许多，一勾残月从乌云中现了出来。

到了郊外，后面早已没有追兵。程新彦笑道：“咱们可以放慢脚步，歇一歇了。武公子，你和令妹受惊了。”月光之下，只见他们父女满身都是血污。

武端兄妹谢过他们父女救命之恩，武庄早已按捺不住，便即问道：“程伯伯，你和令媛怎的也会跑到这里来的？”

程新彦笑道：“实不相瞒。我们来这‘将军府’的目的，正是和你相同。”

武庄恍然大悟，说道：“啊，敢情那个什么韩将军就是你的仇人？”

程新彦道：“不错，这厮本来是淮安知府，就是因为坑害我的那宗案子，他向清廷虚报我是海砂帮的盐枭，这才升了官的。清廷以为他是能够‘捕盗’的能员。将他调作兵部的郎中，后来外放，官一天做得大过一天，终于给他做到了这个‘定边将军’。他的靠山是御林军统领北宫望，沙弥远就是北宫望派来给他主持军事的。”

武端说道：“程伯伯，你早知道我们有今晚之事吗？”

程新彦道：“我知道你们一定要来行刺沙弥远，可没想到恰好就是同一天。”

武庄心念一动，说道：“程伯伯，段剑青说是接到他叔父的一封信，把我们迎接到他的‘王府’里去，这件事莫非也是出于你的安排？”

程新彦笑道：“武姑娘，你真聪明，那封信真是我冒用段仇世的名义送去的。”

武端想起一事，问道：“程伯伯，那日在‘天子庙坡’抢了那两公差的坐骑和公文的，敢情也是你和令媛？”

程新彦道：“不错，要不是我抢了他们的坐骑，焉能比你们先到大理。”

程玉珠道：“爹爹本来要杀他们，是我见他们可怜，求爹爹饶了他们一命。这两个人后来怎么样？”

武端说道：“缪师叔将他们救了起来，留在附近的人家养伤。”

程新彦道：“当时你们可没想到是我吧？”

武庄笑道：“我们只道是剪径的强盗。那两个公差很是讨厌，碰上一个强盗惩戒惩戒他们也是好的。我还觉得这个强盗不够狠辣，给他们吃的苦头还嫌少呢。”

武端说道：“他们说是奉了西门灼之命，送信给那个什么韩将军的，那

封信想必也是落在老伯手中了？”
程新彦说道：“不错，那封信其实是写给沙弥远的，他要沙弥远提防你们来找他报仇，另外还说，待他的伤好了一点，他也要来大理。”
武庄笑道：“他来到大理，只能给沙弥远和那个韩将军收尸了。”
武端说道：“我倒巴不得他来，省得咱还要再去找他报仇。”
程新彦笑道：“他在昆明听得‘定边将军’和沙弥远都已给人杀掉，天大的胆子，谅他也不敢来。”
接着说道：“我和段仇世也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我就是从他口中知道我的仇人在大理做官的。我的身世他也知道，他的身世我也知道。正因为我与他的交情非同泛泛，所以我才敢冒用他的名义写那封信给他侄儿。我想你们在大理人地生疏，段家的‘王府’正好可作你们藏身之地。你们不要怪我多事吧？”
武端虽然觉得此事似乎不够光明正大，但江湖中人不拘小节，而且对方也是一片好心，于是衷心说道：“老伯给我们设想这样周到，我们感激还来不及呢！这次更多亏老伯救了我们性命……”
程新彦笑道：“要讲客气的话，我也应该多谢你们呢。要不是你们把沙弥远缠住，我们刺杀仇人，恐怕就没有这么容易了。对啦，我忘了问你，你们今晚是不是和缪大侠一同来的？”
武庄说道：“缪叔叔和云姑姑已经上了点苍山去了，恐怕还要两天才能回来。”
程新彦诧道：“这就奇怪了，刚才‘将军府’里人声鼎沸，听他们的叫嚷，似乎不止一处发现刺客？”
武端也是好生诧异，说道：“我还以为你邀来的帮手呢，如此说来，是另有高人暗中相助了。”
此时东方已吐出鱼肚白，程新彦说道：“趁着天还未亮，你们快点赶回段家吧。”
武庄说道：“程伯伯，你和段府‘小王爷’的叔父是好朋友，和我们一起到段府不好吗？”
程新彦笑道：“我刚刚干了这桩事情，怎能连累段府的‘小王爷’？我和你们不同，我是个跑江湖的艺人，踏入‘王府’，就是段家的家人不把我轰出来，旁人也会注意。”
武端说道：“那么我怎样去找你们？”
程新彦道：“我躲在城外一个朋友家里，要是缪大侠或者段仇世已经回来，我自会打听得到的。那时我会悄悄的来找你们，不让段家的家人知道。”
武端兄妹回到“王府”，正是破晓时分，段家的家人都还没有起床。武庄悄声笑道：“那位‘小王爷’恐怕还在梦乡吧，咱们留的那封信用不着了。哥哥，我先到你的房间看看。”
不料他们开了房门，赫然发现房间里竟然有一个人。这个人是缪长风。
武端又惊又喜，说道：“缪师叔，你不是说最早也得明天才回来吗，怎么就回来了？”
缪长风笑道：“要不是我恰好昨晚回来，你们恐怕现在还未能够脱身呢。你们好大的胆子，没等我回来，居然就敢跑到将军府去行刺沙弥远。”
武端兄妹这才恍然大悟，武庄说道：“缪师叔，原来是你暗中相助，怪不得程家父女和我们已经逃走，他们还在叫嚷捉拿刺客。”武端说道：“那

个暗算沙弥远的人想必也是师叔了。”缪长风笑道：“这事我做得有欠光明磊落，不过为了让你亲手报仇，我也只好不和沙弥远讲什么江湖规矩了。”武端说道：“缪师叔，你做得对，你也说过的，行事当因人而施，遇文王兴礼乐，遇桀纣动干戈。当年沙弥远暗算我的爹娘，何尝又讲什么江湖规矩？”原来缪长风和云紫萝回到段家之时，已是将近三更时分，云紫萝的意思本来是想等到天亮之后大门开了才回去的，免得三更半夜回来，段家的人起疑。缪长风记挂武端兄妹，要待见了他们，才能放心得下。于是他们决定悄悄进去，缪长风到武端卧房探视，云紫萝到武庄卧房探视。幸亏武庄早就替哥哥写下那封留给段剑青的信，放在桌子上，缪长风发现了这封信，立即和云紫萝又再赶去“将军府”。

他们到得正是时候，其时程新彦刚刚发出烟雾弹，沙弥远正在向程玉珠扑去，缪长风用一颗小小的石子，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浓烟黑雾之中，不差毫厘的打着了沙弥远膝盖的环跳穴。是以武端兄妹才能不费吹灰之力把沙弥远杀了。

武端兄妹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之后，又惊又喜，武庄说道：“那么云姑姑也回来了？”

缪长风道：“她正在你的房中，你去告诉她，叫她在花园后面的山坡等我。”

武端说道：“你们为什么还要出去？”

缪长风笑道：“我们出去了再从大门进来，否则突然在里面出现的话，王府的家人岂不要大惊小怪？”

此时天色刚亮，“王府”里还是静悄悄的，尚未有家人起来。缪长风正要出去，忽听得蹄声得得，有如急雨，到了王府门前，戛然而止。

武端说道：“来的似乎不止一骑？”

缪长风侧耳一听，说道:“是两个人一同来的。咦，他们已经在拍门了！”

武端皱了眉头，说道：“奇怪，怎的一大清早就有人来，这两个人只怕——”

话犹未了，只听得那老家人已经开了大门，脚步声踏上台阶，说话的声音也听见了。

“这是急事，你叫小王爷快快出来！”

“是、是。两位大人请稍坐一会，我、我马上就去禀报。”那老家人说话的声音已是有点发抖了。

不出所料，这两个不速之客，果然是从城里的“将军府”来的。

武端大吃一惊，悄悄说道：“这个人的声音好熟，师叔，咱们到客厅的屏风后面偷偷一看如何？要是当真有事，可不能连累了他们段家。”

缪长风已经知道来者是谁，因为他和这个人是曾经不止一次交过手的。他心中七上八落，想了一会，终于咬了咬牙，说道：“好吧，不过你要听我的话，非到万不得已之时，不可出手！”

缪长风与武端在屏风后面把身藏好之后，段剑青已是在客厅迎接客人。这两个客人都是军官装束。

武端偷看出去，这一惊非同小可，几乎叫出声来。缪长风连忙掩着他的口，在他耳边说道：“忍耐点儿，要报仇也得出了段家才报。”

原来这两个军官之中的一个，正是那日在昆明西山给他侥幸逃出了性命的西门灼！

段剑青一大清早给人吵醒，睡眼犹自惺忪，满肚皮不是好气，说道：“两位大人一早光临，有何指教？”

西门灼皮笑肉不笑的打个哈哈，说道：“我们一早就来吵醒了小王爷，实在不好意思。但此事十分紧要，我们必须查个水落石出，说不得只有请小王爷见谅了。”

段剑青莫名其妙，说道：“什么事情，要到我的家里来查个水落石出？”

另一个军官说道：“请问小王爷，尊府是否前几天来了两位远客，他们是一对年轻的兄妹？”段剑青吃了一惊，说道：“你们的消息倒是好灵通呀，不错他们是我的远亲，犯了什么事？”西门灼道：“是否犯事，现在我还未能断定，请问他们是不是姓武的？”

段剑青道：“姓武的又怎么样？”

西门灼点了点头，显出十分得意的神色，哈哈一笑说道：“果然不错，那就正是我们要找的人了！我想见见他们，请小王爷请他们出来！”

原来西门灼那日在西山跳下滇池，逃出性命，他所受的伤虽然不轻，却还不是严重的内伤，在巡抚衙门请来的名医悉心调治之下，结果比他预期的还早几天就痊愈好了，武功尚未完全恢复。于是他赶紧快马跑来大理，准备在“将军府”休养一个时期。因为他本来就是要和那个姓韩的“定边将军”商量进军小金川的计划的，二来在“将军府”有他的好朋友沙弥远这样的高手保护，也要比昆明的巡抚衙门安全。当然他并未知道缪长风已经到了大理。

昨晚“将军府”，里大闹刺客，西门灼由于武功尚未完全恢复，心想有沙弥远保护“将军”，府衙里又有许多卫士，防卫森严，用不着他冒这个险去捉拿刺客，因此他准备待刺客受擒或已经逃走之后，才出来虚张声势呐喊一番。不料他的算盘打得如意，结果却是大出意外，那个“韩将军”和他的好朋友沙弥远都给刺客杀了。

“将军”被杀，此事非同小可，大理的官兵自必要搜索全城。西门灼是个行家，情知刺客定然早已逃之夭夭，焉能还在城中？不过他虽然知道这是“例行公事”，处在于他的身份，却还不能不去亲自指挥，而且还要特别卖力，因为这是做给“朝廷”看的。

想不到一个意外接着一个意外，他以为是“例行公事”的，却意外的给他获得了线索。

这线索就是来自那两个官迷——葛进财和金光斗。

发现他们的最先的人是“将军府”的一个卫士小队长。葛金二人是经常奔走于“将军府”的候补官儿，这小队长自是认识他们。

但这两个官迷是给武端兄妹点了昏晕睡穴的，怎么叫唤也叫唤他们不醒。这小队长有点见识，料想是给人点了穴道，他自己没有本领解穴，只好赶紧去求助于西门灼。同时为了不想有更多的人分功，这事他只告诉西门灼知道。

西门灼给葛、金二人解了穴道，初时他们还是不敢说的，后来听说韩将军和沙弥远都已给人刺杀，他们若不从实招供，西门灼就要拿他们当作同党办了。他们只好暂且抛开顾虑，把昨晚的遭遇说了出来。

西门灼皱眉问道：“你没有看见他们的面貌？”

“这两个强盗是蒙着脸的。而且当时我们委实是给吓得慌了，不敢抬头。”

“他们到底是老年中年还是少年；是男的还是女的？你们纵然没见着他

们庐山真面，心里也总该有点谱儿吧？”

出声之时金光斗比较镇定，想了一想，说道：“听他们说话的声音是一男一女，似乎年纪不大。”

西门灼心念一动，连忙问道：“他门要打听将军府的情形，怎么知道要来找你们两个？”

金、葛二人颤声说道：“这我们就不知道了。”

西门灼道：“你们日间曾碰上什么可疑的人？”

在西门灼抽丝剥茧的盘问之下，终于问出他们曾在大石庵碰见过“王府”的老家人和一双姓“文”的兄妹。

西门灼疑心大起：“文武文武，莫非这对兄妹就是武端兄妹？”那小队长还有点顾忌，说道：“段家在大理很有势力，恐怕不大好惹。这件事又只是捕风捉影，万一弄错了，咱们可犯不着得罪段家。”

西门灼已料准了八成，说道：“我的师兄是御林军统领，莫说早已削了封号的前朝王爷，就是真的本朝王爷，我也不怕。”

小队长有西门灼撑腰，一想这可能正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财迷心窍，当下也就不怕了。说道：“不错，管他是真是假，牵连如此大事，假的也可以敲诈他们段家一笔钱财。”就这样他们一大清早来到段家，那两个官迷，他们也只能暂且置之不理了。

这两个官迷在西门灼走后，越想越是害怕，既怕“强盗”找他们报复，更怕西门灼又再加来查究。要知“将军府”的地图是他们画的，查究起来，罪名非小，他们如何担当得起？于是两人商议过后，趁着西门灼尚未回来，便即逃之夭夭。他们后来果然不敢再在官场钻营，倒是平平安安的过了一生。这是无关重要的题外之事，不必细表。

且说武端躲在屏风后面，听得西门灼向段剑青要人，苦笑说道：“果然是找到我们兄妹头上来了。”这话他是贴着缪长风的耳朵说的，说了之后，便想出去。缪长风将他拖着，小声说道：“别忙，看段剑青如何应付。当真无法应付之时，咱们才能出手。总之不到最后关头，必须避免连累段家。”武端一想也是道理，只好暂且忍住。

正当小声说话之际，云紫萝和武庄亦已悄悄的从后堂走出，躲到屏风后面来了。缪长风打了个手势，示意她们不可声张。

只听得段剑青说道：“请问两位大人因何要见他们？”要知段剑青虽然世故未深，但小聪明还是有的。他见西门灼和“将军府的卫士队长一大清早就来找他要人，已知定非好事。

西门灼皮笑肉不笑的打了个哈哈，说道：“小王爷，你大概尚未知道这两兄妹是什么人吧？”

段剑青曾经说过武端兄妹是他外地来的亲戚的，听了西门灼这话，情知已经给他识破。当下强持镇定，佯作不解，说道：“大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是否你以为我是收容来历不明的人，故意骗你？”

西门灼道：“不敢。请问他们是小王爷的哪门贵亲？”

段剑青说道：“这个，这个……嗯，你知道我们段家在宋代就在大理创业，源远流长，远方的亲戚实在不少。他们大概是我的爷爷的一个表姑的外孙女婿的侄儿侄女。”

西门灼笑道：“哦，这是算盘也打不响的亲戚了。”

段剑青面色一沉，说道：“虽然疏了一点，总是我家的亲戚，他们老远

的来探亲，我就不能让他们在大理受到别人欺负！”
西门灼道：“当然，当然。不过正如小王爷所说，你们的亲戚太多，既是算盘也打不响的亲戚，小王爷一时记错，甚或上了骗子的当。据我所知，他们兄妹恐怕不大可能是你们段家的亲戚！”
段剑青变了面色，冷笑说道：“你对我们段家的亲戚，好像知道得比我还要清楚。请问你何所见而云然？”
西门灼说道：“我想先问小王爷，他们是怎样来到贵府的。希望小王爷和我说实话！”
段剑青怒道：“你不相信我，何必跑来问我！”
西门灼道：“不是小官无礼，只因这件事实在牵连重大，我们必须知道实情。”
段剑青道：“好，那我告诉你吧。我的叔父有家书给我，提及有这么两位亲戚要来大理，要我招待他们。实话告诉你了，你还有什么疑问么？”
西门灼：“令叔可是十多年前便已离家出走的那位在江湖上颇有名声的段仇世？”
段剑青道：“正是。”
西门灼笑道：“令叔是江湖人物，我并非说他的话不能相信，但江湖人物多是重义气、讲交情的，或许这两兄妹扳上令叔的交情，是以令叔有意让他们冒认贵亲。”
段剑青道：“那么他们究竟是何来历，你说你知道，你就告诉我吧。”
武端兄妹在屏风后面偷听，听得大皱眉头，尤其是武庄更不高兴，心里想道：“这段剑青究竟是公子哥儿，担当不起风浪。起初口气还硬，渐渐就软了。看来他是想把收留我们的责任推给他的叔父啦。不过，好在他还没有把缪师叔和云姑姑说出来。”
武庄有所不知，原来段剑青正是因为想要知道她的来历，才放软口气，向西门灼打听的。
西门灼也有他的打算，他是为了避免和“王府”正面冲突，是以特地为段剑青“开脱”，才好让段剑青乖乖的自己把他所要的“犯人”交出来。
武端兄妹心念未已，只听得西门灼已在冷冷说道：“山东武城，有一个人名叫武定方，十多年前，也曾是个风云人物，小王爷可知道这个人么？”
段剑青道：“我僻处山城，从来不理外面的事情，你说的这人，我没听过。”
西门灼哈哈笑道：“我总算所料不差，其实山东武家又怎能与你们大理段家是亲戚？”
段剑青惊异不定，说道：“你说的武定方究竟是什么人？”
西门灼说道：“武定方在十多年前曾经啸聚暴民作乱，反抗朝廷，朝廷折了许多兵马，打了好几年仗，才把乱事敉平的。这个武定方嘛，也就正是如今住在你们‘王府’的这对兄妹的父亲！”
武庄按捺不住，悄悄说道：“段剑青恐怕受连累了，咱们应该出去自行了结了吧？”缪长风道：“再待会儿。”
只听得段剑青说道：“十多年前武定方兴兵作乱，他的子女年纪一定还是很小，对么？”西门灼道：“不错。”段剑青道：“那么即使他们真的是武定方的子女，似乎也不该因父亲犯罪而受株牵？”
西门灼冷冷说道：“可惜王法是朝廷定的，王法可是罪及妻儿！还有一

件事情，我尚未告诉小王爷。昨晚韩将军和沙将军都给刺客杀了，嫌疑最大的就是武氏兄妹！”

段剑青本来决意要维护武端兄妹的，突然听到这个消息，也不禁吓得慌了。半晌说道：“当真有这样的事？”

西门灼道：“倘非发生如此大事，我怎敢一大清早就来麻烦你小王爷？好了，如今一切都已说清楚了，请小王爷把人交出来吧！”

段剑青皱眉道：“如今尚未知道他们是否就是你所说的刺客，你怎能就把他们当作犯人？”

西门灼道：“是真是假，他们出来给我一见便知。小王爷，你放心，你是受了他们蒙骗的，这宗案子与你无关！”

段剑青缓缓说道：“我不怕受牵累，不过可惜你来迟一天，昨天早上，已经走了！”

这话大出武端兄妹意料之外，武庄心里想道：“想不到这位‘小王爷’居然有这胆子担当，倒是我看错了人。”

西门灼也是大感意外，登时板起脸孔说道：“小王爷，此事非同小可，我不想连累你，你也得让我可以交差才好！”

段剑青道：“你要怎样？”

西门灼道：“小王爷，你该明白，不是我不相信你的说话，但我们好不容易找到这条线索，总不能白白来跑一趟。”

段剑青面色铁青，说道：“你是想在我的家里搜人？”

西门灼道：“不错，就算是例行公事，我们也非得在尊府循例搜上一搜不可！”

此言一出，客厅的空气都好像冷得凝结起来，双方都僵住就在此时，有个人神色仓皇的从后院的角门进来，也到了屏风后面，正是那个老家人。他发现缪长风、云紫萝和武端兄妹都在屏风后面，更是又奇怪又惊慌，张大嘴巴，几乎就要失声惊呼，缪长风连忙打了个手势，请他别声张。那老家人定了定神，焦悄走近缪长风身旁，作了几个手势，意思是说有个人正从外面进来。

缪长风心里想道：“大概是‘将军府，陆续有人来吧？反正西门的已经来了，再多几个，又有何妨？”

武庄正在心里想道：“不知段剑青可有胆量拒搜？”只听得段剑青已在说道：“你要交差，这个容易。天大的事，有我承担。你们把我捉去销案就是。我这里可不能让你们乱搜！”

西门灼冷笑道：“段剑青，你们段家世代为王，‘王府’当然是不能让人搜的。但可惜你现在已经不是真的小王爷了，你点头我们要搜，你不点头我们也是要搜！搜！”

那“将军府”的卫士小队长狐假虎威，立即上前把段剑青推开，冷冷说道：“小王爷，你欢喜打这场官司，待我们拿了犯人，你可以跟我们回去！”

不料话犹未了，只听得“咕咚”一声，那小队长跌了个四脚朝天。原来他未想到这位‘小王爷，居然也有武功，反而给段剑青推倒了。

西门的怔了一怔，哈哈笑道：“原来小王爷也是会家子，好，我陪小王爷练练！”

事情已经到了不动手不行的时候了，缪长风把手一挥，正要和武端兄妹一同出去，忽地听得一个冷涩之极的声音说道：“是谁敢在我家里闹事！”

客厅里突然多了一个人！这个人的身法快到极点，不但段剑青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进来，就是西门的那么高明的武功，也是听到了他的声音，这才发现的！

段剑青定睛一瞧，不觉又惊又喜，失声叫道：“叔叔，你回来了！”

原来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段仇世！

段仇世冷笑道：“西门灼，你要捉拿我的客人，可得先问我的拳头答不答应！”

西门的一声怒吼，先下手为强，一掌便向段仇世劈去。他练的是“雷神掌”的功夫，掌风如从铸铁的风箱中喷出来似的，热浪四溢。段剑青禁受不起，不觉呆了。

西门的和段仇世各有擅长，武功本来在伯仲之间，但因西门灼的伤刚好未久，本领尚未完全恢复，却是较逊一筹了。

只听得“■嚓”一声，西门灼的一条右臂给段仇世用分筋错骨手法硬生生拗折。段仇世接了他的一记雷神掌，掌心好像触着了烧红的铁块一般，饶是他内功深湛，也感到火辣辣的作痛，不由自己的退了三步。但一个断了手臂，一个仅仅皮肉受伤，比较起来，当然还是西门灼吃的亏大得多了。

西门灼狂呼怒号，夺门飞逃，段仇世喝道：“哪里跑？”正要追去，忽听得“轰隆”一声，武端兄妹已是踢倒屏风，并肩而上，拦住了西门灼的去路。

缪长风从屏风后面走出来，笑道：“段兄，这厮是他们兄妹的仇人，让他们亲手报仇吧！”

西门灼困兽犹斗，独臂一挥，时撞武庄，掌劈武端。武端只觉热风扑面，呼吸为之不舒。幸亏他的功力只剩三成，已是不足伤人。武端避招进招，霍地一转，掩到敌人后面，双掌贴着他的背心，运劲一推，西门灼立足不稳，斜窜两步，趁势变招，便抓武庄。武端见他困兽之斗，还是如此强悍，不禁吃了一惊，叫道：“妹妹小心！”话犹未了，只见西门灼一个踉跄，半膝着地，身形已转过武端这面。原来武庄的本领不及哥哥，但身法的轻灵却在哥哥之上。西门灼没抓着她，反而给她踢了一脚。武端哪里还能容他反击，立即一招“钟鼓齐鸣”，双拳夹击西门灼的左右太阳穴，这是武家拳中一招最厉害的杀手，受了伤的西门的如何经受得起？在一声裂人心肺的狂号过后，只见西门灼双眼翻白，倒在血泊之中寂然不动，显是不能活了。

缪长风笑道：“恭喜，恭喜，你们又杀了一个仇人，如今就只剩下一个北宫望了。”武端暗暗叫了一声“惭愧”，心里想道：“我们两次报仇，都是因人成事，最后这个仇人本领最强，我们必须把本领练好才成。最后的报仇，可不能借助旁人之力了。”

给段剑青推跌的那个“将军府”卫士小队长此时才刚刚爬得起来，见西门灼已经倒在血泊之中，不禁吓得呆了。段仇世冷笑道：“我最讨厌狐假虎威的小奴才，跟你的西门大人去吧！”一掌劈下，登时取了他的性命。

从段仇世的突然回来到武端兄妹的现身，不过瞬息之间，便杀了两个，段剑青虽然决意要维护武端兄妹的，但这结果太过出他意料之外，他也不禁吓得目定口呆了。

段仇世笑道：“听说你很盼我回来，但我一回来就连累你，你怕了么？”

段剑青道：“怕是不怕的。不过这两个人好歹也是朝廷的官儿，他们死在这里，怎么办？”

段仇世道：“ 待我来办！ ” 掏出一个小小的羊脂白玉瓶，瓶中有淡黄色的药粉，药粉撒在两具尸体的伤口里，转瞬之间，只见地上化成两滩血水，还有剩下来的就只是毛发了。段剑青看得毛骨悚然。

段仇世说道：“ 我已经查看过了，庄子外面，并没他们的人。你和七叔把这里收拾干净，吩咐家里的人，谁也不许泄露出去。 ” 那老家人是段仇世的疏堂长辈，排行第七，是以段仇世称他 “ 七叔 ”。

那老家人道：“ 这两个官儿一大清早来到，就只有一个管园的小三子，他是我的侄儿，又最怕事。我叮嘱他，他决计不敢泄露。再说，府里的人都是段姓的族人，祸福相关，即使有人知道一点风声，他们也不敢胡乱向人说的。 ”

段剑青道：“ 家里的人，我是相信得过的。不过要是 ‘ 将军府 ’ 的人，不见他们回去，跑到咱们这里查究，那又如何遮瞒？ ”

段仇世道：“ 来了再说，大不了我把他们全都杀掉！ ”

段剑青吃了一惊，说道：“ 杀掉？这个、这个祸岂不是闯得更大了？ ” 段仇世双眼一翻，说道：“ 不闯也已闯了，你害怕又有什么用？ ”

缪长风安慰段剑青道：“ 西门灼只是带了一个人来，看来他不想别人分他的功劳。因此别人也未必知道他们是来你的府上。再说，倘若当真有人来查问的话，你可以推说根本没有看见他们。‘ 刺客 ’ 连沙弥远和 ‘ 韩将军 ’ 都能杀掉，在途中杀掉他们，那也毫不稀奇。 ”

段仇世道：“ 青侄，只要你有决心不做段府的 ‘ 小王爷 ’，那就什么也不用害怕。你应付不了的时候，我会给你安排后路的。好了，你现在就料理这个客厅吧。缪大侠、云女侠，咱们到书房说话。 ” 原来他为了急于知道师兄的死因，情绪已是甚为烦躁不安。缪长风道：“ 好，端侄你和妹妹在这里陪段世兄。 ”

段仇世和缪、云二人进了书房，便即说道：“ 我在西双版纳找不着滇南四虎，已知不妙，马上赶回，哪知还是迟了一步。我的师兄是怎么死的，你们可知道么？ ”

原来段仇世回到点苍山的时候，恰好是缪、云二人下山之后的一个时辰。他是看到了缪长风的留字才回家的。

缪长风叹口气道：“ 我们也是来迟了一步。 ” 当下把那日的所见所闻，详详细细的说给段仇世知道。

段仇世说声：“ 我道滇南四虎焉有本领杀得我的师兄和凌宏章，原来还有一个崆峒派的道士在内。不过这件事就有点奇怪。

云紫萝道：“ 这个崆峒派的道士是谁？ ”

段仇世道：“ 我也不知。不过崆峒派中却有一个道士是我的好朋友。缪大侠，你见多识广，想必听说过丹丘生这个名字？ ”

缪长风道：“ 听说他是崆峒派中最杰出的人物，为人介乎邪正之间？ ”

段仇世道：“ 但凭世俗之见，什么是正，什么是邪，亦属难言。在我看来，他是个性情中人，我和他倒是颇为意气相投的。 ” 要知段仇世也是一般人认为介乎邪正之间的人物，他有这番议论，自是不足为奇。

段仇世接着说道：“ 丹丘生是崆峒派第二代弟子，但若只论武功，他比掌门人凌虚子还高。崆峒派的人十九知道我和他的交情，如今害我的师兄竟有崆峒派的道士在内，所以我才觉得有点奇怪。这事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

云紫萝道：“ 令师兄为了小儿而死，这报仇之事—— ”

段仇世不待她把话说完，便即说道：“ 丹丘生知道此事，他会为我找出仇人的。但此人性情怪僻，只能我去见他。至于滇南四虎，我自问还可以对付得了，为师兄报仇之事，请两位不必为我劳神了。 ”

云紫萝道：“ 大恩不言报，那么小儿之事，我也只能拜托你段仇世眉毛一扬，说道：“ 云女侠，你说这话，可是不把段某当作朋友了。要不是我们师兄弟硬抢了令郎来作徒弟，令郎也不会出事，他是你的儿子，也是我的徒弟，我岂能不把我的徒弟找回来？我的师兄生平不打诳语，他临终之时说过‘ 还好 ’二字，令郎一定不至于有过于凶险的事发生的。你放心，我找到了令郎，就会设法把他的消息送给你的。 ”

云紫萝谢过了段仇世之后，苦笑说道 :“ 如此说来，我倒是没事可做了。”

段仇世忽地想起一事，说道：“ 你们怎的会住到我的家里来的？ ”缪长风诧道：“ 不是你写信给令侄叫他来接我们的吗？ ”

段仇世莫名其妙，说道：“ 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 ”正要出去找侄儿问个究竟，忽见那老家人气喘吁吁的跑来。段仇世道 :“ 七叔，你歇歇再说。 ”

那老家人却顾不得歇息，气喘未定，便即说道：“ 少爷，不好啦！ ”

段仇世道：“ 什么不好？ ”

那老家人道：“ 有、有两个陌生人找、找你！ ”

段仇世道：“ 他们怎么知道我已回家？ ”

那老家人道 :“ 我也不知道啊，那男的说，你见了他就会知道他是谁的。”

听这老家人的口气，似乎来的是一男一女，缪长风心念一动，正要和段仇世说话，段仇世已是一声冷笑，一面走出书房，一面说道：“ 果然是有人找上门来了，好，待我看看他们是谁！ ”他只道来的定然是清廷鹰爪。

段仇世冲入客厅的时候，那两个客人也是刚刚踏入客厅。武端兄妹正在迎接他们。

段仇世怔了一怔，大喜说道：“ 程大哥，原来是你。 ”

缪长风、云紫萝随后来到，缪长风哈哈笑道：“ 果然是你们父女，我早料到是你们了。 ”来的不是别人，正是程新彦和他的女儿程玉珠。

程新彦笑道：“ 段兄，你还未知道我们父女已经到了大理吗？ ”

武端甚是不好意思，说道：“ 段大侠，程叔叔有件事情，本来我要告诉你的，我却忘了。 ”其实并非他的记性不好，而是因为段仇世刚刚回来，就杀了西门灼，接着他又忙于和缪、云二人叙话，武端还没有机会告诉他。

段仇世已是心中雪亮，笑道：“ 你不用告诉我了。老程，那封信是你写的吧？ ”

程新彦笑道：“ 你不怪我吧。 ”

段仇世说道：“ 昨晚刺杀‘ 韩将军 ’的那刺客，想必也是你了？ ”程新彦道：“ 正是。 ”段仇世道：“ 恭喜你报了大仇。我也告诉你一件事情，西门灼刚刚在这里给他们兄妹杀了。 ”程新彦大喜说道：“ 如此说来，武公子在这里的事情也都了却了。怪不得我进来的时候，闻得一股血腥味儿。 ”

段剑青站在一旁，本是忐忑不安的，此时方始知道来客是叔叔的朋友，放下了心上的石头。

段仇世道：“ 你做了这件大案，想必不会在大理逗留的了？ ”

程新彦道：“ 不错。我和珠儿特地来见你一面的。待会儿就要走了。 ”

武庄说道：“ 程伯伯，你打算去什么地方？ ”

程新彦道：“ 在昆明的时候，刘大哥和快活张本来约我同往小金川的。当时我没答应，现在是可以到那里去见他们了。 ”

程玉珠微微一笑，说道：“ 武姐姐，刘大哥在小金川，想必你也是急于要到小金川和他相会的了。咱们一起走如何？ ”

武庄脸上一红，随即笑道：“ 不错，我和哥哥跟你们一起，大家也好有个伴儿。 ” 说到 “ 哥哥 ” 和 “ 伴儿 ” 这四个字的时候，武庄的语气特别强调，羞得程玉珠也红晕双颊了。

段剑青若有所思，忽地搭讪问道：“ 谁是刘大哥？ ”

缪长风道：“ 此人名叫刘抗，和他兄妹是自小一块长大的邻居。当年他们的父亲起兵抗清，刘抗就是他父亲最得力的助手。刘抗年龄比他们稍长，他们父亲就义之前，曾把他们兄妹付托给刘抗，尤其要他照顾庄儿。 ”

缪长风这么一说，不啻是已经明白的告诉了段剑青，武庄的终身已是许配给刘抗了。段剑青怅然若失，勉强笑道：“ 武姑娘，恭喜恭喜。原来你有这样一位英雄了得的未婚夫婿。 ”

第六十五回　心事迷茫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迷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书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辛弃疾

武庄脸晕红霞，但却是落落大方，嫣然一笑说道：“段大哥，你以‘小王爷’的身份，肯为我们担当这样大的风险，古道热肠，令人敬佩，也够得上是侠义中人了。但愿你找到一位称心如意的妻子，什么时候到小金川来，我们定必欢迎。”她说的“我们”，当然是包括刘抗在内。这番说话，不着痕迹的承认了她和刘抗的关系，解开了段剑青和她感情上的纠葛，段剑青心里自是只有苦笑的份儿了。

段仇世道：“大家都有去处了，现在该轮到我问你啦，剑青，你又作何打算？”

段剑青踌躇片刻，说道：“大理的衙门虽然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前来查究，不过今日之事只怕还是不能长此隐瞒下去，我想我还是暂时离家的好。”

段仇世说道：“你暂时避避风头也好，你想到哪里去？唔，本来小金川也是个好去处，不过——”

段剑青道：“我的武功尚未练成，到小金川也帮不了什么忙。叔叔，我跟你闯荡江湖，也可以学点本领，你愿意携带我么？”

段仇世道：“我要去徂徕山的，路途艰险，你吃得了苦么？”

段剑青道：“我早已厌倦过这种膏粱子弟的生活了，叔叔肯带我出外历练，什么苦我都愿受。”

段仇世笑道：“好，你有这个决心，我就带你去吧。到了徂徕山，说不定我还可以给你找到一位名师呢。”

缪长风说道：“我们也该走啦。”当下便与云紫萝一起，向段仇世叔侄告辞。

段仇世道：“我还得在家多留一天，明天才能与剑青到徂徕山去。云女侠你放心，令郎的事都在我的身上。”

缪长风等一行六人，离开段家，走了一程，到了一个三岔路口，缪长风忽地说道：“咱们也该在这里分手啦，端侄，你和妹妹有程大叔作伴，我很放心得下。见了刘抗，请你代我向他问好。”

武端怔了一怔，说道：“缪师叔，你不和我们一起去小金川吗？”他一直以为缪长风和云紫萝当然也是要去小金川的，是以颇感意外。

缪长风微笑道：“本来我应该替你的妹妹主持婚礼的，好在我有个好朋友孟元超在小金川，你们到了那儿，可以求他代请义军的首领冷铁樵主持庄儿的婚礼，那可要比我去主持，更有面子得多。”

武端说道：“我不是为妹妹的婚礼担心，只是，缪师叔，你、你为什么不去呢？”

云紫萝道：“我有一点事情，还要请你的师叔帮忙。”

武庄向哥哥递了一个眼色，说道：“既然如此，咱们就不必勉强师叔了。待你们的事情完毕。咱们在小金川再会吧。”

待到看不见缪、云二人的背影之后，武庄笑说道：“哥哥，你真糊涂！”武端诧道：“我什么事糊涂了？”武庄笑说道：“难道你看不出缪师叔和云姑姑的关系？说不定咱们可以先喝他们的喜酒呢。不过我刚才不好意思笑他

们罢了。”武端恍然大悟，说道：“不错，云女侠和杨牧已经离异，她嫁给缪师叔谁也不能非议。要是真的成为事实，倒是一件好事呢！”武庄笑道：“这件好事，已是不用怀疑，一定会成功的，你了信，等着瞧吧！”

武端兄妹的议论云紫萝虽然听不见，猜也是猜想得到的了。

她看见他们的背影消失之后，苦笑说道：“长风，我实在对你感到有点歉意，我不该让你受嫌的。”

缪长风叹道：“紫萝，你为了成全别人，不惜委屈自己，我才是为你难过呢。其实你何苦如此？”

云紫萝低垂粉颈，说道：“我只是觉得对你不住，令你担了虚名。”

缪长风道，“咱们不但是异姓兄妹，也是肝胆相照的知交。自们的友情是永远不会变的，是么？”

云紫萝道：“我认为纯真的友情最足珍贵，有时它还会超乎夫妻之情，情侣之情。别人也许不能了解咱们的友情，那也只好由得旁人去说了。我想我对你的这份友情是不会变的。”

缪长风道，“好，那么你听我一句劝告。”

云紫萝怔了一怔，说道：“你要劝我什么？”

缪长风道：“你到小金川去见一见孟元超吧。”

云紫萝低下头来，默然不语。

缪长风缓缓说道：“人之相知，贵相知心。紫萝，我知道你的心事。元超是你这生唯一爱过的人，今后你也不会再对第二个人有这样的感情了，我说得对么？”

云紫萝喟然叹道：“我会抑制我自己的感情的，我错了一次，就不能再错第二次了。不错，他是我唯一爱过的人，我会永远怀念着他。但今后我也只能把他当作我的一个好朋友了，决不能让他知道我心里的秘密。”

缪长风叹道：“你何苦如此！你嫁给杨牧，不是你的错。那是在乱世中迫于无奈的事，那时你怀有身孕，又以为他已死了。你的身体嫁给杨牧，你的心仍是属于元超。你对他的那份爱情仍是纯净的。如今你和杨牧又已批离，何须一直为了这次婚姻的错误耿耿于心？元超是个豪迈的汉子，难道他还不能谅解你吗？”

云紫萝说道：“他谅解我，我不能谅解我自己。何况分手十年，物换星移，人事多变，往日的山盟海誓，早已事过境迁。我心里爱他，就更不能增加他感情上的纷扰。”

缪长风道：“我知道你是为了林无双的缘故。你把元超让给她，这件事我是不赞成的。”

云紫萝道：“无双像一朵幽谷的百合，洁白无瑕，我喜欢她如同妹妹。我知道她对元超一片真情，她却不知道我也在爱元超。我宁愿自己伤心，不愿令她失意。”

缪长风摇了摇头，说道：“即使你决意成全，我还是要劝你到小金川去见见他们。你不应避开元超的！”

云紫萝苦笑道：“那又何必多此一举？”

缪长风说道：“最少你还是把他们当作好朋友的。是不是？好朋友为什么不可以见面呢？你们三个人要是能够聚在一起，说不定会有更好的办法解开你们的葛藤。”

云紫萝摇了摇头，说道：“但我不想这样。如今我只想到天山去见我的

干爹。”

缪长风道：“我会替你到天山去见你的干爹的，你别忘了你已经答应把你的幼子给我作徒弟了，有我和你的干爹照料，你还放心不下吗？”

云紫萝道：“我并非放心不下我的孩子，不过——”

缪长风道：“不必再说什么‘不过’了，你去小金川见见孟元超吧。说起孩子，华儿的事情，你也应该告诉元超啊！”

在缪长风的苦劝之下，云紫萝的决心不觉有点动摇，但还是踌躇未决。

忽听得蹄声得得，有两骑马正在上山。他们是走在一条崎岖的山路上的，此时正在转入一个山坳，听见蹄声，看不见人。当然那两个骑士也看不见他们。

坐骑在崎岖的山路上走得很慢，只听得一个人说道：“咱们真是倒楣，本以为到了大理可以仰仗沙弥远的提拔，当上一个实职的军官的，要是再能立点军功，富贵更不用愁了，哪知赶到大理，却是给他送丧！”

另一个笑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说老实话，跟沙弥远出征小金川，我还当真有点害怕呢。孟元超在那里，说不定咱们的师娘也在那里，要是给他们碰上了呀，嘿嘿，也许我还能够保着吃饭的家伙，你就未必保得住了！”

缪长风悄悄问云紫萝道：“其中一个好像是杨牧的大徒弟闵成龙？”

云紫萝道：“不错，另一个是杨牧的二弟子岳豪。”

缪长风道：“闵成龙这小子最坏，给北宫望混在震远镖局做奸细的就是他。这次碰在咱们手上，可别放过他了。”

云紫萝道：“且听听他们还说什么。”

只听得闵成龙说道：“哼，你还认那淫妇做你师娘，咱们的师父早已不要她了。我才不怕她呢！俗语说得好，邪不胜正，我见了她，非把她骂个狗血淋头不可！”

岳豪笑道：“其实你对付她的手段，也已够她受了，就不知道她知道了没有？”

闵成龙道：“知道了我也不怕。如今我是御林军的军官，她能把我怎样？”

岳豪笑道：“话不能说得这样满，咱们要是在北京的御林军里，当然不用怕她。但假如突然陌路相逢呢，你骂她可以骂退她吗？所以我说这次当不上带兵的实职军官，焉知非福了？”

闵成龙道：“你真是没出息，在御林军里当个小队长，几时轮到咱们出头？当然是外放做统兵的大官的好。要得富贵功名，当然也得准备冒点风险。其实又哪有这样巧合碰上云紫萝这淫妇呢？你这是瞎担心！”

话犹未了，忽听得一声叱咤，云紫萝从山拗现出身来，拦住他们的马头？冷笑道：“闵成龙，你睁开狗眼瞧瞧我是谁？”

闵成龙这一惊非同小可，呼的一鞭向云紫萝打下，提起马缰，就想猛冲过去。

云紫萝焉能容他逃出手心，反手一抄，抓着马鞭，将他拉下马来，捉着他一把扔上山坡。与此同时，只听得“咕咚”一声，岳豪不待缪长风跑来捉他，已是吓得胆战心惊，跌下马背。

崎岖的山路，是只能容一匹坐骑通过的，两匹受惊的马都向前冲，挤在一起，彼此扬蹄互踢，转瞬都翻倒了。缪长风缚好两匹坐骑，跟着回头抓起岳豪，走进树林。云紫萝也早已把闵成龙押入树林了。

云紫萝斥道：“什么叫做邪不胜正？你们甘心做靴子的爪牙，还敢厚颜

无耻，自命是正人君子吗？哼，闵成龙，你说吧，你要怎样对付我？”闵成龙吓得直打哆嗦，一时间竟是说不出话来。

岳豪只想替自己解脱，连忙分辩道：“师娘，这不关我的事。是闵、闵师兄拉我入御林军的，我其实只是想混口饭吃，不敢奢望功名富贵的。这次也都是他强迫我来的。我哪里有胆去打义军呢？”

云紫萝道：“你们路上干了什么坏事，从实招来！”

岳豪道：“这都是闵成龙一人干的，我可不敢侮蔑师娘。”

云紫萝本来是想盘问他们做了些什么不利于义军的事的，听他这么一说，倒是不觉一愣，说道：“他做了什么对不住我的事？你说！”

岳豪道：“他在杨大姑那儿知道你和缪先生同在一起，他一路上散发没字帖，造、造你们的谣。说、说你们……唉，我可不敢对师娘无礼，他、他那些污言秽语，我、我可说不出口来。”

他虽然没敢说出来，云紫萝心里亦已明白。她脸上挂着冷笑，暗自想道：“大不了说缪大哥和我是奸夫淫妇罢啦！他毁坏我的名誉不要紧，只是却累得缪大哥为我而无辜受谤了。”想至此处，不由悲愤填胸，目光冷冷的盯着闵成龙。

闵成龙偷看云紫萝的神色，只道她是决计不会饶他性命的了。当下把心一横，索性硬起头皮冒充好汉，冷笑说道：“云紫萝，你杀了我灭口吧！”

云紫萝冷笑道：“你以为你会含血喷人，我就怕了你了？”闵成龙道：“什么叫做含血喷人，难道现在不是和野男人私奔？嘿嘿，你们的‘好事’偏巧给我碰上，你不杀我灭口，谅你也难安枕。”

缪长风怒道：“这小子是想用说话激你不敢杀他，我偏不理你这一套！”举起手掌，缓缓向他脑门拍下，尚未曾打着他，掌风已是刺得他眼泪直流，脑袋晕眩。

闵成龙硬充好汉，但在死在临头的时候，可是吓得浑身发抖，本来想说一句“老子再过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的话儿也说不出来了。

云紫萝忽地叹了口气道：“算了，饶了他吧！”缪长风道：“饶了他？”

云紫萝说道：“咱们但求无愧于心，这小子也值不得咱们和他计较。”

缪长风道：“好，死罪饶了，活罪难饶！”轻轻一掌拍下，闵成龙只觉有无数利针刺体一般，浑身穴道都是隐隐作痛，登时一阵天旋地转，跌倒地上。

缪长风冷冷说道：“你做鹰爪的本钱，我已经给你没收了。今后你若是和人动武，一用上真气，马上性命不保！好了，是死是活，全看你自己了，给我滚吧！”

闵成龙忍着痛爬起来抱头便跑，岳豪追上去扶他。闵成龙骂道：“你巴不得我死掉你才称心，现在又来假献殷勤了。”岳豪讪讪说道：“师兄，小弟刚才是不能不那样说的啊。”闵成龙更是发怒，说道：“刚才你只求自己脱身，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师兄？”

岳豪蓦地省起缪长风刚才说的那番说话，冷笑说道：“闵成龙，别摆你大师兄的臭架了，你现在已是没用的废人了，你以为我还会怕你吗？嘿嘿，我好意对你，你却骂我，好，那咱们就各走各的，我才不想巴结你呢！”

他们还未走到山脚，吵闹的声音仍然隐隐可闻，缪长风听得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回头一看，只见云紫萝一片茫然的神色。

缪长风说道：“紫萝，你在想什么？”云紫萝背转了脸，抹掉眼角的泪

珠，说道：“没什么，眼睛被风吹进一粒砂子。”缪长风笑道：“他们留下这两匹坐骑倒很不错，咱们也该走了。”两人策马同行，一路上云紫萝都是郁郁寡欢，没有说话。

缪长风忍不住说道：“紫萝，你刚才不是说过咱们但求无愧于心吗，何苦还要为了闵成龙这厮着恼？”云紫萝道：“我不是恼他。”缪长风说道：“那你为何这样不高兴呢？”云紫萝道：“我是恼我自己。”

缪长风叹道：“紫萝，别胡思乱想了，我劝你还是到小金川去见一见元超吧。”

云紫萝未曾说话，忽见又有两骑马迎面而来，骑在马背上的是两个年纪看来还不到二十岁的少年，这两个少年看见了她，忽地“啊呀”一声，拨转马头就跑。

这两个少年是杨牧最小的两个徒弟，排行第五的宋鹏举和排行第六的‘关门弟子”胡联奎。杨牧门下的六个徒弟之中，这两个年纪最小也最纯真，云紫萝一向是比较喜欢他们的。

云紫萝怔了一怔，快马加鞭，追上他们，说道：“你们为何躲我？”

胡联奎道：“师娘，唉，我不知该不该还叫你师娘？我、我……”说了两个“我”字，忽地一咬牙根，急出了眼泪来，说道：“我、我不能说！”

云紫萝柔声说道：“虽然我和你们的师父已经分手，你们还是可以把我当做一个长辈的吧？你们是不是听到我的一些坏话了？”

宋鹏举道：“师娘，我们一向敬爱你，只是你为什么要和师父分手呢？”

胡联奎道：“师娘，大师兄说的那些坏话，我本来是不相信的，可是，可是……”

云紫萝道：“你现在相信了是不是？”

胡联奎道：“师娘，你还是回到师父那里去吧。你在外面和别人在一起，纵然行为正当，闲言闲语总是免不了的。师娘，你的清誉有损，我们做徒弟的面上也不光彩。”

云紫萝不觉又是伤心，又是有点愤激，暗自想道：“原来他们是怪我令得他们失了面子！这两个孩子天性本来纯厚，可惜在杨牧门下饱受薰陶，如今也渐渐变得只会为自己着想了。不过他们总比闵成龙好得多，我也不能只怪他们。”

胡联奎惴惴不安，说道：“师娘，我年幼无知，要是说错了话，你别介意。”

云紫萝叹口气道：“你们还年轻，有些事情，很难令你明白。不过，关于我为什么要和你师父分手的原因，我还是可以告诉你们的，最大的原因，因为他和我走的不是同一条路。”

胡联奎和宋鹏举望着师娘，脸上都是一片茫然迷惑的神情，看来他们还没有真正懂得云紫萝的话意。

云紫萝道：“我先问问你们，在你们心目之中，你们的师父是什么人？”

宋鹏举道：“师父是蓟州的名武师，我们认识的人都是尊敬他的。”

云紫萝道：“不错，他是一个很有名气的武师，但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恐怕你们就不知道了。”

胡联奎道：“什么身份？”

云紫萝道：“清廷的奸细！”

宋、胡二人吃了一惊，不约而同的失声叫道：“什么，你说、你说师父

乃是奸细？”

云紫萝道：“我决不至于因为和他分手了就说他的坏话！”

宋、胡二人面面相觑，默不作声，不问可知，他们仍是不敢相信云紫萝的说话。

云紫萝道：“你们来大理做什么？”

胡联奎道：“大师兄叫我们来的。”云紫萝道：“他要你们来作什么？”胡联奎说道：“他要我们跟他做事。”

宋鹏举似乎很不满意她这样“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盘问，说道：“我不知道。我相信师兄总会给我们安排的。”

云紫萝道：“这件事你们师父知道没有？”

宋鹏举道：“当然我们曾经禀明师父，师父也鼓励我们来的。”

云紫萝道：“你们不知道我倒知道。闵成龙是要你们像他一样，做清廷的走狗！”

宋鹏举变了面色，说道：“师娘，你说这话可有证据？”

云紫萝道：“闵成龙和岳豪早已做了御林军的军官，你们要是不信，可向那条路追下去，不用多久，就可见着他们，他们身上穿的还是军官的服饰。”

听了这话，宋、胡二人不觉都是呆了。

半晌，宋鹏举喃喃说道：“大师兄为何要骗我们，要骗我们？们一到大理，他的骗局不是就会拆穿的吗？”胡联奎说道：“他约好了在大理等我们的，怎的他又不在城中？”看来他们对紫萝的话还是半信半疑。云紫萝道：“他以为你们到了大理，就是落入他的掌心，只听从他的摆布了。那时，在鞑子的‘将军府’旱，还怕你们知道他的身份吗？”胡联奎吃了一惊，说道：“什么‘将军府’里？”云紫萝说道：“闵成龙是奉了御林军统领北宫望之命，调来大理，协助清廷的‘定边将军’带兵到小金川打仗的。北宫望手下最得力的一个军官沙弥远也是在‘将军府’里，这个沙弥远也就是闵成龙在大理的靠山了。你们愿意给清廷卖命去打义军么？”胡联奎咬了咬牙，说道：“当然不能！”云紫萝道：“就只怕你们跌入他的陷阱，难以自拔。不过好在大理昨晚发生了一件大事，他布置下的陷阱，已是不毁自灭。”胡联奎怔忡不安，问道：“什么大事？”云紫萝道：“他的靠山沙弥远，和沙弥远的长官‘定边将军’昨晚都已给人杀了。他和岳豪是从大理逃出来的。好了，现在我都已说给你们知道了，你们还去大理吗？”宋、胡二人呆了片刻，说道：“多谢师娘指点迷津，我们当然是不会自投陷阱了，我们马上回家。”云紫萝道：“你们可以走那边的一条小路回去，在路上可以见着你们的大师兄和二师兄的。岳豪这个人还不太坏，他已经阳闵成龙闹翻了，你们见着你二师兄可以和他一道回去也好。”胡联奎哽咽说道：“师娘你是好人，但我有一句也许是孩子气的话要说给你听，请你不要见怪。”

云紫萝道：“你说吧。”

胡联奎道：“师娘，你也回家吧。我不敢劝你和师父复合，但你回娘家也好。唉，你是好人，我明白，但只怕别人不明白啊！”

云紫萝懂得他的意思，不禁心中苦笑，想道：“他是不愿意见到我和不是丈夫的男人同在一起，怕我惹人闲话，他却不知我是早已没了娘家了。”

宋、胡二人的坐骑走得远了，云紫萝仍是心乱如麻，她的一颗心好似给马蹄践踏过似的，一阵阵痛楚。缪长风缓缓走到她的身边，说道：“紫萝，你应当欢喜才对，怎的又伤心了？”

云紫萝道：“ 我没有伤心啊！虽然我也没有什么值得欢喜。 ”

缪长风笑道：“ 你救了两个年少无知的大孩子，令他们不致误入歧途，这还不值得高兴么？不过，你说你没有心事，那恐怕是骗我了。 ”

云紫萝道：“ 心事是有的。但我也不至于如你想象的多愁善感。 ”

缪长风道：“ 紫萝，你不是寻常的女性，我知道你经受得起打击。不过，我还是想问一问你。 ”云紫萝道：“ 说吧！ ”缪长风道：“ 他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是不是因为他们的话而生感触？ ”

云紫萝微喟道：“ 咱们的交情，本来不是他们所能理解。 ”

缪长风道：“ 我倒不是怕人闲话，不过，我还是要劝你去见元超。 ”

云紫萝叹道：“ 是的，咱们也应该现在分手了。 ”

缪长风喜道：“ 好，那么你答应我去小金川了？ ”

云紫萝茫然说道：“ 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也不知。但天地之大，我想我总会有个去处的。 ”

缪长风蹙了双眉，但不过片刻，他又带上笑容，忽地说道：“ 紫萝，你看报春花开了。这花一开，春天也就来了。 ”

云紫萝怔了一怔，说道：“ 春天来了，那又怎样？ ”

缪长风道：“ 元超曾经和我说过，说是报春花在小金川也是开得很早的。要是你到小金川去，刚好可以赶得上春天。我希望你心上的阴霾，在春天的阳光下全都消散。 ”

云紫萝说道：“ 多谢你的好意。但我想什么地方都有春天的，但愿你也找到了你的春天。 ”

缪长风苦笑道：“ 紫萝，你这句话说得很好，我会记着你的说话。 ”

两人的情绪都是十分复杂，他们也就在带着希望，也带着怅惘的心情之下分开了。

云紫萝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终于不见了。“ 我是不是应该到小金川去，再见一见孟元超呢？ ”路边的报春花迎风摇曳，好似对她点头微笑。她兀是打不定主意。

第六十六回 咫尺天涯

湖海有心随颖士　　风情近日逼方回
无多掩幔留香住　　依旧窥人有燕来

——黄仲则

“林无双不知道已经到了小金川没有？她要是到了小金川，小金川今年的春天该会是更美了。”云紫萝心想。她看着山坡上蓓蕾初绽的报春花，不由得更是心乱如麻了。

小金川的报春花正在盛开。报春花有红白两种颜色，但不知是由于气候还是水土的关系，今年早春，在小金川盛开的报春花全是白的。花如乳白，大似茉莉，远远望去，就如遍地堆银，说不出的赏心悦目。

在一个小金川义军寨距离约有百里之遥的山村，在一条不见行人的荒凉山路上，孟元超独自前行。

他是奉命外出巡逻，打探敌情的。

山雨欲来风满楼。小金川近日虽然平静无事，但清廷要调动几路大军，“会袭”小金川的消息，小金川的义军首领早已得到风声，是以不能不事先戒备了。

在火热的战斗生活之中，孟元超是无暇想到儿女私情的。但此际，他一个人在山路上前行，看着路旁迎风摇曳的报春花，却是不禁有点浮想连翩，想起和云紫萝在苏州同游的那些春秋佳日了。

“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孟元超心里想道：“江南的春天当然很美，怪不得古代的词人，对它如此向往。但小金川的春天，却也并不逊色于江南，可惜古代的骚人墨客，很少到过这儿，否则只怕也会留下许多佳句了。像这里的报春花，在苏州就不能这样早看到。看到的报春花，也没有这里的美。嗯，这花雅淡清幽，不带丝毫俗气，正像紫萝的为人。要是她在这里，一定也会喜欢这里的报春花的。”

正在浮想连翩之际，忽听得山花野草丛中有悉悉索索的声音，孟元超瞿然一省，想起自己的任务，喝道：“什么人？为何躲躲藏藏，赶快给我出来！”

只见一个衣裳褴褛的乡下人从野草丛中钻出来，脸上有受过鞭打的血痕。

孟元超吃了一惊，失声叫道：“小发哥，是你！”原来这乡下少年名叫邓发，本来是给财主看牛的，两年前小金川的战事扩大到这个山村，那财主跑了，邓发这家人的生活才好过一些。孟元超曾在这个山村办理过战后救济灾民的工作，是以和他相熟。邓发惊喜交集，好像看见亲人似的，登时跑上前来，紧紧握着孟元超的手，说道：“孟大哥，我正要找你！”

孟元超道：“是谁打你的？”邓发气喘吁吁的也在同时问道：“孟大哥，你见着那位女侠没有？”

孟元超呆了一呆，心里想道：“我刚刚想到紫萝，难道她就来到这儿寻找我了。”当下取出了随身携带的金创药，说道：“小发哥，你别忙，我先给你治伤。”替他敷上了金创药，然后再问：“你说的女侠，我还没有见着，这是怎么一回事？”

邓发说道：“我是给官兵打的。官兵到了咱们的村子，捉人，抢东西！”

这条山村距离义军的营寨有百里之遥，以前曾给清兵占领过，后来清兵败走，这两年来从无发现敌踪。义军因为兵力有限，该地距离较远，也没有

派兵防守。

孟元超在义军多年，颇通兵法，心里想道：“听说清廷要从云南抽调一支兵力，前来侵犯。按照正常行军的话，应该是走官道。但这条山村形势险要，若从此地奇兵突出，便可抚小金川之背，来个两面夹攻，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不过清兵地形不熟，要想进行偷袭，必须派人侦察，并要先找向导。来的大概是官军的‘斥堠’（侦察兵），但既然发现敌踪，那就不可不防了。”

心念未已，果然便听得邓发说道：“来的官兵倒并不多，大约只有十多个人。可惜我们没有刀枪，打不过这队如狼似虎的官兵。我用锄头抵抗，给他们捉了去，他们就狠狠的鞭打我。给他们捉去的还有张大伯、小顺子等二十多人。他们说要壮丁给他们当伕子，要老人给他们做带路，还要花姑娘给他们取乐。哼，什么官兵，当真是禽兽不如。”

孟元超道：“那你是怎么逃脱的？”

邓发说道：“我们给绑成一串，押解出村，一路鞭打我们。我咬实牙根哼也不哼，但当然也有人忍受不住大声呼喊的。走没多远，忽见一个白衣女子，跑得真快，就像旋风一样从树林里跑出来，敢情她是听见了哭喊的声音跑来救我们的。”

邓发继续说道：“她一来到，就怒斥那些狗官兵：‘白日青天，你们这班强盗竟敢欺侮百姓！’”

“那些狗官兵哈哈大笑：‘我们是朝廷的官兵，正是来打强盗，你这有眼无珠的野丫头竟敢说我们是强盗。’‘这丫头倒长得标致，哈哈，难得有这样标致的姑娘送上门来！’那些狗官兵一面七嘴八舌的胡说，一面就围上去要抓她。不料笑声未了，那些狗官兵登时就倒了大楣！”

孟元超笑道：“怎样倒楣？”

邓发眉飞色舞他说下去道：“那女侠一声冷笑，说道：‘我说你们才是有眼无珠的强盗！’这霎那间只见寒光耀眼，叮叮 的声音震得我的耳朵嗡嗡作响，我还没有看得清楚，片刻之间，只见地上遍是刀枪，当然都是给那位女侠打落的了。本来是哈哈大笑的‘官兵’，此时却是又哭又喊了。

“那位女侠抢了一条皮鞭，劈头劈面的乱打那班狗官兵，赶鸭子一样把他们赶跑了。哈，真是令人看得痛快。可惜那位女侠还是太过慈悲，一个也没杀掉他们。

“那位女侠给我们解开捆绑，向我们问路，原来她是要到小金川的。我就问她，在小金川认识谁。她说她有一位姓孟的朋友在小金川，哈，她一说出来。我可高兴极了，原来她的朋友就正是你孟大哥。

“我本来要给她带路的，但她说我受了伤，应该赶快回家调养。她要我们都回家去，她说我们家里刚刚遭了抢劫，应该赶回去，免得亲人担心。没受伤的要给她带路，她也不肯接纳。

“他们都回家去了，但我想做人应该知恩报德，我是个看牛的孩子，我们这条穷村子里的穷人家又数我家最穷，要不是你们小金川的兄弟帮我的忙，我怎能有好日子过？倘若像两年前那样，那些狗官兵又再回来占我们的村子，我们大家更是不能活。我应该给你们报讯。何况我的性命也是那位女侠救的，要不是她及时赶到，我恐怕早已给狗官兵打死了。她要找你，我也应该告诉你啊，所以我就悄悄的来了。但孟大哥，你还没有见着她，我可有点担心了。她人生路不熟，你去找寻她吧。”

孟元超道：“那位女侠可有说出姓名？”

邓发道：“没有。”想了一想，又道：“她长得非常好看，我见过财主家里挂的图画，她比图画里的仙女还美丽。”心想：“天下决没有第二个这样好看而又本领高强的女子，我这么一说，孟大哥总应该知道她是谁了。”

话犹未了，只见孟元超已经跨上坐骑，果然就这样说道：“多谢你给我报讯，你不用描绘了，我知道啦。”

孟元超快马加鞭，向邓发所说的出事之处驰去，心里想道：“听他所说的这个女侠，想必是云紫萝无疑了。但云紫萝轻功超卓，怎的却会落在邓发之后？她已经问清楚了到小金川的路径，想来也不该迷途？难道是碰上大队的官兵了？”心里正在怔忡不安，忽听得密林里有金铁交鸣之声。

所料不差，孟元超不禁又惊又喜，连忙飞身下马，冲入树林，只见果然是一个白衣少女，正在被一个白须老者和一个中年军官截击。

但这个少女却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并非他所怀念的云紫萝，而是林无双。那个白须老者是“通天狐”楚天雄，中年军官则是御林军的副统领石朝玑。

原来那些被林无双赶跑的官兵回去报讯，楚天雄和石朝玑便即知道是她，立即抄捷径前来拦截。

林无双的轻功高于他们，但楚天雄的暗器功夫却有他的独门手法。孟元超冲入树林的时候，楚天雄正在施展他的独门暗器手法，阻击林无双。

他的暗器从林无双头顶飞过，竟然又会掉过头来，从不同的方向射向林无双的要害，林无双虽不至于给他的暗器打着，但也给他闹个手忙脚乱。如此一来，轻功不免受了影响，这就给石朝玑追上了。

石朝玑使一对判官笔，点穴手法十分凌厉，但林无双的剑法得自虬髯客的真传，神妙无比，却是更在对方的点穴功夫之上。不过由于她要分神抵御楚天雄所发的暗器，只能和石朝玑堪堪打成平手。楚天雄迅即来到，和石朝玑联手夹击。

孟元超一声大喝：“我正要找你们两人算帐！”林无双骤然看见孟元超出现，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霎那间，心神略分，险些给楚天雄一抓抓着。

说时迟，那时快，孟元超已是声到人到，快刀如电，随着那霹雳似的一声大喝，一招“独劈华山”，朝着石朝玑的天灵盖直劈下去。石朝玑双笔并举，还了一招“横架金梁”， 的一声，火光四溅，石朝玑敌不住孟元超的神力，踉踉跄跄的连退数步，只觉头皮阵阵沁凉。虽然保得住脑袋，亦已吓得胆战心惊了。

林无双一个风刮落花的身法，闪开了楚天雄的一抓，惊喜交集，说道：“我该不是在作梦吧。孟大哥，原来果然是你！”

孟元超说：“这鹰爪孙交给我，你对付那老狐狸。那老狐狸最为可恶，切莫将他放过。”

林无双精神大振，说道：“你放心，这老狐狸跑不掉的。”飞身一掠，转守为攻，展开轻功提纵术，几个起伏，就追上了楚天雄。

孟元超更是毫不放松，如影随形的扑上去就和石朝玑狠斗，一刀快过一刀，攻势有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杀得石朝玑透不过气来。

孟元超高呼酣斗，越战越勇。石朝玑身为御林军的副统领，武功本来不弱，按说虽然打不过孟元超，也应该可以抵挡百数十招的。但在孟元超强攻狠扑的攻势之下，他的斗志不觉被孟元超的威势震慑，只不过十数招，即便

险象环生了。

林无双追上楚天雄之时，已是转过两个山坳，和他们的距离拉得远了。石朝玑看不见楚天雄越发心慌，要想逃跑，哪里跑得出孟元超刀光笼罩的圈子之外？情急之下，想用险招取胜，孟元超正在使到一招“反臂刺扎”，他用左手的判官笔自下向上一撩，右笔交叉穿出，刺向孟元超胁下的愈气穴。这一招他是拼着左手受伤，只要刺着孟无超的穴道，他就可以反败为胜。

孟元超焉能容他得逞？将计就计，倏地变招，欺身直进，陡地一声大喝：“给我倒下！”刀口朝天，反转刀背一拍，他的刀法快得难以形容，后发先至，转而为先发制人，待到石朝玑发觉不好之时，已是迟了。随着孟元超那声大喝，只听得“咕咚”一声，石朝玑果然给他一刀拍晕，倒在地下。

山坳那边，楚天雄给林无双追上，饶他狡猾如狐，也是难以脱身了。

林无双展开虬髯客真传的扶桑派剑法，剑式夭娇如龙，身法轻灵如蝶，忽虚忽实，忽疾忽徐，击、刺、撩、抹、崩、删、劈、剁，无一式不是使得恰到好处。当真称得是：慢中快，巧中轻。行云流水，稳捷轻灵！楚天雄功力深厚，七十二把擒拿手法也是十分狠辣，倘若在一年之前，林无双恐怕还当真不是他的对手，但此际林无双的本门剑法业已练到将近炉火纯青之境，饶是楚天雄本领再高，也是难凭一双肉掌，应付她这虚实莫测的剑法了。

楚天雄接连变换几种不同的身法，兀是无法摆脱。林无双的一口青钢剑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明晃晃的剑尖竟如附骨之疽，不论楚天雄闪到哪个方位，剑尖总是对准他的要害！楚天雄又惊又急，老着脸皮说道：“林女侠，你心地慈悲，我是给石朝玑所迫，迫于和你作对的，请你念在我一向与你无冤仇，手下留情，不要这样苦苦相迫了吧？”

林无双冷笑说道：“你和我作对我不计较，但我倒要问你，云紫萝与你又有何冤何仇，你却为了贪图富贵，几番三次替北宫望卖命要去害她？”

楚天雄道：“哦，原来你是要为云紫萝出一口气，这你可就错了！”

林无双怔了一怔，说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她口中说话，剑招可仍是丝毫不缓。

楚天雄阴侧恻地笑说道：“林女侠，你知不知道孟元超和云紫萝的秘密？我帮你对付云紫萝，对你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啊！再说得明白些，我和云紫萝为难，孟元超恨我，那还在情理之中，你也听孟元超的话替云紫萝找我报仇，这，嘿，嘿，这可就——”

他的话未说完，林无双已是怒不可遏，斥道：“我不听你这些烂言烂语！”唰唰唰一连几招凌厉之极的剑法，攻得楚天雄已是不能分神说话。

山坳那边忽地传来一声好似受伤的野兽倒地之际的狂嗥，随即便听得有脚步之声向他们这边跑来。

楚天雄灵机一动，登时装出狂喜的神情，叫道：“石大人，快来，快来！”

林无双不知是诈，不由得蓦地一惊。要知倘若这个向他们这边跑来的人真的是石朝玑的话，那么刚刚受伤惨叫的那个人当然就是孟元超了，林无双焉得不慌？

楚天雄趁这时机一个移步换形的身法倒纵出一丈开外，把手一扬，向林无双飞出六七枚暗器。就在此时，孟元超已在山坳转弯处现出身形，冷笑说道：“老狐狸，你的石大人正在那边等着你呢！”

林无双飞身跃起，剑光霍霍展开，只听得叮叮　　之声不绝于耳，楚天雄所发的暗器全都给她打落。

楚天雄本来以为可以打她一个措手不及的，不料她的剑法竟然精妙如斯，吓得连忙拔脚飞跑。

孟元超哈哈笑道：“双妹，好剑。咱们赶快捉这老狐狸吧！”

林无双松了口气，说道：“几乎上了这老狐狸的当。不过谅他也是跑不掉的！”

楚天雄本以轻功见长，但林无双的轻功更在他上，不过片刻，双方的距离又渐渐接近了。楚天雄虽然不断发出暗器，但由于少了一个石朝玑帮手，单凭暗器，已是不能阻挡林无双了。

不知不觉，已是追上山头，楚天雄的暗器越打越少，也越发心慌了。孟元超陡地大喝道：“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也接我的暗器！”大喝声中，把手中的宝刀化作一道银虹飞出！

孟元超轻功逊于他们，和已经跑到山头的楚天雄距离还在百步之外，楚天雄想不到他的内力如此惊人，百步之外的飞刀，竟然挟着劲风，不偏不斜的倏地就飞到了他的面前。

楚天雄本来是个接发暗器的高手，但这飞刀来势如此急劲。他自忖内力比不上孟元超，焉敢硬接，百忙中只好又再施展他所擅长的轻功身法，一个移步换形，斜窜疾闪。哪知他闪避的身法虽然巧妙，但在慌乱中却没发觉自己乃是立足悬崖。斜身疾窜，一踏踏了个空，待要纵回来已是力不从心了。

只听得“咔嚓”一声，孟元超那柄飞刀插入石岩，火花四溅。楚天雄却从悬岩上直跌下去。紧接着那“咔嚓”一声，谷底传来了裂人心肺的一声惨叫，不同可知，自是楚天雄一命呜呼了。

孟元超拔出宝刀，叹道：“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老话当真一点没错。这老狐狸已经死了，如今咱们该回去料理石朝玑啦。”

石朝玑给孟元超以重手法一刀拍晕过去，此时方始悠悠醒转。但有气没力，只能躺在地上哼哼卿卿。林无双道：“他是北宫望的副统领，又是萨福鼎的心腹爪牙。北宫望、萨福鼎收买牟宗涛背叛本门，把扶桑派害得几乎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就是他从中穿针引线。这头鹰犬比那老狐狸还更可恶。”孟元超道：“不错，据我所知，杨牧也是在他威胁利诱之下，方始做了清廷的奸细的。虽说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杨牧罪有应得，但这厮的罪却是更大。”林无双越想越气，骂道：“石朝玑，你想不到也有今日吧。”

石朝玑硬着头皮说道：“我落在你们手中，还有什么好说？孟元超，你是好汉，你就爽快给我一刀，让我痛快了结吧！”

孟元超冷冷说道：“我还想让你多活些时呢，只要你听话，我们未尝不可以把你放回去。”

石朝玑燃起了一线求生之望，连忙说道：“孟大侠，你要我如何，请尽管吩咐。”

孟元超道：“你不必着忙，我把你交给萧大哥、冷大哥处置，要你做些什么。他们自会告诉你的。”

说话之间，忽见邓发和几个村民拿着锄头跑来。林无双问道：“咦，你们又跑来做什么？”

孟元超道：“这位发哥是我的好朋友，刚才就是他给我报讯的。”

邓发说道：“我怕你找不着这位女侠，我叫大伙儿帮你来找。哈，原来你已经捉着一个狗官了。”村民一拥而上，就要把石朝玑活活打死。

孟元超笑道：“别打死他，我还要留他有点用处。”石朝玑已经挨了几

下了。

孟元超道：“你们来得正好，我拜托你们一件事情。”邓发道：“孟大哥，你怎的这样客气？要我做些什么，尽管吩咐就是。”

孟元超道：“这个狗官请你们替我押解到我们附近的哨所去，叫他们立即送往小金川给萧头领处置。”当下将最近这座山村的一个哨所告诉乡民。原来孟元超要和林无双马上回去报讯，不想押解俘虏给自己添了累赘，而且他也想到林无双一定会有许多话要和他说，有第三者在旁，虽是俘虏，亦是不便。

林无双道：“孟大哥，受了伤的毒蛇恶狗也还会咬人的，可不能太过大意。”孟元超笑道：“这个容易，我拔了他的毒牙就是。”当下提起宝刀，说道：“我本当一刀将你杀掉，如今饶你不死，但这一刀可要添为四刀啦！”说话之间，刀光疾闪，左上右落，霎眼间已是在石朝玑身上留下四道刀痕。这四刀割下，挑断了石朝玑手脚的四条筋脉，饶他多好的武功，也变成废人了。孟元超把石朝玑交与乡民，便和林无双一同回去。路上林无双笑道：“孟大哥，你想不到我会突然到这里来吧？”

孟元超道：“的确意想不到。前不久才听到有不利于你们扶桑派的风声，你身为扶桑派的掌门，你的石师兄和一众师兄怎肯让你独自离开的？”他见了林无双，当然甚为欢喜，但他本来以为是云紫萝的，不料却是林无双，这个意外的变化，却也令他不觉有点怅然。

像是一碧晴空，林无双的心上却是没有半丝云翳，听他这么一问，兴致勃勃的便告诉他道：“我们扶桑派的风暴早已过去啦。北宫望唆使牟宗涛和宗神龙带领一班邪派妖人来泰山捣乱，结果他们一败涂地。那班妖人全给赶跑，宗神龙死于非命，牟宗涛也给我的方师叔带回去了。”

孟元超诧道：“原来你还有一位姓方的师叔的吗，怎的我从来没有听你说过。”

林无双道：“这位方师叔就是指引我发现祖师石窟藏经的那位异人，也就是那位好几次有如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白衣老者。从前我也不知道他是谁，直到那天他跑来活捉了牟宗涛，我才知道他是我的师叔，人称‘东海散人’的方虚谷。”当下把那日的经过和“东海散人”的来历，原原本本的告诉孟元超。

孟元超听了大为欢喜。林无双笑道：“我还有一个好消息未曾告诉你呢。”

孟元超怔了一怔，说道：“哦，还有什么好消息？”

林无双道：“云姐姐和缪大侠的消息。”

孟元超又惊又喜，说道：“你在来小金川之前已经见过他们了？”

林无双道：“我和云姐姐还谈了整整一个晚上呢。她和缪大侠刚好是在牟宗涛上山捣乱那天来的，我故意留到最后才告诉你，好让你惊喜一番。”

孟元超道：“哦，你们谈了一个晚上，谈的什么？”

林无双娇笑道：“不告诉你。”

孟元超道：“你不告诉我，我也可以约略猜着一些。”心中苦笑，想道：“不用说紫萝定是想要成全我们，故而力劝无双来此和我相会了。”

林无双面上一红，说道：“你别胡猜。我们女儿家说的话不能告诉你。不过她要我带给你的说话，我当然还是要告诉你的。”

孟元超道：“她怎样说？”

林无双道：“她说她和缪大侠有事要往大理，恐怕不能到小金川来见你

了。她还说她平生有两个最好的朋友，一个是你，一个是缪大侠。她很珍视过去和你的一段友情，但她请你不要挂念她了。她说她曾有过许多不幸的遭遇，但她相信今后的日子会过得比以前好的。”

这话的弦外之音，孟元超自是一听便即明白。这霎那间不由得又是欢喜，又是怅惘。登时心乱如麻，但觉一片茫然，也不知心头究竟是什么滋味。

林无双呆了一呆，惴惴不安的问道："孟大哥，你不为他们感觉高兴么？"

孟元超这才如梦初醒，说道："我怎会不高兴呢？缪长风是我的好朋友，我也知道他是一个值得云紫萝托付终身的人。不瞒你说，我早已盼望他们能够结合了。如今遂了我的心愿，我怎能不为他们高兴？"

林无双柔声说道："孟大哥，我知道你曾经喜欢过她，可惜造化弄人，世事难以预料，你们本来应该是很好的一对的，却给难以预料的意外不幸分开了。"

孟元超叹口气道："过去的事我也是不想再提它了。不过，我和紫萝的事情，将来我还是要亲自告诉你的。虽然我不愿提。"弦外之音，这个"将来"自是指他和林无双成婚之日了。女孩儿家是最敏感的，林无双虽然是个天真无邪的少女，但孟元超的弦外之音她还是听得懂的，不由得更是粉脸羞红了。

半晌，林无双红着脸说道："不错，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何必再提？云姐姐过去受过许多磨折，如今她找到了好的归宿，咱们都该为她庆幸。你和她的事情，'将来'也不必告诉我了。我，我已经知道啦。"

孟元超心想，云紫萝既然曾经和林无双谈了整整一个晚上，她把自己的秘密告诉林无双那也不足为奇，于是也就不再说了。殊不知林无双知道的只是一小部份，她只知道孟、云二人曾经是对爱侣，却不知道他们还有比情侣更进一步的亲密关系，否则她也不会接受云紫萝的委屈自己，"成全"于她了。

孟元超和林无双兼程赶路，回到了小金川，已是午夜时分，义军首领冷铁樵和萧志远接见他们，听了孟元超报告的军情之后，冷铁樵好高兴，说道："知已知彼，百战百胜，你打听到敌军这样重大的消息，咱们是可以稳操胜算了。"萧志远笑道："石朝玑这个武林败类，想不到也给你活捉了来，这更是双喜临门了。"

孟元超道："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林姑娘出的气力比我更大。"

冷铁樵道："林女侠，你舍弃一派的掌门不当，甘愿冒险到小金川来和我们同甘共苦，实在令人佩服。不过客气的话我也不必多说了，你累了一天，早点安歇吧。"当下命人带领林无双到女营安歇。

林无双走了之后，冷铁樵笑说道："元超，你也累了一天，不过我可还不能让你歇息。"

孟元超道："是呀，清兵大举而来，咱们自该商量破敌之计。"

冷铁樵笑道："破敌大计，且待我审问了石朝玑之后再经商议不迟。我是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

孟元超喜道："是什么好消息？"

冷铁樵道："你给我们带来了一位客人，刘抗那里也来了四位客人。说来真巧，他那四位客人也是今天才来到的。"

孟元超道："这四位客人是谁？"

萧志远道："他们都是从大理来的，而且他们一来到就想见你呢。"

孟元超呆了一呆，连忙问道：“究竟是谁？”

萧志远笑道：“别着急，你反正是要见他们的，你现在就过去吧。请恕我暂且卖个关子了。”刘抗是早在一个月前从昆明回来，住在另一个营地。

孟元超道：“这个时分，只怕他们早已睡了，吵醒客人，不大好意思吧？”

冷铁樵道：“刘抗知道你是去打听军情，今天一定会回来的，他们现在恐怕已在等着你呢。即使已经睡了，那也无妨。那几位客人已经决定加入咱们义军了，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有什么不好意思？”

冷铁樵说的是“兄弟姐妹”，显然来的客人乃是有男有女。孟元超不禁又是一呆，心里猜疑不定。

萧志远笑道：“元超，你一向是个爽快的人，怎的忽然婆婆妈妈起来了？”

孟元超道：“好，那我马上就去。”

一路上思潮起伏不定，孟元超心里惊喜交集，暗自想道：“大理来的客人，又是急于要见我的，莫非就是长风和紫萝来了。另外两个人却又是谁？”不知不觉，到了刘抗的营地。

果然不出冷铁樵所料，刘抗和他的客人都还没有睡觉。

四个客人，只有一个是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两个少女看来还不到二十岁，另外一个少年也不过二十左右年纪。这少年和其中一个少女面貌相像，看来似是兄妹。

但这四个客人，孟元超一个都不相识，不禁大为诧异。

刘抗大喜说道：“孟大哥，你回来了。我们正在等着你呢，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

原来这四位客人乃是程新彦、程玉珠两父女和武端、武庄两兄妹。

刘抗先给武氏兄妹介绍：“他们的父亲是咱们义军的老前辈，山东的武定方武大侠。缪长风是他们的师叔。”跟着给程氏父女介绍：“这位程大叔是快活张的朋友，想必你也曾听过他的名字了。这位程姑娘是他的掌珠。”

孟元超哈哈笑道：“如此说来，都是自己人了。”但他虽然笑着说话，心里却是难免有点茫然若失的感觉了。

刘抗指着武庄说道：“她今天一到，就嚷着要我帮她找你会面。你可知道是什么原因吗？”顿了一顿，随即就自问自答的往下说道：“她有一个可能令你意想不到的好消息要告诉你。”

孟元超已经猜到几分，微笑说道：“是吗？”武庄说道：“孟大侠，我是替你一位好朋友捎个口信给你的，你猜得着是谁么？”孟元超故意说道：“猜不着。”

武庄说道：“我应该先告诉你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孟元超道：“冷大哥已经告诉我了，你们都是从大理来的，对么？”

武庄说道：“我们在大理的时候住在段家，就是曾经做过大理国王的段家。”

孟元超道：“我知道。段家的段仇世和我也是朋友。是他托你带口信给我么？”

武庄说道：“不是。和我们一同住在段家的还有两个人，个是我们的缪师叔，一个是云姑姑。”

孟元超道：“哦，你说的云姑姑敢情就是云紫萝吧？”

武庄说道：“不错。她对我非常好，她的年纪比我大，又可能是我的师婶，我不敢和她平辈论交，所以就叫她做姑姑了。”

孟元超心头一跳，强抑下自己波动的感情，笑道：“啊，她可能是你的师婶？如此说来，这可真的是好消息了。”

武庄说道：“我本来邀她和我一起来小金川的，那天我说了之后，才知道自己糊涂。”

孟元超苦笑道：“想必是她要和你们的缪师叔到别的地方，所以就不来了？”

武庄说道：“分手的时候云姑姑才告诉我，她说她和缪师叔和你都是交情很好的朋友，叫我们到小金川找你，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和你商量。”

孟元超茫然应道：“是的，那你有什么事要和我磋商么？”武庄面上一红，说道：“没什么。云姑姑她关心我，所以预先嘱咐我罢了。”

程玉珠的性格本来是比较拘谨的，但因受了武庄的影响，已经比以前活泼许多，此时忽地噗嗤一笑，说道：“你不敢说，我和你说好不好？”

武庄粉脸飞霞，娇嗔说道：“你别乱嚼舌头。你说我，我也说你。”

孟元超初时莫名其妙，忽地想起刘抗和武家的关系，那是刘抗早就告诉过他的。再一留心，程玉珠的目光可不正是对着刘抗和武庄似笑非笑的看着。当下恍然大悟，笑说道：“我明白了！”

程新彦哈哈笑道：“他们害臊，我替他们说吧。缪大侠是武姑娘的师叔，本来应该是缪大侠为他们主婚的……”孟元超笑说道：“我懂了。缪长风因为他自己不能来小金川，所以要我请这里的义军头领替他们主持婚礼。”程新彦道：“正是。”孟元超道：“这个易办，待这场大战过后，咱们可以把庆功宴和婚宴一并举行。”武庄嗔道：“程大叔，这不公平。你不能只说我的事情……”程新彦笑道：“咱们都是江湖儿女，终身大事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不过，我可得先问过武公子和小女愿不愿意才能说呀。”

武庄笑道：“不必问了。程姐姐早已答应做我的嫂子啦。”

程玉珠面红直到耳根，嗔道：“乱造谣言，谁、谁说的？”

武庄笑道：“我哥哥说的。你答应了他的求婚，不等于是答应了做我的嫂子吗？”此言一出，程玉珠可不敢否认了，偷偷地眼角瞟了武端一瞟，低下了头。

程新彦满怀高兴，说道：“这么说我这个老丈人是做定了。孟大侠，麻烦你做个大媒。”

孟元超道：“好的。最好你们两对新人的婚礼同日举行，那就更加热闹了。”

刘抗说道：“可惜缪大侠和云女侠不在小金川，否则更加热闹了。”

“大事”已定，武庄恢复了她的天真活泼，说道：“缪师叔还用得着你替他操心，他和云姑姑形影不离，对我们也从不避嫌，看这情形，他们现在恐怕早已在别的地方成了婚了。再见到缪师叔的时候，咱们当是要他补请喜酒啦。”

武庄口没遮拦，把想象的事情说成好似已经成为事实，孟元超更是相信无疑了。

他不是不相信林无双的说话，而是因为他和云紫萝和林无双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他听了林无双复述云紫萝那几句说话之后，心里却是也还有过多少怀疑，怀疑云紫萝是故意那么说的。

“唉，难道在我内心深处，我竟是不愿意紫萝嫁给缪长风吗？为什么我要怀疑紫萝说的是假话呢？”孟元超在相信无疑之后，心中自己责备自己。

刘抗道：“ 孟大哥，你在想些什么？ ” 孟元超瞿然一省，说道：“ 没什么，我在为你们高兴呀！ ”

刘抗笑道：“ 咱们可也不能尽谈私事，应该说到关系这里的义军的大事了。 ”

孟元超瞿然一省，心中暗暗觉得惭愧，便即定下心神说道：“ 不错，是该谈到正事了，大理那边的情形怎样？ ”

程新彦道：“ 清廷本来要从大理也调一支官军，和昆明那支官军配合，夹攻小金川的。不过这个如意算盘，现在是打不通了。 ”

孟元超道：“ 为什么？ ”

刘抗笑道：“ 那个姓韩的‘ 定边将军 ’已经给程大哥杀了。还有北宫望派去大理帮忙那个姓韩的沙弥远也已给他们兄妹杀孟元超大喜道：“ 你们这个功劳可是真不小呀，杀了这两个人，清廷纵然可以再行委任一个‘ 将军 ’，但要出兵小金川，那也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了。 ”

武庄笑道：“ 我们可不敢冒领功劳，沙弥远虽然是我们下手杀的，但真正杀他的人却是我们的缪师叔。 ” 当下将那晚大闹“ 将军府 ” 的经过说了出来，听得孟元超眉飞色舞。

不知不觉天色已经大白，忽见萧志远和冷铁樵联袂而来，两人的神情，都是十分兴奋。

刘抗怔了一怔，说道：“ 萧大哥、冷大哥，你们怎的来得这样早呀？ ”

冷铁樵道：“ 你们谈了一个下半夜，都还没有睡过觉吧？ ” 孟元超道：“ 是的。 ” 冷铁樵笑道：“ 我们也是一夜没睡。孟兄、刘兄，破敌之计已经有了。我是特地来和你们商量商量，看看是否可行？ ”

孟元超喜上加喜，说道：“ 冷大哥，你深通兵法，想出的计策一定好的，小弟愿闻其详。 ”

冷铁樵说道：“ 说起来也还是你的功劳，破敌之计，就是着落在你所俘虏的石朝玑身上。 ”

孟元超道：“ 村民已经把石朝玑送来了吗？ ”

冷铁樵道：“ 村民送到哨所，咱们的哨兵快马押来，就是你过来这边的时候他们押到大营的，我和萧大哥已经盘问过他的口供了。 ”

萧志远跟着说道：“ 石朝玑这支清军是从昆明来的，统兵将领是一个姓黄的总兵。石朝现的口供透露，这个黄总兵和大理那个姓韩的‘ 定边将军 ’私交甚好，他们早已约定了各自从驻地出发的日期，约好了在小金川‘ 会师 ’的，按照他们的行军计划，没有特别的意外事情发生，大理那支清军这两天内就应该来到小金川的西部和他们会师。 ”

刘抗笑道：“ 可惜对他们来说，大理方面就正是有意外的不幸发生，他们打算在小金川会师的计划，已经是行不通了。 ”

冷铁樵道：“ 不错。不过大理方面的消息，我们已经知道。那位黄总兵和石朝现可还未曾知道。他们做梦也想不到那位姓韩的‘ 定边将军 ’和沙弥远都已给人杀了。 ”

孟元超恍然大悟，说道：“ 破敌之计莫非就是利用清兵尚未知道真相，咱们便可以布下陷阱，骗那个黄‘ 总兵 ’上当。 ”

冷铁樵笑说道：“ 正是。兵不厌诈，咱们骗骗他又有何妨。我想叫一个人冒充那个‘ 韩将军 ’，带领一支‘ 清兵 ’黑夜行军，抄小路赶到西面一个险要的山地埋伏，然后通知那位黄总兵前来会师。这几年来咱们俘虏的清兵

不少，清兵的‘号衣’（军服）和旗帜都是现成的，足够数千兄弟之用。”

孟元超道：“计策是好。只不过哪里去找一个可以冒充那个‘韩将军’的人？他们在‘会师’之前，必然是要先经过联络的，那个奉命去和大理清军联络的人，当然也是认识那个‘韩将军’的，咱们的冒牌将军，不怕给他识破吗？”

萧志远笑道：“这位冒牌将军已经有了，包管不会给人识破。”

孟元超道：“是谁？”

萧志远道：“你忘记了那位最擅于改容易貌冒充别人的天下第二神偷李麻子么？”

孟元超大喜道：“李麻子已经来了么？”

萧志远道：“不但李麻子来了，他的好朋友天下第一神愉快活张也都一同来了。他们是前天到的。”

刘抗说道：“对了，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快活张本来是和我一起从昆明来的，走到半路，他忽然说要到别个地方找一个人然后再来，原来他就是去约李麻子。”

孟元超笑道：“李麻子在北京的时候，曾经冒充御林军统领北宫望，许多官兵都给他骗过，有他来作冒牌将军“这可不用愁了。”

冷铁樵道：“不过在他们‘会师’之前，咱们还得提防那位黄总兵进行‘奇袭’，他是清军中一个颇会用兵的将材，无超，你已经在那条山村发现他的斥堠部队，那就不能对他忽视了。”

孟元超道：“我熟识那边的地理，让我去对付他。”冷铁樵道：“好的。那么刘大哥，你和武端、武庄就去帮忙李麻子吧。”

计议已定，小金川的义军方面忙于调兵遣将，不必细表。孟元超忙于迎接一场新的战斗，也无暇去思念云紫萝了。

云紫萝却正好在战事开始发生的时候，踏入了小金川的境内。

这天是小金川首脑人物会谈之后的第三天，地点是小金川西页距离义军大营七八十里的一个荒僻山区。战事虽然开始发生，但在那个山区，还是听不到金鼓之声，看不到清军的旗帜，无从知道战事已经发生的。

天色已经黑了，云紫萝还在独自赶路。

她巴不得早点到小金川，却又有点怕到小金川。

小金川，这是她所向往的地方，对她虽然陌生，却是孟元超的第二个故乡，如今她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竟也有了“近乡情更怯”的感觉了。

相见真如不见，有情总似无情。她知道明天就可以见到孟元超了，但她还是心乱如麻，不知道是应该见他不见。

她怕的是死灰复燃，纵然她能够抑制自己的感情，只怕孟元超却是不能忘了旧日的盟誓。

“我已经决意成全无双，要是弄得他们情海生波，我岂非为德不卒？”想到此处，云紫萝的脚步就像她的心情一样沉重，几乎不想再向前行。

但她还是拖着沉重的脚步，彳亍独行。因为在她的内心深处，还是在渴望见到孟元超的啊！

“缪大哥说得对，”云紫萝又再想道，“最少有关华儿的消息我应该告诉他。而且他现在想必早已听到有关我和长风的谣言了。”

想到所谓“谣言”，云紫萝不觉心中又在苦笑了。不错，是有许多人大造她的谣言，但在某些场合，她却也是有意为自己制造谣言，好让这个谣言，

传到孟元超的耳朵的。例如她对林无双和武氏兄妹就是如此。

“我不怕元超误会，就只怕他不相信这些谣言。但从无双和武氏兄妹口里说出来，他不相信也要相信了。他相信就好，以他的性情，一定也会像我这样，为了成全我和长风，强抑自己的感情的。不过我必须善于克制自己，切不可在他面前露出真情，让他看出我心里的秘密。”

忽地在她内心深处隐隐感到一层恐惧，她怕的不是什么，是她自己。

本来她是认为可以克制自己的感情的，但在当真见到孟元超的时候，还是能够半点真情都不流露吗？她打了一个寒噤，好像自己也不大敢相信自己了。

天色渐渐黑了，忽然下起雨来，雨越下越大，她必须找个地方避雨了。

正在她想要找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聊避风雨之时，忽然发现山上有座破庙，庙里竟有火光。

云紫萝喜出望外，只道是猎人在庙中避雨、生火御寒。当下就向那座破庙走去。

雨下得很大，变成倾盆大雨了。雨声哗啦哗啦的响，庙里有两个人正在谈话。他们恐怕对方听不见，于是雨下得越大，他们的声音也就提得越高。

云紫萝提一口气，施展轻功上山。她的脚步声庙里的人听不到，他们说话的声音，云紫萝却听见了。

“好了，明天一早就可以回到大军之中，你也可以不用害怕了。”庙里的一个人说道。

“笑话，我怕什么？”另一个人道。

“你不必瞒我，这两天你一路上战战兢兢，不是生怕碰见了那个铁面书生段仇世吗？”

“哼，你就不害怕吗？你抢了他的徒弟，杀了他的师兄，咱们若是给他碰上，谅他也不能单独放过了你。”

云紫萝吃了一惊，其中一个人说话的声音好像是在哪里听见过似的，“他们说的段仇世的徒弟不就是我的华儿么？”当下连忙改变主意，绕到那座破庙的后面，从墙的窟窿偷偷看进去，只见是一个瘦长的汉子和一个中年道士说话。

那瘦长汉子是“滇南四虎”中的老四焦云。

那中年道士云紫萝虽然并不认识，但听了他们的说话，亦已知道这个道士定然就是卜天雕临死的时候说出那日与滇南四虎结伴同来，在点苍山上抢了她的孩子的那个道士无疑。

云紫萝正想知道段仇世和她的华儿的消息，于是就暂不声张，偷听他们的说话。

“说真个的，”那道士说道：“我的确是有点害怕这个煞星，他的本领可比他的师兄卜天雕高明多了。听说你的三位兄长都已丧在他的手下，是真的吧？”

焦云恨得牙痒痒的说道：“你这是明知故问，我们四兄弟从小就是在一起的，要不是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怎会跑到军队里当差和你作伴。说句老实话，我就是害怕段仇世赶尽杀绝，故而只能躲到军中避仇。”

那道士说道：“焦兄别恼，我和你乃是同病相怜。只是你不提起，我不好意思和你说罢了。我不但要躲避段仇世，还得提防在这里碰上孟元超呢。”

焦云说道：“我何尝不也是一样。幸亏这次黄总兵是差遣咱们去给韩将

军送信，要是带咱们去打仗的话，只怕真的会碰上孟元超了。”

那道士道：“是呀，听说黄总兵前天亲自率领一支精兵，从天平山轻骑出葫芦谷，准备奇袭小金川，不料反而在谷中遇上埋伏，对方的统兵首领正是孟无超，黄总兵也挂了彩呢。就不知这消息是真是假？”

焦云道：“这消息是驿站的军官说的，恐怕不会假了。不过据说孟元超也受了伤，咱们还算不得是一败涂地。”

那道士摇了摇头，说道：“前方传来的军情，大抵是报喜不报忧的，若然‘报忧’的，那就一定是真的了。所以，黄总兵挂彩必定无疑，孟元超受伤，却是恐怕不能相信了。”

焦云笑道：“幸亏你这话是和我说，倘若给别人听见，只怕会加你一个‘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罪名。”

那道士道：“我这是就事论事，当然我也不会那样糊涂，胡乱和别人议论的。不过咱们这次回到大营，倒是真正的报喜了。”

焦云沉吟片刻，说道：“这事我倒是还有一点疑虑呢。”

那道士道：“疑虑什么？”

焦云说道：“你以前没有见过这位韩将军。我则是见过的。我拿两次见面的情形比较，颇有冷热不同之感。”

那道士道：“上次如何？”

焦云说道：“上次我拿石朝玑的私函到他的将军府谒见，他对我十分亲热，拉住我问长问短，还特地为我摆酒接风呢。这次咱们见他，他收下了黄总兵的公函，只是说了一句‘知道了’。虽然也有设宴招待，却是由他的下属作陪。”

那道士笑道：“石朝玑是御林军的副统领，又是萨总管跟前的红人，上次你以石朝玑朋友的身份见他，他知道你和石朝玑的交情，自然笼络你了。这次咱们是和他谈公事，他在部下面前，免不了要摆摆将军的架子，这也值得大惊小怪么？”

焦云摇了摇头，说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那道士道：“其二怎样？”

焦云说道：“黄总兵和韩将军同是在云南省的统兵大员，两人的私交一向也是十分要好的。论职位，石朝玑虽然是御林军的副统领，官阶不过四品，且是位居副座，并无太大的实权；黄总兵则是二品统兵大员，驻守云南省会，署理‘提督’（清代官制，提督称军门，乃一省最高军事长官。）也算得是独当一面了。论官职，论亲疏，我们这次作黄总兵的使者，韩将军理该和我们更为亲近才对。”

那道士笑道：“或许韩将军那日恰巧心情不好呢，咱们胡乱猜疑，不是反而自寻烦恼吗？只要他答允出兵，咱们带回去的就是好消息了，你说是么？”

焦云说道：“我总是觉得有点可疑，说不定他是敷衍我们的。”

那道士说道：“你不是说他和黄总兵私交很好么？”

焦云说道：“交情好是一回事，要向朝廷领功又是一回事。说不定他是存心让黄总兵打个败仗，他才出来收拾残局，这样平定小金川的功劳就都是他的了。”

那道士笑道：“当真这样，也用不着我们替黄总兵担忧。反正他们已约好会师的日期，黄总兵挂了彩也还是要去的。他们怎样分功，那就是他们的

事情了。”

第六十七回　疑幻疑真

念自昔红亭翠馆，帐十载盟鸥，便教飞散。数遍乱山荒驿，甚时重见？乡关此后多风雪，怕黄昏画角吹怨，相思空记，寒梅一树，和香同剪。

——吴枚庵

焦云叹口气道：“但愿我是猜疑错了，否则恐怕咱们不仅没有报仇的机会，连性命也要赔在这里呢？”

道士皱了皱眉头，说道：“不管韩将军是要独自领功也好，愿和黄总兵分享也好，朝廷将他从大理调来，他就非得攻打小金川不可。黄总兵纵然败了一仗，也只是小挫而已，我不相信小金川的乌合之众，抵挡得了朝廷的两路大军！攻破了小金川，还怕孟元超跑得上天？那时咱们先杀了孟元超，再联手对付段仇世，定必能报你的杀兄之仇！嘿嘿，刚才说我长敌人的志气，如今我瞧你倒是灭自己的威风了。”

云紫萝在破庙后面偷听，听到这里，已经知道一个概梗。心里想道：“原来段仇世已经杀了‘滇南四虎’之中的三虎，而这两个家伙则是被派遣去和一个从大理来的‘韩将军’联络，准备两军合作，夹攻小金川的。奇怪，他们说的这个‘韩将军’难道不是给程新彦杀掉的那个‘韩将军’吗？我从大理一路来到此间，也从未发现官军的踪迹，这支官军又是从哪里来的？”

云紫萝当然不会知道，这个‘韩将军’是李麻子冒充的。而焦云的猜疑也的确是完全猜错了。

要知李麻子虽然擅于改容易貌。也会模仿别人的口音，但此事关系义军成败，毕竟还是要小心谨慎的。他又怎敢和曾经见过那个正牌将军的焦云过份亲近，多说话呢？

不过在墙外偷听的云紫萝，她最关心的还不是“将军”的真假，而是她的儿子的下落。段仇世已经杀掉焦家三虎，他把徒弟抢回来了没有？

大雨仍在倾盆而下，云紫萝继续偷听下去，不久，这个谜底也揭开了。

只听得焦云苦笑说道：“你可知道段仇世和卜天雕那个姓杨的徒弟，其实并非杨牧之子，而是孟元超的亲生骨肉么？”

那道士道：“早知道了，怎么样？”

焦云说道：“你要是能够把这孩子保全，带来这里，咱们就可以用来要胁孟元超了。即使报不了仇，也用不着提心吊胆，怕他加害。”

那道士愤然说道：“你知道我为了这个孩子，如今已是不能立足于崆峒派么？”

焦云说道：“这孩子和你们崆峒派有何关系？”

那道士说道：“这小娃儿当然不会和我们崆峒派有甚牵连，但段仇世却是我的师兄丹丘生的好朋友！”

焦云吃了一惊，说道：“听说丹丘生是你们崆峒派的第一高手？”

那道士苦着脸说道：“就是呀，所以他虽然不是掌门，掌门也得听他的话。那天我抢了孩子先跑，本来想送到昆明去给石朝玑的，不料中途在红崖坡就碰上了丹丘生，也不知怎的，他的消息这样灵通，一见我就责骂我抢了他好友的徒弟，要不是苦苦求饶，武功都几乎给他废掉。”

焦云道：“啊，那孩子又给丹丘生抢去了？”

那道士说道：“我还敢抗拒他么，当然是给他要回去了。不仅如此，他还擅自作主，替掌门人执行戒律，把我逐出了崆峒派呢。这件事我知道他一

定会告诉段仇世的，我也正是为此，没有第二条路好走，只好跟着石朝玑跑来小金川。想不到在军中碰见了你，更想不到石朝玑又失了踪。”

焦云说道：“听说石朝玑是前几天和楚天雄一道去侦察军情，就此没有回来的。以他们二人武功之高，大概不会失事。失踪之说，言之过早。”

那道士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莫说对方的首领冷铁樵和萧志远了，孟元超的武功依我看来也不会在他们二人之下，他们失事，又有什么稀奇？”

焦云说道：“要是石朝玑当真出了事，咱们也就是失掉了靠山了。我看留在这里恐怕凶多吉少，还是溜之大吉，再去找个靠山吧。”

那道士道：“孟元超在小金川，你不想杀掉他报仇么？”

焦云说道：“小金川若给官军攻下，官军自会杀他，依我之见，韩将军的信，咱们也不必带回去了。”

那道士道：“这不好吧，碍了朝廷的大事，咱们不是给小金川帮了忙了？”

焦云说道：“我可以另外想个办法。”但他想来想去，仍是没有好的办法想得出来。

云紫萝已经知道儿子的下落，可不耐烦再听他们说下去了。当下身形一起，飞过墙头，冷笑尧道：“碰上了我，你们还想走么？”

焦云这一惊非同小可，慌忙跳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云紫萝的剑尖已是指到他的咽喉。焦云霍的一个“凤点头”，判官笔使了一招“举人燎天”，往上招架，“　”的一声响，焦云左手的判官笔损了一个缺口，只觉头皮一阵沁凉，原来是给云紫萝的剑锋从他头顶削过，削掉了他的半边头发。

崆峒派那道士喝道：“哪里来的泼妇，胆敢行凶？”拔剑出鞘，剑招未发，先自飞脚踢起一根燃烧着的干柴，云紫萝一侧身，一团火光从她身旁飞过，恰好飞到了焦云身上。

云紫萝懒得答话，一领剑诀，吐出碧莹莹的寒光，立即朝那道士的胸坎刺去。武学有云：“刀走白，剑走黑。”意思是使刀的应走阳刚的路子，宜于正面交锋，明刀亮斫；使剑的属于阴柔的路子，宜于偏锋进招，很少踏正中宫，向前刺击的。云紫萝和对方一照面就用这个打法，这在武林规矩中简直是一种藐视。那道士不禁勃然大怒，长剑猛力就磕下来。哪知云紫萝的剑术奇妙莫测，这一招竟是虚招，那道士磕了个空，云紫萝已是一个“拗膝搂步”，绕到敌人右侧，剑招倏变，奇快如电，青钢剑向上一撩，反挑敌人右臂。只听得“嗤”的一声响，那道士的衣袖已是给剑锋割开，在他的手臂上划出了一道血痕了。这还幸亏是他闪避得宜，否则这条手臂只怕已是要和他的身体分家。

道士又惊又怒，叫道：“好狠的婆娘，你，你是谁？”焦云在地上一个“懒驴打滚”，把火扑灭，此时才刚刚站了起来。说道：“这臭婆娘正是云紫萝。”

云紫萝冷笑说道：“你死到临头，这要骂人！”青钢剑向前疾刺，声到人到，一招“白虹贯日”，剑锋竟是向着他张开的嘴巴迳刺进去，焦云双笔遮拦，兀是遮拦不住。幸亏那道士来援得快，长剑刺向她背后的“风府穴”，这一招是攻敌之所必救，云紫萝反手一剑，荡开他的长剑，焦云趁那空隙，忙即窜开，这才能够脱出险境。但他还未来得及还招，云紫萝一招迫退了那道士，第二招又已指到了他的胸前。当真是如影随形，他的脚跟都未站稳！

那道士长剑横披，双剑一笔，合力抵御，方始勉强顶得住云紫萝的攻势。焦云大喝道：“好个臭婆娘，我与你拼了！”

云紫萝的轻功比他高得多，这是他领教过的。他自知决难逃脱，把心一横，索性就硬着头皮和云紫萝拼命。那道士也是同一心思，他们两人这一拼命，云紫萝虽不至于落败，急切之间，却倒是难于取胜了。

要知云紫萝是在产子之后，刚满一月，却又跋涉长途的。她从北方的三河县来到了南方的小金川，路程数千里之遥，一路奔波劳碌，产后还未曾调养得很好的身子，武功不论怎样好，健康也难免多少受了影响了。焦云和那道士联手抵御，三十招之前只有招架之功，三十招过后阵脚稳住，到了五十招开外，已是渐渐没有了还攻之力了。云紫萝剑法渐形迟滞，竟似颇有力不从心之感！

道士大喜叫道：“这臭婆娘气力不济了，咱们加一把劲，把她宰掉！”两人转守为攻，越攻越狠！

云紫萝咬了咬牙，心里想道：“看来我也是非和他们拼命不可了！”剧斗中焦云判官笔左右一分，“双风贯耳”，左笔虚点云紫萝面门，右笔便直指她的华盖穴。云紫萝身形一晃，对方双笔走空，她抓紧时机，唰的一剑就刺过去。这一招本来极为精妙，可惜她的气力差了那么一点儿，差了三寸剑尖没有刺着对方要害。高手搏斗，只争毫厘，说时迟，那时快，焦云的判官笔已是疾向她的“云台穴”点来，那个崆峒派的道士长剑划了一道圆弧，迅即把她的身形圈住。这一招有个名堂，叫做“玉带围腰”，乃是崆峒派独门剑法的不传之秘。

这道士只道她已是决计难逃，大喜叫道：“废她武功，留她性命！”想要将她活擒，拿来要胁孟元超。不料就在这电光石火的霎那，倏听得云紫萝一声清啸，身形平地拔起，弓鞋竟朝焦云猛插过来的判官笔一踏，借着这一踏之势，整个身子翻腾起来，疾如飞鸟！

说时迟，那时快，云紫萝掠过焦云的头顶，不待双足落地，已是使出“白虹贯日”的绝招，凌空刺下。焦云连忙一缩头颅，把判官笔交叉护住顶门。哪知云紫萝这一剑是用足气力的，又是从上面冲击下来，剑势凌厉之极。焦云的双笔被青钢剑一磕一震，云紫萝的剑尖虽未刺着他的头颅，他的判官笔却给震得反插回来，插进自己的脑袋了。

那道士听得焦云临死前裂人心脾的惨叫,吓得魄散魂飞,哪里还有斗志？一个转身便逃。

云紫萝冷笑道：“你不是要废我的武功的么？”飞身疾扑，一招“玉女投梭”，刺他后心。

那道士觉察背后金刃劈风之声，明知不敌，本能的反手一剑遮拦，“　”的一声，道士长剑断为两截，背上中了一剑，负伤狂奔。

云紫萝追出庙门，一剑伤了这个道士，正要施展“燕子三抄水”的轻功追去，忽地脚步一个跄踉，险些摔倒。

原来她刚才力毙焦云，气力耗损太甚，已有如强弩之末，难以为继了。

云紫萝深深吸了口气，心里想道：“这恶道业已受伤，以一敌一，我纵气力不加，也可把他杀掉。他是给清军搬救兵的，我可容他不得。”于是又追上去。

此时雨势已经小了许多，但还未停止。天色如墨，伸手不辨五指。但那道士受伤乏后，脚步沉重。云紫萝就跟着他的脚步声跑去追他。

山路本就崎岖，大雨过后，更是路滑难行。那道士一足踏空，骨碌碌的滚下山坡。云紫萝喝道：“往哪里跑？”正要加快脚步，过去结束他的性命。

忽地一条黑影突然从她旁边的乱石堆中窜了出来，一刀向她劈下。

云紫萝惯经阵仗，临危不乱，迅即还了一招“ 玄鸟划砂 ”，那人赞道：“ 好剑法！ ”刀剑相交，火花四溅，那人退了一步，仍是拦住云紫萝的去路。云紫萝虎口一震，青钢剑几乎掌握不牢！

那人大叫道：“ 快来人呀！ ”不但叫嚷，而且还发出了一支蛇焰箭，蛇焰箭是用作夜间报警用的，一溜蓝火，升上半空，附近数里之内，都看得见。

云紫萝急风暴雨般的连攻十六八剑，那人也会听声辨器的功夫，在黑夜中招架她的凌厉剑招，竟是丝毫不乱，一一部化解开了。

云紫萝又是吃惊，又是诧异，心里想道：“ 我的气力即使未经损耗，只怕也未必胜得了他。想不到清军之中还有如此高手。但何以他却似乎是让我三分，未尽全力呢？ ”

此时云紫萝运剑如风，已是急攻了他四五十招，那人兀是只守不攻，随着云紫萝的剑势，东遮西挡，见招拆招，见式解式，紧紧的守稳。但云紫萝要想从他身旁窜出，却又总是给他拦住。

开首数招，那人可能是由于尚未知道云紫萝的实力如何，慑于她的精妙剑法，只好认真对付。数招过后，业已觉察云紫萝的气力不加，他使出来的力道也就相应减弱了。

那人的蛇焰箭射出之后，才过不久，果然就有一小队清军骑兵，快马奔来，从山上望下去，可以看见蜿蜒交错的点点火光，那是他们手中提着的风灯。

雨夜黑林，山峻路滑，他们不知上面埋伏有多少敌人，竟是不敢上山，只敢在山下呐喊。

崆峒派那个道士骨碌碌滚下山坡，大叫：“ 我在这儿，快来救我！ ”

云紫萝的敌手看见官军来到山脚，而那道士也还未死，这才松了口气，忽地虚晃一招，低声说道：“ 云女侠，请随我来！ ”转身就跑。奇怪的是，他并不是向山下有火光的地方跑，而是跑进黑黝黝的树林之中。一面跑一面叫道：“ 哎呀，好厉害的贼婆娘，救命，救命！ ”力竭声嘶，装得像极了业已受伤的模样。

云紫萝疑云大起，心里想道：“ 此人力足胜我，他要害我，用不着再布陷阱。好，且看他弄的是甚玄虚？ ”侧耳静听那马群践地的蹄声渐去渐远，料想是清军已经救了那个道士，但却不敢上山，故而收队回营了。

到了密林深处，那人说道：“ 行啦，就在这里吧。 ”擦燃火石，让云紫萝看清楚他的面貌，此时雨已止了。

只见这人约莫三十来岁年纪，穿的是清军眼饰，云紫萝不敢放松戒备，按剑问道：“ 你是谁？ ”

那人说道：“ 我叫刘抗，是孟元超的好朋友。缪长风和我也是相识的，听说他和云女侠一道，怎的却不见他？ ”

云紫萝吃了一惊，心中半信半疑，冷冷说道：“ 我听说刘抗是一条好汉子，你为什么却替鞑子卖命？ ”言下之意，当然不相信他是真的刘抗了。

那人说道：“ 怪不得云女侠见疑，此事说来话长。我先告诉云女侠一个消息。 ”

云紫萝道：“ 什么消息？ ”

那人说道：“ 武端兄妹已经来到了小金川，武庄告诉我她在大理多蒙云女侠照顾，分手那天，又得云女侠指点她到小金川应该做些什么，我们的事

情，得到云女侠如此关怀，我也是十分感激的。武庄只道你和缪大侠不来小金川了，是以她见了我虽然高兴，也还感到美中不足呢！”

这番说话，听来似是“闲言”，其实却是刘抗用来证明自己的身份的。他以武庄的未婚夫自居，而且说得出云紫萝与武氏兄妹分手之时的说话，这些说话揆之常理，武庄除了未婚夫之外，是决计不会和旁人说的。

云紫萝这才相信无疑，说道：“刚才那道士和滇南四虎中的焦云一起去搬取救兵的，焦云我已杀了，那个道士本来也是跑不掉的，不知刘大侠何故却要救他。”

刘抗笑道：“实不相瞒，我是奉了萧、冷两位首领之命，必须保护他们的，幸亏你只杀了一个焦云，要是连这道士也都一并杀掉，那就糟了。”

云紫萝莫名其妙，说道：“为什么？”

刘抗说道：“他的身上有一封大理‘定边将军’的公函，这封公函，是约那个黄总兵来会师的，我们必须让这封公函送到敌人统帅的手上。”

云紫萝诧道：“大理那个姓韩的‘定边将军’不是已经给程新彦杀掉的吗？程新彦和他的女儿是和武氏兄妹一起来小金川的，难道你没有见着他们父女吗？”心想纵然没有见着，武庄也应该把这件事情早已告诉他了。

刘抗笑道：“不错，真的‘将军’是给杀掉了，我们冒牌的‘韩将军’是李麻子冒充的。”

云紫萝这才恍然大悟，说道：“哦，原来你们是要诱使敌军上当。”

刘抗说道：“这个秘密并不是我们所有的兄弟都知道的，尤其是远离大寨的哨所弟兄。而且近来经常有侠义道的朋友投奔小金川，那两个人要是给不知个中原委的朋友碰上，恐怕也会发生意外。是以我才奉命暗中去‘保护’他们，确保那封公函平安到达敌人手里，大伙儿才能放心。”

云紫萝清楚了来龙去脉之后，笑道：“原来如此，险些给我坏了你们的大事。”

刘抗又再追问道：“缪大侠来了没有？”这个问题，云紫萝一直尚未回答他的。

云紫萝强抑心中的悲痛，说道：“长风他不来了，我也不准备长留在小金川，待你们大捷之后，我见过了孟元超就要走了。”

刘抗觉得有点奇怪，不过他与云紫萝刚刚相识，却也不便交浅言深，当下说道：“元超不在大寨，这两天恐怕正在和清军大打呢。你是急于要见他吗？”

云紫萝道：“他不在小金川，我已经知道了，我刚听到他的一个消息。是焦云和那道士说的。”

刘抗道：“他怎样了？”

云紫萝道：“听说他打了一个胜仗，但他自己也受了伤。”

刘抗吃了一惊，说道：“真的？”

云紫萝道：“这是他们说的，他们并没亲眼看见，我也不知是真是假。”

刘抗说道：“孟大哥倘若受了伤，我是应该去看他的。但我有公务在身，必须赶回原来的防地，准备歼灭前来‘会师’的清兵。李麻子他是只能做冒牌将军，不能指挥军事的。云女侠，只好麻烦你替我走这一趟，看护他了。”

云紫萝道：“扶桑派的掌门人林无双来了没有？”

刘抗说道：“早已来了，不过她现在是和吕思美一起，留在小金川训练女兵，并非是在元超身边。”

云紫萝道：“ 好，请你告诉我，元超的作战地点应该怎样走法。 ”

刘抗说道：“ 从这里向西走，翻过前面一座山，大约要走六七十里路程，有一个山谷，叫做葫芦谷，元超就在那里埋伏。 ”他怕云紫萝不够清楚，一面说话，一面折了一枝树枝，在湿透的泥土上给她画了一个地图。

黑漆的树林里有了亮光，不知不觉是第二天的早晨了。雨过天晴，东方的太阳也开始升起来了。

云紫萝和刘抗分手之后，又再独自登程。

雨过天晴，但她的心情可还是阴晴不定。

“ 我已经知道华儿无恙，我去见他，不是多此一举么？ ”

“ 但万一他是真的受伤呢，林无双不在他的身边，谁来为他看护？ ”

终于她抛开了心中的顾虑，迎着朝阳，加快了自己的脚步。

走过了六七十里山路，没有碰见清兵，没有碰见义军，什么人也没见着，山谷静得出奇，云紫萝感到了不祥之兆。

葫芦谷终于到了，在她的面前，展现了一幅厮杀过后战场上悲惨的图景。

无数尸体横七竖八的倒在地上，鲜血染红了黄砂绿草，还未凝结，在地上缓缓的向前流动，血腥气味，薰得她直想作呕。头顶上盘旋着一群一群的乌鸦，好像是赴盛筵。

“ 元超，元超！ ”云紫萝大声的叫。

没人回答，她也没有在尸堆中发现孟元超。

他是在伏击战成功之后回去了呢，还是受了重伤隐匿在她所未曾发现的战场一角呢，还是，——唉，她连想也不敢想的，业已杀身成仁了呢？

她从谷口一直深入侦查，有战马倒毙路旁，有刀枪散满地上，有旌旗委弃泥沼，有血渍断断续续的像一条线伸向山边，……渐渐，尸体没有发现了，血线仍在向前伸展。她仍然没有找着她的孟元超。

密林深处，孟元超渐渐有了知觉，似梦非梦的醒了过来。

高逾人头的野茅和一技枝刺向天空的树枝，映入他的眼帘，好像是无数长枪利剑；黑压压的丛林里好像有千军万马奔驰。当然这只是他的幻觉，实际上那不过是噪耳的鸦声。

似梦非梦，兵器碰击的声音，战马哀鸣的声音，厮杀的喊声，恍恍惚惚的，幽幽远远的，还好像在山野之间回旋起伏。“ 我还活着吗？这是什么地方？ ”

他想起来了，他是追杀敌军的主帅，中了敌兵的弓箭的。

“ 那个黄总兵倒是很能打仗，不过他终于还是给我们打败了。 ”孟元超从心里笑了出来，不过他却是不能动弹。他不知道他已是昏迷了多少时间。

“ 我的弟兄呢，为什么一个也不见？他们是在继续追杀敌人吗？ ”

他不知道这场狙击战早已结束了，他的这支部队击败了多于他们五倍的敌兵，伤亡也很不小，为了恐防敌方的主力来援，他们已经撤退了。在那个杀得昏天黑地的战场上，不可能找到每个受伤的战友，他的战友以为他武艺高强，早已突围了。他们是按照原定的计划，从不同的方向撤退回小金川的。

“ 水，水！ ”孟元超感到咽喉冒烟。受伤的人不会觉得饥饿，但焦渴却是十分难受的。他发出微弱的呻吟，只盼能有一滴甘露润润他的喉咙。

渴得实在难受，这是比死还要难受的折磨。孟元超以前也曾多次受伤，有一次伤得甚至可能比这次还重。昏迷了三天两夜才醒过来，但一醒来就有他的师妹吕思美在他的身边服侍他，早已替他敷上了止痛的金创药了。用不

着他开口说话，就知道拿水给他喝。而现在他却是孤零零的躺在血泊中，周围莫说人影，连野兽的影子也见不着。因为它们早已在两日之前就给大军的厮杀吓跑了。荒山寂寂，唯有偶尔从头顶飞过的乌鸦发出噪耳的啼声。幸而他还没有变成腐尸，这里受伤的又只是他一个人，没有别的尸体。否则那些乌鸦也会飞下来啄他了。

“水，水，我要水喝！”他的喉头咕咕作响，可就是叫不出来。但就是叫得出来又有什么用处，根本不会有人听见他的。

“要是无双在我身边，那就好了！”孟元超心想。林无双本来要跟他一起，参与这次战役，是他强迫她留在小金川的。因为这次战事的凶险早已在意料之中，他不愿意林无双跟他也冒凶险。但现在他却禁不住想起她了。

“马革裹尸，战士正当如此！”孟元超心里想道：“只要能够打败敌人，我还有什么遗憾？”

真的没有什么遗憾了么？这霎那间，他平生的经历一一都涌上了心头。“紫萝现在不知是在什么地方，但愿她与缪大哥能偕白首。她这一生遭受许多苦难，这都是我连累她的。她得到了幸福，我就可以死而无憾了。”

伤口在痛，喉咙在冒烟，心里则在胡思乱想。孟元超越来越是感到难受，终于抵受不住苦痛的煎熬，神智又在渐渐迷糊了。

“水，水，我要水喝！”迷迷糊糊中也不知过了多久，忽有奇迹发生，孟元超只觉遍体清凉，当真就似有甘泉流入他的口中一样，说不出的舒服！

孟元超用力张开眼睛，神智尚未恢复过来，眼前只见一团模糊的人影。那人轻轻抚摸他的脸庞，在他耳边低唤：“大哥，大哥，你醒来呀！”声音这么熟悉，那是谁呢？但他已经感觉得到，摸抚他的是女性的温柔的手了。

是吕思美么？是林无双么？他再一用力张开眼睛，终于认出来了，不是吕思美，不是林无双，竟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云紫萝！在他自己以为将要死了的时刻还在想念着的云紫萝！

这怎么可能呢？孟元超疑幻疑真，以为自己是在作梦了。云紫萝等了许久，这才等到他醒了过来。但见他的目光似是一派迷茫，好像连自己也认不出来了。云紫萝又是欢喜，又是心痛，放下了水壶，说道：“好了，你醒来了。你看看我是谁，我是紫萝呀！”

当真不是梦了，孟元超心头大跳，用力叫道：“啊，紫萝，果然是你！”可惜，他虽然用尽气力，仍是叫不出声来，云紫萝只听得他的喉头咕咕作响。

云紫萝柔声说道：“大哥，你莫说话，我替你治伤。”伤口她早已洗干净了，当下便以熟练的手法拔掉插在孟元超身上的两枝利箭，敷上了金创药。孟元超嘴角挂着微笑，哼也不哼一声。云紫萝却是不禁胆战心惊，暗自想道：“孟大哥真是铁铮铮的好汉子，这枝箭倘若射歪少许，只怕就要插入他的心房啦。”

云紫萝把从死尸身上搜获的一包炒米嚼烂了喂他，又给他喝了几口清水。孟元超稍稍恢复了一点体力，说道：“紫萝，多谢你救了我的性命，缪、缪大哥呢？”声音细如蚊叫，但云紫萝已是隐约听得见了。

云紫萝说道：“大哥，你莫忙着说话，听我说。”给孟元超盖上一张军毡，说道：“咱们的华儿在崆峒派道士丹丘生那里，丹丘生是段仇世的好朋友，段仇世已经去找他了。他们都很爱护华儿，华儿一定可以长大成材的。大哥，你用不着挂虑。”

段仇世抢了他的儿子做徒弟，这是孟元超早已知道了的，但丹丘生是谁，

他可就不知道了。听了云紫萝的说话，他只道是段仇世暂时把徒弟交给好友照顾，不觉有点儿奇怪，心想：“紫萝应该知道我是放心得下把孩子付托给段仇世的。”

但他实在是心力交疲，不能用神思想了。他现在想要知道的是缪长风在哪儿，是不是已经和云紫萝在一起来了？云紫萝却没有告诉他。

“她是怕我妒忌，所以没告诉我他们的事呢？还是她根本没听见我在问她呢？其实她若是真的爱上了缪大哥，我只会为他们感到高兴的。”孟元超心想。

云紫萝道：“大哥，你太疲倦了。你应该好好的歇息，什么都不要想。听我的话，闭上眼睛睡吧。”孟元超只盼能够多看她一眼，惺松的睡眼仍然是在睁开。

云紫萝笑道：“你说过听我的话的，怎么又不听了？我给你唱一支曲子，你乖乖的睡吧，睡吧。”

云紫萝柔声唱道：“群芳过后西湖好，狼藉残红，飞絮濛濛，垂柳阑干尽日风。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

这是欧阳修所写的吟咏西湖的十首小令之一（词牌名“采桑子”），也是他们以前在西湖泛舟，云紫萝曾经在船上唱过的。

孟元超神思恍馏，又似回到从前的日子了。他和云紫萝和宋腾霄雨后游湖，云紫萝按拍低歌，宋腾霄吹萧伴奏，只有他不发一言，却是和云紫萝心心相印。“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微动涟漪”。这境界真是何其美妙！

“但她为何单独挑这一首来唱呢？群芳过后，狼藉残红，西湖虽好也是好景难留了。难道她是要向我道出：天下无不谢之花，也无不散之筵席的寓意么？”

云紫萝再唱下去，是黄庭坚的一首小令“清平乐”：

“春归何处，寂莫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鹏，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

歌声当真似是出谷黄鹏，孟元超听得心神如醉，也不去思索词中的寓意。不知不觉闭上眼睛。

云紫萝笑道：“你从前告诉我，小金川的春色不逊江南，如今我相信了。要是我早生几百年，我会告诉黄庭坚，并非没人知道春的去处，春天是从江南来到了小金川了。”忽地发现孟元超已经睡着，她出了一会神，眼角沁出了晶莹的泪珠。此景此情，依稀往日。但此际她所感受的是幸福还是辛酸，却是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了。只是孟元超已经睡着，她也无须对他强颜欢笑了。

天色渐渐暗了，夕阳虽好近黄昏，她的心情也随着天色阴暗了。

像是一尊石像，她一直坐在孟元超身旁怔怔出神。

忽地有空谷足音踏破荒山静寂，将她从迷茫的境界中惊醒过来。

来的是敌兵呢，还是小金川的弟兄呢？云紫萝瞿然一省，连忙跳起。来的若是敌人的话，她可不能让孟元超给他们发现啊。可是已经迟了，那两个人来得好快，就在她惊起之时，他们已是上了这个山头。

双方打了一个照面，不觉都是一惊。原来来的乃是连甘沛和炎炎大师，这两个人都是北宫望手下的一等一高手！

连甘沛曾在西洞庭山上吃过云紫萝的亏，事后想起她那凌厉的剑招，兀是犹有余悸。此时突然碰上，也是不禁骤吃一惊。说时迟，那时快，云紫萝己是一剑向他刺去。

这一剑又快又狠，只听得　的一声，连甘沛右手的判官笔歪过一边，云紫萝这一招是用足了力道的，余势未衰，剑锋直指到他的面门。连甘沛虽然不是她的敌手，武功亦非泛泛，百忙中使出一个“大弯腰，斜插柳”的身法，避招进招，还了一招“横架金梁”，猛力砸她剑锋。

云紫萝自知气力不济，必须速战速决，将敌人各个击破，这才能够保护得了孟元超的安全。上次她在西洞庭山，是五十招之后，方能击败连甘沛的，此时当然是不能容他再走五十招了。为了急于求胜，云紫萝冒险突出奇招，身形平地拔起，一招“鹏搏九霄”，凌空刺下！

炎炎和尚走在后面，和云紫萝的距离稍远一些，正当云紫萝突袭连甘沛之时，他刚好发现躺在地上的孟元超。他和连甘沛正是奉了黄总兵之命，来搜查孟元超的。那日黄总兵受伤而逃，几乎被孟元超活擒。但他也看见孟元超身上中箭，料想孟元超亦必伤得不轻，但恐怕孟元超本领太高，还没有死，是以派出两名高手，重来搜索战场。

炎炎和尚突然发现了孟元超，这一喜非同小可，也顾不得同伴正在和敌人激战，登时就跑过去，哈哈笑道：“我找着啦，我找着啦！哈哈，哈哈！一点不错，果然是孟元超这个小子！”

云紫萝一剑凌空刺下，本来是可以刺着连甘沛的头颅，令他不死也得重伤的，突然听到炎炎和尚的狂笑声，不由得心头一震，这一剑就削歪了。

虽然削歪，剑锋还是几乎贴着连甘沛头皮削过，把他的半边头发削掉。

连甘沛在地上打一个滚，跳起身来，只觉头皮一阵沁凉，吓得魂飞魄散，生怕云紫萝乘胜追击，急忙叫道：“炎炎大师，快、快来救我！”

炎炎和尚这才猛地省起救同伴要紧，心里想道：“这倒是我糊涂了，看孟元超的模样，恐怕他已经死了。就是不死，也是受了重伤，还怕他跑得了吗？”心念一动，便即回过头来援救连甘沛。

云紫萝更是恐怕炎炎和尚伤了孟元超，哪里还有余暇去取连甘沛的性命？她向孟元超那边奔去，炎炎和尚则向她这边跑来，两人碰个正着。

炎炎和尚练的是火龙功，一掌拍出，热风呼呼，云紫萝几乎为之窒息，但她仍是抢攻。

剑走轻灵，云紫萝脚踏穿花绕树的步法，使出变化莫测的剑术，虚虚实实的一口气攻了炎炎和尚十多招，突然由虚化实，一招“白鹤剔翎”，剑挟寒风，刺他胸口的“璇玑穴”，炎炎和尚收掌护胸，云紫萝倏的变招，剑锋斜指，刺向他的掌心。这一招的变化十分奇妙，是从炎炎和尚意想不到的方位刺来的。

只听得嗤的一声，炎炎和尚的袈裟穿了一洞。这还幸亏是他躲闪得快，否则只怕掌心也要给利剑刺穿。炎炎和尚练的独门功夫，掌心的“劳宫穴”正是他真气积聚之处，“劳宫穴”倘给刺穿，真气渲泄，他的火龙功就要废掉了。

炎炎和尚吓出一身冷汗，骂道：“好狠的婆娘！”

连甘沛忽地叫道：“大师不用担忧，这臭婆娘虽然凶狠，气力却是快要用完啦！最多不过五十招，咱们一定可以擒她！”原来连甘沛在惊魂稍定之后，这才省起云紫萝和他两次交手的不同之处。这次的招数虽然比上次更为狠辣，但仍然伤不了他。连甘沛本来是个武学行家，把先后两次的交手一加比较，立即发现了云紫萝的气力已是远远不及从前。于是他也大着胆子退而复上，与炎炎和尚联手夹攻云紫萝了。

炎炎和尚试了几招，哈哈笑道：“连老弟，你说得不错，这臭婆娘是不行啦！不过这臭婆娘虽然凶狠，长得倒是标致。俺出家人慈悲为怀，倒是舍不得伤一个如花似玉的娘儿呢。”

连甘沛跟着笑道：“出家人也有怜香惜玉之心，连某岂能没有？嘿嘿，云紫萝，我劝你还是投绛了吧，这次可不比是在西洞庭山，没有缪长风来给你做帮手了。”

炎炎和尚笑道：“她倒是还有一个姘头在这里，可惜她的这个姘头孟元超却是半死不活，帮不了她的忙啦！”两人一唱一和，想把云紫萝气得急怒交加，他们就更容易取胜。

云紫萝咬牙苦斗，炎炎和尚看出有机可乘，一个“游空探爪”向她抓下，便想把她活擒。不料云紫萝忽地喝道：“着！”剑光疾闪，迎着他的手臂便削。原来这是云紫萝故意卖的一个破绽。

可惜她毕竟吃了气力不济的亏，这一剑只是把炎炎和尚小指的一节指头削掉，长剑就给连甘沛的判官笔架开了。不过虽然只是削掉一节指头，那阵剧痛也够炎炎和尚受了。

炎炎和尚本想把她活擒，不料反而给她伤了一指，大怒之下，运足了火龙功，呼的一掌，猛劈过去！云紫萝已是心力交疲，哪里还能禁受这样猛烈的掌力？她一个“风刮落花”的身法闪开，脚步杀曾站稳，一股排山倒海似的力道涌来，登时把她抛出数丈开外。虽然不是打个正着，但那股力道已是震得她爬不起来了。

云紫萝心头一凉，不是自己怕死，而是害怕孟无超落在敌人手里。“我可不能眼看孟大哥受敌人的侮辱！”当下就想自断经脉而亡。

忽听得炎炎和尚的狂笑之声突然停止，喝道：“来者是谁？”

这个人来得非常之快，当真说得是声到人到，炎炎和尚刚刚说到一个“谁”字，谜底立即揭开。

云紫萝躺在地上，看不见来的是什么人，但却已听到了这个人熟悉的声音了。

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林无双。

林无双给眼前的景象吓慌了。大惊之下；失声叫道：“云姐姐，你怎么啦？孟大哥，他、他、他——”

云紫萝精神一振，挣扎着就想起来，叫道：“孟大哥还活着！”

林无双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说道：“云姐姐，你别动，我给你打发这两个贼人。”

炎炎和尚和连甘沛不知林无双的厉害，见她是一个比云紫萝还更年轻的女子，不约而同的都笑起来。

炎炎和尚说道：“你这小丫头也敢口出大言，难道你比这臭婆娘还更狠么？”

话犹未了，陡然间只见寒光疾闪，耀眼生缬。林无双喝道：“好，你们笑吧！”剑招连发，剑气如虹，左刺连甘沛，右刺炎炎和尚。出手快到极点，这两个人都觉得林无双的剑招好像全是向他刺来一样，饶是他们联手抵挡，还是给杀得个手忙脚乱！

炎炎和尚这才知道林无双果然是比云紫萝更“狠”忙把袈裟脱下，袈裟一抖，俨似飞起一片红云，护着身体。

连甘沛没有这样功力，百忙中使出连家“双笔点四脉”的绝技，左笔一

拖，右笔一带，一招之间，遍袭林无双的太阳、少阳、厥阴、阳矫四大脉络的八处穴道。

他这一招不知曾经伤过多少成名人物，哪知连林无双的衣角都没沾着，林无双冷笑道：“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以为就只你会点穴么？”

林无双身与剑合，剑如飞凤，翩若惊鸿。对方的剑势指向何方连甘沛都还未曾看得清楚，四脉八穴便都中剑，正是他刚才要刺林无双的那些穴道。

炎炎和尚见她剑术如此精妙，吓得心胆俱寒，想道：“我只道女流之辈容易对付，谁知竟是一个比一个厉害！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否则待到那臭婆娘气力恢复，只怕我可是性命难保了。”

不料就只林无双一个人，他想跑也跑不了。

林无双的轻功与云紫萝不相伯仲，比他高明得多。他转了几个方向，林无双都是拦在他的前头。转眼间林无双的剑光霍霍展开，使出了虬髯客真传的一个“大须弥剑式”，炎炎和尚全身受剑光笼罩，哪里还能冲出光圈之外。

炎炎和尚冲不出去，唯有硬着头皮和林无双拼斗。袈裟抖开，旋风忽舞，全身好似包在红云之内。而红云之外，则是裹着白光。说也奇怪，他和连甘沛联手之时，给林无双攻得险象环生，如今他单打独斗，反而似乎好转一些。虽然仍是未能突围而出。但林无双却也攻不进去。

其实林无双的本领并非比云紫萝高明很多，她之所以能够在数招之内刺伤连甘沛，一来是因为连甘沛业已恶斗一场，正如刚才的云紫萝一样，气力不加了。二来林无双的那路剑法，得自虬髯客的真传，她以剑尖刺穴，正是连甘沛使的判官笔的克星。三来炎炎和尚震惊于她精妙的剑法，只顾保护自身，连甘沛得不到他的助力，名为联手，实际还是单打独斗。不过若是只论剑法，她的剑法变化奥妙精微，倒是确实在云紫萝之上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炎炎和尚一见她出手，便即为她所慑的原因。

到了炎炎和尚情知逃跑不了，拼死力斗之时，形势又不同了。武功是各有所长的，轻功和剑术，炎炎和尚当然远不及她。但炎炎和尚有数十年的功力，这却又是林无双比不上他的了。

炎炎和尚的袈裟越舞越急，反弹之力相应加强，被林无双剑光造成的包围圈子也渐渐扩大了。他是个武学的大行家，怯意一消，登时看出对方弱点，心里想道：“原来这丫头的功力并不如我，我为什么还要怕她！”此时云紫萝气力尚未恢复，背靠一棵大树歇息。炎炎和尚阵脚已经稳住，冀图侥幸之念不觉又是油然而起。

炎炎和尚把袈裟当作盾牌，舞得泼风也似，护住全身，右掌在袈裟掩护之下伸出来，呼呼呼连发三掌。他这火龙功蓄势已久，全力施为，就似从鼓风炉中喷出来似的，热浪迫人，林无双料不到他突然反攻，不觉退了三步。

炎炎和尚心头大喜，想道：“只要能够打败这个丫头，孟元超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了，不过我必须速战速决，否则那泼妇的气力一旦恢复，只怕又是夜长梦多。”

正当炎炎和尚在打如意算盘之际，云紫萝忽地叫道：“走乾门，奔坎位，刺他劳宫穴。”

原来云紫萝由于曾与炎炎和尚剧斗多时，对他的掌法步法早已了然于胸，而林无双的上乘轻功和她的穿花绕树身法也是颇有相通之处，一样脚踏五行八卦方位的。旁观者清，是以她能够指点林无双的制敌诀窍。

林无双也正是要诱使敌人出手攻她。不过尚未知道炎炎和尚的命门要穴

是在何处罢了，一得云紫萝提点，立即如法施为，走乾门，奔坎位，一招“ 玉女投梭 ” 就刺过去。

炎炎和尚倘若只守不攻，纵然终须落败，但林无双想要刺中他掌心的“ 劳营穴 ”，却也并不容易。炎炎和尚意图侥幸，想不到一念之差，便遭杀身之祸。

只听得嗤的一声，炎炎和尚的袈裟脱手飞出，掌心的劳宫穴已是给林无双锋利的剑尖刺了一个透明窟窿。林无双废了他的武功，斥道：“ 饶你不死，还不快快给我滚开！ ”

只见炎炎和尚拔足狂奔，但不过跑了几步，却又忽地停了下来。林无双道：“ 咦！饶你不死，你为什么不走？ ”

炎炎和尚喉头咕咕作响，口吐白沫，就似受伤的野兽临死之前在作挣扎狂嗥，忽地手舞足蹈起来，状如疯汉。

原来他练的“ 火龙功 ” 乃是邪派功夫，劳宫穴一被刺穿，还不仅仅是武功被废这么简单。真气渲泄，热毒攻心，他自己也无法克制，终于自食其果，毒发身亡了。

林无双见他毒发身亡的惨状，亦是不禁触目惊心，当下就不忍再杀那连甘沛了。

连甘沛已经被她挑断四条经脉，武功亦已废掉。林无双点了他的昏睡穴，将他一脚踢下山坡，说道：“ 明天醒来，要是你不给野兽吃掉，那就是你的造化了。 ”

血雨腥风过后，荒山又复归于静寂，黄昏的夜幕笼罩大地，如眉的新月已经开始出现天边了。

云紫萝想起刚才的恶斗还是不禁有点心惊，只有孟元超还在梦中，对刚才的一切，好似全无知觉。

林无双走近他的身旁，不觉又是担忧起来，说道：“ 刚才打得那样激烈，怎的他还是没给吵醒？ ”

云紫萝道：“ 他恐怕已经昏迷了两天两夜了，刚才醒了一会儿，神智似乎还未清醒过来，又睡着了。不过，你可以放心，他的呼吸比我发现他的时候已经舒畅许多，脉息也调和了。依我的经验，他的危险时期已经过了。你瞧，他不是睡得很好吗？ ”

林无双定下心神，这才发现孟元超的脸上依稀绽着笑容，身上的伤口也全都包扎好了，说道：“ 你说得不错，他真的像是正在做着一个好梦。 ”

云紫萝笑道：“ 我猜他是正在梦中梦见了你。 ”

林无双面上一红，说道：“ 云姐姐，多亏你救了他。我很抱歉，却是来迟了一步了。 ” 有两句话她本来要说，忽地瞿然一省，恐怕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因而不便说出来的话是：“ 他要是作梦，也该是梦见你。 ”

云紫萝道：“ 你不是来得正合时吗？你不但救他，也救了我啊。 ”

林无双道：“ 我本来可以早一点来的，我不知道他受了这样严重的伤，昨天我在小金川整整等了他一天。 ” 原来林无双是等待战场上的伤兵差不多都回来之后，还没发现孟元超的踪迹，这才着急赶来，连夜动身的。

云紫萝道：“ 就只你一个人来么？ ”

林无双道：“ 冷、萧两位首领率领全军出动，今日一早，赶往东路和早已在那里埋伏的一支义军会师，准备全歼进犯小金川的清兵，倘若不是为了找寻孟大哥，我本来也要跟他们出发的。云姐姐，你怎么知道来这里找孟大

哥呢？”

云紫萝道：“在东路埋伏的那支义军，是不是李麻子和刘抗他们？”

林无双道：“正是，原来你都已知道了。”

云紫萝道：“昨晚我碰见刘抗，还和他打了一场呢。我是今早才和他分手的。”当下把昨天晚上，在那古庙之中的遭遇，说给林无双知道。

林无双忽道：“缪大侠呢？我知道他已经来了，怎的又不是和你一起？”

云紫萝怔了一怔，说道：“你怎么知道他已经来了？”

林无双说道：“我们有一小队受了轻伤的弟兄，在退回小金川的途中，遭遇敌兵包围，幸亏缪大侠恰好路过，拔刀相助，助他们杀出重围。其中两个受伤较重的，缪大侠还给他们敷上了金创药呢。”

云紫萝呆了一会，好像还不敢十分相信似他说道：“他当真已经来了？”

林无双道：“怎么不真，我就是刚才在路上碰上那两个受伤最重的弟兄，他们亲口和我说的。他们虽然没有见过缪大侠，但从他们描绘的那个人的样貌和武功来看，绝对是缪大侠无疑。我还以为你们是一起来的呢。”林无双不觉也有点诧异了。

云紫萝道：“他没说过要来，但我知道他会来的。”

林无双说道：“缪大侠现在可能已经到了小金川了。不过或许他到东面战场去帮刘抗也说不定。因为他已从伤兵口中得知战场情况，而他的师侄武端兄妹也正在刘抗那边。”

云紫萝心乱如麻，转了好几个念头，忽他说道：“双妹，照料孟大哥的事情，我想偏劳你了。你一个人送他回去，怕不怕会有危险？”

林无双道：“双方的兵力都已集中东面战场，这一带已经没有敌兵，百姓又是帮忙我们义军的，我想大概不至于有甚危险。但云姐姐，你——”

云紫萝心里叹了口气，幽幽说道：“我想，我现在也该走了。”

林无双只道她是急于和缪长风相会，于是笑道：“好的，你放心去吧。我瞧缪大侠恐怕还是在刘抗那边的可能大些，但愿你们早日相见。待到打了胜仗，过几天咱们在小金川的庆功宴中再会。”

云紫萝心中苦笑：“你们摆庆功宴之时，我已不知在什么地方了。”

第六十八回　死别生离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李商隐

她走了几步，忽地又回过头来，说道，“有一样事情，忘记和你说了。”

林无双一怔道：“什么事情？”

云紫萝道：“孟大哥醒来，你别和他说你已经见着了我，只当作是你自己发现他的好了。”

林无双诧道：“为什么？”

云紫萝道：“我想他专心养伤，任何事情都莫牵挂。我这一去，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还会回来。所以他若是问起了我，你就推说什么都不知道吧。”

即将在东面战场展开的将是一场更猛烈的战斗，而云紫萝到东战场去找缪长风，势必也会投入这场战斗之中。林无双只道云紫萝担忧的是战场上的凶险，当下柳眉微蹙，连忙说道：“云姐姐，别说不吉利的话，你会平安回来的。”她怎知道云紫萝说的不仅是战争的凶险而已，云紫萝是早已打定了主意，这一去就不会再回来了。她决不逃避战争的凶险，但却必须避开情海的波澜。

云紫萝苦笑道：“但愿如你所言。不过你一定要答应我的要求。”

林无双虽然觉得她的这个要求有点奇特，但还是答应了。“好的，我依你的说话去做就是。”

云紫萝道：“好，那我走啦。孟大哥交给你了。”

林无双微笑道：“你放心，我会照料他的。”

孟元超还在沉睡之中，脸上的笑容也未消逝。或许他正在做着好梦，陶醉于云紫萝对他的梦里柔情吧，但云紫萝已是一步一步的离开他了。

悲莫悲于生别离。云紫萝一步一步的离开孟元超，狠下心肠，不敢回头一望。

山盟海誓，都如水月镜花；蜜意柔情，尽付荒烟落照。古人云：“黯然销魂，唯别而已。”云紫萝又一次尝到了“黯然销魂”的滋味了。但此际，她心坎里深藏的悲痛，恐怕还不仅只是止于黯然销魂！

云紫萝的背影渐去渐远，终于消失了。林无双目送她的背影，不觉打了一个寒噤，心头感到一股凉意。少女的心灵是特别敏感的，云紫萝虽然没有回头，她也感觉到云紫萝在离去之时那份悲痛的心情，好像看见她盈眶的泪水了。

“呀,云姐姐其实还是在爱着孟大哥的。为什么她又要和缪长风相好呢？莫非这都是为了我吗？”

思潮起落，心头一片茫然。林无双痴痴的想，不知不觉，东方已是吐出鱼肚白了。

晨风吹来，林无双精神一爽。她弯下腰看看孟元超，见他苍白的脸上已是有了些微血色，但仍在熟睡之中。

林无双瞿然一省，想道：“我何必胡猜乱想呢，反正我还会见到云姐姐

的，如今还是照料孟大哥要紧。”她拾了些枯枝败叶，生起火来。拿了孟元超的军用水壶，在山溪盛了半壶清水，然后掏出一支老山参，用佩剑切成碎粒，投入水壶之中，她要给孟元超熬一壶参汤。

也不知是在梦中梦见什么，孟元超脸上的笑容渐渐消逝，忽地张开嘴已，吐出微弱的声音。林无双把耳朵贴近去听，只听得他是在模模糊糊地叫道："紫萝，紫萝，你，你别走啊！"

林无双吃了一惊："他怎么知道云姐姐已经走了呢？"仔细看时，孟元超的眼睛尚未张开，显然说的乃是梦话。他是在受着恶梦的折磨！

林无双一阵心酸，抱着他轻轻叫道："孟大哥，你醒醒，醒醒！"

林无双猜得不错，孟元超是在恶梦中惊醒过来的。不过在恶梦之前，他做的却是好梦。

梦中回到江南，回到欢乐的往日。他与云紫萝荡舟湖上，听云紫萝柔声低唱："群芳过后西湖好，狼藉残红，飞絮濛濛，垂柳阑于尽日风……"在梦中他与云紫萝步过苏堤，走到月老祠前，共读那副名联："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读罢名联，四目交投，作会心微笑。不料罡风陡起，月老祠突然化为火海，云紫萝也突然不见了。她是给火海吞没了么？

矇矇眬眬的张开眼睛，心中犹有余悸，孟元超一抓抓住了林无双软绵绵的手掌，一咬舌尖，很痛，孟元超知道不是梦了，满怀欢喜的就叫出声来："紫萝，原来你还在我的身边！"

林无双偷偷抹掉了眼角的泪珠，心里想道："原来孟大哥也还是爱着云姐姐的，我应不应该和他说真话呢？"她咽下眼泪，涩声说道："孟大哥，你醒醒，我是无双！"

虽然并非作梦，却是认错了人。孟元超恢复清醒之后，不由得又是惭愧，又是吃惊。连忙说道："原来是你，云紫萝呢？"

林无双几乎就要把真话告诉他了，但转念一想："他此际尚未脱离危险，要是给他知道云姐姐是在战场，而且是到战场去找缪长风的，他能不失望，能不挂虑么？唉，还是暂时瞒着他，留待他痊愈之后再说吧。"于是说道："孟大哥，你醒醒呀！哪里有什么云姐姐呢？"

孟元超道："奇怪，刚才她分明是在我的身边唱歌的，怎么就不见了，那么，你来的时候——"

林无双道："我来的时候，只见你一个人躺在这儿，可没有见着云姐姐。"

阳光耀眼，和昨晚的黄昏景色大不相同。孟元超揉揉眼睛，自己也不觉狐疑了，"难道昨晚那些事情，都是作梦不成？"

林无双道："我已经在这里伴着你整整一个晚上了。或许云姐姐曾经来过，不过我不知道。现在大家都在打仗，恐怕很难找她。但只要她是当真来了，我一定会帮忙你找着她的。"

脸上的泪痕虽然抹去，但她心里的难过在脸上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孟元超听了她这番幽怨的说话，倒是不禁对她感到歉意了。

由于有了这份歉意，他不忍再向林无双追问下去，当下笑道："或许真的只是我在作梦。你说得不错，大家都在打仗，什么事情，都该留在战后再说。对啦，我还没有问你呢，这场仗现在打得怎么样了？我昏昏迷迷的过了也不知几天几夜啦。"

林无双道，"你打的这场伏击战打得非常成功，早已大获全胜了。刘抗

那边还未与敌人接触，但按照计划大概也会打起来了。”

孟元超叹了口气，说道：“可惜我受了伤，不能参加这场最重要的战役了。”

林无双道：“孟大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对你来说，最紧要的事情就是把伤养好。你喝了这壶参汤吧。”

孟元超诧道：“哪里来的参汤？”

林无双道：“冷大哥早已准备你会受伤，我来找你的时候，他给了我一支老山参，我是用你的水壶的水熬成参汤的。”

参汤还是热的，喝进肚子，浑身都觉暖和。但更温暖的还是战友的情谊。一阵心情激动，孟元超不由得又感到了自惭了：“冷大哥在即将出发和敌人决战的时候还给我设想得这么周到，我却老是在想着儿女私情！”

好像受到孟元超的感染，林无双以她少女的情怀在关心孟元超的变化，见他面色逐渐红润起来，她心头的云翳也逐渐消失了。“孟大哥，你好了点么？”林无双问道。

“好得多了。”孟元超说道，“你扶我上高处看看。”

目断遥天。东边天际好像泛出一丝隐隐的微红，在云海中荡漾，孟元超吃了一惊，说道：“无双，你看那边，那好像是火光！”

林无双定睛看去，看了一会，笑道：“我看不见火光，恐怕是朝霞染红的云彩吧？”

孟元超道：“那边是不是咱们准备歼灭敌人的主战场？”

林无双道：“不错，方向是对的。不过东战场和咱们这里的距离少说也有七八十里呢。”

孟元超若有所思，半晌，叹了口气说道：“哦，那么远！我纵然没有受伤，今天恐怕也是不能赶到那儿去了。无双，你再看清楚点，当真不是火光。”

林元双笑道：“距离这么远，就是那边起了大火，这里也是看不见的。”

孟元超道：“我好像还听见了厮杀的声音。”

林无双道：“这是风声，强风刮过丛林，折断枯林朽枝的声音。还有就是乌鸦的叫声了。”

孟元超哑然失笑，说道：“不错，那边的火光都看不见，又怎能听得见厮杀的声音呢。是我的幻觉了。”

山风吹来，孟元超吸了口气，忽地又吃一惊，说道：“不对！”

“什么不对？”

“你闻一闻，风中送来的是不是有一股焦臭的气味？”

“果然是有一些气味。”林无双道。

“那就一定是那边已经起火了，这恐怕是烧焦了的尸体的气味。”孟元超道。

这霎那间，孟元超不由得心头颤栗，想起了刚才的梦境。在那恶梦之中，云紫萝是消失在火海中的。

“咦，孟大哥，你怎么啦？”林无双注视着他忽地又变得苍白的脸孔，吃惊问道。

“没什么。”孟元超强自抑制自己的忧虑，淡淡说道：“我只是有点担心这场大火。”

林无双深情的注视着他，说道：“孟大哥，你不要担忧，这场仗咱们一定会打胜的。冷、萧两位首领早已有了周详的计划，要是那边起火的话，一

定也是咱们火攻敌人。孟大哥，你现在最要紧的是专心养伤。”

孟元超定了定神，心里暗暗嘲笑自己：“我怎的迷信起梦谶来了？梦中烧的是月老祠，当真是讲梦谶的话，那也早已应验了。紫萝如今已是有了缪大哥，难道我还能指望她和我重续前缘？”

林无双见他仍是呆呆出神，不禁又再问道：“孟大哥，你没事吧？”

孟元超精神一振，说道：“无双，你和我立即回去。”

林无双道：“你走得动吗？不如——”

孟元超抢着说道：“我可以慢慢的走，就是赶不到战场，回去的路上总可以碰上咱们的人，听听战场的消息也好。”

不知是否朝霞的渲染，东面的云海给染得从浅红变为深红孟元超在林无双搀扶下一步步走下山岗，遥想自己的战友正在和敌人决战，他的心情充满兴奋，但在兴奋之中却也杂有一丝恐惧。对胜利他是充满信心的，但能不能够再见到云紫萝呢，他却是没有信心了。他心里在想：“难道昨晚的遭遇都是一场梦？我见到的只是紫萝的幻影？不，不，那不是幻影！紫萝她一定是还在小金川。唉，紫萝，你为什么要避开我呢？”

孟元超猜得不错，染红了东边天际云海的不是朝霞，是一场大火。

林无双也猜得不错，这场大火，是小金川的义军在用火攻。

清兵被围困在一条狭长的山谷之中，出口已给山上滚下来的巨木堵死。无数火龙从天而降，那是义军从山顶抛掷下来的一束一束燃烧着的松枝。

这是两峰夹峙之间的荒谷，地形十分奇特，好像是给倚天长剑把整座高山当中斩劈开来，山脚变成星罗棋布的丘群，千万年来无数次山洪涨退冲刷出来的深沟，就变成了今天纵横交错的谷道。这些谷道地堑壁上伸展出来的树极两面覆盖，从谷底抬起头来，几乎长年不见天日。星罗棋布的丘群与谷道之间，蔓生着纠缠不清的藤莽，燃烧起来，眨眼问就变成了到处乱窜的一条条张牙舞爪的火蛇！风在呼号，火在狂啸，黑烟冲天，千百条火蛇汇合，谷底就快变成一片火海了。

清兵的统帅黄栋臣火红了眼睛，喝道：“给我冲上山去，谁怕死我就杀谁？”

山上箭如雨下，最可怕的还有磨盘大的巨石和燃烧着的木头滚将下来，在前面冲锋的清兵一排排倒下。

冷铁樵大喝道：“要想活命的赶快扔掉兵器，高举双手跑上来！我们不杀没有武器的俘虏！”

在下面固然要被烧死，冲上去厮杀也是个死，除了投降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只听得叮叮　　之声不绝于耳，登时就有许多清兵扔掉刀枪，高举双手，跑向义军指定的地方。黄总兵身边的几个亲兵也这样做了。

黄栋臣大怒，劈掉两个亲兵，还要斩杀之时，其余的亲兵已是重又拾起兵器，纷纷叫道：“你要给皇上卖命那是你的事情，我们只要恬命，你不许我们活命，我们就和你先拼了。”黄栋臣又惊又怒，只怕未曾碰上敌人，就给自己的心腹随从杀掉，只好落荒而逃，选择火势还没有烧得怎么旺的地方跑去。

陡听得一个人喝道：“鞑子的奴才，往哪里跑！”追来的是义军方面的刘抗。

刘抗迫近了他，冷笑说道：“你以为你宁死不屈，就算是英雄好汉吗？哼，这要看你是为什么人效忠，为什么人送死？靴子占领咱们汉人的地方，

欺压咱们的同胞，你身为汉人，却做鞑子的奴才，为鞑子卖命，嘿、嘿，这不是英雄，这是狗熊!回头未晚，你好好想想，你是愿做英雄还是愿做狗熊？”

从来没人对黄栋臣说过这样的说话，这霎那间，他不觉一片茫然，“食君之禄，担君之忧。这是自古传下来的圣贤教训，难道我要做一个忠臣，反而是做错了么？”愚忠的观念早已在他的心中根深蒂固，急切之间，哪能改得过来？

刘抗道：“怎么样，现在回头，尚还未晚！”黄栋臣喝道：“妖言惑众，要我听你的话，那是休想，黄某着了你们诡计，唯有一死以报君恩，何足惧哉？看刀！”

刘抗冷笑道：“好，你既然执迷不悟，那就成全你吧！”唰的一剑，只用了三分力道，便把黄栋臣的大斫刀拨开。

黄栋臣是武进士出身，冲锋陷阵，也算得一员猛将。但说到武功，可和刘抗差得太远。何况才不过在三日之前，在葫芦谷一战，他还是受了伤的，虽然受的只是轻伤。

刘抗剑走轻灵，不过几个回合，唰的一剑，便刺着了黄栋臣的虎口，啷声响，大刀坠地。刘抗轻舒猿臂，立即就把黄栋臣擒了过来。

刘抗把黄栋臣陡地抛起，说道：“是你带兵来打我们，怪不得我们手段狠辣！”接住黄栋臣的身躯，又抛上去，于是者抛上抛落，接连数次，一面继续说道：“可是只要你们的兵士放下武器，我们就不杀俘虏，请问你们做得到吗？”黄栋臣想起在他离京赴任之时，向兵部尚书谢恩辞行，兵部尚书曾吩咐他道：“你的职务是‘袭匪’，‘袭匪’的要诀无他，只须紧记十二个大字：宁可枉杀一百，不可错放一人！这是皇上的意旨，你记住了！”此际在这生死关头，不知怎的，突然想起这件事来，心道：“这倒是给他说得对了。”

刘抗又道：“你看看下面的火海，要不是我们放开一条生路，你的部下都要化作飞灰，你却至死不悟，还要他们为你的鞑子皇帝卖命！好吧，我话尽于此，你要做鞑子皇帝的忠臣，我只能让你称心如意，把你抛下去了！”

黄栋臣身在空中，看下去更其恐怖。虽说清兵已有十之七八逃出生天，也还有十之二三在那谷底给活活烧死的。狼奔豕突的情形，裂肺撕心的呼喊，黄栋臣看得见，听得见，未到生死关头，他还硬得起铁石心肠，在他自身就要丧生火海的时候，却是不由得他不害怕起来，兴起缕蚁尚且贪生之念了。

他正要不顾一切叫出“饶命”两字，忽地有个军官从山拗转角处突然窜出，呼的一掌向刘抗劈去，左手一伸，就把黄栋臣接了下来。

刘抗本来是要收服黄栋臣的，想不到突然碰上一个本领如此高强的敌人，居然只是一招，就从他的手中把黄栋臣抢去，也是不禁骤吃一惊。

那军官满面血污，但刘抗接了他的一招，已知他是谁了。骤吃一惊之后，喝道：“好呀，原来是你！……”话犹未了，说时迟，那时快，那军官已是放下了黄总兵，拔剑出鞘，一招“龙门三鼓浪”，急劲异常的向刘抗刺过来了。冷笑道：“你知道是我，还敢动手？哼，刚才着了你的诡计，如今叫你知道我的厉害！”

他这一招“龙门三鼓浪”，招里藏招，式中套式，一招三式，中蕴藏着三重力道，在他全力施展之下，当真恍若天风海雨迫人而来，一道浪头高过一个浪头。刘抗使出浑身本领，只能堪堪抵御，已是不能分神说话了。

他们在半山的密林深处交手，是处地形奇险，丰草没胫，怪石遮云，下

面的大火尚未蔓延上来，守在山头的义军按照作战的计划各守岗位，由于未曾发现他们，是以也还没人下来接应。

那军官情知对方迟早必有人来，必须速战速决，于是抢先占了有利地势，居高临下，陡出险招！

只见一团灰影，扑将下来，倏地剑光暴长，俨如一道长虹，横空掠过，闪电般的向刘抗拦腰截斩。原来军官使的这招有个名堂，叫做“横云断峰”，居高临下身剑合一的扑将下来，威力更是倍增！

刘抗站在下首，地利上先吃了亏。内力也是那军官比他稍胜。刘抗还了一招“横架金梁”，双剑相交，金铁交鸣之声震得山鸣谷应。军官一个倒蹬腿，足跟一撑岩石，运劲一推，刘抗站立不稳，百忙中一招“白鹤展翅”，剑势斜飞，也不知是否刺着敌人，骨碌碌的便滚下山坡了。

那军官失了重心，仗着超卓的轻功，在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落下地来，只见小腹部份的衣裳，已是给剑尖划开一道长长的裂缝。

大火正在向上蔓延，刘抗骨碌碌的滚下山坡，再滚下去，就要坠入火场了。刘抗猛地使劲一抓，使出了大力鹰爪功，十指深陷泥中，这才止住了急坠之势，一个鲤鱼打挺，跳起身来。只见那军官，已是拖着黄栋臣跑了。

就在此时，只听得一个清脆的声音叫道：“刘大哥，是你在那边么？”

来的正是武庄和她哥哥武端。

刘抗又惊又喜，连忙叫道：“你们快来，别让敌人跑了！”

那军官落下地来，发现衣裳上裂缝，也是不禁吓出一身冷汗。这一剑幸亏是在刘抗立足不稳正在后退之时向上刺的，劲道不足，否则已是开膛破腹之灾！

双方都是死里逃生，这一战他虽然稍占上风，却也不能说是已经胜了刘抗。

他在使出险招，把刘抗打得滚下山坡之后，本来是想跟着追下去取刘抗的性命的，但一看刘抗并没有“败”得如他想象之惨，而武端兄妹又已赶来，他如何还敢再追下去？只能改变主意，赶快拖着黄总兵逃命了。

武端兄妹飞快跑来，但已经看不见那个军官了。刘抗正在朝着他们逃跑的方向追去。

武庄未曾赶上刘抗，便先问道：“刘大哥，你追的是什么人？”

刘抗说道：“一个是黄栋臣，还有一个是你们杀父的仇人！”

武庄呆了一呆，叫道：“好呀，这才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武端说道：“他们跑不了的！”嗖的一支响箭射上天空，这是召援的讯号，山顶的义军立即分出人来，下山接应。

黄栋臣刚刚给刘抗抛上抛落，抛得头晕眼花，跑了几步，伤口复裂，不能跑了，呻吟叫道：“我、我不行啦，你，你——”

那军官一咬牙根，说道：“别丧气，胜败兵家常事，你要死也不行，皇上可还要你戴罪立功！”一把抓起黄栋臣，将他挟在胁下再跑。心里想道：“要不是皇上看重你能打仗，我才不管你是死是活呢！”

这军官本领也真个高强，挟着一个人，专拣险峻的地方跑去，在悬崖峭壁之上，居然还是疾走如飞。义军的弓箭射来，也给他挥剑拨落。电掣风驰，跑上一个悬崖，那军官忽地发现已是身临绝地！

到了这个悬崖，前面已无去路，下面就是两峰夹峙之间的山谷了。而山谷早已变成火海。

两座山峰像是给神工鬼斧当中劈开，若是从下面望上来，缺口处只露出一线天光，似乎站在一面山峰和另一面山峰触手可及，其实缺口虽窄，中间的距离也还有六七丈之遥。这样遥远的距离，多好的轻功，也决难飞渡！

黄栋巨面临绝地，不寒而栗，哀求那军官道：“北宫大人，你放下我吧。以你的绝世武功，少了我的拖累，你会逃出去的。”其实他是想自己求生，心里在想：“刘抗答应不杀我的。他说得不错，我已经害死了这许多士兵，我为什么还要给皇上卖命？”

可是那军官却不答应，他把黄栋臣紧紧一挟，说道：“黄总兵，你别转糊涂的念头吧，皇上还要用你，今日之事，咱们只能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嘿、嘿，他们以为我跑不了，你瞧着吧！”

他一咬牙根，挟着黄栋臣，后足跟在悬崖边缘一撑，一枝箭般的陡地就飞出去！

他居然敢从悬崖上跳过对面的山峰，这一个冒险之极的举动，背后追来的刘抗和武端兄妹等人，也是始料不及。

刘抗心里想道：“除非他插上翅膀，否则决难飞渡！”但是为了预防万一，刘抗还是从义军头目的手中接过一把五石强弓，弯弓就射。武端把手一扬，一支火箭也射出去。

那军官一跃出去，身在空中，也是把手一扬。原来他是抛出一条长绳，绳索的一端装有尖钩，长约三丈有多，经他运力一挥，钩上了对面山峰峭壁上伸出来的一株松树枝椏，刘抗射来的箭在他背后落下，他一手挟着黄栋臣，一手抓着长绳一荡，已是像打秋千般的荡过了对面的山峰了。武端那支火箭射着垂下来的长绳，长绳迅即变作一条火蛇，可惜已是烧不着那个军官了。

武端顿足道：“唉，还是给他们跑了。”

武庄说道：“他们跑不了的。跑上天边，咱们也要追他！”谷底的火光烧得满天通红，火光中还隐约可以看得见那个军官跑入树林的背影。

刘抗忽地说道：“咦，对面的山峰上似乎还有一个人？”武庄道：“是么，我没看见？”刘抗再定睛一瞧，那个人影也不见了。

刘抗说道：“这人轻功不在北宫望之下，决不会是我眼花。就只不知他是朋友还是敌人？”武庄说道：“不管他是友是敌，总之咱们不能让敌人跑了！”

刘抗微一沉吟，说道：“这个当然。咱们可以从后山绕道前往，避开火场，不过——”

武庄道：“不过什么？”

武端已知其意，说道：“这里的战事尚未结束，刘大哥是负责指挥的，目前恐怕还不能离开吧？”

武庄已是急不及待，道：“那么我们先去，大哥，你别拦阻。敌人虽然武艺高强，料他也是孤掌难鸣。”

刘抗想了一想，说道：“也好，你们带领一队弓箭手去搜索敌人吧，那个黄总兵最好能捉活的。我和冷、萧两位首领会合之后，就来接应你们。”心想：“但愿在对面山峰上出现的那个人不是敌人，否则只怕还是会给元凶逃掉。”

天色渐近黄昏，两峰之间的峡谷早已烧成一片火海。火光辉映晚霞，把天空染得越发猩红。要过对面的山峰，必须从后山下去再行登山。武端虽然下了决心，定要穷追顽敌，但是否能如他们所愿，却是未知之数了。

在对面的那座山上，一条人影正在重峦叠峰之间隐没。刘抗刚才的确不是眼花，他看到的就是这个人了。

这个人是缪长风。此际，他正在施展超卓的轻功，向山顶跑去。

腥风触鼻吹来，缪长风的心上好像有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

他知道刘抗这支义军在对面的山上，山下就是战场。但他却不知道是义军火攻清兵，而且已经大获全胜。

正由于不知胜负如何，而自己面临战场，却又不能亲身参加战斗，是以虽然饶是缪长风惯经风浪，心里也不禁焦躁不安了。

“紫萝不知和元超见了面没有，他们也不知是在哪儿？”缪长风心想。他只是从葫芦谷撤退回来的伤兵口中，得知一点战场的消息，只知刘抗和武端兄妹是在这边，其他就不知道了。

他渴望知道战场的真实情况，虽然他不能够亲自参加战斗。

从烧得满天通红的火光，他可以猜想得到下面已经变成火海。他无法飞渡火海，只能跑上山顶高处了望。

渐渐他看得见似蚂蚁一般的，跑上山顶投降的那些清兵了。但是距离太远，他看不见那些清兵是徒手还是握有兵器。是以当然也不知道他们乃是投降。

不过若是两军厮杀，定有杀声震天。他听不见杀声，看来那些清兵也不像冲锋的样子，心中稍稍安定下来。

“莫非这支义军早已转移了？”缪长风暗自想道：“但愿元超和紫萝平安无事，要是我能够见着他们，那就好了。紫萝一定想不到我也会来到这里的。”

缪长风本来是要到塞外拜访天山派的掌门唐经天的，唐经天是云紫萝的干爹刘隐农的好朋友，云紫萝把小儿子付托给他带往天山避难。但因刘、唐二人年纪都已老了，恐怕未必能够等待她的小儿子长大成人，是以缪长风答应为她前往天山，一来可以结识当代的第一位武学宗师唐经天，二来照料她的孩子。他已经答应了云紫萝，做这个孩子的师父。

但在他和云紫萝分手之后，经过了几番反覆思量，他终于还是改变了主意。并非他失信于云紫萝，而是他认为应该先到小金川一趟。

他曾经苦劝云紫萝到小金川与孟元超相见，希望他们破镜重圆。但直到分手之时，云紫萝仍是不置可否，没有表示接受他的劝告，但也没有明白表示一定不去小金川。

经过了一年多的相处，他知道在云紫萝的内心深处，她所爱的人还是孟元超。但为了种种原因，她却要在孟元超和她之间制造误会，好成全孟元超和林无双的姻缘。

“我是最适宜给他们解除误会的人。”缪长风这样想道。“不错，我曾经为她倾倒，”如今我还是爱着她。不过如今的爱已经是兄妹之爱了。我爱她就应该令她得到幸福。她已经受过一次婚姻不幸的折磨了，但这次错误的婚姻并非她本身的过错，造成这个过错，孟元超也有一份责任。她为何要独自承担过错，郁郁终生？不错，她是一个巾帼须眉，女中豪杰。不过由于习俗的影响，在她内心深处，恐怕也难免不有一份自惭形秽的心情。我和元超都有责任为她解开这个心头的结。”

他又这样想：“照料她的孩子当然也是紧要的，但却并非当务之急。目前她的孩子在唐经天那里，那是绝对安全的地方，当务之急是小金川方面正

在进行的战斗，这场战斗，一定要取得胜利。而我也应当为这场战斗稍为尽一点力。”

一方面是为了友情，一方面是为了小金川方面正在进行的战斗，他决定把天山之行暂且押后。

此际他面对战场，却无法飞渡火海，也不知道云紫萝是否来到了小金川。他看得见熊熊的火光，听得见清兵的呼号，但他却是独自一人在对面的山峰，给隔离在战场之外。

此际，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是要先知道战场的真情实况。

他跑上山头，看着熊熊的火光，不觉又是担忧，又是兴奋。“我本来是要到冰雪覆盖的天山，谁知却来到了这四季如春的小金川了。不，现在来说，是来到了火焰山了，人生往往有意想不到的事情，这话当真不错。”

是的，有许多事情，往往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正当缪长风面临战场，浮想连翩，叹惜自己不能投身战斗之际，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他听到密林深处的脚步声，这个人也正是朝山顶跑去的，就在他的前面，听声辨向，大概距离不过七八丈之遥。

“这个人能够在险陡的山路上步履如飞，轻功应该很不错才是，怎的脚步声却这样沉重？”

心念未已，忽地听到说话的声音了。原来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军官背着一个受伤的人跑上山头。

古木参天，丰草没胫，怪石遮云。距离虽然不过七八丈之遥，那两个人却还没有发现缪长风。

缪长风一听他们说话的声音，不觉吃了一惊。这霎那间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原来这两个人，一个就是这次进犯小金川的清兵主帅黄栋臣。

另一个来头更大，竟是御林军统领北宫望。

第六十九回 弹铗狂歌

惊猜。鬓缕霜埃。杯空引，剑空埋。甚萧瑟阑成，江关投老，一赋谁哀？秦淮旧时月色，带栖乌、还过女墙来。莫向危墙北睇，山青如发无涯。

——张采田

缪长风喝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北宫望，你想不到在这里碰上我吧！”

北宫望定睛一瞧，看见只有缪长风一个人，心神稍定，陡地喝道：“缪长风，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喝声中双方同时扑起。

北宫望身为御林军的统领，剑术上确是有非凡的造诣，他身形疾起，剑光如练，急刺缪长风胸口的璇玑穴，小腹的归藏穴，胁下的愈气穴，这一招三式又狠又快，正是他生平得意的杀手绝招，只要给他刺着一处，缪长风不死也得重伤。

只听得一阵金铁交鸣之声，宛如繁弦急奏，缪长风以一招“龙跃深渊”，长剑化一道银虹，疾挥过去，化解了他这一招三式。两人在半空中几乎是肩擦着肩的交叉穿过，落下地来，双方都没受伤。

雷霆疾发的一招过后，双方忽地都是不约而同的静止下来，大家对立凝视，动也不动。这是因为双方剑术都已到了上乘境界，一击不中，便须再觅良机，谁也不敢率先轻举妄动。

过了一会，北宫望在缪长风瞪视之下，先自发慌，心里想道：“黄老头不知是否逃出性命，要是对方的刘抗他们抢先来到这里，那我可是插翅难逃了。”但彼此功力悉敌，准要是胆怯先逃，结果还是十九逃不掉的。北宫望是个武学的大行家，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他既然害怕对方的援兵先到，那就唯有速战速决了。

有之内而形之外，缪长风紧紧的盯着北宫望，观其眸子，看出了他的内心己在焦躁不安，登时一声长啸，剑诀一领，立即发动攻势。北宫望横剑截击，一招“金针度线”斜刺对手胸膛，明是反攻，暗藏走势，缪长风身随剑走，剑随臂扬，剑尖上吐出碧莹莹的寒光，疾如掣电，不架敌招，反截敌腕。北宫望一甩肩头，霍然一旋身，剑招倏变，横空削出，既护门户，兼而避招进招，确是攻守兼备的高明应法。哪知缪长风的剑术端的虚实莫测，手腕一翻，长剑挑起，一招“春云乍展”，已是从北宫望意想不到的方位刺来。北宫望腾身跃起，倒掠出去，饶是他应变得快，“嗤”的一声响过，衣袖亦己给缪长风的剑锋割去了一幅。

北宫望输了一招，拼着豁了性命，再度交锋，剑法使得凌厉无比。使到紧处，当真是有如狂风骤起，暴雨卷来。缪长风剑走轻灵，沉着应付。两人各以上乘剑术搏斗，辗转攻拒，杀得个难解难分。转眼间已是斗了五十来招，剧斗中北宫望喝道：“撒剑！”长剑当作大刀来使，猛地拍下。缪长风一声冷笑，也是喝道：“撒剑！”剑招后发先至，说时迟，那时快，己是指到了北宫望的脉门。北宫望五指一松，左掌劈下，掌风剑影之中，双方倏地分开，北宫望的左肩鲜血淋洒，缪长风的胸部印着一个手印，　　两声，双剑同时坠地。

原来北宫望不耐久战，是以特地使出险招的。双方都不愧是武学的高手，在那性命俄顷的霎那，各以短招击着对方，在间不容发之际，立即纵开，这才不至同归于尽。

北宫望肩头着了一剑，伤得不轻，缪长风胸部也给他打了一掌，饶是他有护体神功，亦已大伤元气。这一下两败俱伤，还是谁也没有占到便宜。

北宫望道：“缪长风，我胜不了你，谅你也胜不了我，不如今日就此作罢，三年之后，你再找我比武如何。”

缪长风冷冷说道：“今日事今日了，谁耐烦等你三年？”心里想道：“不错，我若是爱惜自己的性命，就该罢手。但我若放他走了，有何面目对小金川的义军弟兄？”

北宫望双眼火红，好像就要喷出火来，陡地喝道：“好吧，那么今日咱们是不死不散啦！”脚尖一挑，把跌落地上的长剑挑起，但他还未来得及接到手中，却给缪长风一记劈空掌又把他的长剑震落了。

北宫望喝道：“好，我就与你比比拳脚功夫！”大喝声中，飞身猛扑，双拳齐出。缪长风道：“来得好！”若不经意的轻飘飘一掌拍去，拳掌相交，北宫望一声大叫，水牛般粗壮的身体给缪长风的掌力震得抛了起来，在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倒纵出三丈开外。缪长风给他的罗汉神拳猛力一撞，也是不由得闷哼一声，倒跃三步，身形摇晃！

原来缪长风练的是“太清气功”，在内功中属于“王道”擅能以柔克刚。他这一掌看来似是毫不着力，其实已是蕴藏了他毕生苦练的武学精华。

北宫望的罗汉神拳也是须有极深厚的内功基础才能施展的拳术，不过他练的内功却是“霸道”非常，和缪长风的内功路子恰好相反。

武学中虽有柔能克刚之说，但若是功力悉敌的双方，也还不是轻易便可取胜的。北宫望的内功略逊于缪长风，外功则已练到差不多登峰造极的地步，胜过缪长风不止一筹，是以双方各以全力相搏，结果还是打成平手，缪长风略略占先。

北宫望叫道：“缪长风，你的太清气功果然名不虚传，却也未必就能胜我……”原来他还是想与缪长风罢手言和。

话犹未了，缪长风已是喝道：“不死不散，何必啰唆！”左掌一挥，右脚飞起踢他腿弯的“白海穴”。北宫望怒道：“你当我真怕你不成？”左拳一伸，右掌拿他脚踝。缪长风倏的变招，脚尖打了一个小圈圈，反踢北宫望膝盖的“环跳穴”。北宫望一抓抓空，五指一割，迳袭敌手前胸，缪长风已是脚站实地，站稳身形，一掌护身，一掌迎敌，把他的罗汉拳与铁琵琶手同时迫住。

两人越打越快，石走砂飞，圈子越展越大，周围的树木也给他们的掌风震得枝叶摇落，簌簌作响。罗汉拳本是脱胎于少林拳的一种常见拳法，铁琵琶手也并不难学，可是在北宫望手中施展出来，威力却煞是惊人。他拳掌兼施，把两种常见的武功配合起来，循环反复，变化无穷，饶是缪长风这么高深的武学造诣，对他也是不敢有丝毫大意。心里想道：“怪不得武定方当年死在他的手下，他的武功确实是达到了举手投足都能制人死命的境界了。”

缪长风固然不敢大意，北宫望也是不由得不暗暗吃惊。

缪长风的掌法刚好和北宫望相反，变化并不复杂，威势也不惊人。不论对方是拳来也好，掌来也好，拳掌齐来也好，他都是以左掌护身，以右掌横直迎击，出掌也没带起风声，每一掌都似是轻飘飘的便拍出去，但一股柔和的力道，却是坚韧非常。北宫望掌挟劲风，狂攻猛扑，竟似遇到一道无形的墙壁，攻他不破。

“要从平淡见功夫！”这正是武学的最高境界，缪长风或许尚未能够达

到这个最高境界，亦已是相去不远了。

论内力是北宫望刚猛，论造诣则是缪长风精纯。双方各怀戒惧，辗转攻拒的斗了将近百招，兀是未分胜负。

剧斗中北宫望忽觉有如春风拂面，暖意融融，好像有点懒洋洋的感觉，提不起劲来，原来他已是受了缪长风那股纯以柔劲发出的“太清气功”的感染。

北宫望吃了一惊，他是个武学的大行家，一觉不妙，便知已是受了对方内功的克制。心里想道：“久战下去，只怕我是难免要吃亏了。”当下一咬牙根，攻如雷霆疾发，催动掌力，一招比一招猛烈！

缪长风感觉到北宫望的掌力有如排山倒海而来，应付得虽然更为吃力，心里却是暗暗欢喜。兵法有云“一鼓作气，再鼓而衰，三鼓而竭。”（曹判论战）兵法如此，武学的道理也是一样。高手搏斗，总得留有余力以防不测，若然气力用尽，仍是强攻不下，那就难免要变成强弩之末了。

北宫望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他是迫于形势，不得不然。意图以金刚猛扑的打法，在自己未曾气衰力竭之前，把缪长风击倒。

缪长风沉着应付，见招拆招，见式解式。北宫望的强攻，固然是猛烈异常，有如雷霆疾发；他的防守也是守得无懈可击，俨如江海凝光。

剧斗中北宫望全力进搏，五指一划，只听得“嗤”的一声，声如裂帛，缪长风的上衣当胸之处，恍如利刀削过一般，划开一道长长的裂缝。缪长风吞胸吸腹，脚步不移，身躯陡然挪后一寸。就这一寸之差，北宫望的“铁琵琶手”虽然划破了他的衣裳，内力已是不能波及他的身体。缪长风闪电般的反手一掌，击中了北宫望。

北宫望“哇”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喝道：“缪长风，我与你拼了！”双手箕张，和身扑去。这是市井流氓的打法，哪里还有武学名家的风度？

但北宫望使用这种打法，缪长风却是不能不和他硬拼了。双掌相交，发出郁雷似的声响，双方突然都好像变成了僵硬的石像，手掌胶着，谁也不能移动分毫。说也奇怪，北宫望的掌力非但没有因业旦受伤而减弱，反而大大增强了。

缪长风本来就在奇怪，刚才中他的一掌，按理说还未能够将他重伤，令他立即吐血的，此时方始明白，北宫望原来已是用上了邪派的“天魔解体大法”。

“天魔解体大法”是一种十分怪异的邪派内功，在自伤身体的刺激之下，潜力可以尽数发挥，比平常最少可增一倍！但使用这种邪派内功，最伤元气，剧斗过后，不死也得大病一场。北宫望这是下了决心和他同归于尽了。

北宫望的内力有如狂涛骇浪般的涌来，一个浪头高过一个浪头。过了一会，缪长风头上冒出热腾腾的白气，只觉地转天旋，眼前好似有无数金星飞舞！

缪长风想道：“想不到我未能够替师姐报仇，却死在这厮掌下。不，最不济我也要与他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心念未己，北宫望的一股大力又攻过来了！

缪长风使出仅存的一点内力，手腕轻轻一带，想要化解对方的猛劲，可惜已是力不从心，给对方那股排山倒海一般的力道一震，竟给抛了起来，跌出三丈开外。眼睛一阵漆黑，待到恢复清醒，重见光明之时，已是不能动弹。

缪长风心头一凉，“我己尽力而为，可惜还是不能如愿。师姐的仇，只

能留给她的子女报了。”但又觉得有点奇怪：“何以我还活在世上，北宫望为什么不来杀我？”

定睛一瞧，只见离他不远之处，有一个人也是躺在地上，和他面对面的盯着他。这个人可不正是北宫望！

原来北宫望那最后一击，也己是使尽最后的一点气力了。他在震跌了缪长风之后，本身有如油尽灯枯，呼吸都已感到困难，如何还能爬得过来取缪长风的性命？

双方都是武学的大行家，清醒过来之后，不消片刻，对当前的形势已是了然于胸。这形势是：倘若没有第三者跑来帮忙任何一方的话，他们便是注定了要同归于尽了。

缪长风是求仁得仁，死而无憾。北宫望却是仍有侥幸之心，希望能逃一死。他忽地想起了黄栋臣来。

不错，黄栋臣不懂上乘武功，也受了伤。不过在缪长风业已受了重伤，丝毫不能动弹的情形底下，只要一个三尺童子，就能致他死命，何况是武进士出身的黄栋臣。

北宫望歇了一会，稍稍恢复了一点气力，叫道：“黄大人，黄大人，你在哪里，快出来呀！你替我杀掉这个人不费吹灰之力，功劳可是不小！”

空山寂寂，哪有回答？原来黄栋臣在他们拼死恶斗之时，早已偷偷的逃走了。

缪长风冷笑道：“会有人来的，你等着吧！哼，但愿你莫死得这么快，武端兄妹还要找你报仇呢！”

北宫望心头一凛，想道：“不错，刘抗、武端他们始终是会来的，我要逃生，先得恢复精力，杀掉缪长风。”

他想得到的缪长风当然亦已是想得到了，双方立即都不说话，各自默运玄功，把真气一点二滴的凝聚起来。形势变为谁要是先能恢复气力，跑得过来，就能杀掉对方。

缪长风胜在一来内功比较精纯，二来心无杂念，运功自疗，过了约莫半个时辰，真气下沉丹田，已是逐渐凝聚。北宫望却是患得患失，内功既没那么精纯，又在担忧义军随时会到，气力虽也恢复了一两分，却还未能行动。

北宫望恢复了两分气力，以时支地，缓缓的向缪长风爬去。他不知缪长风的功力恢复得如何，但这个赌注，他却是必须拿生命来搏一搏了。

缪长风一声清啸，坐了起来，冷冷说道：“好呀，不死不散，你过来吧！”

北宫望这才知道对方的功力已是比自己恢复更多，不由得一阵寒意直透心头。连忙咬破舌头，喷出一口鲜血，把凝聚起来的一点真气，又再拿来施展“天魔解体大法”。“天魔解体大法”，必须有相当的功力才能引发尚未发挥的潜力的。他体中的潜力差不多已用尽了，要压榨也“榨”不出多少了。

北宫望勉强站了起来，身形好似风中之烛，摇摇晃晃。

是拿生命赌这最后一注呢？还是趁缪长风尚未能够站起来的时候，自己立即逃走呢？

正在北宫望踌躇未决，缪长风养精蓄锐、严阵以待的时候，忽听得有一个人的脚步声走上来。

这个人若是义军，北宫望固然性命难保；但若是清兵，则缪长风也是难以逃生！

他是谁呢？

缪长风不知道战场的形势，北宫望却是知道得清清楚楚，官军业已全军覆没，按情理而论，除非没有人来，若有人来，十居八九，自必是敌方的人了。

哪知“谜底”揭开，竟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只见一条人影，飞快的跑上山头，人未到，声先发：“咦，你、你不是北宫大人吗？北宫大人，你怎么啦？”北宫望定睛一瞧，来的不是别个，正是他早已期待、唯一可以指望的救星唐天纵。

唐天纵是四川暗器名家，暗器功夫，号称天下第一。故此，北宫望这次出京来作黄栋臣的“监军”，特此请他来作助手。当他们遇伏之时，北宫望保护黄栋臣杀出重围，但唐天纵却在乱军之中失散。北宫望知道他已是难逃一死，不料在这最紧急的关头，却突然发现了他。

北宫望这一下当真是喜从天降，连忙叫道：“快，快动手杀掉缪长风！瞧见没有，他坐在那边！”

缪长风背靠大树，站了起来。冷冷的盯着唐天纵，一面调匀气息，目光中毫无惧色！

唐天纵突然看见缪长凤也在这几，却是不禁大吃一惊。要知他是在缪长风手下吃过大亏的，此时尚未知道缪长风业已受了重伤，见他神色自如，焉得不慌？要不是北宫望话说得快，他几乎就要转身逃走了。

北宫望哈哈笑道：“唐老前辈，你是武学的大行家，难道还瞧不出来吗？他给我重伤，如今要跑也是跑不动的了。你用不着过去杀他，一枚暗器就可要了他的性命！”

唐天纵此时方始觉察缪长风虽然双目仍是炯炯有神，但脸色则是苍白如纸，当下瞿然一省，心里想道：“不错，他倘若不是受了重伤，早就应该把业已受伤的北宫望杀了。哪还容得北宫望向我呼援？”

缪长风一面用严厉的眼神震慑唐天纵，一面加紧运气冲关。他的“太清气功”，已经恢复三分，只要真气一旦能够运行，就可以和唐天纵一拼，纵然始终不敌，也可以支持一些时候。

但可惜就在他的真气即将冲开膝盖的“环跳穴”的时候，唐天纵的暗器已经射过来了。

缪长风力贯指尖，中指一弹，“嗖”的一声，把唐天纵射过来的一颗铁莲子弹开。冷笑说道：“一枚暗器就可要了我的性命？”

唐天纵不禁又吓一跳，但他到底是个武学的大行家，一看缪长风既没扑上前来，弹开的那颗铁莲子也没飞出多远，便即跌落，立即知道缪长风的功力虽然不是如同北宫望所说的完全消失，但残存的功力也是有限，决非自己之敌。

唐天纵得意之极，纵声笑道：“好一个弹指神通的功夫，但老夫倒要看你还能够接我几枚暗器？”

铮铮两声，连珠弹发。飞出去的两颗铁莲子，一打缪长风上盘的太阳穴，一打下盘的窍阴穴。

缪长风弹开了打向上盘的铁莲子，打向下盘的那颗却避不开，虽然穴道没给打个着，但也打中了他的膝盖。他的真气刚刚发行到这个方位，真气一散，身形晃了两晃，再也支持不住，“咚”的一声，坐在地上。

唐天纵哈哈大笑，说道：“接不着了么？”一扬手，三枚铁蒺藜同时发出，铁蒺藜比铁莲子重许多，打中了缪长风，即使不能取他性命，也可令他

残废。（在唐天纵的如意算盘，最好还是将他生擒，胜于取他性命。）

忽听得有人叫道：“缪大哥，缪大哥！”叮，叮、叮三声清脆的音响，也不知是哪里飞来的三个铜钱，把唐天纵的三枚铁蒺藜打落了！

这霎那间，缪长风几疑是梦，失声叫道：“紫萝，是你！”

云紫萝叫道：“不错，是我！你放心吧！大伙儿都在后头，这两个老贼跑不了啦！”

北宫望叫道：“别上她的当！就只这泼妇一人，这泼妇不是你的对手！”

唐天纵是个老狐狸，一想不错，要是敌方大队人马来了，岂能只是云紫萝一人出声呼喝？哈哈笑道：“你想吓跑我吗？我偏不走。既然你们大队来了，我反正跑不掉，不如拿你作为人质！”

大笑声中，回身撤步，以“反臂阴镖”手法，展唐家绝技，铮然一声，钢镖直奔云紫萝中盘“云台穴”。

相距甚近，镖重力沉。云紫萝挥剑磕开，虎口竟给震得发麻，原来她昨晚一场恶斗，还没睡过片刻，今日又赶了整整一天路，虽然未至力竭筋疲，亦己是心力交瘁了。唐天纵不但暗器厉害，功力也比她高出许多。

说时迟，那时快，唐天纵的第二镖、第三镖连珠飞来，一取云紫萝上盘的“神庭穴”，一取下盘的“软麻穴”。

云紫萝身回势转，镖贴肋旁，倏然穿过，跟着用轻功提纵术“一鹤冲天”，身形平地拔起，把打向她下盘的那枝钢镖也让过了。

虽然避开了对方的连珠镖，云紫萝已是应付得好生吃力。蓦地想起段仇世那次在北芒山应付唐天纵暗器的方法，吸了口气，飞身一掠，闪电般的就向唐天纵扑去。

相距甚近，云紫萝身子悬空，一招“夜战八方”的招式，把唐天纵的两枝暗器打落，跟着一招“鹰击长空”，脚尖未曾着地，剑锋已是刺到唐天纵胸前。

唐天纵拔出鹿角叉格开长剑，喝道：“好狠的泼妇，要拼命么？”云紫萝喝道：“不错，就是要和你这老贼拼命！”运剑如风一口气攻了唐天纵十七八招。近身搏斗，教他腾不出手来施放暗器。

缪长风看出她的气力不继，叫道：“云妹，你快走吧，别顾我！”云紫萝哪里肯听，攻得越发急了。

唐天纵听得缪长风的叫喊，心念一动，倒是突然生出一计，当下横叉护身，退了两步，左手发出暗器，两支甩手箭射向缪长风。暗器打远不打近，云紫萝一下子冷不及防，只能飞身打落一支，第二支箭射着缪长风的膝盖。

唐天纵一腾得出手，就发暗器打缪长风，把云紫萝闹得个手忙脚乱。幸好她已经加急进攻，唐天纵后来发出的三枚暗器全都失了准头。

但云紫萝亦已渐渐气力不加了，只听得“嗤”的一声响。鹿角叉在她的左臂划开一道伤口。

北宫望哈哈大笑，说道：“唐老前辈，这样打法对了！就这样打下去吧！”

云紫萝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唰唰两剑，把唐天纵迫退两步，忽地回身飞扑。

北宫望笑声未了，颈背突然一麻，已是给她抓着了琵琶骨。琵琶骨乃是人身的一大要害之处，莫说北宫望业已受伤，即使是在平时，给她抓着了琵琶骨，多好的武功，也是施展不出来了。

云紫萝喝道：“唐天纵，你要不要你的‘统领大人’性命！”

北宫望哀求道：“唐老前辈，你答应和她交换吧！”

唐天纵道：“好！”口中说好，却突然把手一扬，向缪长风发出暗器！

此时云紫萝是在他的侧面后方，缪长风则是在他正面。唐天纵手向前扬，暗器却是倒射出去。在云紫萝骤眼看来，暗器是打缪长风的，却不知正是打她自己。

云紫萝想不到唐天纵竟然不顾北宫望的性命，突然就用暗器打缪长风，这霎那间不禁心头一震，百忙中也顾不得捏碎北宫望的琵琶骨，急忙飞跑过去。她刚迈开脚步，只觉胸口一麻，已是中了唐天纵的毒针。这毒针发出，无声无息，云紫萝若是和他正面交锋，全神戒备或许能够避开，此时给他用诡诈的手法偷施暗算，焉能躲过？

云紫萝把手一松，北宫望骨碌碌的滚下山坡。他逃出性命，也不知是何以会有这样的变化，仗着他用“天魔解体大法”恢复的一点气力，滚到半山，爬起来就跑。

唐天纵见北宫望已经逃跑，更是放心。把手一扬，一丛毒针又向缪长风射去。缪长风发出劈空掌抵挡，可惜他身受重伤，已是强弩之末，右肩和左臂中了两枚毒针。他眼睛一黑，尖声叫道：“紫萝你快跑呀！”

北宫望已经跑了，但云紫萝可不能跑。她晃了两晃，一咬牙根，疾奔过去。喝道：“无耻老贼，我和你拼了！”

唐天纵哈哈笑说道：“你们两个都中了我见血封喉的毒针，你还要和我拼命么？嘿嘿，那只能寺待来世了！”云紫萝跑到缪长风身边，只见缪长风僵直的卧在地上，双目紧闭，脸上布满黑气。看情形的确像是已经死了。云紫萝心痛如绞，忽觉眼前满天星斗，一阵晕眩，浑身乏力，再也支持不住，“咕咚”一声，登时也倒下了。唐天纵得意之极，纵声笑道：“北宫望谅他也逃不出性命的，哈哈，这功劳都是我的了！”一步一步，向缪、云二人走近。唐天纵打着如意的算盘，上去割取他们的首级。不料笑声未绝，忽地只见白光一闪，胸口剧痛，叫也未能叫得出声，已是一命呜呼！缪长风冷笑道：“老贼，你去向阎罗王请赏吧！”原来缪长风内功精纯尚在唐天纵估计之上。他已经凝聚几分真气，虽然中了毒针，气力一时间也尚未完全消失。他佯作死掉，作最后的一击，一招“白虹贯日”，长剑掷出，果然就取了唐天纵的性命！

但这一掷己是耗尽他的气力，再也无法运功御毒，他的笑声也是越来越微弱了。

云紫萝在中毒针之前并未受伤，较好一些，但觉麻痒之感从胸口扩至全身，自知也是难以逃生，只盼缪长风能够活着。心想他能够掷剑杀敌，或许可以支持多些时候，等待刘抗他们来救。

缪长风倒了下去，断断续续地笑道：“我亲手杀了仇人，死尔无憾。云妹，想下到我能够和你死在一起，这、这——”

云紫萝心头一凉，苦笑道：“不错，缪大哥，咱们不能同年司月同日生，却能同年同月同日死，也不在咱们结拜一场。”她慢慢挪动身子，靠近缪长风，紧握着他的双手。只觉他的双手冰凉，但却听到他的心在剧烈跳动。

缪长风继续说道：“但我却不想你和我一起死掉，我要设法让你活下去。你还有元超，他、他……”说至此处，也不知哪里来的气力，突然一个翻身，把云紫萝压得不能动弹，伸出手指，点她胁下麻穴，说道：“云妹，请恕我的无礼，我必须解开你的衣裳，才能替你吮吸毒血！”

云紫萝吃了一惊，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缪长风是要舍己救人，保全她的性命。云紫萝叫道：“ 不，不，缪大哥，你不能这样！ ”缪长风已经动手来撕她的衣裳了，说道：“ 云妹，请原谅我，这次我不能听你的话了。一个人活着虽也难免伤心，总比两个人死掉的好！ ”

云紫萝暗暗吸了口气，突然一个鲤鱼打挺，反转过来，把缪长风压在下面，点了他的麻软穴。说道：“ 缪大哥，你说得不错，一个人活着，要比两个人死掉的好！ ”

原来缪长风掷剑杀敌，已经力竭精疲，虽然他后来强自施为，点了云紫萝的穴道，但那残存的一点点气力，已是不足以封闭云紫萝的穴道了。

缪长风心里在叫：“ 紫萝，你让我死。我要你活，我要你活！你还有元超，你和元超是应该破镜重圆的！ ”可是他心里在叫，口里已是说不出话来了。他已经用尽最后一点气力，即使没有云紫萝点他穴道，他也是快要昏迷了。

云紫萝拾起长剑，轻轻划破缪长风右肩和左臂两处伤口，只见伤口坟肿，漆黑如墨。一枚小小的毒针，伤了人不过片刻，毒性发作就有这么厉害，可知唐天纵说的他用的是无药可解的见血封喉的暗器，确实不假。

云紫萝心里想道：“ 但他可没有想到缪大哥练的是太清气功，见血并未封喉；也未想到我会替他吮出毒血，解他的毒。 ”随即又想：“ 不，不，这方法不是我想出来的，是缪大哥想出来的。吸去毒血，便可减轻毒性，这法子我不是不知，唉，我刚才为什么没有想起？可知缪大哥是爱我，比我爱他更深百倍！ ”

云紫萝吸了几十口毒血，到了最后，缪长风伤口流出来的血已是一片鲜红，吸到口中，也没那股腐臭的腥味了。云紫萝放下心上一块石头，用最后一点气力，替他敷上了金创药，扎好伤口，长长的吁了口气。

缪长风渐渐清醒过来，但仍然没有气力说话。他只能用目光表示他抗议。

云紫萝凄然一笑，说道：“ 缪大哥，请你原谅我的私心，我要你活着替我照料孩子，你会比我照料得更好的。而且，论学识，论武功，你也都比我强，你活着比我有用得多！ ”

缪长风心里在叫：“ 但你还有元超，我却是无牵无挂！ ”

云紫萝似乎知道他的心思，吸了口气，强自支持，继续说道：“ 元超已经有了无双，他们是很好的一对，我不想破坏他们。不错，我爱元超，他是我的情人；但我也爱你，你是我平生的唯一知己。这两种爱虽不相同，我对你们的感情却是一样。你们都是很好的人，都应该活在世上！

“ 昨晚我救了元超，几乎赔了我的性命。当时我就在想，假如重伤的是你，我也会舍了性命救你的。

“ 你给我吮吸毒血，虽然没有成功，也是救过我了。缪大哥，你常说人生得一知己，便可无憾，我如今已是死而无憾了。你暂时不要告诉元超，我希望你、你也不要为我的死难过！ ”

云紫萝一口气说了这许多话，有如油尽灯枯，慢慢的倒在地上。最后一息，她想起了与孟元超的海誓山盟，想起了缪长风对她的真诚爱护。她心里有三分哀伤，却有七分快乐。她为孟元超祝福，也为缪长风祝福。在她布满黑气的面上，绽出一朵如花的笑容。缪长风事后回想起来，觉得她从来没有那一瞬间的美丽！

缪长风渐渐恢复了一点气力，轻轻抚摸云紫萝的手足，云紫萝的手足已

经冰冷！

眼看着自己所爱的人死在自己的身边，缪长风欲哭无泪，心 里只是在想：“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

云紫萝已经死了，脸上的笑容还未收敛，似乎是要缪长风记着她生前所说的话。

隔着一个山头，义军祝捷的欢呼声随风飘至，缪长风瞿然一省，向身边的云紫萝发出誓言：“ 不错，我活着虽然未必比你有用，但我既然活了，我就应该永远记住你的叮嘱！也只有留着有用之身，才能报答你的知己之恩！ ”

也不知过了多久，忽地又有脚步声来了。缪长风手扶长剑。坐了起来，心道：“ 但愿来的不是敌人！ ”

果然如他所愿，最先来到的是武端兄妹，跟着来的是刘抗。

武端手里提着一颗人头，兄妹二人还没看见躺在地上给茅草遮住的云紫萝，他们一见缪长风，喜出望外的便即叫道：“ 缪师叔，原来是你重伤了北宫望，我们已经杀了他了，你瞧，这是他的首级！咦，缪师叔你怎么啦，你、你也受了伤么？ ”

刘抗跟着来到，他的眼利，发现了云紫萝。但以为他们只是受伤，叫道：“ 哦，你和云女侠都在这儿！受的伤紧要吗？元超也是在小金川养伤，我和你们一起去见他吧！ ”

缪长风苦笑道：“ 不错，云女侠是该让元超见她最后一面的，麻烦你们替她料理后事，我不去见元超了！ ”

刘抗大吃一惊，与武端兄妹不约而同地叫道：“ 你、你说什么？ ”

缪长风缓缓说道：“ 云紫萝，她、她已经死了！ ”这句话一说完，他也登时昏倒了。

通往塞外的甘凉古道有一人踽踽独行，这人是缪长风，他要往天山负起教养云紫萝遗孤的责任。

云紫萝已经死了一个多月了，他心里的悲痛兀未稍减！

他弹铗狂歌，狂歌当哭！

“ 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红粉，料封侯白头无份。 ”

歌声散落山巅水崖，但他还是有着满腔热血，从歌声中也可听得出来。他再一次向死去的知己发誓，他要永远记着她的叮嘱。

（全书完，请续看《牧野流星》）